

流 沙

著 叔 任 王



文 學 研 究 會
創 作 叢 書
第 二 集

流 沙

王 任 叔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目錄

| | |
|----------|-----|
| 第一輯 | 一 |
| 流沙 | 一 |
| 沒落的最後 | 五三 |
| 有張好嘴子的女人 | 八七 |
| 澆香露的婦人 | 一一一 |
| 悲劇的性格 | 一四三 |
| 第二輯 | 一六一 |
| 我們那校長跟爸爸 | 一六一 |

| | |
|-------------|-----|
| 隔離····· | 一九九 |
| 野獸派作家····· | 二四〇 |
| 勘災····· | 二六六 |
| 保標黃得勝····· | 三〇〇 |
| 貓的威權····· | 三三七 |
| 一個負責的人····· | 三五八 |
| 第三輯····· | 三九一 |
| 鄉間的來客····· | 三九一 |
| 龍種····· | 四一五 |
| 陰沈的天····· | 四二六 |
| 賊····· | 四四四 |
| 一天····· | 四五四 |

第一輯

流沙

十六路無軌電車從戈登路折上勞勃生路，司機的把腳鏗踏的一陣叮鈴噹朗地响，向着右面窗子站着的我，身子往後一蕩，險些兒把背後的人撞個翻來。

電車突然在轉角上塞住了。我又向左一搖，趕忙穩定身子，扳着拉手的右手，就感到有點兒痠。我放下右手來。

左手脅裏挾着的一本書，重甸甸地像要掉下去。順便給理一理正。看左近的人紛紛下去，前面就騰出一個空坐位，我尖着嘴向欄上一吹，輕輕提一提藍褲腳筒，坐下去。

九月的天氣，乾燥而且沈悶。眼光所到之處，全是迷迷茫茫的黃色的烟似的灰塵，這

叫我有點頭昏彷彿人在工廠裏工作着似的。

人又紛紛的上來。剛纔我拉過的那隻拉手，已有一隻薑黃色的瘦手接了任。

手以下是一條上過白油的鋼骨似的手臂，寬大的灰色布裙底袖口，直纏縮到手肘，裏手肘就露出酒杯口似的一個窪孔。

我不自主地展開書來看。

電車像掛上韃子的耕牛，掙扎一下。接着咕的一陣風似地轟隆轟隆往前開去。

灰色的布大褂在我那書腦子上儘輓個不住。隨着電車震動的律度，書本裏的字像風琴底音鍵似地一個個在跳。我眼花撩亂彷彿感到有對尖銳的眼睛落在我臉上。

我警戒地掩上了書。一陣心跳。穿着這麼一套工人服：藍褲子直兜上胸頭，連着背帶的，竟還假裝斯文，在電車上看書——我彷彿聽到這眼睛在我耳邊這麼嚶嚶着——靠不住，是個……唔……

誰又知道我近來失了業！

終於我明白地看到：那對眼睛是閃爍在那件灰色大褂上的一張長瘦而蒼白的臉子，全爲那對煊赫的眼睛底光輝失却了存在。我被這對眼睛帶進一個模糊而隱約的記憶裏——一個非常寫遠的過去的時期。

然而，我渺茫得如同夢中。記憶像隻迷途的小鳥，在泛濫的海洋上飛翔……

突然，一隻手影模過我眼前。左肩上接着來了沉重的一拍，像在銅匠間裏同事用曲尺打着我肩膀似的：

「喂！你是小董嗎？」

聲音像從這對有威光的眼睛裏吐出來似的。

然而聲音却顯得一份友情的溫暖。

我一時怔住了。嘴角的筋肉，在不自然的抽動，我想，我是在向那對眼睛裝出乞憐的

苦笑吧。

「不認識我了吧！我——我是老胡呀！」

他報道名字時，眼睛就往左近溜了一轉，聲音放得極低。

馬上在我腦子裏跳出一個極其精幹活潑的青年……飛過一顆執行這反動世紀的任務的子彈……展開了一幅染血的歷史底畫面……

「是你嗎？」

我帶着懷疑的口氣問，心裏却想：

「噯！別見鬼了吧！」

「自然，你不會認得我了；我在「英國留學」（註一）八年，却留得那麼一身瘦骨了；這又叫你怎麼還認得我呢。可是，我看你却沒什麼改變。臉色稍爲老了一點。現在還在

（註一）指西牢。

「振泰做工嗎？大概已經有了孩子了吧。——哇！你看的什麼書呀！——哦哦！你現在研究起哲學來了！辯證法的唯物論了！了不起！你真是個好傢伙！——現在，你到哪裏去呢，還住在存善里——還是搬到忻康里了！——唉！做工真快樂。我是說，做人不會做死，却要閒死，你想在「大英國」閒了八個年頭，一天三餐，吃不飽，翻不好。有的人早已拖「牢洞」了……」

一連串的話，簡直叫人無法插嘴。還可使我安心了：是老胡呀！一張嘴子就是一架風箱，糖秕與米粒一齊扇出。做我們小間底指導員的時候，就以「洋九响」出名，它要比快五槍多過四粒子彈。

但他終於漏了口，說了個在公衆前應該避諱的字眼，停下嘴了。一對吞人吃的眼光，又向四周轉了轉。

（註一）犯人死時係從牢中洞裏拖出故云。

「人家全說你一去「英國」已經了結了，不會再回來了！現在，怎的……」

我支吾着。

他露出一絲得意的苦笑，尖着嘴，作個「噓噓」。

九月的風是沒有尖角的，但像機器間裏爲調帶激動的空氣，有點叫人頭昏的燥熱。

「我也想去找找你，却不料在這裏「巧遇」了。那可好極，你有沒有空閒，咱們能不能找個地方談一談。我想，我們八年不見了，雖然我是無所謂的；但這總叫我傷心。老實說，我從那裏出來以後，聽到了這件事，我整整有一個星期不會睡覺了。我寄住在一個朋友家裏，房子是朝東的。我住宿在亭子間裏，我這幾夜就祇凭着窗頭，看着下半夜向西斜去的月亮，我想哭，我想叫，我也想笑……我……」

「那麼，好的。」我彷彿聽到了在有些小說裏常有的那種腔調，但這腔調控訴於書本上固也沒有什麼，控訴於公衆之前是不大合適的。我警戒地截斷了他底話。「再過去

一站，我們在櫻花里轉角，一家茶樓裏去喝茶去吧！」

「好的好的！」他馬上快樂地接應着。

電車發瘋地叫响着。車兩邊浮動着螞蟻似的人們。煩囂的市聲，以激怒的調子哄响着。風吹在車頭，如同扯裂舊布。電車停在大自鳴鐘一家布店門前。

那個長瘦的臉子，上下伸縮着，又前後轉盼着。

「那家布店可還沒有倒閉哇！不景氣却沒有不景氣到他們頭上。你瞧，買布的人多麼多呀！了不起！比以前還興旺呢。以前，我就老站在他們店前等電車啊！這十六路電車跟我可真親切啊！我彷彿聞得出它每一個拉手的香味。它每一個窗門，都叫我起了種神祕的回憶。我看到了它，我才真實地感到：回到人間來了……」

電車底震响壓沒了它。

電車向右轉了個圈子，直上去曹家渡的路。他底眼光從車窗外收回。

「八年了！真的是八年了！小沙渡路已經沒以前那麼荒涼了。你看那邊空地上已經建築了座小菜場。以前我們慣在那些地方做「拾網絲屈萊伸」的場所，現在到哪兒去了？屋瓦與屋瓦的連比……唔……繁榮的上海！繁榮的上海！我要說，我要那麼說——而你現在也看起來哲學書來了。但你底態度，却一向就像個哲學家似的……」

「我沈默着：身處這變動的世界裏，與世界一同變化着去，也就不覺得變化之顯著了。小沙渡路是在我日常生活中茁壯起來的。但它給停留在「一角」的人，却是驚惶。

「但這一帶，彷彿還像我故鄉呢。」他指着車外的街屋。「屋子仍舊那麼黑，那麼小，那麼低矮；賣花生糖的攤子……賣包子陽春麵的攤子……五個子一包花生，十六銅板加一的一碗陽春麵，那可真叫人吃得噴香，飽滿……噯噯！過去這些日子是快樂的。走到那裏，餓了，就吃到那裏。忙了，就餓到那裏。唔……」

我拉了拉他底衣袖，說：

「可以下去了。」

「到了櫻花里了嗎？」

「是的！」

「啊！是的，你看，還在太陽下蒼白得發抖的櫻花里，有多麼可愛啊！我一見到它，就像見到我年老的頭髮灰白的娘，坐在「箕籬」邊做女紅似的……」

他一邊說，一邊跳下車去。

我站在電車的紅柱子下。想起了在新小說中常常看到的一個字：邇的悶的兒。

電車呼的掃過一陣風，捲起了膚屑似的馬路上的灰沙，掠過我們面前過去了。

我們穿過馬路，到一家茶樓下面。樓下烤燒餅的人，以為我們是顧客，停下他烤餅的手，以詢問的眼光看着我們，但我們却一直踏着腐蝕而黑舊的樓梯向上走去。

我們坐下在一張靠窗的桌旁。漆黑的油膩的桌子和凳子，散佈着金屬似的灰沙。堂

信走了過來，一邊招呼着，一邊胡亂地抹着桌子，嘴裏像開着唱片，習慣地發着聲音：

「清茶紅茶？」

「清茶。」老胡迅速地回答着。

「嚶——清茶，——二壺——」

聲音又習慣地繼續着。乾蘿蔔似的堂信，像被自己聲音拉着去似的踏着回去。

「不，不，來一杯紅茶吧！」老胡又馬上改了口。

我尖着嘴吹了吹檯上的灰沙。把書拋在桌上，提了提褲腳坐下去。

「我爲什麼要吃綠茶呢。紅茶不更苦嗎？這苦難的人生，可叫我嘗的夠了。我要喝一點另一種的苦味。」他早已一屁股坐在對面的檯上。這麼囁咕着。一看到我坐下時那麼仔細的神情，就又改換口調說：「你這高等工人，一直到現在還沒改變你英國紳士底態度嗎？——沒有改變，什麼也沒有改變啊！你真是個連修理一架汽油爐，手上也不沾油膩

的精明銅匠。看樣子會髒了你底靈魂不成……」

我微笑着。這心直口快永遠不懷惡意的「洋九响」每回碰到我總用這件修汽油爐的事來奚落我。八個年頭沒聽到這樣奚落了。八年後的今日却在此地又聽到這奚落，我感到人間的溫暖。

「一點也沒有改變呵！你看這茶館，對我多麼親切呀！還是那麼骯髒，那麼死板懶搭的，那麼不景氣呢。——除我們以外，沒一個顧客。可是，現在你還常常上這裏來嗎？」

堂倌端來兩盆黑白瓜子，兩壺茶。我斟了一杯紅的給他。低低地說：

「不常來的。」

「那麼，你和他底關係是改變了。八年了，一切的關係怎麼能不改變呢。」他吮了口茶，抹一抹嘴，長瘦臉往下一拉。我像面對着大世界裏的哈哈鏡。「我和你，你和茶館，和書本，全部改變了關係。你以前看張資平小說，現在看辯證法的唯物論，不是大改變嗎？而我，我

一回判人間以後，我也失了我底維娜……我和人類底關係，完全——完全改變了……」

「還有，我失了業，脫離了『生產關係』了呢。」我冷冷地說，故意把『生產關係』四字帶上些鼻音，模倣八年前遣指導員說理論時的說話聲。

「哦！原來你已經不在廠裏做工——那麼你怎麼過活呢？」他吃驚似地看住我。

我不禁臉子飛紅。我訥訥地說明我近來靠寫小說過活的經過，他聽了，不自主地拍了一下桌子。

「哦！原來你已經是個新作家啦！你用的什麼筆名呢？你往常在那些雜誌發表文章？是誰第一個提拔你的？你近來跟些什麼作家來往？比如像汪卓這個作家，你有關係沒有？汪卓，你知道嗎，那個三點水的汪，卓然而起的卓，桌子的桌少兩點的……」

我這時竟像個處女被揭破戀情似的益發羞得說不出話來。老吹了一會子桌上的灰沙，終於說明了我寫文章投稿的情形：

「在深更半夜賊一般地偷偷起來，我把日裏想好了的題材一筆一筆寫下去。每夜這麼寫它兩三百字，完了篇後，一個字一個字的咀嚼，一個字一個字的改，勻勻整整給抄上原稿子，於是包得端端正正掛號寄出去。大概總是退回來的多。後來就在汪卓主編的流沙文藝半月刊上登了一篇銅匠阿七，這才被人發現珠子似的，接連採用了自己的稿子，連從前被退回的稿子，寄給先前原來的雜誌上去，也終於給登出來了。」

「那麼，你用的是什麼名字呢？說呀！說呀！唉！你這高等工人，你這英國紳士，連修理打汽爐，手上也不沾一點油膩的干淨傢伙，你總老是那麼緩緩吞吞的說話，你用什麼筆名發表文章呀！而且——而且你一定認識那位提拔你的老作家汪卓了。唔！汪——卓。」他自個兒沈吟起來，「自然認識的，一定還來往得很密切吧！」

樓下又駛過了電車。屋子震得發抖。我還是緩緩地說：

「用的是若夫的筆名——汪卓先生呢？我可從來沒見過面。我有點難爲情，不敢去

看他。」

「哦！」

他彷彿失望似地應了聲。像一塊石頭沈下水底，靜住了。

我看一看屋子左角樑上一架財神堂，灰塵掩沒了原來的紅色。幾根香棒吊住了灰塵穗子。

「但你總該記得小黑哪爲了工作，特地跑進振泰紗廠粗紗間做工去的小黑姑娘！他沈默了好一會，然後歎氣似的接着說。『小黑姑娘，你們都叫她小黑姑娘的。你總該記得！你總該記得！』

「記得的！」我說着，翻了翻手邊的書，見到「機械唯物論」這樣一個項目。但我不明白眼前這人爲什麼要帶着那樣傷感的口調問我。「怎麼不記得呢？從你被拉去了後，我常跟她和三在一起的。」

「但是現在她做了汪卓——提拔你這個新作家的恩人底太太了。」

他說着眼圈兒有點紅。

我沒說什麼。覺得這全然不出意外。小黑姑娘和三囡可真是一對同樣奇怪的女人。小黑的個子不大。杏仁臉。黑炭球似的顏色。筋肉顯得極其結實。第一次因事去找她，是在這條路上一個小里裏。住在一個用白報紙糊着板壁的前樓裏。破小鐵床，食櫥，打汽爐，破櫈，碎報紙，印刷品，堆滿了一屋子。她這時正跟老胡同住著。老胡是我早認識的，這時，出去了。她招待我時的問話，彷彿用屠刀向我當頭劈來似的。「誰叫你來的——你叫什麼名字——介紹信呢——那麼，你等一等！」於是她用破報紙包起印刷品來。像縛一隻活雞，咬着牙縛着這紙包。「拿去——路上小心——抄靶子的，有——多轉幾個灣——進里時看後面有人不——」直說得我連氣都不敢吐一口。我冒着一身冷汗退了出來。一路上儘是想，但願我一生不再見她。

可是沒法子。爲了工作關係，老胡被拉走後，我又代理他底職務，又不得不常常跟她在一起。第二次碰面，就在三因家里。那是一家臨勞勃生路靠檳榔路的鐘表店樓上。

三因呆坐在桌旁，老是嗚嗚咽咽的哭着。小黑像撲虎似的整理着屋子裏一切東西，一邊咬牙切齒的罵着：

「該死的東西——哭有什麼用呢？看你把你丈夫哭回來。還不快搬東西！人還沒死掉呢，留着眼淚吧！到漕河涇刑場上去哭去——老實說，現在也沒有你哭的自由。你底身子不是你底！你得絕對服從！——撐起腰骨來！——避免犧牲！快走出這危險地帶！——這里寶貴的不是你這軟蟲的性命——是文件！——你也是一張活文件！——難不成讓你哭哭啼啼在敵人面前說出一切來！」

她一看到我到了。呼的回過冷森森的黑的發着古銅的光似的臉子來：

「好！你先帶她走！送上車，回來，幫我！」

我不敢違拗地拖着三因下樓去。

「小董轉來！」小黑底截鐵似的聲音跟着擲出來。我馬上返回去。「這個，你帶去。藏在貼身衣服口袋裏。不得失掉！還有——別叫車夫拖進里口去。在里口停下，叫她提着挈篋，自己進去——那還不行嗎？——真是個小資產階級性的女工，誰心裏沒有冤抑呢！……」

我就這麼被一聲哼出來了。

這以後，小黑和三因就在存善里一間後廂房裏一同住下。小黑沒有一時一刻放鬆自己的工作過，三因却每天瘋狂地跑到某機關裏去探望她底丈夫。回來，總是兩眼哭得紅腫。一夜不睡覺。我們間就因之起了一種批評：小黑是理智的，唯物論的；三因却是感情的，唯心論的，但我們却需要理智與唯物論。同時，我還在同志間知道小黑一點身世：徐州人。初中學生。爲了逃婚，一個人逃到上海。老胡是她同鄉，在另一同鄉家裏認識了她，不下

一星期，就同居了。工作，思想……一切都以電流似的速度進步着。「不久，一定將成爲個明燈似的光輝的指導者！」我們全都那麼下着結論。

「那是不對的！要得警戒她！」有一天晚上，在集會中她那麼堅決的說：「不斷的探望探望，別說帶回來的是一肚子的冤抑，萬一跟上個「鬼」呢！這又不是玩把戲！少了一個男的，隨便揀個不就行嗎？我們需要的是同志，不是丈夫——丈夫算什麼，讓自己給她養成一隻軟骨頭的豬嗎？爲工作，爲工作底使命和技術！我們得停止她做營救工作。」於是三因就當場哭泣起來，彷彿失了母親的孩子似的哭得很傷心。她一邊哭着，一邊承認自己底錯；但她又哀求我們別那麼決定：

「已經有點兒希望了啦！他們答應我三天後聽回信，要是你們連這點請求都不允許，那可叫我——我……怎麼……辦呢？」

「停止！停止！停止！」小黑翻着紫鋼鑄就的臉：「這裏不准哭！留下你底眼淚等丟失

了你自己生命的時去哭吧！你這小資產階級性的女工……」

於是我們也全都批評三囡起來。最後的決定：停止三囡工作一個月。和小黑分住。三囡一部分事，由我和小黑分擔。

得到一個不幸的消息：老胡完結了。我不禁酸了酸鼻子。一個精悍活潑的青年，以眼睛底威光增加說服的力量，從此永遠離開我們而去了。我詛咒這歷史底逆轉勢力底殘暴，頹唐地跑到小黑底住處去。

在堂屋後間黑弄裏閃過了一個男子底黑影子。我不認得那人是誰，但可料想是個高級幹部。因為小黑不久就要調到滬東去。

陰暗而潮濕的屋子裏，一張破鐵床對窗靠壁的擺着。床上堆滿了「硬性讀物」。爲什麼不讀一點硬性的書，老是張資平 張資平！小黑就常常用這些書，向我當面擲來的。這時，小黑向裏睡着。沒看書，也沒閣下眼。光看着有破洞的豬肝色的板壁。

「什麼——有什麼事？」

聲音像打壁球似的，從板壁上撞回過來。

「有個不很好的消息呢！」

我迂緩而輕微地說。一碰到小黑，我總說不出話，倒不是爲了老胡底喪失，叫我完全沒力氣了。

「什麼？——這裏的住處不妥當嗎？」

她霍然返身起床，臉上走着墨黑的油光。

「不，不！——老胡——老胡完結了！」

她呆了一呆，然後歎了一口氣。

「那也沒有法想，讓他完結吧！完結的人多着呢。」

我稀罕她不落一滴眼淚，彷彿看到馬路上一個倒斃的叫化子似地，把老胡一脚踢

開了。

「偉大！」

我突出了兩眼聽住她。她靜靜地坐在床上；對我分派起工作來。

「三因底丈夫已經判定了七年。現在，我要叫她回到振泰來。昨天，我看到她，她說要用工作來消磨這七個長年頭。她已經硬朗起來了，但你還得時時檢發她小資產階級性……」

我沒有在振泰就上七年，一二八後，還到外埠去了一趟，回上海還祇去年的事，做了一年工，被開除出來了。現在碰到這個原來並沒完結的老胡，我正羞愧自己是個斷線的鶴子呢……

「三因後來你也認識了嗎？」

對面這個人沉默了一回後接着說。

「但像金槍王那樣的結束，在我現在看來，倒是再幸福不過的了。」

我看了一回屋簷上青蒼的天，天上泛濺着的銀白的雲片，轉過臉問他這話的意思，原來金槍王——三因底丈夫坐不上四年就從牢洞裏拖出去了。而他自己呢，一走到這已經陌生了的人間，竟到處找不到一點安慰，連小黑也給汪卓搶了去。

「那是不應該的！」眼前的人頹唐下去。「搶一個朋友底愛人！但我相信小黑——維娜一直到現在還是愛着我的。」

「那你又何以見得呢？」

我半帶譏諷似地說。我很想把小黑對他的態度說明一下，但我又怕太使這重回人間的人傷心了。終於咽住往喉上爬出來的話頭。

「從我進去一個月裏，她是每隔三天有封信給我的，她很巧妙地報告着我們家庭底狀況，和她自己底心境……可是一個月後，她就隻字不見了！這正是我風聲最壞的時

候……」

「唔！我斟了口茶。想那麼這正是我跟她報告了消息以後的事了。但實在那時我也彷彿聽到過老胡不會完結的消息。」

「現在呢？——好的！好的！」他突然又興奮起來。把我那本書拿了過去，拍打着桌面。「你就爲我到汪卓那裏去一趟，你一定認得他，他是我們底高級幹部。那時他是叫做未知數愛克司的。」

「哦！是愛克司嗎？這個未知數我可認得他……」

「再說，你現在跟他有了文字因緣，」他不理我底吃驚，搶着說下去。「你不妨去看他，你就可看到小黑；你帶便爲我問問小黑：倒底對我態度怎麼樣。我不想從新搶回她，我祇想知道她一顆心。祇要她說一句：『我現在還記得他，可是——』這麼着，我就心滿意足了！我不要她多說一句。此後，我將夜夜淌着眼淚，對着西斜的月亮，爲她底前途祝福。」

八年來別後的相思，空閒的年月，我實在太把她陶鑄成個完人了。我現知道：愛的神像，已不是我底了！我也怕上他們底門……」

我不好意思拒絕他，勉強答應下來。想到人生底離合，真像一握流沙，流散了，又復聚首，然而其中的關係，却隨着激流而改變了。我倒也想看一看這握有文壇上底權威的汪卓底前身未知數愛克司。

我約定他在三天後——二十號——聽回信。我問他住在什麼地方。

他從衣服裏掏出一支鉛筆，寫起地址來。

電車底脚燈聲，震動着衰弱而蒼白的勞勃生路，也震動着我們這漆黑而疲憊的茶棧。

一個灰塵穗子跌下我底茶杯裏，我給杯裏底茶，倒在黑痰盂裏。

九一八！九一八！是個什麼的日子啊！沒有個掛半旗的商店，沒有個掛半旗的機關。

但我今天決定去訪問汪卓。反正我是個脫了綫的鴿子，九一八於我又有什麼關係。

從流沙半月刊裏我知道他住處是在虹口一帶。

趁着十路公共汽車一直到提籃橋，我按着住址找去，終於在茂海路一座小洋房外

看到一塊搪磁的籃底白字的牌子：流沙文藝社。

我推開院子門。爲矮牆所遮攔的院子，種滿了各種花草和藤蘿，顯出一種出世的清幽的氣分。牆角一株枝葉扶疏的秋海棠，已茁着金色的黃花了。

「有人嗎？」

我低低地問着。屋子裏聲音寂然。

於是踏上三步石階，輕輕地叩了一下門。

「有人嗎？」

子

屋子裏發出緩慢的彷彿打着風箱似的拖鞋聲。我心里一驚，臉上冒出了一陣熱，瞧自己穿着的一套學生裝是否。E。妾膏，又向言欠上吹去些灰沙。用手帕抹一抹臉

門祇開了一條縫。縫裏露出半面女人底臉子：不是小黑，是個青果臉的中年女人。

「找誰？」

聲音像擊鏈似的從縫裏拋出來。

「這裏是流沙文藝社嗎？」

「呃！」

「汪卓先生住在這裏嗎？」

「呃！」

「汪卓先生在家嗎？」

「呃！」

這回，那青果臉的女人却用那偵探似的眼向我打量起來。

「在家嗎？」

我又低低地追問了一句。可是對手却像吐出一口唾沫似的：

「你是誰？」

「我是董若夫，汪先生知道我的。」

「卡片呢？」

這可難住了我。一個「英國的紳士」竟忘了這一套。於是我從記事冊裏撕下二頁紙頭，寫上名字，交給了她。

聽得了這紙頭，就打開半扇門，讓我進裏坐。自己彷彿一隻老鼠似地竄上樓去了。

是一間干淨而簡單的會客室。牆壁上掛了些版畫的鏡框。大都是描寫勞工生活的

版畫筆觸剛勁而有力。有一個勞動者底筋肉，是刻得一條條可數的。此外，就是四把沙發，一張罩有織錦的台布的小圓台子。台布用描金的黑磁花瓶壓住。

我不知道該坐在那一個沙發上才適合。往屋子四周看了看，儘站在桌子臨近的地板上。

隱約地聽到有陣軟底拖鞋滑下樓梯的聲音。同時，彷彿還夾着一張紙片霍霍地迎風的吹响。

過間門全個打開時，出來一個个子不大的女人。

「是小黑啊！我有點歡喜得要跳起來。但馬上爲記憶中小黑給我的那種冷森森的態度所征服了。我靜住。」

可是，我定睛看時。給我的，却是驚惶。不是小黑。那女人臉上，薄薄地施了些白粉和胭脂；眼睛有點毛鬆鬆的。穿着一身摩登的綢質的衣服。不是小黑。但——祇有沈着和陰森，

還是小黑的。

燙鬆了的黑髮披散在她臉子兩邊。她綁了綳眉。

「哦！你就是董若夫先生嗎？作那篇銅匠阿七的。」她說着，「那麼，請坐呀！」話鋒沒像以前那麼尖利了。但顯得生疎而客氣。顯然，她已經不認識我了。

「是，是的……」

我不知怎麼叫她才合適，喉頭儘管像抽風箱似的上下着小黑兩個字音；可是嘴子却停止下來了。

「是找汪先生嗎？汪先生不在家，到滬濱大學去了。今天是九一八，那裏有個文學會，要他去講「救國聲中文藝家之任務」去了。」

「唔！」我沈吟着，還沒敢坐下去。她也就冷森森地接着說：

「你有稿子要交給他嗎？那麼放下好了。」

說着樓上傳來了隱約的孩子底哭泣聲。她一轉身閃進過間門裏去。接着門後送出一陣銳利而嚴厲的叫罵聲：

「王媽！你死了嗎？五元錢一月，我要你幹麼呢？孩子哭了，也不理一理。你兩隻耳朵長到哪裏去了？還是你真的死了呢？就是死了，我也不許你死在我家裏。我可沒那付棺材本錢。還有胡媽，到哪裏去了呢？買菜去哼！去了那麼大半天，還沒回來，一準在路上發絞腸痧完了事！這死女人，全祇知道吃飯，三碗一餐是少不了的。上馬桶，用草紙，總是一大張。真不知道老板底東西是那裏來的。一點也不愛惜……」

接着，一陣急速的樓梯底踉蹌聲。我向過間門走近去。這回聲音可聽得更清晰了。

起初是孩子咿咿啞啞的叫聲，夾着沙啞的女人底嘆咿聲，過後，插入了一陣尖銳的叫喊：

「你該死的！你該死的！抱孩子是那麼抱的！三折灣的！你要把我孩子弄死來吧！孩子

是我的，你不能那麼隨便！你願意在我家做，總得好好地聽話；要不，你滾蛋好了！誰稀罕你……噢！我的乖乖呀！你別哭，媽媽抱着你啦……你這醜女人，誰稀罕你，荐頭店裏有的，是人，二元錢，也叫得來比你好過十倍的……你站着幹什麼，你還不滾到廚下去，留小心小癩三信東西……還有那個……有個值錢的花瓶呢……」

我出了一陣冷汗，想像一想像說出「那個」兩字時一張擱着的嘴，眼光就移到桌子上的描金的黑磁花瓶上去。我偷偷地退回到臨門的窗口。

無論如何我總得弄清這個啞謎，再說是受了老胡之托。但我用什麼方法向她打開呢。應該如何措詞，應該如何提出老胡不會死掉的消息。我躊躇着，隔窗看着院子裏的將謝的美人蕉，和將開的菊花。

登輪登輪的一陣樓梯的震動，又把我注意喚回。

「王媽！慢一點！慢一點下去！」

這聲音又阻止了樓梯的震動。

「回來把寶寶抱去要那樣抱的知道嗎？——啊！我底寶寶可真乖咧！王媽不好是王媽不好！媽媽打王媽去寶寶，笑笑，笑笑呀——噢！寶寶笑啦！」

於是樓板上是一高一低的踏腳聲，樓梯上又是一陣滑也似的溜躑。

我鼓了鼓勇氣，向前迎上一步。她也出現在過間門前了。

「稿子在那裏呢，你儘管交下來好了。——你要見見他嗎？他實在太忙了。最好你寫封信來預先約好。那麼，你不會空跑一趟。不過，要是光爲稿子的事情呢，那也不必……」

「不，不，汪太太！」

我覺得叫得非常不順口。嘴角在不自然的抽動。

「你認得我嗎？——我是小董呢。今天，我是特爲來看你的。」

「啊！你是小董！」

她最初用着一種吃驚的口氣。接着，又推拒似的：

「小董是誰呢……」

她底臉上顯出有隔世之感的神情。

「哦！」過了老一會兒她才這麼歎了口氣。「你是小董！你是小董！——但你找我來做什麼呢？」

她馬上變得跟八年前同樣的陰森。但這陰森對我卻是親切的。而剛才那種虛偽的客氣，對我是疎遠的。

我彷彿放下一顆心。像在高等小學裏臨時考試算術時，解答出一個問題似的。我坐了下來。

「我看你一定沒有什麼事，要來找我；不過隨便談談吧了。其實，有什麼談頭呢。政治，經濟，人生問題……全都是這一套：要求個唯物的解決……哦！真是該死……」

她正這麼說着，還想向我左手那個沙發上坐下去的時候。突然又瘋狂地站起來，大聲叫道：

「王媽！王媽！你這該死的東西，客人來了那麼老一會，連茶也不倒一杯！你做什麼娘姨呀……」

「太太……我抱着小少爺呢……」

有個聲音在那麼溫和地回答。

「那麼胡媽呢——胡媽還沒回來嗎？這倒路死的老太婆。到什麼地方去買小菜去——一步近遠的，也費那麼多工夫——老半天！真氣死我！孩子抱來我好了。」

低啾的哭聲，夾着沉重的步聲，漸漸向這屋子近來。

那個青果臉的女人，這回露出一點笑容，瞧了我。

她接過了孩子，就「寶寶」「心肝」的喚叫起來。

「幾個月了呢？」我低低地問。

「五個月啦！——實實你向董伯伯作個揖。」說着，她把那懵懂得像一塊頑石似的孩子，交攏了兩個拳鈕似的小手，向我做個作揖的姿勢。「作揖！作揖！」

我笑了。

「有幾個孩子了呢？」

「有兩個啦！大的六歲，已經上學去啦！——你看，這樣一個家庭，處處都得我管到。他的爸爸總是寫文章看稿子，忙得一天星斗……」

女傭人端了兩杯茶來。用描金的黑漆木盆端着。兩隻白玉的扣盅，也極其精緻。她馬上回過頭去，虎起了臉：

「我不知道你做用人怎麼做的！荐頭店裏難道一點沒教過你客來倒茶……真是什麼話，老半天茶水不見面的，倒乾脆地伸着手要五元一月……」

接着，她顯得溫和地對着我。

「真沒有法想：女傭人是放鬆不得的。一放鬆就胡天胡地的，什麼事都會做得出來：偷米啦！軋餅頭啦！打碎碗碟啦！可是我又沒長得四隻眼睛十張嘴，還是沒奈何她們！我們從前學習的這一套理論，一應用到家庭裏就行不通了。我對她們，是用素樸的唯物論的方法的。她們過去的教養習慣，實在太不行了。好像一個碗，已經鑄成了泥坯子，怎麼上彩塗油，也是不行的。不對待她們嚴厲一點，她們就像沒縛緊褲帶似的，怪不舒服。實在不是我多嘴。是她們要我那麼多嘴才能過活呀……」

我唯唯否否的答應着：我覺得眼前這女人有點改變，但我又覺得眼前這個女人，實在沒有什麼改變。

「嗯！」

我响着喉頭，我想揀空那麼說：

「老胡回來了呢。」

遠處有門啓闔聲，接着洩出一聲老女人底歎息。

「胡媽回來了嗎？——這死老太婆，買了小菜，也不來報賬，啊！小董，你等一等，我去廚下一趟。中飯這裏吃呵！」

我看到在小黑臉上從沒有出現過的笑痕。她抱着孩子，唱着「寶寶」「心肝」進裏去了。

可真沒有法想：這回要辜負老胡了。我突然在那另一個窗檻上看到一磁盆的水仙花。青的嫩葉，照着陽光，小劍似的翕張着，而它底根卻安定地嵌在雀卵似的圓石子裏。這正是一個女人安於家庭生活的寫照。

廚下有一陣吵嘴聲：

「什麼！什麼！那麼樣一點點的菲芽也要一毛錢！這個賣菲芽的人在昏頭了。二角錢

肉，竟連麻雀也拖得動的。這是什麼秤呀！四角錢一斤，這裏有半斤嗎？——現在世界，什麼都不行，市秤市秤就是十三兩六錢吧，這裏可不上四兩呢。這該死的外國巡捕，還不許我們帶秤，連娘姨手上的秤也要奪了去的。胡媽，你也不好，買東不講價值，要這老半天幹麼呢。我以爲你買得什麼好便宜貨來呢，原來買個蛋也要八個銅子的……」

「太太，我要是揩一個銅子油，準會不得好死的。」

「誰說你揩油……誰說你揩油……噢！小寶寶，你不要哭，你不要鬧……四百，五百，……一千六，二千一……那麼該還有九百錢找回來呀，怎麼祇找來七百八呢……」

「洋錢是二吊九百六的……」

「什麼，洋錢是三吊算的，那是財政部規定，不得變改的。是哪家烟紙店兌的，我一準要拉他們到巡捕房去，那麼還有八十錢呢……」

「太太！我買了一圓糝飯吃了……」

「哦呵呵！還說不措油呢……靈靈靈……」

於是聲音寂然。

我在屋子裏踱起步來。我眼前出沒着無數的熟稔的面孔。全是紗廠裏那種粗紗間細紗間裏女領班底臉孔。

「沒有法想。」小黑底叩擊鋼鐵似的聲音，又在我耳邊響出。我看到她進來，且已在餓孩子的奶了。「這世界到處是措油措油。措油成爲個光榮的名詞。有了電車裏賣票的措油，就得雇用大批人來查票；有了大批官吏的措油，就得設立監察院，養活大批監察員。反過來說呢，查票和監察制度底存在，就承認誰也得措油。要不然，叫他們做些什麼事呢？我自然也不願那麼幹。但爲了養成她們有個好德性，我是不願叫她們欺蒙主人，隨便措油的！」

「是的！」我順着她意思說。「可是胡……」

「那胡媽嗎？」她截住了我。「真是個人精呀！不能說她沒有本領，可是太狡猾了。不是我，換了個主人，怕誰也駕馭她不住。她在我面前，什麼也不敢抵賴。這因為，我對她們有良心罵的時候也有，好看好待她們的時候也有，這就叫她們心平氣和，服服貼貼了……」

「唔！」我抽了一口冷氣，退坐在沙發上：這是工頭哲學呀！

「這孩子可長得不錯。」於是我打岔了一句，想引入我要問的本題上去。

「是的！孩子是可愛的！」她又發起議論來。「我是主張孩子應該自己餵奶的。以前，我們幹工作的時候，總不主張養孩子，現在想來，這也有點不對：我們不養孩子，可讓那批混帳王八蛋去留下賣國賊漢奸的種子嗎？養孩子不一定不是我們女人底職務。我們該得講優生學……噢噢！好寶寶，吃奶呀……」

她拍着孩子底屁股，打秋千似的踱走起來。

「也有人譏笑我現在做了太太，」過了會兒，她站下，彷彿非常氣憤地加重語氣說。

「其實，她們那懂得呢。我底丈夫底工作，不是沒有意義的：她正是以文藝的武器，來救這垂危的民族。他是始終沒有放棄過他底主張，他底立場，他底爲創造歷史人類的工作。難道這樣的一個人，我不應該安排個舒適的家庭給他嗎？這又不是光拿一枝槍，在戰場上拚命流血的事，這是要以偉大的思想底魄力，通過文藝作品，號召起萬萬千千的羣衆，爲防衛祖國而絞着腦血的工作呀！難道多叫他躺一會沙發，喝一杯咖啡，就有過錯了嗎？——我底工作，日常的家庭生活底安排，正是他底工作的一部呀！我覺得她們對我底非難太過機械論了。——你知道，三囚這個女工，現在竟到處在說我反動呢。爲的是那次婦女救國會底邀請，給我拒絕了：我忙不過來，我有一個家和兩個孩子要招呼呢……我是個智識階級的女子，我不能像跳蚤似的跟着別人跑呀……」

這回，我可全聽不出是小黑在說話了。我祇聽到一個女人如何愛丈夫爲丈夫犧牲的聲訴。——但我還得抓住這個機會發問。

「三囡還在上海嗎？」

「在呢！」她做了個不屑的神氣。

「說起三囡，我倒記起一樁事來了：一禮拜前，我碰到老胡呢。以前我們全說他完結了，不料他還活着。大約是前幾個禮拜放監出來的人。是已經瘦得成一根鐵絲似的了。」

「是的！我知道他沒有死。」

她冷冷地回答一句。不吃驚，也不歡喜。是一張無感覺的臉。粉和胭脂，彷彿浮了起來。

「但他想見見你呢！」

「見什麼呢！全都沒有必要。人總得吃飯，一個被判八年的拘役者的愛人總得嫁人。這是一加一等於二。以前舊賬，全都不必重算，而且有什麼舊賬可算呢？」

「可是他很頹唐，他每天滄淚——他記念着你！」

「哦！這可謝謝他了！我不敢收受這分禮物！」她放浪地高聲大笑起來。這也還是

不會從小黑身上發現過的動作。接着她沉住臉子說道：「我以爲，他還是留下眼淚，讓自己伸直四肢時去瀆吧！」

然而，這卻宛然是八年前小黑的口吻了。我全身發毛。但我還勉強鎮住。有人在我耳邊叫：你得離開這裏了。

「那麼，我請你跟汪先生說一聲：董若夫就是被他們奚落爲高等工人的小董——我前幾天才知道，汪先生就是以前我們叫做未知數愛克司的。——那真是我底疎忽了。」

「好的好的！」她先我站了起來，彷彿送客似的。

「那麼我要回去了。我底通訊處，還是寄稿時註明的：由×××××轉。」

我站起，跟她點了點頭，作了個不自然的笑臉。

「不吃了中飯去嗎？」她卻先我走到門旁。「哦！原來你就爲這一點點事來的嗎？」

知死了的是你；通知活着的，也是你呵……」

她帶着這種異樣生疎的感情，以陽氣而大方的笑聲，送我出了院子門外。

「是個觸霉頭的訪問。」我走向提籃橋去，一路這麼想。被他們奚落爲有英國紳士底潔癖的我，這時心裏真感到老大的不快。我很想把老胡拖過來揍一頓，洩氣。

走進一家小飯店裏，要了一客咖喱雞飯。展開老胡給我的那張紙頭：小東門福祐路福祐里十二號。我預備馬上去給他回信。

趁着四路電車，覺得這電車像一隻穿山甲似的，爬得不很快。從黃浦江吹來的腥風，夾着左近人們皮膚裏發洩出來的酸氣，衝着我鼻子，使我感到人間底溫暖：真有點想回復舊日那種身陷地獄之中似的工作；筆桿生活，對我實在太空疎了。

以前總夢想成個文人，談了他人底作品，覺得自己所際遇的比這些全都深切，自己該得寫些什麼。現在彷彿打通了一條路，我又厭倦起來。寫文章以外沒有別的實生活，

那是文人的死路。而且文人與工人間地位底懸殊的虛榮心，實在有要把我拖到墮落的深淵去的情勢。

電車拖上外白渡橋。世界就彷彿另換了一個。開廣，寥闊……車像在通風箱中進行。耳根反覺一陣空。

一路的站崗巡捕彷彿加多了。臂上有綫的三塊頭，黃色制服的外國巡捕，戴黃色拿破侖帽的中外頭腦，全都像出窠的蜂似的在馬路上逡巡。

我記起了九一八——啊！九一八！九一八！是個什麼日子啊！沒有掛個半旗的商店！沒有掛個半旗的機關！

我成了一隻脫了綫的鴿子！我飛翔！我升沉！我失卻了土地的連繫！我沒有了祖國，我是作爲個「人」而存在於世間。世間於我是個空洞的破殼——我底悲哀呵！

我忘掉了我爲什麼坐上這四路電車到南頭去。但我還在法大馬路口跳下了。我向

華界——向新開河走去。

折上了民國路，我就看到在東南大戲院底門口有一大羣人們集合着，最初我以為是東南大戲院在開映什麼名片，觀衆擁擠得那麼多。過後，我看到那些人在移動，在蜂擁，在向前推進——而且激昂的歌聲起來了。我不覺心裏一陣涼。

我不自主的在一家愁行面前站定。不一時，有許多青年男女在我面前走過。矯勁的步子。結實的肩膀。歡歡喜喜的笑着說着，每個人臉上耀着戰取勝利的榮光。

民國路像條枯乾的過冬伏期的蝥蛇，潛聽着外灘黃浦江頭一切鬧響：扛夫的邪許聲，鐵的進行曲，輪船上橫杆與滑車的律動，來往的電車的腳鐙。死與活的分界。我站在分界線上。

咕——的，一輛汽車在我面前駛過去，電車好久不見來了。

在我面前有一對青年男女底影子幌了幌，一會兒消逝於左邊了。

「啊！」

有個驚奇的聲音響了過來。一個活潑的女人底影子，在倒回頭奔走，還等不及我眼睛一霎，那女人就雙手向我肩上一駕，扳着我底頸子，兩腳懸空的吊了起來。

「你是小董嗎？——你是小董嗎？你真是個好傢伙，站在這裏幹麼呢？」
是三囡。

我驚惶得說不出話。

這個那麼愛哭的女子，現在臉上竟滿現着笑容。沒借脂粉的力，挽回她要逝去的青春。臉是紅潤得一塊凍玉似的。闊大的嘴。濃眉。大眼。鼻孔圓而且大的翕張着。粗而且暖的氣息，吹拂在我臉上。我感到的不是異性底誘惑，而是聖潔的精神底招引。

我往四轉溜了溜眼，隱隱聽到菸行裏職員底笑聲。

「去呀！往那邊集合去呀！」

這個被我們批評爲感情的唯心論者，卻以極其熱情的顫動的手臂，把我挽住，拖向東南大戲院走去。

走上一二丈路，她把我介紹給站在路上等着他的男子：是個一身樸素的西裝，有張老實的四方臉子男子。

「他不是我底愛人，也不是我底丈夫，是教我新文字的先生。」她亢爽得近乎粗魯的對我說。

她也挽住了那個男子底手臂。我們夾着她往前邁進。她像個尊貴的女皇似的左顧右盼地說。

「小董，現在我學會了新文字了呢！」她說着，挽在我手上的那隻手底手指，在我臂上畫蛇似地像在書寫什麼。「我會看新文字報紙，寫新文字書信了呢。」

她驕傲而活潑地踏着地面。開着的步子，要大過我們一倍。一隻腳底還沒着地，另一

隻脚又邁進了一步。

「我真快樂！我今天得碰到你。我們那時是一家人似的過着活；同嘗着苦楚，同耽着憂愁，同聲笑出。同聲哭泣！這可多快樂呀！我們過的是有一個大餅也要分管一角的生活！後來金槍王被拉走了！你們批評我！但我還是感謝你們的……後來我不是又回到你們家裏來了嗎？」

「唔！」我沉靜地答應着。我想：我們這麼地又過了差不多二個年頭。

「我和你是一二八分散的啊！小董！你這四年間到那裏去了。——這個先生是個好人，你儘管說好了。」

我約略說了些年來的行蹤。說到最近的生活時。那個四方臉男子驚奇地說道：

「呵！你就是董若夫嗎？寫得一手好小說呢！」

「寫小說有什麼稀奇！」三因撇起了嘴子說，她跳躍着把我右手臂底筋肉，跳得——

抽一抽的。「我們是天天在寫小說，時時在寫小說，你看集在前面的羣衆，不是一篇待寫的沒完成的小說嗎？小董，我老實對你說，我自從金槍王被拉走了後，我沒有一天不想哭，我沒有一天不紀念他——我紀念他給我的那種不可捉摸的偉大的精神！我是個笨女子，沒讀過書，能知道什麼呢？但想想他是個中學的教師，不爲自己，投到我們羣衆來，教我們，指導我們，還愛上我，比爸娘還愛我！他家裏有大批的產業，他不願享受這產業，他要受苦，他要跟我一起受苦，他爲的何來？他爲的是我，是你，是我們一大批苦難的人們！他要解除我的束縛，叫我堅苦耐勞，掙扎奮鬥……而他終於先我們失掉了自由，失掉了生命，永遠不再回我們中間來，我能不爲他傷心，爲他哭，爲他守一世的寡！我是個女人，我是要有個丈夫的！這丈夫就是我底信仰，我底神明！你知道嗎？金槍王是沒有死的！我常常看到他！我在一二八滬戰時，我當過看護，我看到了不少個的金槍王，我現在在東洋絲廠裏做工，我還時常看到金槍王——也許眼前，你們所看到那一批羣衆裏面，也有我底金槍王呢！

……啊！去！去！呵！向前去！呵！

她馬上摔開了我們，一溜烟向東南大戲院跑去。一種近乎瘋狂的語聲，還不住地留在我耳裏作响。我記起來了彷彿有那麼一句名言：最精到的唯心論要勝過最拙劣的唯物論萬倍。

前面的羣集起了個大騷動。黑潮似的長列向前擁去。激越的歌聲，壓沒了黃浦江頭的哄響。那個三因底新文字教師，也以堅定而結實的步伐向前邁進，兩隻老實的眼，這時，水龍似的噴出一直線的輝光，直接在黑壓壓的羣集底黑影上。

「前進呵！前進呵！」

忽然歌聲變做了叫喊。叫喊碎在半空，成爲一顆顆爆彈，掉下在僵死的民國路上。開花了，發火了，將要延燒了全上海了吧！

黑潮爲一堵堤防所堵塞。馬上成爲撲岸的巨浪，向兩邊紛披著——但後浪還繼著

前浪推進！推進！推進！

黑漆的木棍，成爲激烈的語言的驚歎號，在羣衆底頭上亂點亂劃。成百的人被點着了，成百的人被劃破了！這無疑是一個最拙劣的作家，用一千條驚歎號，劃在一句意想不到的語言下：

「九一八不是我們的！」

「！！」

「！！」

我低下頭，沉着氣，打個轉灣折向福祐路去。我不想跟老胡說出小黑對他的態度。我想遞個稍息給他：

「金槍王沒有死！」

沒落的最後

「爲什麼我要表示軟弱呢！我要承認——我一定要承認；我走過的路並沒錯！我過去做的事，一切都正當，一切都應該，一切都必需！」

在一間狹長的亭子間裏，鶯小姐稍爲把鋪蓋傢俱安排個停當之後，就打發嫂子往街上買米買炭去。獨自個兒，一邊踱着，一邊這麼想。

「爸媽養我長大，可不是叫我讓別人作踐的！而我要做個輕易蹂躪不得的女子。我要在別人哭聲裏洩出笑聲。我要叫每一個男子爲了我而感到精神痛苦。三千年來，女子們全過着無靈魂的生活，全過着出賣肉體的生活。我是個有靈魂的人！我要靈魂昇騰！我要倒過來，玩弄世間一切男子！然而，唉……咳……咳……咳……」

終於短促的氣喘，隨着長長的想頭，更其短促起來。一陣緊急的咳嗽，堵住了喉頭。鶯

小姐感到傷心了：怎麼自己身體竟這樣虛弱了呢？

走到梳妝台前，略略照了照鏡子：臉子瘦巴巴的，叫自己也不認識了。下巴，尖得像枚鑽子。顴骨周圍，一片慘紅。顴角顯出幾條縐紋。一頭偏不跟時髦女人學樣的沒翦去的髮髻。蓬蓬鬆鬆地隨便地挽着。

「啊！這還是十年前的鶯子嗎？這還是十年前的鶯子嗎？」

她火燒着心，她發急。她倒在床上沉住；她雖然心裏夾着一陣酸楚。但她決不讓自己嗚咽一聲。

是誰調弄她到這麼個地步呢？十年前的鶯子是不曾在她眼前消失過。清秀的臉子，濃眉，黑眼，豐潤的兩頰。全都帶份男子的氣概。對鏡自照時，老叫自己心軟，像會情人似地，愛賞這鏡中的自己：

「我爲什麼一定要照三千年來女孩子們走過的路走去呢！我可不相信：一個女子

總該嫁個男子的。娜拉已經告訴過我啦：我要走出三千年來那些臭男子們作下的圈套！——你就是我惟一的愛人呀！鏡中的鴛子呵！你跳出來。你來撫慰我吧！你真有男子的氣概，男子的英偉，男子的胸懷！我愛你呵……」

這麼着，她就抱住鏡子親吻。她彷彿感到鏡中人真的投入她胸懷裏。叫她身上頓時長了一份力量：堅強，骨硬。胸中浩浩然激盪着一世風雲！她真個變做女霸王了。

她昂藏地在學校各處走。同學們全像弱草，給風吹得發抖，躲在一邊讓路。等她走遠了，她們就哄起一陣切切私語：

「真是個女霸王呢！連學生聯合會裏那些男學生全都怕她呢！祇要她一發議論，男學生們全都低頭縮頸，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了。有時，她還罵這個懦弱，罵那個怕死——說人家全不懂革命的意義！真個是教兒子那麼的，罵得別人「狗血噴頭！」」

「這也有原因的，我全知道。」

「那有什麼原因呢——莫非叫男子佩服她，好向她進攻呀？」

「那也許是的——她的確存這份心。但她的性格那麼悍戾，全像她爸爸——她的爸爸是個破靴黨（註一）也還是個強盜頭兒呢！」

「哦！原來這樣。——她的爸爸不說是個省議員嗎？」

「那是因為她的爸爸當過敢死隊大隊長，在第一次革命時——有那麼一點點歷史呀——當省議員時，她那一縣裏人，全是土匪呀！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全看做不算什麼一會事。——土匪世界，自然會產生「強盜議員」咯……」

「哈哈！」

「呵呵！」

於是聽的人，全都笑倒了。

（註一）意即劣紳們也。

她有時也聽到過那些議論：可是她一點不生氣，她不以為這話是在罵人。

「土匪是什麼強盜又有什麼！」

她吐棄那種觀念。在她越有人稱美道好的東西，越覺得可惡；越受人指罵的人，越覺得可愛。

過後，她又從新書上，發現一種真理：

「哦！土匪！土匪強盜強盜！原來這都是資產階級罵人的口頭呀！資產階級要保護他們財產，要利用他們財產去造一架榨血機，他們就拿習俗的道德，來罵人，沒見識的，才去跟他們罵哪！」

她這麼想到，就說了開去。同學們聽到這話雖然驚奇，但也笑笑走開了。可是，這以後，人們不再叫她女霸王，人們全叫她女強盜了！

人們的嘴，就像一架無線電收音機：在學生聯合會裏，在同學中間，女強盜這名字，全

都傳遍了。

她可感到非常光榮。她坦白地跟男女同學交際。她跳躍。她歡笑。她裝強盜見解，談論一切：婦女問題，家庭問題，勞工問題，民族解放問題……她有時還裝個鬼臉，叫：

「孤家——女強盜是也！」

或者是：

「仰爾安分良民，毋得自相驚擾，我×縣女強盜來了！」

人們自然來一陣笑。但也畏避她，敬視她。她彷彿站在一切人的頭上……

「但現在爲什麼我竟要畏避別人，躲在這麼個亭子間裏來過活呢！」

這真叫她想不到。想不到，透過一陣酸涼的感覺；但她還想掙扎！馬上鄙夷自己這種軟弱和畏意：

「我情願冷冷靜靜的死去！我情願不給人知道的死去！我可能向別人低頭！我也

不能讓別人玩弄！——我寧可自己玩弄自己！讓自己玩弄個死！是的，我是給他玩弄過了！但那也可說：我在玩弄他；我在玩弄我自己呢！」

在學校裏學了業，鶯小姐本來想向更險惡的路上走去。她可一點沒有爲自己打算過。她佔有自己，但她又不讓自己佔有她。艱難的世代，展開眼前，有多少抓不住自己靈魂的女子，陷在不可超拔的男子設下的阱坑里。就爲這一點，她也有捨命的必要。但哪里知道在暴風雨的日子還沒過完，響應革命軍組織先遣隊的爸爸，給人告了強盜，給當局捉去了。她要打救他，她奔走名士學者縉紳的門下，她結識了他。一等她父親恢復自由的時侯，她惶惑起來，歎了口氣，歇下脚：迷失自己應走的路了。

她正同這古老的國家，用它幾千年來祖傳的拐杖，點着地走路一樣，她傷了心（也許有別種更大的隱衷）她變成個時代的瞎子了：

「爲什麼世界總老打着輪子轉圈圈呢？」她有時懷疑着，「但我可不能讓自己就

這麼地漂在渦流裏呀！我該得有我自己！我也決不能跟他們一起跑！」

她咬着牙，拍一拍胸頭，立下誓來：

「鶯子呵！鶯子呵！你要自己佔有自己！你別讓人玩弄要末，也讓你自已來玩弄自己吧！……」

「咳！咳！咳！」

一陣緊急的咳嗽。她站了起來，向木質的小盂，吐了口痰：血絲全像一條條的，子子在痰塊裏浮動。她淡漠地瞧了一眼。放回木盂。想仍舊躺回床去。但氣喘的急，叫她不得不合住嘴，摸着胸，緩緩地踱着步。

嫂子老不回來，她真着急。好幾回側着耳朵，聽灶披間開門聲，聽樓梯步子响；但是徒然。終於不見這個一身是肉，黑臉圓背的女人回來。

喘着氣，咳噲，她又時時夾着打呵欠。她沒法，皺着眉，伏下身伸到床下去。他要從鞋

籃裏拿出大烟盤子來。但是突然「霍……」的一聲響，她支不住身體倒在地上……
嫂子恰巧進門來，看到這情景，一邊嘴咕嚕着：「真是什麼怨孽呵！」一邊馬上過來扶起她來。

「沒有什麼！」她給扶起了，坐下床上，低低地說：「嫂嫂，你快把那個烟盤子拿出來吧！我……我……」

她說着，打了個呵欠，眼淚也流了出來。

「姑娘，你這人也是——着什麼急呢！等我回來拿不好嗎？怎麼要你自己來動手呢！」
嫂子端出了烟盤。埋怨似的說着：「我也因為叫了米，叫了柴，順便買了點小菜，遲一步回來啦，——但我真也昏頭，爲什麼去的時候，不把這東西打發好呢！竟讓姑娘這麼受苦唉！怨孽呵！怨孽呵！……」

嫂子一邊咕嚕着，一邊把烟盤放正，又把烟燈上了火。讓鶯小姐靜靜地躺下床去抽

烟。

鶯小姐歎了一會，換了口氣，然後慢慢地側轉身子，對着烟燈，調起烟膏來。嫂子站在一邊，用前圍布抹抹手，又來了這一套老話：

「噯！姑娘，你也別太傷心了。生死是有「數」的，是挽回不得的。醬子年紀大了，死了，也就算了！還想她做什麼呢！叔叔也是一時糊塗，沒等醬子滿七，便討了一個阿姨。但是，鶯姑娘呀！你倒底是不能老就在叔叔家裏的。要是你的病，稍稍好一點，還怕他不來接你去當個官太太嗎？那時候，啾啾……我做嫂子的，也有着落了！」

她說着說着，突然感到心裏一陣酸楚，眼裏禁不住掉下淚來。她又拿前圍布抹着她眼兒。

鶯小姐用鼻子「嗤」了一聲。她對嫂子那麼軟弱，有點不合意。她是從來也不肯在別人面前掉眼淚的。雖然嫂子的話，句句刺痛着她的心，但她反覺得這麼一刺激可痛快

噫！她不但想哭，她還要笑哩！

「你說什麼呀！」鶯小姐嘻開了嘴。一邊儘管調着烟膏。「你以為我傷心嗎？我一點也不呢！死的讓她死去。活的讓他活去。作樂的讓他作樂去。跟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因為討厭那個「小寡婦」一天到晚價咕咕；我愛清淨，我就搬來這裏住了。至於官太太呢，哈哈！我是不想做的。還是你洗淨嘴臉來，安排着等吧……不過，唔，你呢——唉！你也是個可憐人！」

她在笑聲中歎了口氣，放下烟針。左捏右捏的捏那塗在煙嘴上的炮子。

這回嫂子索性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哭了。她哭得幽幽的，帶着抑壓的透不過氣來似的音調：

「唉！姑娘，你也是——你又那裏知道我的心呢！你想想：他死了後，我就在你家裏過日。已經十來年了！我老了！沒兒沒女的，我靠也祇靠嬌子一個人。現在嬌子也死了！阿姨把

我當作眼中釘看！我指望着的，也祇有你——你多分能疼我這可憐女人一點兒，那麼你——你要聽我一句話。你別整天憂憂愁愁的，你要好好兒把身體養好來——好叫他來接你去。一個人等到自己什麼也沒指望的時候，也祇有指望別人啦！鶯姑娘，我看他，不是個沒有良心的人呢！」嫂子隨着最後這句話，又裝個極其勉强的笑臉。

「什麼他呀他呀！你給我滾出去！我就不高興你提起他，聽你這些話！」鶯小姐虎的變下臉，用煙針指着嫂子的臉，沙着喉嚨叫。

「哦！哦！我知道！我知道！」嫂子楞了一下，滿臉堆下苦笑，點着頭，一路嚙嚙着出去：「我以後，我以後，可不再多嘴——不再多嘴了。」

但嫂子一走出屋子，她又用前圍布掩住臉，獨自地抑制不住地哭泣了：

「唉！你太好強了！你太好強了！——可憐的姑娘，你這一輩子，怕也祇有我知道你。」

鶯小姐忿忿地抽着煙。煙嘴子一路價死呀死的發響。她抽着，她瞧着：烟嘴上的膏油

一點一點燒盡了，燈火的紅舌還不住地在吐——彷彿她的生命的膏油也將完盡了。

他抽完一管，精神稍稍振作一點。她放下烟筒，拿起烟針和烟膏盒子，再在火上燒起烟炮來。她總覺得心頭悶鬱得難過，雖然喘氣此刻稍爲順當些了。喉頭也潤澤了：不乾燥，也不作癢。

她於是再抽上第二管烟。

也許這是反常的現象吧。她每回抽足了烟，總感到另外的一種欠缺。這欠缺，可不能像年青時候那麼空靈：光用鏡子照着自己，叫鏡中人出來安慰自己那麼也就可滿足的。而現在這欠缺，是非常地固執，像老樹一般在她心裏盤着根……

「唉！我是應該結婚了……但我爲什麼應該要結婚呢？難道結婚也是做女子應盡的義務嗎？看娜拉好了！她爲什麼要跑出家庭去呢？」

這是她平日的主張。這也正是現在她想用以壓沒自己心頭無故地興起來的某種

欲求的大石頭。她有時還要進一步振作地想：

『我有自己獨立的人格！我爲什麼一定要做別人的太太，或是什麼夫人呢？男女間的事不過滿足自己一種需要吧了，我是並沒有把名分也給確定下來的必要的。這是一個人爲了一時的，或僅僅片刻的需要，把身體嵌在固定的模型裏，把自己交付給名分，那做人還有趣味嗎？』

就是這麼着，在她還沒有病得像現在那麼厲害以前，她儘管跟男子坐汽車，上跳舞場，上戲院子，上廬山避暑……但她從來沒給一個男子專有過。但喜歡把自己當作一隻白鷗，隨着風勢飛揚，取食於蒼茫的大海，而不願投在海的懷抱裏過夜。因之，那海也就像怒獅一般，一天到晚的吼，一天到晚洶湧，再也安靜不下來了。而她就在他上面飛翔，逍遙快樂……她就以此自傲，她刷着白淨的羽毛，彷彿在羞愧一切墮在泥污裏的魚蝦……然而在二年前，那一天晚上——

『唉！』她放下煙筒歎氣了。

嫂子一臉堆着和氣，一步一抖的走進來。她把一壺濃茶，放在煙盤邊。然後又不出聲的笑了笑，悄悄地溜了出去。她看着嫂子堅實的背影，她想到嫂子已換了四十回春秋的年齡，跟自己一比，僅僅耐受了二十六次的寒冷，竟這麼衰弱——她不竟歎道：

『唉！健康的人，畢竟是幸福的。』

她於是捧着茶壺，呵了一口茶，癡想起來。

二年以前，她怕不還是那麼健康，也許還多一份活潑呢，她有這份健康和活潑，她就敢驕傲別人。在一個靜和的春天，她跟他一道到杭州去玩。在靈隱道上，她突然碰到了一個男子，那是從前學生會裏同過事的！她快活地跟那男子打了個招呼。但那男子愛理不理的笑了笑，沒說一句話，把她拋撇一邊走了。這叫她感到一種悲哀：彷彿一朵嫩芽被人不介意地踐踏了！她的驕傲，這回是受到損害了。

「那是誰呢？」他看到那男子的無禮，裝出十分同情的樣子，對她這麼說。
「我知道他是誰？」她一看他向她陪小心，被折損的驕傲，馬上帶着種自棄的感情，抬起頭來，她要向他取得報復的痛快，她罵似的哼着他。

「叫什麼名字呢？」可是他一點也不見氣，還是以紳士式的溫和問着她。

「鬼知道他名字。」

但她卻又像慈母迴護劣子似的不肯說出那男子的名字。

「倒底有什麼秘密呢？——你不肯說出他名字。哦哦！我尊重你們的人格，我決不追問你這個秘密。」他還是紳士式的說。

「有什麼秘密呢？有什麼秘密呢？——他就是莫風，以前學生會裏同事！」她這麼趁氣一說出後，突然又感到懊悔了。

「莫風就是他嗎？——一個叛黨呀！」果然那紳士滿臉通紅，但馬上又冷靜下來加

了一句：『難怪他對我驚惶失錯了！』

『不！不！我不許你這麼說！』她一聽那紳士的譏笑，她蠻橫地用手掩住他的嘴，緊緊的掩住。

但她從沒有像這回那樣受過男子的侮辱。她對於這不把她在眼裏的侮辱是要報復的，她即不向他直接報復，她也要向一切男子報復！

『快快快！叫輛汽車來——我要回旅館去啦！』

她瘋狂地叫着！

他雖然對她這種歇斯里的舉動有點奇怪，但他不能失掉紳士的身分，還是笑笑，順從了她！他在她身上，還有最高的最大的隱在一切紳士心底裏的祕密的要求呀！

他們一返到旅館後，她竟瘋狂地要求他：給她那男子的愛。——那種狂暴的帶着蹂躪與侮辱的情調的男子的愛！她坦白地甚至有點癡癡似地，在他脫卻紳士的外衣的獸

的奮昂下，解除了她歷來防衛着的貞操的武裝。

「鶯子！你嫁了我吧！」這以後，他就好幾回向她那樣要求。一切的甜言蜜語都說過了，而最終的一句是：「我一定能像僕人一般的伺候你！」

「不，我不能嫁你。」

她從此後，卻益發覺得作爲女子的驕傲的肉體的可貴。她堅決地回絕他。要是他再說：

「鶯子！我再也不能等待你了，我是個場面上的人，我能沒有個合意的太太嗎？——你嫁了我吧！我的生命在你的手裏了。」

那麼，她總是毫無憐憫的惡毒的咒着，他「那麼你去死好了！你死了！我才痛快呢！」她而且高聲地發笑。「你以爲我會上你們男子的圈套嗎？你想把一條繩子，縛住我手足，叫我不得絲毫自由嗎……？」

「這那會呢——」但他還照例擺出紳士式的純正，情人式的溫柔。在此刻，他那彷彿還沒有燒盡的火柴似的欲望，叫他在最大限度的寬容內，接受眼前這女人的一切侮辱。

「不，不，不——我叫你不許開口呀！」而她可更橫蠻起來，且舉起了一手。「你停下嘴來！我說：你以後別再對我提起結婚兩字。你如其再提出這兩字，那麼，好！我們永遠斷絕關係吧！」我就叫你此刻馬上滾出去！馬上呀……！」

而現在呢，他真的像她自己手上發出去的一支箭，那影子是越來越遠了……

嫂子又端了點心進來，

「嫂嫂，你放在那邊吧！我也要起來走走呢！」她想到這些地方，就發生了痛惜嫂嫂的心情！她柔和地說。

嫂子把點心放在桌上，又用前圍布抹着手說：

「快吃吧！別等冷了。牛奶要不要包一份呢！我好跟送牛奶的說去。」

她一時沒答。起了牀，歇了一會。她覺得嫂子爲她的打算，老是在長遠的永久的路上，而自己卻處處在挨時刻過呢——「再說吧！」於是她回了一句。嫂子就悄沒聲響的溜出去了。

「噯！嫂嫂！你回來——」她忽然又叫了起來：「你到我爸爸那裏去一趟，你說——」她突然又收住了嘴！咬了一會牙，終於唉的吐出一口氣，紅了一紅臉，又說：「啊！算了！算了！你別去了！我沒有什麼！」

屋子裏靜得祇聽到小鐘「的答」。她走到桌旁坐下。端起碗，她就恨起她爸爸來。全記不起媽媽給他的恩愛，媽媽的骨頭還沒冷，他就跟那個女人拚起來了。把媽的屍體，搬回鄉下去的是她。葬媽的，也是她。打發弟弟上北平去讀書的，又是她。便是爸現在弄得一個掛名差使，又何嘗不是她呢。現在，她搬出來，他倒坦然，一點也沒阻止她，一天到晚和幾

個同鄉的流氓胡混：吃呀喝的，還抽煙。什麼都不問，全讓那女人胡亂調度，像這樣的人！

「哼！我就是死了，我也不再向他去要錢了。」

她簡直把牙齒咬得格格作響。

晚上，她還靠在床上，對着熒熒的煙燈出神。嫂子已經打着地鋪睡熟了。街頭小販的叫賣聲，也像給晚風帶去，停息了。屋子裏靜悄悄的。祇有嫂子呼盧呼盧的鼻息聲，特別响得粗。她仰起身來，看一看她那甜睡的臉子：純樸，天真！而且多麼安泰呵！她突然心痛起來，她想起在嫂子的忠厚外表下，藏着一顆極人世之悲哀的粗笨的心。日裏嫂子是這樣說過：「一個人到了自己什麼也沒有指望的時候，那祇有指望別人了。」這又是多麼酸楚的話呵。嫂子的丈夫，原來也是個極其豪爽的人，因為吃營裏一口糧，當了一名偵探，就此給人們亂刀斫死了！但那裏知道人們給她丈夫的賈罰，卻叫她擔受了十來年的風霜。女子的運命是這樣的，——女子的運命是這樣的嗎？

「她從前孝敬媽，現在孝敬我，她究竟指望什麼呢？——唉；嫂嫂！你那裏知道我的心呵！」

她坐起床上，像要掉下淚來，但總又忍住了。

她癡癡地想，咬着牙。老一會兒，終於下了一個最後的決心：

「那麼，好吧！嫂嫂，你是對的。我爲了你投降了他吧！」她對着甜睡的嫂子，私下裏說了這一句。

她撫着胸！扶着床，走到書桌旁邊，她坐下來。她發抖着手抽出一張信紙。她又發抖着心，寫下去：

「……好吧！現在我答應你了！你來上海跟我結婚吧！現在是時候了！你知道嗎？我的可愛的小羊！你解除我真摯的武裝的惟一的勇士來吧！我沒有理由，我祇說現在是時候了！我張着雙臂在等着你呢！」

她這麼的寫完後，低低地念了一遍，再在末後加上一行：

「你別以爲我有肺病。病肺的女子生產後就能恢復健康的。——我有許多朋友都是這樣的。也許爲了這點，我需要你了！」

她喘着氣，把這信草草地封好。咯咯咯的一陣緊咳。她踏過嫂子的鋪邊，回到自己床上，重新又抽起煙來。

日子是這樣的一天天挨過去了。去京的信，竟像石投大海，沒得到回響。她起初以爲：那也許是人要來了，信就不用回了。接着，她又以爲：人也許一時沒工夫，一天兩天的在等機會；說不定這時候，他已在銀行裏匯出一筆錢了。但最後，她終於失望了！人也沒來，信也沒來，什麼也沒指望了。

她是沒有把這祕密跟她嫂子說過的。她料不到她的要求竟也會遭他拒絕。她要在突然之間結婚，好叫嫂子，樂個開心！然而現在呢，這絕望的滋味，也祇好讓自己暗地消受

了。

「但他對我的拒絕，在我有什麼關係呢！我並沒有打算跟他白頭偕老呀。」

她馬上又寬慰起自己來。

「我早已說過天下男子全都不可靠。他們會把一個曾經心愛過的女子，像一隻穿破的草鞋，丟在一邊不理的。我不是沒有眼睛，我也不是沒有智慧，難道我真的會向一個男子投降嗎？我那封信，多分是爲了一個女子的孤苦無靠，是爲了我自己不久於人世，我想把她，交給他做個下人，我就這麼做了。現在呢，倒也落得乾淨。」——然而她總不能不介介於懷。她畢竟在他面前顯出一份軟弱了。她於是又恨起自己的魯莽來，她也恨嫂子不該那麼忠心孝敬她。叫她做了樁錯事——一生也悔不過來的錯事！她竟向一個男子低頭，那無異於全天下女子的人格，都給她一個人喪盡了。她因之一天天暴躁起來。有時，甚至把嫂子端來的飯菜，平白地潑在地上。她又把幾本消閒的書，一本本給它像折一個

人的骨骼似的撕去，焚化……

她現在是滿口滿口的吐起血來了，兩頰紅得像火燒，胸口像有毒蠍子在咬；又悶，又燥，又痛！四肢不時的痙攣着：一會兒抖索得如發寒熱，一會兒又軟癱得像沾濕的棉花。醒後是一身濕津津的汗珠子，睡初却像老蝦似的蹩縮成一堆。咳嗽稀少了，氣也不喘了，但胸口卻老有一塊硬的冷的像大石頭似的東西嵌住；祇有一絲絲氣在進出；她真地病倒了。

她已經沒力量起床，自己打發抽烟。她祇不時叫嫂子把烟膏搓成丸子，讓自己吞着。

『姑娘——我想還是到叔叔那裏去說一聲吧！』這一天下午，嫂子終於硬着口子那麼說了。她知道姑娘這一月裏全變了樣：連叔叔都不許她提起。家裏用度不夠，姑娘是情願將一切東西拿出去當的，但絕對不許她到叔叔家裏去要一個錢。一張張的當票，已

經像小畫子似的黏滿了四面牆壁。姑娘也祇有對着當票發着乾笑。而她呢，爲了不叫姑娘操心，連自己的內衣也當光了。現在她又看到姑娘病到這般地步。她怎麼還有着急嗎？『而且，你也應該有什麼話對叔叔說呢？』過了老一會兒她又加上這一句。

『什麼……什麼！你咒我死嗎？』可是她突然沙聲的叫起來了。『連你也咒我死了！那末，讓我一個人死吧！你去你的！我決不稀罕你守着！我死！你去！你去……哦！霍霍……』

一大口血湧上嘴來。嫂子着了慌，連忙用手扶起她，把木盂湊在她嘴邊。她儘管白着眼，堵着嘴，幽幽地喘着氣，卻不把那口血吐出來。她寧願哇的一口給吐在一條手帕上，然後張了張眼，又啞聲的叫：

『我不要你伺候！你到你叔叔家去好了！我要把我的屍體，叫這個社會來收拾！這個社會坑死我！我要用腐爛的肉體，化做蛆虫，來向這社會咒咀，報仇！你去吧！——我再也不』

需要你！』

嫂子祇有幽咽。什麼也不想說，什麼也不能說。她還是吞着淚扶着她，讓她睡正。不一會兒，她聽聽姑娘那粗大而斷絕的鼻息聲，馬上就充滿了一屋子！她於是悄悄地退了出去。

嫂子也曾想爲姑娘請個醫生來瞧瞧。但她不敢違拗姑娘固執的性子。姑娘也是早已說過的：

『你要給我請醫生，我是不願意的！我再不許有什麼臭男子，用手來按我手上脈膊，用指頭來敲我肋骨！你祇要等我死絕了，一絲兒氣絲也沒有了，那麼隨便你吧，去請個醫生來也好，讓他在我屍身上做禱告吧！』

那麼，她即使此刻自作主張去請醫生，也是等於催她快死，但嫂子總在等着一個時機。她要偷偷地去告訴叔叔，好叫他來打發姑娘，終久是父女之情，也許見了面，什麼雲霧

也消散了。

夜裏將近十二點鐘；她偷偷地起來。看看姑娘正睡得濃，她就偷偷地趑出門去。她要在一個鐘頭裏回來，不叫姑娘知道她已經去過叔叔那裏。那麼，她在叔叔方面，也有一個交代了。

可是第二天鶯小姐醒來時候，竟不見了嫂子，她起初以為嫂子早已起來燒粥去了。她靜靜兒等候着。

昨天吐出了一大碗污血，今天倒覺得胸口舒暢得多。精神彷彿也已回復，手脚都感到輕鬆起來。祇是頭還有點昏，兩頰也還發着燒。她這一回躺倒，已經一連睡了五天了。真有點煩厭！她想坐起來，舒一舒筋骨。

「畢竟我還年輕！我怎麼一時會死去呢！」

她悄悄地掙扎着起來，暈了幾回頭，黑了幾回眼，她終於起來。她想叫嫂子驟然開見

到她起來感到快樂！

「我也祇有她是惟一的親人了……」

想着，她眼圈紅了起來。

她下了床。好久不用的烟盤，擱在桌子上，已封上了白洋洋的灰塵。她移着虛弱的腿，發着抖，走過去，把那上面灰塵吹去，拿過烟膏盒子瞧，盒子空了。烟灰缸也見了底。她記起好幾天來不會買烟。也許這時嫂子出去爲她買烟去了。

「但她哪來的錢呢？」

她翻開屜斗來看，祇贖五六毛小洋。她醒來時候，本已過了中午，此刻小鐘正打二下。

「啊！那麼她爲什麼老不回來呢？難道她真的拋了我走了嗎？」

她搖呀搖地坐在椅子上，她隱約記起昨晚自己罵嫂子的那些話。

「她決不會生氣的！她也決不會惱我衝撞她的！但她爲什麼還不回來呢？——難道

這唯一的親人……』

她想到這裏，傷心起來。她想哭，但她強硬地支撐着：

『也好！讓我一個人活着！讓我一個人死吧！你再回來，我也不要你了！你去吧！——越遠越好！』

她懷着一肚子的氣，霍然站起，她覺得全身都是力氣了。她拚命咳嗆一回，還是吐不出什麼東西。她咬着牙，合上門，踉踉蹌蹌走出去。

她下了樓，祇感到全身發熱流汗；但她還掙扎着，扶着牆，走出了這屋子的里門。

街頭在她眼前打旋！房屋在她眼前顛倒！人在她眼前踉蹌！天地在她眼前翻覆！她踉蹌地走到隔壁的里屋裏。她進了一家灶披間，然後喘息地坐定了。

那是一家燕子窠，她知道。所有的顧客，全是肚子下窩着一隻鷄子什麼來到這裏，兌換一口二口大烟的。這個她也知道。她來此已經是第二回了。那是她還不會用當票來接

濟生活的時候。

竟不料到主人接待她，十分殷勤。先把那些襁褓的顧客，一個又一個的給支開去。然後，自己悄悄地溜走，閤上門，讓她一個人抽烟。

抽了兩筒烟後，她感到更有力了。這一種莫名其妙的欠缺，益發把她胸口掃盪得空空洞洞的。而這時，一個小白臉的顧客卻霍然到來，來填補她胸口的空洞了……

她迷迷糊糊的像躺在手術室的病床上，任一個無情的醫生，支解着自己的身體。她感到臨死的快樂。但她馬上又像興奮起來，覺得眼前這個卑鄙而又下流的顧客，正是她一千年來期待着要求着的唯一情人。她再接再厲的挑撥他，刺激他，要藉他的生命來灌治自己生命。她盡情地浪着，她毫無吝惜地委着身……終於她又神祕地獲得了向世界一切男子復了仇的那種勝利與快樂……她就這麼軟灘在極度的緊張裏……一絲幽幽的氣息從她嘴裏吐出。

「世界呵！把我最後的一滴血也取去吧！」

她醒來的時候，那小白臉不見了。她全身痠攣，她發抖，她又昏迷過去……她彷彿記起了，在不很久遠的過去，她也曾住過和這同樣狹小的密室。且胡混在一隊活潑而年青的男子裏……她又記起在有一個晚上，曾經有個男子用沈着的聲音，批評過她。

「……你是勇敢的，我們承認。但你祇是個有良心的資產階級的女兒……然而，你是錯誤了，你割裂了世界，把男女對立起來了……在被壓迫的意義上，男子和女子是一樣的……」

「啊啊！」她這時突然極其清新的醒過來，「這不是那個男子說的話嗎——唉，但是那個男子是去遠了，連在西湖邊頭碰到我，都不願招呼我了！然而當初正也是我把他當做愛情的獵狗，給我攆走的呀——自己就這麼的自由下來了……」

這回，她愉涼地掙扎起來。不待老板回來，她知道，自己又是一次在遭狡猾的老板，所

設的陷阱下，爲社會所出賣了。她逕自走出燕子窠去。晚風吹着她，街聲送着她。她像洩在汹涌的大海上，困難地洩到了家。而嫂子還沒有回來。

她歎了口氣，躺到床上。四肢全都麻木得直僵僵的！胸口像火山似地爆裂開來。那裂痕彷彿在一圈圈擴大，而氣卻喘不出來，不！她已沒有氣可喘了，她朦朦朧朧地冷下去了。突然，弄堂裏響出一聲強烈的叫聲，激醒了她。

「……金大砲……金大砲……」

她掙扎着回過意識來聽：誰老叫着她爸爸的名字呢？她祇聽得那聲音在空中盪：

「報報報！大滬晚報！」

永清里出強盜，

一個是×縣人李天高。

一個是坐領乾薪大閩老，

名字叫做金大砲……

報報報！大滬晚報！

××馬路捉大盜，

昨晚十二點鐘，統捉牢！

兩男兩女綁上車，

還來一個湊死的鄉下女姣姣！

報……」

聲音漸漸遠了！鴛小姐倒底也明白過來了！她還是不出一滴眼淚，讓淡淡眸子，微的一轉，把一絲幽幽的氣息，吹散在陰鬱的亭子間裏！

「世界呵……」

有張好嘴子的女人

這一月來，前樓那個女人，可就沒有一天停過嘴。天生成她那張薄嘴唇，祇要一開腔，罵呀咒呀挺像炒豆子似的嘩嘩叭叭直鬧得左隣右舍都不安穩。

『你這個斬頭切腦格！虧你有臉吊着個卵袋做人！大丈夫男子漢，連一個老婆都養不活，你還不如投黃浦江去死——你死了，老娘才開心呢！』

她每次張開那張薄嘴唇，總是這麼的開個冒頭。接着，她就用歷史家身分，考證起自己的戀愛史來：

『你當初爲什麼那樣昏頭，也不想自己本事夠不夠——養不養得活一個老婆，居然也就有臉子一趟兩趟跑到茶館去，要我那個小姊妹周大娘找個人。話可說的多好聽：「噯！周大娘，你在這條街坊上，也算是個有勢面的拿碼溫。我老胡做人你知道。現在年

紀三十六，家裏還沒個人暖暖腳，實在太那個。」——哎唷！現在你有了我，可就不那個啦！
 哼！你還說咧！「周大娘！我也不瞞你說，你以前是跟我在自家縣城里，同住一條街坊的，所以我來找上你；好壞你得給我弄個人。我老胡現在在一家銀行裏做出店，不像別人光吃空手飯。手頭也還積幾個錢。您如其能夠作成我，弄個女的幫幫我，我一定叫她有吃，有喝，有穿的；疼她一輩子。不叫她吃虧，受難！」現在呢——現在呢！你給我吃呀！喝呀！穿呀！娘賣辰格！這幾天來，老娘連一支煙也沒得抽，連一杯酒也沒得喝啦！你光吊着條卵有什麼用？你光吊着條卵有什麼用呀……？」

她把這一頁戀愛史考證完了後，語尾總是拖出一聲「呀！」而最後的結束，則挺像個做策論的能手，來幾句「嗚呼，豈不痛哉！」或是「嗟乎！此中國所以必亡也！」的調子，哼出哭喪似的聲音：

「——啊！我的娘呀……」她一邊這麼喊，一邊「啪嗒啪嗒」拍着手，彷彿冬烘先

生唱詩押拍子，一個勁兒唱下去。「我的命是好苦呀！我好選不選末選上這麼個癩蝗虫呀！我夜裏睡不着覺末我日裏挨餓呀！我還要眉頭眼腦看別家人的麻面孔呀，哎唷唷！我的娘呀……」

她這麼乾喊了幾聲，突然又閉住嘴，停止了。前樓就成爲鴉雀無聲。那個挨罵的對手——在這頁戀愛史裏被稱爲胡麻子——的照例是沉默，鎮靜，第三個鎮靜彷彿他那張給打上千百個窟窿的靶子似的臉子，早已命裏注定該給這個女人指罵的：每個窟窿有那女人手指那樣大小。每次那女人一開頭罵，他就躺到床上去，兩手枕着頭，兩眼看住屋頂，攤成一條屍骸，絕對不回句嘴。

那女人猶如唱了一會「獨腳戲」，台上人不理，台下人沒喝采，也就興味索然。於是，打開破皮箱，拿出一件玄色羽綢出客旗袍，放在椅子背上。自己就在椅上坐下，對着鏡子前前後後梳理起來。這神氣，彷彿在對躺着的人說：

床。

「哼！原媒來，原媒去，讓老娘找周大娘去，這回準叫你把卵子籠住頸子，上吊去！」
但床上的人可閉下眼，假裝睡熟的樣子，什麼也不理，像要睡過他一輩子，再也不起

前樓房門呀的鬻了聲。照例是胡大嫂鬧完了嘴出門去的時候了。她嘴上還是吊着一支香烟，臉上也略施些粗粉，看去彷彿是個白麻子。但鑲花潤過的往後梳的頭髮，黑得要淌水，斬齊地蓋住後腦勺。

她走過後樓，就跟後樓那個拿籃子給碼頭小工補那衫呀褲的中年婦人徐大嫂子打招呼。看她春風滿面的樣子，彷彿全沒剛纔吵嘴那回事：

「啊！徐家嫂，你還沒上街去嗎？你家徐大個子可能幹，攢呀挑呀都會來身體又結實！兩條腿子就有橫子那麼粗，這叫人看到——嘻！」

她馬上截住下半句，繃着個猴子臉蛋，笑了笑。她本想借徐大個子來諷刺前樓騎着

的那個，但不禁溜出口，讚美起徐大個子的大腿來了，心裏有點不自在，也就不等徐大嫂子的回話，谷登谷登逕自下樓去。

下了樓，照例又跟房東太太那老貓臉說上一大套：

「唉！老太太，你可真勤謹！那麼大的年紀，還要動動這，理理那。你的先生也不錯，回家就喝喝酒，抽抽烟，不跟你拌句嘴；這真叫人羨慕死。全不像我家那個浮屍，一天到晚不肯出門，老在家裏攤屍；還伸出手來，要你這個，要你那個，麻煩得死人！真叫老娘白白的活氣死！」

房東太太也着眼，彷彿胡大嫂子的臉孔是個大太陽，叫它張不開。她撇撇癢癢的嘴，笑了笑，也就湊上句：

「哪裏呢，你家胡先生爲人挺老實，哪像我家老頭脾氣大。但是男人家出門賺錢，吃人飯，受人難。回家發發脾氣，那也不算什麼一回事。當初，你家先生當出店，又有錢，又「快

活」(註一)六月裏，你們搬到前樓來，我看你們兩口子，過的真寫意！」

「哪里呢！他良心壞呀！」胡大嫂撇撇嘴，腮巴子上的粉一粒粒地掉下地。這看去，她可長了一付黃嘴子，粉腦殼，益發像隻禿頂的猴子。「他看我過的太寫意啦，一到八九月裏就停起生意來：還說現在「勢口」(註二)不好，銀行關了門，他做出店也停了生意！這算什麼話！講給誰去聽！上海那麼個大地面，銀行哪止百來家，哪個銀行不好去找生意？做分明是不讓老娘過安穩日子！我要他到茶館上論理去，他又沒說話。蚊子越是啞，叮人越來的凶，你別瞧他不說一句話，以為他老實。你老太太是個人精，哪裏還有不知道的。」說着，她扭一扭屁股，把煙蒂丟在自來水管龍頭下，擠眉弄眼的裝個鬼臉，逕自拉開後門走出去。

(註一)空閒的意趣。

(註二)勢口，為上海話。意思等於經濟學上的術語：「景氣」兩字。

房東太太自然知道：這房客兩口兒吵嘴，對她總歸有好處。比如這一對來的時候，兩口兒甜得像甜糖鑄的。男的穿白紡綢衫褲，女的穿身緊身馬夾，花邊短褲，一對兒散脚散手坐在窗口前，拍着扇子搖風，唧唧噥噥邊說邊喝酒。這個和愛樣子，真叫人瞧的够受。房東太太也妒忌得要死，爲什麼他們不打呀吵呀！老叫她那隻手，就像給碰在水門汀的牆壁上，沒個縫子伸入去。那女人可也有她那分新娘子似的沉靜和忸怩，不跟左鄰右舍搭句話。也不跟胡先生大聲兒使性子：她就像隻馴柔的小貓兒，挺聽男人的話，挺體貼男人的心。雖然出手大了一點，好吃好用，花錢猶如潑水。但也大魚大肉賠補丈夫的身體，全不讓房東太太沾些兒光。自從上月，他們吵開了嘴，她就突然變了個人樣子。每天三頓小吵，一頓大吵，真把屋頂都吵得擡了去。但房東太太倒滿聽的慣，還在暗地裏歡喜。她這回要等一個機會，攬掇一下，叫那女人拿在她手裏。什麼私房呀舊衣服呀，她總得打些秋風，揩此油。偏是這女人又老成又練達，說起話來，祇有她的，沒有你的，一張嘴就同一輛水車，要

你高興，要你哭，全憑牠發付。房東太太祇好收回這主意，開始討厭她的吵嘴：她真希望她早一刻出門，得早清淨一點兒；也來看着她後影，把後門豁拉拉地合上，算作對這女人發了一會脾氣。

胡大嫂可滿不在意，再抽起一支香烟。兩手插在旗袍袋裏，煽着八字步，走出里弄去。街頭充滿了小販的叫賣聲，充滿了黃包車夫掙扎的影子，也充滿了提籃子買小菜的婦女們的腿子。胡大嫂挺愛這街頭的煩鬧的場面。她彷彿在這條街上聞出了和她血管裏流着的東西有一樣的氣味。她旁若無人的宥着去。

她宥到一家茶樓門前。她又大大方方的走上樓去。

人也全知道，胡大嫂上茶樓不是第一遭。她雖然長在這給四書五經壓爛了的國土裏，有多少勇敢的革命的女子，全都收住了她們自由平等的主張，回到家庭去重新祭起古老的神主，標上了三從四德出賣着靈魂。但她全不知道這些。她在茶坊上抽支把烟，喝

幾杯茶，跟這個男子談上幾句，跟那個女子哈哈一陣，全不算什麼一回事。她高興時候，扯上幾句闊書；她發怒的時候，倒也能一把推翻了桌面，一隻腳高踏在板凳上，指着對手的鼻子，罵出一連串：「娘賣辰！瘟辰生……」全叫所有男子的威權，都掃了地。

但今兒她要跟周大娘接頭一樁事。她倆貼坐在一桌子上，交頭接耳的細密地相商着：

「路子是已經有了一條，可是他們要開合股公司呢。」先是周大娘那麼說了句。

「合股公司？——嚶！那可不行。」接着胡大嫂縐着眉頭回。

「那有什麼呢？——不比是我老啦！你年青力強，不浪上牠七八年——將來別悔死哪！」周大娘拍拍她的肩，像在獎勵她。

「那麼怎樣的兩個呢？」

「喏，喏，這你又問的癡啦！——總是兩個雄的，不就是囉。哦，我給你談吧，一個是瘦長

子，一個是矮胖子。那可怎麼樣；祇是他們問你長包呢，還是短做？」

「長包短做？」這一來，可叫胡大嫂頓住了。她突然感到自己畢竟還是個女人家，她怎麼也一輩子不能彈着烟灰，手指着別人的鼻子，吃講茶過日；跟眼前這個女英雄周大娘比，那竟要差一手了。周大娘已經吃了她不少次的「青春」了呢！「唉！」於是胡大嫂嘆口氣。「那個人沒死，我怎麼能長包呢。倒還是短做，什麼時候都可以，祇要你揸個信來，我準不誤事……」

這麼着，周大娘噓的吹了一下口哨子；嘴子向隣座桌上擲了擲，馬上走來了兩個男子。

兩個男的全都看住胡大嫂。一個瘦的臉上起了層油光，濃眉深眼的，看來倒挺英武。一個矮矮的身段，用花邊闊馬套束住黑色短夾襖，擺動着荸薺似的棕色的圓臉，挺像個賣藝的好漢。

胡大嫂於是堵住氣，叫臉子飛出些紅，拿出女子專門的技術，盡量做出些忸怩的態度：撇撇嘴，笑笑，乜着雙眼睛，往那兩個男子身上瞷了瞷。

「那麼好的，你們一道兒走吧！」周大娘說了句。三個人全都着魔似的下樓去了。

這一晚，胡大嫂回了家可更有她那份傻勁兒，她不再讓她丈夫躺在床上「聽訓」，她一把拉起他，指着他鼻子罵。她還是先來一個「冒頭」，再來一段「戀愛史」。但她這回不再做「結論」了。她跟着他罵，她追着他罵，她就像一隻老貓捉耗子，一陣緊，一陣鬆，全罵的他沒處藏身。

「你個浮屍！你個游魂！你個懶蟻虫！你今晚要是弄不到一升米來，一斤酒來，我準叫你馬上死去！你莫看老娘沒本領！老娘有這一手！老娘天不怕，地不怕，老娘還怕你一隻卵！——還我紅書來！還我紅書來！好讓老娘走路呀！」

男的一邊躡着，一邊搖着頭。他想了一整天，他也想了一個月。他實在沒有出路；他是

摸遍了親親戚戚。倒是今天早上胡大嫂對後樓徐大嫂的那句話啓示了他。他終於黃着臉，破天荒的訥訥地說了出來：

「嫂子，你別呪我啦！就是咒我一輩子，咱們境况也不會好起來。當初，咱們不是沒有好日子過的。銀行關門也不止一家，沒生意做的，也不止我一個人。但我總得給你想法子，明兒我出門去找生意——明兒——我……」

「好的好的！有你這張嘴！」這回胡大嫂彷彿已經把胡先生的臉上麻孔一個個都指罵遍了，覺得好沒勁兒，也就緩下氣來。「老娘記住！老娘不要你多，祇要你明天能賺回半塊錢，就放過你這浮屍！老娘一準堵住嘴！不堵住嘴，才不是人。爹人娘養的——你瞧！」

於是胡大嫂拍拍胸，交着腿子坐下。還是抽出支烟來抽。

第二天胡先生一早就出門去了。房東太太用憐惜的眼光瞷着他，問道：

「胡先生今兒可又上工去啦？」

「唔！」胡先生的臉上每個麻孔都發青，應了聲，慘白着嘴唇正要走出門。但接着又轉過身來說：「呃！老太太，房錢又到月了。再挨幾天，我一準兩個月一起給你，對不起。實在對不起！」他說着，心像給什麼咬去似地繃了繃眉。

下午胡先生哼兒哈的喊着，跟徐大個子回來了。胡大嫂正不在家，房東太太給打開了前樓門，讓胡先生睡到床上去。

「哦唷！」胡先生一把背子抵住床板，就殺豬似的叫出：「痛呀！我不能那麼翻——我不能那麼翻！」

徐大個子點點頭，幫他翻過了身，伏着。胡先生還是哼兒哈的喊着。

「怎麼一回事啦！」房東太太搖着老貓臉，看着徐大個子跟徐大嫂，咕嚕着說話，「我說，我說，一家兩口兒常打常鬧，總歸是禍祟。這時候，胡大嫂子又出了門，到哪裏找去

呀？」

「——哪！」徐大個子開了腔，彷彿洪鐘响徹一屋子。「笑話！笑話！像他那樣的人，怎麼當得了碼頭小工。可是，他今天上碼頭找到我，我們前後住着，可不講這情面。他說，他祇要賺半吊錢就夠啦！他說，他在鄉下這也是肩呀挑的。他說，他現在要練習練習，也可硬朗一點。我就給他搭了肩。我還把箱子多拉過槓子這一邊，好叫他不吃力。哪知道跟他擱了十來趟上那跳板時，一脚溜，他滑到地上，東西壓在我腿上，我可沒什麼，他倒損了腰……噯噯！大嫂！你快去泡一壺薑茶來，給他活活血。再用頭髮在他那腰背上擦一擦，我還得上碼頭去。」

他落後吩咐完了自己老婆，也就頭也不掉的昂昂然出去了。

徐大嫂子這就忙起來，泡薑茶，找頭髮，可沒停過手。可是胡先生喝了一大碗薑茶，還是一個勁兒喊痛。她又問着他什麼地方痛，這裏那裏揉呀搓。

「哎唷！哎唷！」胡先生的叫痛聲，就像一匹馬達，老不停止地整天整夜不快不慢的響着。「哎唷！哎唷！」

徐大嫂子全個晚上守着他，聽他喊一聲，自己心頭就黑一陣，但她還是這裏揉揉，那裏搓搓，低聲下氣的安慰他：

「胡先生！你別心焦！你別喊！胡大嫂子馬上就會來的！她來了，你就得救了！」

「哎唷！哎唷！」偏是胡先生全像沒聽到這安慰似的，每粒麻孔都喊得透出汗，徐大嫂子也拭拭他的臉，却原來胡先生還在偷偷的掉淚。

房東太太着了慌，街頭也去兜過一轉。沒有胡大嫂的影子。她一邊咒着胡大嫂不安家，一邊儘在心裏論算：「滾滾！兩個月房租不會付啦！這叫咱們吃誰的去！」

上了樓，還沒有胡大嫂的影子。十支光電燈，像匹鬼楞着半個眼睛，瞧着伏在床上的胡先生，也瞧着坐在一邊搓着胡先生的腰背的徐大嫂子。房東太太道：回不得，不跟徐大

嫂子說明了！

「不是我小器——不是我小器……！嗚！他病得那個樣子！她一出去就不回來！不是我——我咒，這樣女人賣了她，倒也付得清我家房錢！唉！多半是胡先生爲人太老實……」

徐大個子回家時，瞧了瞧這樣子，知道胡大嫂還沒回來，還叫老葉伺候胡先生，自己弄那吃的去。胡先生可沒說什麼感謝，光叫着：

「哎唷！痛死啦！哎唷！痛死啦！」

徐大嫂子這回是一陣心酸，一陣心恨。一會兒眼淚，一會兒詛咒。她足足守候了一整夜，胡大嫂終於回來了。

她也着眼；眼圈像塗上一層黃蠟。踉踉跄跄上了樓，她聽到自己丈夫在一陣陣的喊，她心裏通過些快感，彷彿姑娘等到了佳期那麼歡喜。

徐大嫂子闖出門去，蒼白着臉，跟胡大嫂說上一大套。最後她還說：

「不得了！整整喊了一夜了！準是腰背折斷了！你快去請個醫生來瞧瞧！別再就誤時光了！」

胡大嫂搓搓眼兒，還沒醒過來。但她馬上來個驚惶的神色：「竟會有這麼一回事嗎？竟會有這麼一回事嗎？」她着急地叫着。但她還是慢條斯理地擺着八字步走進房裏去。

徐大嫂子容易喘着氣，等她說出這一句，也就放下顆心說：

「好的，——那麼你來了，咱們也就沒事啦！」

胡大嫂一進門，就胡亂地把那男人往裏一推，咬着牙齒咒罵：「好呀你賺到了半塊錢啦！別礙老娘的事！老娘這回可要睡覺啦！」

胡先生一時窒了氣，什麼聲音也沒有。這才叫胡大嫂感到清淨安就，她拍拍被單子，挪挪枕頭，也就在另一邊一納頭的躺下去。

現在徐大嫂子就祇聽到前樓發出沉濁的粗魯的鼾聲：

「咕……咕……」

但接着「哎唷！哎唷！」的喊聲又照樣清晰地起來了。

一禮拜的中間，人們就沒聽到前樓那女人的叫罵了。有時是「哎唷！哎唷！我痛死了！」的叫聲直送到弄口，有時是「好呀，你痛死我才開心啦！哈哈！」的笑聲送出窗口。但大半的時候，總是光聽到「哎唷！哎唷！我痛死了！」那種絕望的無援的喊叫聲。

胡大嫂子全不把這當作一回事，雖然這幾天沒到街上去，却也老跟那房東太太去胡扯：

「老太太，你別愁死了他，我才會見天日。那時候，你也不愁房租什麼的啦！我又不是沒見過世面的，那樣的臭男子，要一籬就一籬，要一担就一担。祇是要個好的爲難咯！」

「要個好的！」老貓臉閃出一道綠光來。

「是呀！老太太，你也是個人精啦！次貨是買的好貨總得先定的。——你給我留留意

看。橫豎我不是沒眼睛的，還得我過眼呀——好吧？抽一支煙。」

老貓臉把仙女牌插在癮嘴上，呼的呼的抽起來，邊笑，邊瞇眼，點頭，彷彿說：「全都包在我身上。」

但胡大嫂一碰到這實心實眼的女人徐大嫂子，她的說話可就不同啦：

「叫我有什麼法想呢。米缸裏沒半粒米，什麼東西都當光押光了，哪裏請得起一個醫生呢！」她說着，也用手帕拭拭乾巴巴的眼淚。「雖然我平時咒他罵他，可是我哪裏會不疼他呢！說起來真是該死！自己沒像你家徐大個子那付勁兒，竟要去挑呀搯的。真是何苦來！——不過，男子漢大丈夫，就是損了腰，也不會那麼厲害。也許哪——」於是她放低聲音，扁着嘴：「也許他怕我罵，在故意裝死呢。成天那麼個喊着，好叫你們聽了傷心，轉來罵上我。這壞傢伙，是有那分壞良心的，我要是記起仇來，我真要原媒來，原媒去，給他一個好面子哪！哪！……」

這麼着，她就推開門，一翻身進去，豎起那支筆直的有名的食指，直指着胡先生的後腦勺，咬牙切齒的咒起來了。

「哎唷！哎唷！」的喊聲終於在胡大嫂的食指的指揮下一天天的低弱下去，到了第八天，也就肅靜地停止了。左鄰右舍正彷彿失去了什麼的感到些清淨，但一陣哭聲却又替着起來了：

「啊唷……我的天呀！你怎麼這樣個狠心呀！拋得我個苦命人末怎麼活下去呀！嗶！天阿！我今世因緣淺末結來世呀！我來世夫妻末要做到頭呀！啊唷……我的天呀……」

於是那聲音一停，彷彿大作家提着筆桿想一想，接着，又是文思來潮似地喊出一大套：

「嗶！天呀……你要陰管陰來末陽管陽呀！我咒你罵你末也爲的疼你呀！你有心有眼末莫記恨呀！我準拜部高皇經末送你個盤費呀……」

但三天以後，胡大嫂這手得意文章也就帶住。鬼知道胡大嫂怎麼打發胡先生出門。但誰都可以看到，胡大嫂的房子，可打掃的一乾二淨了。

房東太太的心腔也開了花，她好幾個晚上來叩胡大嫂的門，胡大嫂總不在家。這叫她彷彿從雲頭掉下地。一身的汗毛全在出冷氣。房東太太又跟徐大嫂子咒起胡大嫂來了：

「娘賣格辰，要尋野食吃末，也得早些給我房錢弄清來！成天不見面的，又到那裏吃活食去啦！——哼！瞧我不把她那張「嘴唇皮」割去半邊，不算我希奇！」

但胡大嫂一回來，就跟房東太太擠眉弄眼的做了做鬼臉，又叫房東太太全身發起鬆來。兩個人就馬上拉拉手，息息索索的低低笑一陣，又閃進灶披間裏唧唧嚶嚶談着去。現在胡大嫂可就逢人說起她那對於胡先生的「蓋棺定論」了。

「我可不能沒有良心的。夫妻兩口兒吵嘴，那是歷古以來，作興如此的。我們骨子裏

的恩愛，可又誰知道呢。他呀，爲人又老實，又溫和。他要了我來，也真能疼我。他在銀行裏當出店，一個月裏少算算，也有三四十塊錢進賬，他可沒留下一個私錢，全都交給我，叫我一手調理。總怪我當不了家，洋錢左手來，洋錢右手去。吃呀，穿呀，烟呀，酒呀，我都少不了一件。我是跑跑街坊，用慣了錢的人。我沒留下一個錢，給他請個醫生看看，這真叫我傷心呀！天哪！我全以爲揀到了那麼個好丈夫，可以過他一輩子，誰知道——誰知道：他真這麼年紀輕輕的就死了呀……啊！天呀……！

她說着說着，就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幽咽起來。但咱們跟你打賭，她這麼的幽咽，準不會過五分鐘。果然，五分鐘以後，胡大嫂又有一翻話了。

「但我是個女人家，總得靠男人養活的呀。我又有什麼法想呢。滿了七，還得嫁個人呀！但我不能沒有良心的。像東家女人西家嫂，丈夫的一口氣還沒咽下，「野老公」就來床邊送終了。我是有良心的，我一定要爲他守過滿七。——祇是像他那樣的丈夫，往那裏

去找呀……準叫我打着燈籠也沒處找了呵！這真說起來叫我傷心哪……」

照例胡大嫂一說到傷心，也就帶住，生怕自己真的傷心得要死。胡大嫂爲安慰自己傷心起見，還得對人說明自己的爲人：

『——你們別以我這張嘴巴太鋒利啦！那是娘生成我這張薄嘴唇，叫我也沒法。可我的心是挺那個的。有個好丈夫，我也曉得疼他，愛他，伺候他一輩子的！你們給我留意着呀！我不會沒良心，不知道報答的哪！唉！一想到他生前待我的好處，我真想一輩子也不嫁人呢……一輩子……』

人們在胡先生死了一禮拜後，早已熟記胡大嫂這一套話了。要是碰到個街坊上的野孩子，你問他胡大嫂近來說些什麼話，他準會把上面那些話一句不漏的背誦給你聽。但兩禮拜後，胡大嫂不再說這話了。一早上，她起來，抹抹粉，塗塗胭脂，把自己打扮得年輕了十來歲。她禁不住笑出來似地拖着雙拖鞋走下樓去。

「噯！房東太太！她瞧到那隻老貓臉就使個眼風說：『今天我家先生要來囉！這裏是前欠三個月房錢，對不起，請你收了吧！』」

「啊！房東太太可發了昏。但還撇撇嘴，想說什麼。可是漏風的癆瘵子，怎麼也不聽她的話。房東太太接了錢，生氣似地屁股一扭，逕向自己房裏走去。」

沒多一會兒，就有兩個男子來叩胡大嫂的門。長瘦臉的那一個，脅下挾了兩瓶陳紹興。矮臉的那一個，手上捧着一大包陸稿薦的出品。他們邊說邊笑，一個勁兒進了房門。胡大嫂也着眼往那兩人臉上瞅一瞅，還是堵住氣，直從頸子紅到腦門，裝個新娘子的忸怩樣子。

澆香膏的婦人

『耶穌在伯大尼長大麻瘋的西門家裏，有一個女人，拿着一玉瓶極貴的香膏來，

趁耶穌坐席的時候，澆在他的頭上。』——馬太福音。

她並不屬於深思善慮的那一類婦人。雖然受過了相當的一份教育，智識却並不作她憂鬱的酵素；她還保留着一份山鄉裏女人的素樸和純真。所以有什麼事情，或是問題橫在她面前，她就沒法打發。且也不想打發，把自己當做沒舵的船，拋在問題的中心，任着問題的展開，讓自己漂去。

然而她是大家庭裏長大的，她却有關於人情方面的熟習，接待一個客人，或是親戚朋友，她都給他們一付相當的禮貌，安排得落落實實。且有時，還顯得過分客氣一點，使客

人或親戚朋友，都於感謝之餘，反而覺得不安了。丈夫跟自己一個老朋友感情的破裂，其最初的原因，似乎也在於她這一點上。

「我總覺得你待他太過分了一點。」丈夫每每碰到她對自己老朋友親密處，有點超越了她應有的地位時，不免要發些脾氣，接着便這麼地帶着付可憐的聲音說，「無論如何，他是我的朋友，而你應該守住朋友的太太的地位呀！」

這缺乏西方人社交習慣的丈夫，使她聽了這話，常常會發生一陣寒慄。但她並不作進一步想，以為這是丈夫限制了她的自由，連讓她接交一個男朋友，也不允許的。她總自己檢點着自己一切的舉動，覺得也並沒有什麼過分的地方。

「是你的好朋友，便不應做我的好朋友嗎？」有時，她那麼地回了一句。「要是我是你的一個可愛的妻子，而他確實又是你要好的朋友，那麼，我隨着你和他要好的程度，去接待他，我可太過分了嗎？」

丈夫到此似乎也默然了。但心裏總有一層芥蒂。自己也不大明瞭，這種不很高興的原因，妻子的話，似乎也不錯。

「祇要你守着這一個分寸就好了。」丈夫照例在她安慰下，從一付可憐的神情下，回復過來。「我祇怕——祇怕你們會走到那一條路上去。」

「那一條路？」於是她吃驚地笑了。

「不就是戀愛那一路嗎？」丈夫是個不懂什麼修詞的人。「現在時候，青年男女間，戀愛的事情，已經成爲疫病那麼地蔓延着，我怕你也染上了……」丈夫在有了妻子的現在，似乎是個反戀愛主義者。

「我和誰呢？」她也知道裝裝。『我和你不是已經戀愛過了嗎？』

「但你還可以和子政再鬧一次戀愛呀！」丈夫說時，頗顯得粗魯可愛。同時，也顯出一分男子佔有性的囂強。

「哦哦，哈哈！」她放大聲音，然而是不自然地笑了。「原來你是在吃醋呀！」

她說着，悄悄地走到院子裏去。站在葡萄架下，攀住一枝桃樹的枝椏。墮入一種怔忡狀態裏。

打從頭想，她跟子政，是不會有過那樣的意念的。至少在今日以前，自己還不會想到過這點。子政對自己，怕也未必有什麼妄想。她十分明白，就是她和作君底結合，在這風氣多少不免閉塞的N縣，每個人莫不站在結婚席上，以「自由戀愛」這一個嶄新而又漂亮的名詞，來相慶祝的。但到如今，她實在還不知道戀愛那兩個字的內容，應該如何給它確定下來。要是說戀愛是發生在她愛着作君，作君愛着她這一個連環上的；那麼她實在說不上是曾經愛過作君。至少那時，她決定和作君結婚，並不是爲了她愛作君。三年前，作君死了妻子。在一個偏僻的縣城裏教書。她到他學校去參觀。偶然因那學校裏教員中有一位是她的表兄，由表兄的介紹，認識了作君。且多少於教育和作君談上幾句話。過後，

她於作君，也並沒有什麼一絲一毫的牽掛和記憶。然而她一回到所服務的學校裏，作君的信也來了。她對於這信，感到有點突然，沒法應付。在學生時代，也聽到有不少同學和校外男子通信，且大家都把這些信，叫做情書。狡黠一點的，還爭着要看情書，而她却總覺得這有點多事。現在她居然也收到這一類，有似乎情書的信了。而這信裏，於欽佩她教育見解多麼深邃之外，照例還加上幾句對於她德性和品貌的贊美。如其那男子一定要她回信的話，她似乎也祇有照原信抄了一遍，把稱女士的地方，都改作先生，也就很得體了。然而她有點懶，不願意那麼做，回信也就一天兩天的擱下去。擱到第三天，第二封信又來了。這信裏口氣，自然較前信稍淡。且鄭重表白，作君於她並無何等奢求，祇望和她常常討論些教育上各種問題，使自己所奉的事務，於社會得有更多的益處。方不負教育爲我們的宗教這一個主旨。但於結束處，却又以千叮萬囑的口氣，要她回復他一封信。

到此，她有些心動了。也會展開信紙動筆寫過。但一種回憶，那些擺出無賴漢神氣，瞞

瞿地打着哨子，往自己學校門前經過的，她讀書時代所碰到的男學生，使她又感到些微的厭棄。終於她又遲疑起來。一天二三天，作君的信還是不會回。而第三封表示有些兒失望的信又來了。

接着還來了她那表兄的信。

「請你回他一封信吧！他現在是成天的哭泣着呢！」

表兄的信是那麼爲他哀憐地寫着，且跟她打開：他是在愛着她，問她愛不愛他。「如其愛他的話，在一共努力教育事業的路上，他是可以做你一個有益的同伴的。」

問題展開在她眼前。她一點也想不到應付方法。她那一付脆弱的，不肯讓別人爲自己嘗到過分痛苦的心，使她屈服在這事實的鐵圈裏，怎麼也不敢轉動一下。她竟相信，這似乎也有運命安排着似的。她在這運命前，屈服是她的本分。她竟好像看到，作君從遠遠的偏僻的縣城，跑到N城來看她，涕泗交流地跪在她面前，要她慷慨地答應，賜予他一份

應該賜予的東西。

本來不很明白自己的親生父母，而把她帶到N縣來的父母，却是個已經不用寄父母的名義把她作爲親生那麼地養着的。可是父母一經死去，大家庭裏的兄弟伯叔之間，却逼着使她知道這件事實。她是個不明出處的女子了。做母舅知道這一點，多方設法，使她受到一份相當教育，叫她長大了，不讓別人在大家庭遺產這一糾葛裏苦了她，而能卓然自立起來。但她一知道這個隱秘，孤苦的暗陰，總時常閃過她腦子，養成她一份多少以能安慰些別人，也算是做人的義務，那樣的慈仁的心。扶助孤弱，接濟貧困，自自然然地成爲她道德的鐵律。

『那麼，我竟有這麼忍心嗎？讓他那樣地成天哭泣下去！要是有什麼三長四短，我就是殺了他嗎？』

她覺得寫信給作君，成爲一種必須盡的義務了。

她回了他的信。且信裏又不缺乏種種溫慰的口氣。

男子終擺脫不了幾千年祖上遺傳下來的一份貪饞。所以與其說男子是土做的，女子是水做的；還不如說男子是狼，而女子是一塊肉。狼於得不到肉之後，才罵出了「女子者禍水也。」那樣的話。她就是這樣一步步把自己送近那隻狼口裏去。然而她却並沒看到這一現實，她在似乎應該愛護——或者說是憐憫——作君的名份下，和作君結婚了。而當時在這多少還籠閉在舊道德下的社會上，却全以他們開戀愛風氣之先來讚美她。她有點茫然了。

日子是那麼容易地吹着落葉過去。秋已經在他們結婚生活中挨過了五次。到現在作君却嚴重地提出了她和子政的關係。且懷疑她和子政的交接中，有戀愛成分。這使她怔住，有點難解，但也使她猛然地醒悟過來。

「也許有點兒吧！」她靜下來一想，好像被作君的話催眠了似地，感到她跟子政不

免多少有隱祕的意味。「也許有點兒吧！他是那樣值得人們憐憫的。」

說子政值得別人憐憫，而子政却是不須別人憐憫的。子政是個飽受了這時代所有的困壓，而堅毅忍耐着，永遠沉默寡言的一個青年。且對於女子的交按，常常會感到些促與不安，像個無處躲避不得不抱頭獸住的兔子。

她認識子政，是在和作君結婚後的一年。子政和作君，那時都在一個暑期講習所裏聽講。子政對於這聽講本來是淡然的。學問的求得，在子政，是在於自己的思索。看住天，子政會想出天以外的一切，雲霞的變幻與寒暑的更易。看到人，子政也同樣要想到人與人間的一切畸形的關係，與夫社會的榨取的機構。少時，就因聽到賺錢的，盡是些不用作事的人，而拼命作事的却賺不到錢，這些故實而發生感慨，且常常自誓要把這種現象倒過來，作為自己一生的事業。這些照例說些如何去教育一個安分的公民的講演，對子政毋甯說有點兒頭痛。他之所以留下在這講習所裏，是想找一找，在這集會中，有沒有和自

己抱有相同的感想的人。一個人的力量太孤單了。必須有多少聚立在這感想前面，那麼雖然是飄渺不可即的希望，也會有萬一把握到的機會。而意外的，子政却因作君認識了她。

「她是清芬！」作君介紹時，抱着一種無上光榮的態度，「他是我十年老友子政。」

「呵！就是你嗎？子政先生。」她漫然地說。「那不是你常常跟我說起的子政先生嗎？」子政第一次給她的印象，便是忸怩得和十七八歲的女子差不多的羞怯。

「嘻——」子政低微地笑。不再有什麼話了。

以後，她從獅子橋走到講習所來，路中和蹣跚地一邊沉想一邊走着的子政碰到，她也親熱地招呼過，子政在講習所樓上伏着欄杆沉思時，她從樓下走過，也跟他點頭微笑。她覺得像子政那麼沉默而思慮深深的人，一定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要不然，為什麼不勇敢地看人生，在自己盡可能的力量上，找出些做人應有的而無妨於大體的快樂嘗

實呢。人總應是快樂的，雖然境遇是過分悲苦了。但撇却悲苦處，却也尋見快樂了。

她又覺得使這樣一個勇於憂鬱的男子，多少開些心，也是她的義務了。她就和作君提議約子政游湖去。

那湖是在這個講習所前面，並不怎麼廣大，却是個曲折有致的湖。

太陽已經在炊烟中沒下去了。晚風在湖畔草叢中竊語，漸漸從天邊一角上，月亮露了半個的臉。

堤上的行人，花間蛺蝶，那麼的多；短的白衫飄着，蒲扇拍着，笑語聲軟軟的，向湖中送着。子政却如個努力的老大，那麼地，站在船尾搖着櫓。她和作君，坐在船中間，把着槳。

船划過了獅子橋，是一個較大的湖面了。湖兩旁的景色也漸漸朦朧在月光裏；湖濱西園的瘦竹，成叢地把它們瘦怯怯的影子，送到碧清的湖水裏來。

「放下槳來，讓它隨便流去不更好嗎？」她回過頭來。「喂？子政先生！」她這麼的叫

着。

「工作是快樂的，我情願那麼搖一生的櫓。」從子政苦笑，的嘴上洩出殘蟬那樣的嘶啞聲。

「然而也得有讓自己休息的時候。」作君却帶笑作着辯白。「蜜蜂有他自己應該過的一個好冬天哇！」

「不。我是感到一種壓迫，我需要發洩。但我還沒有求得一個正當發洩的路。但我總希望我的一生，也能像今晚一樣爲了一件工作，一種目的，用我的力量搖着，搖着，把這船搖遍了湖底角角落落。月亮不是我所需要的，湖光水色亦不是我所需要的，我所需要的，是難言之隱！」子政平日雖常守着沉默的態度，但他並不是一個不善詞令的人，他一邊搖着櫓，一邊滔滔地這麼說着。

「但是，我以爲，你還當用那一份快樂心情，來追求你底目的呀！」她似乎知道子政

底難言之隱是什麼，然而她却很不明白是個怎樣的內容。「我以為子政先生應該樂觀些呵！」

「樂觀嗎？我也想。」子政還是在努力搖槽中回答：「清芬女士！我也不能自解。我總覺得這時代，給予我以絕大的重壓，不容我過分——不，毋寧說是，不容我絲毫——樂觀。我覺得大風雨的前夕，人們是沒有貪睡的餘暇。我是個小學教員，而且在一個牛欄改作的小學校裏，當過單級教師。我打發了不少的精力，在這上面，而我一無所得。我所處的小村落裏，不曾看到一個歡快的臉；所有的小學生，也盡都在黃瘦與殘喘中，洩出他們的低弱的唸書聲。而我又是個自耕農的兒子！父親是在他底堅苦的工作的掙扎中，早年夭折了。母親的兩眼，在縫紉中老了……鄉村的一切，都沒有我兒時的活潑與光彩！我還那能用一份快樂的心情，走上我人生的大道嗎？清芬女士，也許你不了解我吧！但我自己似乎在黑暗的摸索中，找到了一條應走的路了，這也許能叫我應該快樂一些吧！」

這一席話，使作君不得不感到茫然了。作君完全摸不到子政意旨底所在。而她呢，却又在仁慈的心腸裏憐憫着子政了。

「也許打從這時起，我已經感到子政底可愛了。」她藏在意識下的憐憫，不自覺地使她於接待子政的種種方面有過分之處。而做丈夫的作君，又看到她過分，把這過分處一挑破，反使她真的感到自己確實有些愛上子政了。

果然，這時代正如子政所敏感的，來了一個暴風雨。而遭一個暴風雨，又不曾爲子政開一條堂皇的可走的路，暴風雨的正中，固然誰都窒息地生活着，但誰總盼望着，暴風雨後會有一個光明的晴朝。而事實偏偏相反，黑暗的長夜代替了那個晴朝！子政也曾被巨雷所襲擊，險些兒死去！也曾爲閃電所追躡，沒有一個躲處。子政那付瘦削的形貌，嚴肅的態度，沉默而堅實的言談，和他那像臨殺的鴉魁，情願砍去頸子，却執一地咬住筷子不放的倔強的個性，在她心中，益發成爲可憐憫的對像了。如其說：可憐的人便是可愛的人，那

麼在她一生的遭遇中，再也沒有比子政那麼可憐的人了……

從牢獄裏出來。子政底一頭長有二尺的黑髮，使她禁不住哭了。她叫丈夫帶子政去剪髮去洗澡，且從箱篋裏揀出丈夫最淨潔的衣服，讓子政穿上。催廚子爲子政預備了最合口的小菜。最後，還深夜爲子政裁製了一身適身的長衫。

「外面風聲可還不行呢。」子政在作君家僅僅住上二天，作君便匆匆從外面跑來，送了這樣一個消息。「雖然是暫時給保出了，但另一方卻又來了一個電報……」

「是的。」子政攔斷了作君的話：「我早預備走了。我知道，生在黑暗裏的人，還當在黑暗裏活！我不想見這偽善的光明的天日，牢獄是我的家呵！我應該走了！」

「那麼，那麼，作君——」她却發抖了。「你不可以爲他——爲他再盡些力嗎？你向××處去去求情看。讓他安分地過些日子吧！」

那時的作君自然還肯爲朋友，也爲妻子，再一度跑出去，爲子政設法。而子政却苦笑

了。

「清芬姐！子政知道爲自己入獄，她已經三天不會安心地吃過一頓飯，淚是拌着苦湯喝的。所以這時他突然這樣的稱呼着她。『你想叫我安分嗎？我自己可不能叫自己安分呀！』幾年前你叫我用一份快樂的心情，來打發眼前的一切；而我回答得你的是黑暗中的快樂。現在你叫我安分，也許我能一時安分了。然而，生長在這苦痛的社會裏，也應該允許我叫喊幾聲呀！」

「那麼，那麼，你何妨到南洋或是到日本去一趟呀！」她總爲他處處往安全方面着想。

「可是我沒有這分福，哈——」子政用那從沒有過的那種晶瑩的兩眼，仰看着她慌張的臉。她那圓圓的眼上，松針那麼粗的睫毛，映入在子政漸漸要滴下來的淚中。「這麼做，我怕不會折福的嗎？我是個小農的兒子，我應當守住小農兒子的本分。我於這社會，

沒有過分的想望，也不需要過分的優待。而况我明日起程的盤費還不着落呢。」

「別那麼自綏也別那麼擔心了。」她回過笑來；然而顫着唇，也顫着聲音。「我早已爲你安排着。」她說着，從衣袋裏拿出了一疊鈔票，「祇要你給我一個固定的通信處，我是可盡我能力幫助你的。我知道你有你的志趣，難道我還當阻止你嗎？不過，不過，我們不可以常常在一塊兒嗎？一塊兒過些安分的日子。我是這麼想，我所以那麼說了。固然，我知道，你能從不安分處，立定你脚跟，那麼我們也許有些什麼希望吧！」

子政這回再也忍不住淚兒往下掉了。他沒法表現他對她的感激。如其她不是子政朋友的妻子，子政也許會對她有些什麼。而現在，子政却祇能把頭一點兒一點兒低下來，緊瞧住自己放在地上的兩腳。

「不過，你別對他說。」她接着又輕輕地說「這全屬於我自己的一些積蓄。我是個沒有爸爸和媽媽的人。我像掉在路上的石塊，也許是爲了礙腳，也許是爲了討人歡喜，把

我拾了來的。我總算沾了人家這一點點的光。受到了相當教育，且還留給我一份數目不很大的遺產。我從自己身世着想，我覺得幫助別人是我的義務，而你呢——」

她聲音有些啞塞，她也終於止不住自己底淚兒往下掉了，直等門外的剝啄聲起來的時候，她急跑到自己房裏去！

消息，正合子政的願。就在那晚，把子政送到S埠去。

丈夫終究有做丈夫的心事。今晚對她發脾氣，對她說出那樣的話，實在也是難怪的。『可不是嗎？我竟也陪着他淌淚呢！我也許太過分了！然而像這樣的一個有靈魂的人，可不值得我愛他嗎？』

葡萄架上的葉子，颼颼作響，晚風吹滿了小院子。她癡癡地站了老一會。這是她一生中用最長的時間，來思索一切的第一個日子。然而接着這一個日子下去，她却緊緊地為一種失去了什麼似的昏迷所籠住了。

她時時記住着子政。她而且把子政和自己丈夫時時加以一個比較。她是有一份公平的心來下判斷的。丈夫所缺的，似乎也就是子政所有的；子政所缺的，似乎也是丈夫所有的。她在某些點上，憐憫她的丈夫，而又在某些點上，愛着子政。子政不是這個現實社會的人物，這是她所知道的。而丈夫太執着於現實，連過現實稍遠一點的地方，似乎也不屑去想到似地。這也使她有些氣悶。但她同情子政，這個現實社會下非現實的一切舉動，而自己似乎有些不易追蹤，也就覺得還是和丈夫暫安於現實爲是。同時，又爲了子政怕再有什麼意外的遭遇，使她苦痛着……

她是陷在困惑中了。然而她還能平平安安打發日子過去。

子政去後，她雖然不會盼望子政會回來看看她，但她對於子政的信札是異常注意的。子政也不遺忘這一件事，在他的黑暗地獄的生活中，也每月必須讓出幾個鐘頭，來寫一二封信給她或作君。這樣一年的光陰匆匆地過去了。到第二年春上，子政竟兩個月

不來信了。她十分奇怪。她甚至於寫信到那個寄錢給子政去轉交的人那兒去問。回信是淡淡的說：「子政現在不大到我處來了。但還有來的時候。」於是她稍稍放心了。然而想見見子政的意念，却一天比一天堅固起來。且把這意念寫信告訴子政，說不定自己會在不久的日子裏，到S埠來。

「是不是你還一天到晚用着你搖櫓的精神呢，我覺你應該節制一點呀。路是長的力量是要適當地打發的。要不然，你是不會搖遍湖底角角落落的。我現在覺得，關於這一點，我有管你的權利，子政，你以為對嗎？要不然，我也要幫你搖一搖的。我不應該太安閒了。我現在想，我也應該有那一份勇氣。而且也許已經有了。不知怎麼的，我對作君，現在感到些嫌棄了。不，我不應那麼說，我說作君是沒有箝制我的勇氣的權利的。你允許我也來試試看嗎……」

信是那麼婉轉的寫着。待信剛剛轉到子政的手裏，而她却也借了一個名義，跑到S

埠來了。

子政從那轉信的朋友處打聽到她住着的旅館。知道她是率領了幾個學生來旅行的。

「你能帶我到你家去看看嗎？」在她和子政一同出了旅館的路上，她關頭就對子政那麼問。

「我是沒有家的。」子政還是那麼瘦黑，那麼沉着。

「我是說你的住處呀！」

「我是和別人住在一起的。恐怕不能得到他們的同意。」

「那麼也罷了。」她歎息了。接着她軟弱地說，「我一看到你穿了那麼一件破夾衫，我就想起你住的地方，一定不會怎麼舒適的。我忘不了你的是你的安全，和你的起居飲食。我常常會在吃飯的時候，想到你們咬大餅過日子之苦況。我便什麼也不想吃了。我常

常跟作君剪裁衣服的時候，會想到你現在是否換了綿袍或是什麼；我就不忍把自己綿衣穿上，我不能盡量的幫助你！我又不能時時在你身邊，照料你的衣服飲食！那真是我應該抱歉處。但你總該知道我給你的信裏，是如何叮囑着你呀！

子政默默地夾着她手臂，默默地聽着。終於又低低地說了。

「我這件衣服不是很好了嗎？而況又是你親自爲我剪裁的。我不感到冷，不是已經盡了衣服的作用了嗎？」子政的語氣冷而且硬，使她慄然了。但一回看子政那付誠實的臉，她又笑吟吟的說：

「子政——」

「什麼？」

「我覺得我也能勇敢呢！」

「你嗎？」

「是呀！你能給我一個勇敢的機會嗎？太會自己打算的人，是可恥的。我實在爲作君害羞哪！我近來可不大喜歡作君了呢！」

「我以爲你已經盡了最大的勇敢了。」子政把她挾過了四馬路，進一家小吃店去。他們上了樓。她面上露出子政所絕未看到過的處女的光榮與淨潔。

「爲什麼你要這麼說。你別譏笑我了。我想跟你們——」

「因爲爲了你，使我有更大的向前邁進的勇氣。但，那且不必說起。」子政於是緩緩地說出，「你剛才一看到我，你一定在奇怪吧！這一年來，你寄給我這麼多的錢，你以爲我總當穿一件像樣一點的衣服來見你了。可是我穿着的，還是你爲我手裁的，一件破衫。但你要知道，我們有了你，却誰都有一件粗衣服穿，誰都不缺少一份大餅油條過日，誰都不致露宿在馬路弄堂裏。工作是隨人的本分的。你不能強我來做你的一份，正如我也不想強你來做我的一份。我們這樣的維持下去不很好嗎？」

她呆住了。她覺得子政的話是對的。雖然她接濟子政，她是沒有料到這一著。她是可憐子政負擔着一時代的苦悶，從此愛上了子政。愛上子政所從事的工作。她想改變一改變她和子政這永遠不離的關係，作爲一個母親那樣來照顧子政，同時，也得更前進一步，不至老死在作君身邊，使自己永遠做一個爲自己打算的人。

「不過，我總可憐着你。叫我無論如何也放心不下。」她於是囁囁的說。接着，又從手袋裏交給子政一疊鈔票。「現在，你既那麼說，我應該聽你的話。我想，我祇有聽從你的話是我的出路呵！我很願你，和你的朋友，都有個安全的日子到來。」

「清芬！那麼，你決定了。」子政突然以一種淒切的音調說出。

「我聽從你的話呀！」

「你決定不能和我在一塊了嗎？我想，我們中間似乎——啊……」子政伏在桌上

了。

「……那麼，你——」

「是的。——這樣，我們不更好嗎？」子政像克服心理的一種襲擊，仰起頭來說。「讓我們今宵小醉一下吧！明天，我會到碼頭上來送你。」

於是她用手帕拭一拭自己濕潤的眼，開始淺淺的笑了。

「子政，你別記着我呵！我們總會有再見的日子。你能常常給我信嗎？那在我便一切都安心了！我將回去每日祈禱你們的平安呵……」

……

這一次的會見，使她對於子政增加一份更多的認識，同時，使作君也增加一份更多的懷疑。作君不但常常要監視她的信札，且過後又因發見了經濟上她對子政的接濟，作君竟用眼淚來煮沸她的心。至於她，對於自己丈夫，根本沒有過什麼奢望；但以爲丈夫總也能隨着這時代的變遷，一點點的偉大起來的。然而這不能不說是她的癡心，在作君確

已無法叫自己從狹窄的，自己爲自己造成的小世界中打出來，用一種較遠的眼光，看那展在面前的一幕。他祇有從私心上來估量妻子這種頗以爲超越地位的行動。一等到達浮在現象的表面事實給發見了，於是於金錢損失的傷痛外，還以爲一個妻子對丈夫應該保持的貞操，也喪失了。這貞操比較金錢，自然有更應寶貴和獨佔的理由，然而做妻子的她，在他看來，却都是輕易地給打發了的。這在他確是一幕最傷心的悲劇，最不幸的悲劇。

可是她並不了解丈夫心裏悲劇的意味。雖然一顆軟弱的心，已經給丈夫的眼淚沸痛，但她還覺得應該更努力的幫助子政。而這幫助不僅是她自己的本分，且欲勸丈夫也來一份。

「你不應這麼做的。」她假裝倔強地說。「如其你能不忘却子政，那就無須我記起他了。你應該想想，一個搖船的，搖着一隻並無十分把握的船，在大海中，在漫漫長夜下，在

排山搗峽的險浪上長征。他們不缺少力量，也不缺少勇氣。他們祇沒有錢造一把結實的櫓，或是沒有一個燈塔，透一線光引路。爲了這一船的生命，爲了搖櫓的那付心腸，你不應該給一枝櫓，或是一星燈火嗎？如其你是能力做得到的。」

「不，不。」丈夫十分生氣似的。「沒有倒覆的船，沒有險惡的波浪，就也不成其爲大海了。我不歡喜這種姑息。」

做丈夫的意思，却並非故意歪曲。他本來是想把這世界讓給自己一個人管領的。

「所以我以後絕不許你有跟子政一分一毫的關係！」

丈夫最後的結論，使她不得不淌淚了。然而她又不能從丈夫身邊脫離了去。且有時，還憐憫丈夫這種粗直和愚昧。丈夫也有丈夫的想頭。想從自己，作爲一個起點，造成一個歷史的系統，處處爲自己子孫打算，這本來是幾千年的中國習俗道德，丈夫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安于平凡也未始不是辦法，她一切都饒恕了丈夫對她的那些男子的橫暴與粗

蟹。她還是盡量在技術上做些工夫，不露什麼破綻，一邊安慰着丈夫，一邊安慰並接濟着

子政。

又是一年的過去。是一個陰雨的春天的早上，從N城一個小旅館裏打來了一個電話。

「你是誰呢……啊！是你嗎……怎麼？！我即刻就來……」

她放下電話，連氣都喘不過來了。她看看丈夫已經上他學校去了，便匆匆僱了一輛人力車，往那旅館拉去。到了那旅館，她找到她從電話中聽到的房間號數。門是緊緊的閉着。

她輕輕地打了一下門。嬰孩的哭叫聲在門的開啓時送了出來。一個更瘦了，然而穿着一件頗爲整潔的工人服的子政，出現在她面前。

「啊啊子……」她險些兒叫出了名字。她立刻倒在一張不很結實的椅子上。子政

忙給她抱住。且一手關了門。

「清芬！你別驚忙，」子政還是那麼穩實的說。「我立刻就要動身的。昨晚趁船來，下午要趁車打向省城過，回到S埠預備一下，要向另一個世界去了。我這次惟一的目的，是送這個孩子給你養的。」

「這是誰的孩子呢？」她稍稍鎮定自己無力地說：

「就是我的。」

「是——你的？」她底眼輪一圈圈擴大了。她莫明其妙地感到一陣昏暈。這並不是爲了子政從她手裏失去的一種妬忌，但她總覺得子政的兒子來得太突兀一點了。

「你以爲我不應該有個兒子嗎？」子政窺看她這一份心事。「是的，我們是不應該有兒子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們不能把他養大。然而，清芬，我在一想起你時候，我却有理由來養下這個孩子了。清芬，人並不是怎麼神祕的東西。誰沒有一種本能的欲求。而且這

本能的欲求，似乎是要跟人類遺一名詞永遠持續下去的。孩子，便是我本能的欲求發洩時偶然的結果。我們在這社會裏……」

子政不會說完，嬰孩又哇哇地哭了。

「不，子政。我一點也不怪你。這是應該的。你應有一個孩子的。而且你們的孩子，一定比你們更優秀，更是個社會的重要素質。你們要是沒有孩子，難道讓自私的種子佈滿世界嗎？」她從她那付仁慈的心腸上，又恢復了她的理性。「可是，可是——我們總還是永遠相愛的呵！」接着她又有些什麼欠缺似地說上一句。

「是的。清芬！我愛你，而且永遠在心裏愛你。」子政有點失却常態了。「但正因爲這，我却不敢愛你了。你去年要跟我在一塊，我不會接受你意見。也許我太自私，我不敢在這危惡的風浪中，把你跟我一同毀壞。也許我那時允許了你，而另一方面，却又毀壞了我十年來不曾稍有一點芥蒂的好友作君。我和作君所處的世界是不同的。但我沒有毀壞他

的決心，這也許我太玄學了的地方！太不澈底的地方！然也正是我憂鬱的本質的姿態。清芬好了！這是我應該走的時候了。讓我吻一吻你！結束了我們的六七年來的宿願吧！

這嚴肅的子政，這時，却突然熱烈地抱着吻她。她全身軟軟地委在他臂抱裏。終於子政又突然放手，將孩子交給了她，促她急速的回去。

「回去吧！以後我將在另一世界中生活着。希望我們永遠各自紀念着。直到我們的另一世界擴大到作君的世界上來的時候……」

她軟弱地乘着原車回來。她連自己手裏抱着個孩子，也不知道了。她全以為自己還軟弱地委在子政身上。直等車子回到自家門前放下，她才俯下頭來疼一疼這突來的嬰孩。

中上丈夫回來的時候。她說：「我竟也拾了個嬰孩，在那西門路上。爲了自己是個被人捨棄的孤兒出身的，現在居然跟你養了幾個孩子了。你可允許我養下這個孩子嗎？」

丈夫皺了皺眉，想起了另一件心事，商酌地說：

「但我有個條件：你允許我，我才允許你養育這個孩子。」

「是什麼條件呢？」她憂鬱地說。

「要你和子政斷絕一切的關係。」丈夫堅決而狠厲地說。

「那麼好，就把這個孩子來代替子政吧！我叫他小子政，我也準備忘却那個大子政。」

……

她在臉上掛上了笑，然而似乎又要笑出淚來了。她軟弱地說。

丈夫照例又皺一皺眉，默然。

從這天起，她打聽起過去一切的懷念，專心專意地爲服侍這個孩子而活下去！

——耶穌說：你們爲甚麼難爲這個女人呢，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馬太

福音。

悲劇的性格

靜之爲了投考蠶業傳習所，從甯波出來寄住我家裏。

「怎麼一回事啦？不是聽說你在沈先生那裏教書嗎？」等她行裝稍稍安定後，我就那麼問。

「沈先生跟我有了解見，中途辭退了我啦——我這回來這裏，是……」她說的很模糊，要不是把報紙上的廣告交給我，我是不會聽懂她的來意的。

「唉！怎麼祇有你這個人，到處會給別人合不來呢？連沈先生那麼個爽直的人，你也

「她誤會我了！她誤會我了！」她接着說，彷彿要哭出來似的。

我沈思着：自從老董被槍斃後，這位勇敢而不顧一切人非難的沈女士，就把一個女

兒拋在家裏，自己隻身跑到杭州女子體專去讀書的。所有的學費，全是幾個老董的朋友和她自己的朋友湊集的。在她讀書期間，人們照例按照現社會種種的習慣法則，放出種種的流言來。但勇敢的她，並沒有因此輟學。她彷彿沒有想到爲老董履行必須履行的義務，她望望自己的遙遠的前途，她要活下去，她就很和善而陽氣的交接朋友。畢業後，她終於在一個小縣城裏當了女子小學的校長。靜之是她跟老董同居時候的學生。師生間的情感一向是極其融洽的。就從個性上說，慧直處亦有幾分相同。怎麼倒會發生誤會起來了呢。

自然，一個人是不會沒有理由來辯護自己的。靜之的解釋，在我祇能存疑。

「我總覺得你近來的性格越來越剛強了。」我帶着兄長的口氣批評她。「性格剛強，並不算壞，祇是你一到那裏就會給那裏的同事，吵嘴，打架。最後還是叫你滾蛋！這麼下去，你——」

我咽住了。我突然想到她的性格，也許受了七孀的遺傳。七孀在我們這一傢裏是著名的潑婦。大概因為是死了丈夫吧。帶着一兒一女嫁給了七叔之後的七孀，不特日夜眼不爭氣的把一切傢具當兌喝酒的七叔吵嘴，打架，就跟妯娌鄰里之間，也一樣用吵嘴打架來對付的。我疑心她是帶有些壓迫狂的。現在我竟在靜之身上也尋出她母親底影子來了。

「那叫我怎麼辦呢？那叫我怎麼辦呢？」靜之還是辯護着。「我走到那里，那里人就要欺侮我，壓迫我——就要跟我吵嘴，鬧架。我又怎麼受得下氣呢……」

「大概跟你吵嘴，鬧架，全多是你們女同胞吧！——這也可以說是同性相拒的物理上的定律底應用了。」

靜之張開了大眼，不懂我後面這一句話，長瘦的長子，就在我面前幌着走。她還想反抗我的意見，還想找適合的話來駁斥我，但她困惑着。她沒話可說。實際上，女子和女子相

處，越會發生意見，那是不可否定的事實。因為這社會叫女子全向多心，猜疑，陰險，而狹許那一方面走去。「男子氣」成爲一個好意的贊美的形容詞以後，那麼「女子氣」這形容詞的意義也就不可想象了。

「不，不，那麼，我跟鍾先生爲什麼合得來呢？——她處處愛護我，處處照顧我……她，她，沒有了她，我被他拋棄到現在，我還能活得下去嗎……」

這叫我吃驚了。我簡直忘記了靜之原來是個棄婦。

「唔！我支吾着。」

靜之的丈夫，就是我的學生，我不知道「高足」兩字怎麼解釋。但照習慣使用法，這兩字是可以放在我們的關係之間的。他家裏頗有些資產。在小學的時代，他就愛讀舊詩。到了中學時代，他能寫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說。而且也寫得不很壞。因爲那時的文壇，支配着一種新浪漫主義的風氣。筆底如其少了「流浪」「悲哀」「淒切」「心旌搖曳」

以及「酒」「女人」那簡直無法成爲一個文人的。而我這位高足，在這些地方，實在高過我萬倍。一九二七年的大風暴，把我和這位高足拉開了。但他還一面喝着酒，寫着比酒還要濃醞的，用一切形容詞堆砌起來的詩歌，在報紙上發表，一面也沉默而陰鬱地抱着耶穌赴耶路撒冷去釘十字架時的那樣的心情，在會議桌旁，聽英勇而壯烈的志士們的高論，但一到執行的時候，他却又在房間裏喝着酒，剝着花生米，寫詩了。一等大風暴過去以後，他馬上變做了冬眠的青蛙，把頭子插入泥土裏，喘息着；夢一般地度着他小學教員的生活。

「我總不明白，你們之間的感情，到底怎麼破裂的呢？」沈默了好一會，我開始有意無意的問。

「我也不知道怎麼破裂的。」靜之坐下來，氣急地說。「我們結婚時候，是很要好的。祇是我在家庭裏，跟他爸爸和他兄弟合不來，常常頂嘴。不是有一年我還跟他一道逃出

到上海來找你的嗎？」

這又叫我記起了那一年：我正在上海「流浪」實行我的「新浪漫主義」突然有一對青年夫婦找到，要求我接濟他們生活。住在小旅館的小房間裏，像度着苦難的蜜月似的，這一對小夫婦，是也會經給我過一些孤獨之感的。

「可是他沒有勇氣。他不肯反抗家庭的壓迫。他終於跟他爸爸妥協下來。而我——我也不不得不去做他們家庭裏的一個女傭人。」她憤憤的說，她那發育的臉上。現出像臨死的病人底最後的掙扎的堅決。

「而且他後來竟學會打我了。」她一說到這話，兩眼突出得像要飛出眼眶。「每每是爲了一點小事，他就拳足交加的打我。我也會遍體鱗傷的跑到鍾先生處求救。鍾先生勸解了一回，吩咐了一回，又叫我回去找他。他越發驕傲起來了。有時正在喝酒，一不合意，就把杯子合酒劈了過來。」

「我看震亞不會那麼強橫吧，——糊塗那是實在的。」我插着嘴說。

「難道在你阿哥面前，我還要撒謊嗎？——請你相信我吧！這世界是沒有一個相信我的人哪！」

「唔！唔！」

「他不祇糊塗，橫蠻，而且一點也沒有良心。——我因為想獨立生活，出來教書，這更得罪了他的家庭。益發叫我每回回家，安不下身子。而他呢，也不為我的苦楚着想，反而同他們一起來壓迫我。他自己在外面教書，每回不是行李書箱給校董扣押起來，就是將身上衣服典當得一絲不剩，要我去替他贖回來。有一回，爲了這事，我說了他幾句，他竟動手打我，我跑到鍾先生學校裏，他也趕到那裏。把鍾先生學校鬧得個天翻地覆。他聲聲口口惡毒咒罵：「娘戲×，儂爛污婊子！儂不由我來收拾！是沒有人收拾的……」這樣的日子，這樣的日子，叫我怎麼過得下去呢？」

「那還不是爽爽快快的可以離婚的嗎？」這叫我也有點感到氣憤了。

「離婚——我也這樣想；但是，我拋不了兩個孩子呀。」

「什麼——你們居然也有兩個孩子嗎？」

這消息，真使我不堪想像：像一對狗子，一天到晚呢呢嗚嗚相互爭鬬着，咬着尾巴；但當那叫聲還沒有停止，或是這個的尾巴還咬在那個的嘴裏，而一種帶有滑稽的喜劇意味的事，竟在這雙方之間開始了。於是養下了牠們的小狗子。要是這是人類正常的生活，那麼我倒希望早些絕滅人類。

靜之彷彿有點局促。

「沒有辦法呀！終於有孩子了。一個四歲，一個六歲多了。」

「那麼那孩子養在那裏呢？」

「一個我叫媽媽養着。四元錢一月。一個——我，我拋在他家裏——我有四個年頭

沒看見他孩子了。」

靜之嗚咽起來。

我想，從人類的名義上說，是需要這樣的女子的：頑強，固執，不肯對權威者阿附所好，不抹胭脂，不擦粉燙髮。不在一切男子面前顯出自己是個女子的身分。要求獨立的職業。不斤斤於勤習家庭間的瑣屑事項。小學畢業後，就在鍾先生處學習一切作爲一個小學教師的技能。在師資養成所裏由函授而獲得了優等的畢業。彷彿得到了生活的保障了。以後，在小學校當教師，卻又處處和同事意見不合，吵嘴打架……以至於滾蛋。沒有路走，就到上海來，想投考蠶業傳習所，作最後的掙扎。但又不知這條路，是怎樣的。

『好！不必說了，就住在我家裏吧！』我安慰她說。『即使考不上那裏，也不妨暫住在我家裏。』

『不！我是投考來的。我考不上，我到薦頭店去，我會做娘姨去的。』她堅決的說。

一禮拜過去了。在這全憑資緣疏通才可進去的官立傳習所裏，她是像一鏹針似的被剔出了。她接到不及格的通知後，足足哭了兩個鐘頭，連飯也不吃。她感到無路可走。

「大孩子是四元一月養在娘那裏的。要是這一點錢都寄不去——那麼——那麼……」

我允許她代她設法。可是她幾乎是瘋狂地找着報紙上的職業徵求欄的廣告。她時時祕密地一個人出去，去應徵各種職業的徵求。她最後明白沒有胭脂，沒有畫眉燙髮，沒有華麗的衣服，這希望是永遠落空的。她幾乎是病了似的，蒼白着臉，獨自一個向上海各條馬路跑去。

「我看到了他！我看到了他！」有一天，她這麼氣急敗壞地跑來對我說。「他還在那學校教書——他還在那個學校教書……他竟一點也不記得我了，在路上，碰到我，理也不理我呢。」

我問明那地點和學校的名字。

『我想把他叫來跟你談一談怎麼樣？』我問着。

她不說，搖着頭表示不願。

我說：『我以爲你現在那樣跟別人合不來，動輒吵嘴打架，大半原因是在婚姻問題沒有解決。我並不是勸你們和好。即使離婚，也得好好談判一下。婚姻問題雖不是人生的全部，但婚姻的苦痛，能影響人生全部事業……』

『我想做尼姑去呢！』她突然問非所答的說。

但我是知道她說這話的心境的。她實在不願離婚，但也不願和好。她彷彿要把這身體和靈魂，讓這苦痛啃嚙個盡完了結一生。

『可是你去做尼姑，又跟別的尼姑打起架來了呢？』我打趣地說。

『那麼，我去自殺』

「自殺被人救了——弄得不死不活了呢？」

「啊，我沒有路走！我沒有路走！」她抱着頭奔回自己房裏去。

我倒希望有個女子，一生不落一滴眼淚的。一面需要強——強硬地過活！而一面又不得不偷彈眼淚，那真是人生的悲劇！悲劇的人生，脆弱的靈魂，都不怎麼可愛。我確實見過失蹤了丈夫，死了兒子却還談笑自若地處理着爲謀人類解放的工作的女子，在靜之底個性上，我也見到有這一類型的女子的影子，然而教育與出身環境局限了她，使她不能更前進一步。這又成爲她悲劇的人生。同時，我也想到自己，也曾倔強地活了過來，最後的結論，却又悲劇的地以文字來作爲報效祖國的武器……我再也不能想像了。

一會兒，她又突然跑了出來，對我說：

「阿哥，好的！你寫信去叫他來！我要跟他談個痛快！他總得讓一條路給我走呀！或者是把那大兒子領去，讓我去做媳婦！或者是……」

她咽住。我也不追問，就寫了信給那個我的高足。光叫他到我家來玩玩，沒說明靜之來我家裏。

在禮拜六晚上，他來了。一身淨白的西裝，最時式的文皮的皮鞋。人將以為他是個洋行職員。但那却是賺十六塊一月在「學校店」裏當夥計的。

說話永遠是泥滯而緩慢的。行動叫人會想起箕子上吃葉的蠶兒，香煙抽的不壞，是大英牌。他坐下時，寬了寬領帶，用那像牢房裏看守似的睛光巡視了一下我的書房。

「近來怎麼樣？寫了很多的文章吧！」他問我。

「沒什麼。——你呢，看了些書吧！還寫小說和詩不呢？」

談話就是這樣開頭的。

「我不再看文藝書了——我喜看社會科學的書。」他有氣無力地這麼說。「聽說十二月那一回學生運動做得很厲害呢。真是媽的得來一手！」

『你也參加嗎？』我有點吃驚地問。

『不。我沒——我看到過救國日報。還發生那樣的事呢……』於是他敘述下去。

世間儘有一種人，一生爲睡眠與懶惰所支配，然而却歡喜在夢中聽英雄的奮鬥的染血的故事。他是在別人的叫喊，求得自己的滿足；在別人的行動中，看出自己光輝的未來。而自己却永遠站在一邊不動。我看這眼前的人有點像這；而我自己也差不多。待他敘述完了後，我問他對於靜之的態度。

『是她拋棄了我呀！又不是我拋棄她的。你看，我會有力量把她拋棄嗎？』

這末後一句話倒是真實的。他連吃香煙的時候，也沒有把蒂頭拋棄的勇氣的。非等燒痛指頭，叫指頭反應似地放開，那煙蒂是不會掉到地上去的。

『但你們之間的關係總得調整一下哪？——有個解決，才可免得雙方痛苦呢。』

『也想解決呢。有什麼法想——她個性又是這麼強硬的。』

我沒有說下去，轉到房裏去對靜之相商，叫她去見一見面，好好談判一下。

「我不願見他！我不願見他！分明他還一點也沒悔意，他還說我拋棄他呢。我此刻還沒有職業，我去跟他見面，他以為我來遷就他了！我不，我決不去遷就他！我會去做娘姨去的！」

這「做娘姨」的計劃，彷彿是她最後一條防綫了。沒奈何，我又回到書房裏跟麗亞去胡扯了一陣。

「我是想把妹妹從甯波叫出來，跟你談一談的，如其你以為有和好的可能，我倒希望你們倆，相互振作起來，奉身於教育事業，過你們一生，也未嘗不幸福呢。」

「哦！她在甯波嗎？——唔！唔！那自然很好。她沒有別的壞處，性格強了一點，跟家裏人合不來。——但我也已四個年頭沒回家了。爸爸呢，也希望我們和好起來。」

真是像軟蟲一樣的人。我看不出他會用拳頭加在一個女人身上的。

「祇是你太愛喝酒了。——你一喝酒，你就糊塗起來，打起女人來了。」

「我已經一年多不喝酒啦！」他懺悔似地說。

於是我們的話題又轉到這十二月以來一直開展着的救國運動上，大家彷彿都極其興奮。

「等我送了他走以後，靜之從屋裏跑出來：

「他走了嗎？他走了嗎？」聲音中顯出十分失望似的。

「我約定他下回再來。我以爲你們一定得碰面談談。事情方可解決，我倒要勸勸你，有個決心來解決這件事。」

幾天來，靜之常常吵着回甯波去，我留住她。而且約定了日子和他再見面。到了那日期，我在書房裏看書，靜之非常不安地時時走到洋台上去望。過了三點鐘約定的時間，靜之就跑下樓去。——我以爲她出來買東西去了。

四點鐘震亞來了。一身光亮的綢大褂。一手還提了兩籃子枇杷。

「她來了嗎？」

「她來了。我去叫來，跟你談一談。」

我跑到靜之臥室裏，床上被單沒了。網籃也不在了。我問女傭人。她說：

「姑娘叫我跟先生說一聲，你在做事，不來打擾你，她今晚趁船回甯波去了！」

這真叫我進退爲難。回到書房里。我說：

「她來了！但她又去了！」

「是的前些時，我也好像看到她過。剛才，我又在路上看到她坐着黃包車去的。她也看到我，我們沒招呼。」他彷彿說着別人的事似地說着。

我默默地解開了枇杷籃子，拿吃了一個。

「這味道可有點帶悲劇性的。」

原
书
空
白
页

第二輯

我們那校長跟爸爸

啊！我們那校長——我將怎麼說呢……

我現在不特是個沒有爸爸的兒子，而且還是個沒有學籍的學生，啊！我們那校長！五個月前爸爸就這樣問過我：

「阿青你們學校裏那個新校長，是怎麼樣的人？」

哼！我一聽到爸爸底話，就不禁笑出了聲。爸爸真有點兒歎。畢竟爸爸是個工人，不知道什麼人可還有怎麼個樣兒的？還不是眼，耳，鼻，舌，配成個腦袋，擺在闊肩膀上，再加上兩條手和腿撐住不成？哦！但是我立刻又記起了：我們校長那臉上確實有和衆不同的東

西。我說，我說——

「爸爸，着啊！我們底校長可與衆不同咯，他那臉上架着一付挺厚的近視眼鏡。——我們那校長是近視的。」

爸爸笑了。「哈哈」笑得挺響。

爸爸真有點兒獸。自己問的不很落實，却笑我回答得不合式。可不是嗎？我們那校長鼻梁上那付眼鏡，我可就沒有看到他除下過，難不成是個遮風鏡？

我別過頭去響聲「哼」給爸爸一個報復。

「孩子，你別這麼傻，我是問你那校長腦子怎麼樣的。」

「腦子——哈哈！」這可該輪到我笑了。

爸爸真獸，真獸，真獸！人那腦子，可還有什麼不同。又不是什麼畜生，那額角上總不會長毛的。還不是黃黃的光光的一塊，在太陽下發亮。——但是，但是，——噯，我又記起來

了：我們那校長，那一付腦子，確有與衆不同的地方。

「哦！哦！是的，爸爸。」我叫。「我們那校長那付腦袋可不錯啊！挺像個大肚子女人底肚子！向前突出。差不多佔了全個頭兒三股得二呢！在晚上的時候，我們一碰到校長，就看他腦額像座屋簷。屋簷下掛住兩管燈，那就是透過眼鏡射出光來的兩隻眼睛哇！」

「哈哈！哈哈！」爸爸仍然笑。

我皺起肩來了。這可又回答的不對嗎！

「孩子，你也算是個初中學生了。怎麼連爸爸這句話都不懂。我是問你，你那校長底思想怎麼樣？」

思想？我可瞧不起爸爸啦。你自己有什麼思想，也值得問別人。真是吃了飯沒事做，好問不問的，問起別人家思想來。

我別過頭去。看看窗外一溜青天，青天上幾個星星。啊！多可愛！星星跟我眨起眼來了。

「譬如說，現在的人，總是信仰那種主義的。」爸爸還在一旁囁囁，像蚊子叫。「因為所有老爺們，先生們，都是那種主義底信徒。老爺，先生比咱們不同，高一等，有腦子，他們就應該信仰。可是你那校長呢，他有什麼主義？」

爸爸這又嘮叨得出格了。難不成一個人，一定要有主義？真是個主義的世界，大概爸爸今天到得一天例假，在家住閒，就那麼白嚼蛆了。真討厭！但既然他仗恃聰明，從排字房裏看到幾個「什麼主義」字樣，就想跟兒子顯本領，談起主義來了。可是我能給他說服嗎？我是個初中學生，雖然讀書不多，主義却也知道幾樣。比如，大大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自由主義……

「啊！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我這麼一想，不禁叫了出來。「我們校長是個自由主義者呵！」我像發掘一礦金子那麼個高興。我以為，這一回，爸爸可給我難住了。他祇知道那種主義，不知道我們校長還有自由主義呵！」

「哼——」可是爸爸却另換一付神氣。好像滿曉得那個自由主義是個什麼東西似的。

「是的，孩子，」爸爸嘴角噙住個微笑。這微笑，可有點像我們學校裏蕙芬姐姐。我歡喜看這微笑。『你可知道自由主義是個什麼樣的主義？』

這一問，可難住我了。爸爸還是微笑。但這回，那微笑却籠罩在爸爸吐出來的淡白的煙霧裏了。

自由主義，照字面講，我會。自者，自己也。由者，隨便也。所以自由主義，便是隨便自己的主義，也就是『由自己的主義』。但看爸爸那微笑，似乎他對於自由主義，滿內行的。要是我這麼回說，不會給駁回嗎？

但，我可以賭咒，我們那校長，確實是個自由主義者，一點也不含糊。而且，這還是他自己說的。

開學那一天，我們那校長曾經在宣佈他那個教育方針說道：

『我是個自由主義者，我底教育方針，便是盡可能地不妨害你們個性底發展的自由主義！』

接着，他還有長長的一套話。那時，我聽的頭痛，不會給以注意。現在可晚哪，爸爸問起來，我祇能擱着嘴兒交白卷了。

但自由主義內容，雖然我不大了。可是自由主義的人物，我們校長底行動，我可看得挺落實的。

比如講，自由主義者走路來，大都不大顧到前後左右的。我們那校長，一抓住空，便在走廊上擺着頭，擺着屁股，也擺着手，踱。看他那付踱的神情，就像天底下祇有他自己一個人。沒有我們學生，沒有教員，沒有齋夫，甚至於沒有走廊。踱就是他唯一的動作。踱就是他唯一的世界。來了又去，去了又來，眼睛並不看什麼，祇看他那踱的脚，真是自由主義的

脚哪。

「噯！有時候，高中部學生，看他那麼出神地踱，也會竊竊地指摘。我們校長又發神經病了。——神經病！」

但這話是不通的。自由主義決不等於神經病。

而況我們那校長，倒也不是除踱之外，便無所事事的。他踱到後來，也能突然靠着水門汀築的欄杆，站了下來。看看校園裏散步的我們，看看青天上散步的白雲。無所看的看着。甚至，高中部那個壞蛋，那個小強盜，給蕙芬姐衣角上底手帕子搶了去，他都不管。難道這也是自由主義者應有的態度嗎？這種地方，就使我反對自由主義的。

不過，事情也不盡然。我們那校長却也着實對我們下過幾次攻擊！這自由主義者的攻擊，可受不了呵！

那一次，同學李林——也是個自由主義底信徒，據說還會做詩。——那是個太陽躲

到一角去的晚上，他捧住了一本書，說是什麼「獅吼之聲」的詩集。在秋海棠的叢葉下，囁囁吱吱的像病了的秋蟲，那麼地哼。樓上走廊上，正響着我們校長的踱步聲。相和相答，上下配合，真是師唱生隨，多麼美好的一曲晚禱。可是突然我們那校長停下脚步，站在欄杆旁了；一看校圍裏一個影子，便奔下樓去。

「是誰是誰？」

「……」沒有聲音。詩人有唱詩的自由，誰管得了！

於是校長走過去便向李林下了一拳。

「我就不許你在這裏哼什麼鳥詩，妨害觀瞻！」

然而李林還死抱住他那書本，哼。接着，又是一腳。於是兩個自由主義者鬪爭起來了。最後，我們那校士在第二天紀念週上，又解釋一次自由主義的真諦和範圍。說什麼自由的要義，是在不妨害公衆秩序。爲什麼自由主義，決不是隨便主義……但這些我還

是不懂。然而，終於使我懂得自由主義的時候來了。至於現在，我則已有更深的了解，因為我底爸爸已經失卻自由了。

那時我老一響不會回答爸爸的問話，爸爸於是把煙蒂頭丟在地上，給踩上一腳，拍一拍手，說了。

『自由主義據說是不容易講的。』爸爸笑了一笑。又哼了一聲。『講自由主義，是要有身分的。昨天，我碰到了一個朋友，他對我說了那麼一樁事：

『大概一星期以前吧。天下着雨。做爸娘的，就記起兒子去學校。不會帶雨傘，叫人送去。那想來也是常事。可是汪鑫記藤椅店裏一個夥計，却因為送傘，給你們校長送到局子裏押起來了。這事你可知道嗎？那就是自由主義者底行動哇！自由主義者必須依靠武裝與法律之類，維持他們底自由啊！』

爸爸說着，又笑了。『格格格』的，是透心的笑。

我一聽到爸爸笑，我又要自由主義了。我真不高興爸爸笑。於是我爲我們校長辨護。

『那事我知道，那事我全知道，那是汪鑫記夥計錯。那夥計太不懂自由主義了！』

『那一天他送傘來，汪本生正在上公民課，公民課就是我們校長教的。汪鑫記夥計儘站在教室外聽，而且有時還要格格地笑，校長正講得有勁兒，一看教室外有人笑，便揮着手，叫他走，他却不走，他要自由！儘笑，儘笑！』

『我們校長也要自由，還是揮着他走，終至於大聲斥罵。』

『別那麼兇相，咱又不是什麼盜賊，會給你們學校偷了跑。咱是送傘來的。』

『那汪鑫記小夥計竟敢這麼和校長鬪口。校長氣極了。於是把他自由主義發揮出來，從黑板旁拿過一坩粉刷子，向窗外那個自由主義者擲去。汪鑫記小夥計從窗口送了一頂傘進來，拔腳就跑。校長更氣了。以爲「投之以粉刷子，報之以雨傘」是大不敬。開開教室門，直追兩個自由主義者，又扭在一塊了。』

『從樓上扭到樓下，從樓下扭到院子裏；齋夫、廚子、門房全部出動了。叫警察的叫警察，送拳頭的送拳頭。最後校長拿了一個卡片，挾了一身給污泥沾髒了的西服作證，一輛黃包車，給那個小夥子送到局子裏去了……這麼說來，還不是那個小夥子不肯講範圍以內的自由主義嗎？一個是校長之尊，一個是……』

『所以咯——所以咯！』爸爸不等我說完，又搶過去說了，而且又繼之以笑：『格格——自由主義，就是那麼一回事。』

哼！爸爸這個樣兒我不佩服，真不配講腦子，思想，主義……

不過，我終久是爸爸底兒子。一個當印刷工人的爸爸底兒子。爸爸給我一份遇事認真的性格。爸爸也給我一份對人三不怕的強硬。——實際上，像我們那樣的窮人，不強硬一點，那真是連志氣也窮光了。人窮心不窮。爸爸一定要我畢業初中，就是這一回事。別人

家兒子應該受教育，咱們做工的底兒子，難道就應一字不識嗎？而且爸爸是個報館裏排字工人，對於世界大勢，國家大事，讀得透熟，也透明白。即就近來說，爸爸總老說那第二次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戰——那一套。有時喝過一兩杯酒，爸爸又撫撫腳地發起狂來，把那些報紙上的事，評長論短的評隨一番。

『他媽的，天下就讓這麼胡說下去嗎？他媽的。』

媽媽有時看見爸爸那樣發瘋，就不免擔憂。尤其是爸爸底朋友到我家來，總跟爸爸噉噉地談些什麼以後，媽媽總是那麼地說：

『阿青的爸爸，來的日子長哪，你總該想想阿青和二毛呀！別再像那一年——那一年——』

媽媽說起「那一年」就立刻帶些哭聲，喉頭顫呀顫的發沙。

那一年是個怎麼樣的年頭呢。媽媽沒說明，而我又年輕，無從記起。不過爸爸總是接

着說：

「那一年——咱老子有了那一年吃苦，才有現在這步田地。咱老子是上得天下得地的。你別光以爲我是個工人，兩手像烏龜腳爪似的。咱老子吃了兩年官司？到現在可益發硬朗了。咱老子不怕，咱老子正是爲了自己兒女底後來打算呀！」

可是媽媽一聽到爸爸這話，却索性哇哇哭出來了。

碰到這種時候，我總笑媽媽爸爸都有點神經病。也許過去的苦難，把媽媽磨折得有點歇，歇，歇什麼呀，那種新小說上常常寫的歇什麼呀！哦哦！是的，——把媽媽磨折得歇斯里的了，所以弄得我們一家老是陰慘慘的。

我就不高興這樣一個家，但我還必須住在這樣一個家裏。這一天，爸爸既然開未有之先例，給我談起了我們那校長，而且還談到我們那校長底腦子，思想，主義……於是我們那校長底言論風采，益發注意了。每回校長有什麼訓話，我總用心地聽。

我們學校裏有一個英文教員，他是知道什麼「安斯板倫特」的。所以他又是個國際主義者。高中部學生便組織了一個什麼安斯板倫特底研究會，我們校長知道了，在天紀念週上，就下了一個總攻擊！又是自由主義者底總攻擊呵！

「我以爲——」校長一說出「我以爲」三字，那屋簷似的前腦額，便大擺特擺的擺動起來，同時，又用兩手給擺下到鼻梁尖的眼鏡，提一提高。「我以爲一個國家底語言文字，是表現一個國家底風俗人情的。每一個國家底民族性，都有它特殊的優點，也有它特殊的劣點，我們學一國文字，不在知道文字底本身而已，而在略領一國之情韻。沒有國家基礎的語言，如安斯板倫特，即使你學了，可有什麼趣味呢？在這種文字裏，既無民族性，它不能代表一國底特殊情韻……」

說着說着，怎麼的，我又給校長說得打起瞌睡來了。突然，我記起爸爸「格格格」的笑聲，我立刻驚醒過來，再注意地聽。

「而且——」校長又給架一架眼鏡。「而且全世界人，要是真的說同一種語言，那又是多麼煞風景的事。正如這個社會，要是沒有尊卑，貴賤，貧富之分，吃的一樣，做的一樣，住的一樣，這還成個什麼社會。有窮，才顯得富人底快樂；有一天做到晚的工人，才顯得詩人底安閒。有愁眉苦臉的老百姓，才顯得做官底闊綽；有死和病底痛苦，才顯得活着的幸福……一切都是相對的。一切都是——都是那個的，那個自由的。中國人不必強日本說中國話，德國人不必強中國製造槍砲，窮人不必強富人也限着窮，男人不必強女人纏腳。統一，平等……完全沒有要不然，我必須——（校長突然伸出手來了。）把這食指，中指，無名指，統統截斷，給它和拇指一樣長。那時候，我這隻手可還寫得成字，做得成事，吃得成飯嗎……而且，人生至高無上的幸福，正如企業家，能於彈指之間，驅使成千工人，爲自己製造利益。又如歷史上的名稱，能於刀光劍影之下，白了成萬的骨，堅立自己底寶座……人之所以爲人，就在這點好勝心。如其要講平等，大同……哼……什麼國際主義呀，安斯

板倫特呀……這是一個夢！我以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必須指明有那企圖的——又譬如要平均地權或是什麼之類的人，都是欺騙，祇有自由主義，才是真實的呵！

我們那校長在那一次紀念週上，真說得不少，他最後又把問題移向另一方面，斬釘截腳地說：「所以呀——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不能爲帝國主義，亦當爲亡國奴。像現在那樣的中國——唉！中國！中國！要是這麼胡鬧下去，一定——一定不如「滿洲國」，幾年後，怕中國人都要移到滿洲國去住了！而我呢，我呢……」

校長這麼說着，終於使我再從疲乏中醒過來。唔，貧，富，貴，賤，「滿洲國」，日本，中國這全是一樣。沒有中國底貧弱，就顯不出日本底富強。沒有滿洲國底分裂，也就顯不出中國底仁慈。可不是嗎？我也是個頂括括的自由主義者啊！——然而，在這點上，我們那校長，又成爲國際主義者了。可不是？

這樣的，高中部同學又多自由去了，不再研究什麼「安斯板倫特。」

但一到秋高氣爽的十月天氣，我們那校長却又下了個命令，要開游藝會。

「爲什麼要開游藝會呢？」校長又是一番解釋。「這就是因爲半年多以來，你們在自己各個個性的自由發展之下，究竟求得些什麼學問，給展覽出來，讓別人家來看看。但你們必須預備一下，表演些得意的傑作，爭一個母校光榮的明日！」

校長又把他那熊掌，高高地伸出。台下是一陣熱烈的拍手聲。

自然咯，我們做學生的，最高興是趁熱鬧。校長自從宣佈要開個游藝會以後，一邊就通知各位教員，把各種功課盡量的放鬆。

「趙××」

「不到預備游藝會去了。」

「王××」

「不到，也預備游藝會去了。」

「李××」

「不到，統統預備游藝會去了。」

於是教師抬起頭來，一屋子裏祇有零零落落幾堆黑頭髮。

「那麼今天底報任少卿書，等下一課上吧。」

教師也笑彌彌地，拍拍長衫出去了。

出了教室的教員，就看到那些缺席學生，在走廊上追逐，奔跑。

「怎的。你們沒有預備游藝嗎？」

「不，不，我們就要去預備了呀！——我們要做最初歐羅巴之族呢。」

教師不得不點點頭，承認這學生回答的，是實情。

這麼着，全個學校，都自由主義起來了。鼎沸着，哄動着，紛亂着，轟嚷着，哭着，笑着，攜着

女同學底手，在校園中散步着……廁所裏刊登着「××與××於某月某日實行親嘴！」

「某某是校長底走狗！」「打倒××主義！」「苦痛哉不自由之婚姻也，我不自由戀愛，我便不能自活了。」以及「今夫天下之人，滔滔者比比皆是也」等等底文章……日子真像飛一般，一哄就到要選擇游藝會節目的時候了。

校長坐在校長室沙發上，捧住一張節目單看。話劇導演主任王先生站在一邊，說明那些劇本底情節和內容。我們躲在窗下壁縫裏看等消息。

「哈哈，哈哈！」我們差不多每個人都在心裏笑。瞧那王先生說一句，我們那校長皺一皺眉頭底神氣哪。我們那校長眉頭還不會皺上十下，我們王先生底兩腳竟大彈起琵琶來了。那件皺摺得像裂開了的夾衫，索索地發着響。我們却你頂着我屁股，我抱着你頭那麼地爭着偷看。

「不行，不行，——」校長，鶴落地站起，把節目單摔在地上。「這些個劇本是誰選的？這些個劇本是誰選的好選的？不選，怎麼選到姓田那個傢伙做的劇本去了。什麼梅雨，亂

鐘，還有什麼歐羅巴旗——歐羅巴那裏有旗，我祇見英國，美國，德國，日本的旗子，可沒見過歐羅巴旗，真是不通而又那個——唔，有那個！」

「咱！這麼一來，我們底頭，可多給校長這一付怒勁，嚇縮了三寸。可不得了！校長又踱步起來了！從屋子底這角踱到那角，連雪新的皮鞋，也嗚嗚地發怒地叫着。王先生給嚇得面孔發青，躲到沙發後面去了。」

「是，是，是。」王先生還是吃舌着說「要不得，要不得。不過這是學生們意思。他們從各種雜誌上找來的。他們叫我導演，當然哪，我也祇好——祇好那個的。不過，不過——校長總知道我是——我是挺穩健的——那穩健的——我是屬於穩健派的！」

可不是「穩健主義」哈哈！我在門外笑着，

「是學生底意思！哼！那還了得！」校長虎的轉過身來站住，又揮起手來了。像革命同志在萬頭掀動的曠場上演說一般。我們趕忙退後一步，但還貼住壁縫瞧。「他們平日可

讀些什麼書。怎麼好選不選，選到姓田做的那些個劇本去了。哼！你可還不知道。姓田的是那個貨色呢。」說着，校長又擺頭擺屁股的。一邊唸唸有詞地說：「這可不能讓他們自由，這可不讓他們自由啊！他們這麼一來，而我，而我那校長的地位不就給捧掉了嗎？」

說着說着，室內聲音低下去了。我們擠得透不過氣，大家鬆一鬆，這時，校長底皮鞋叫聲又起來了。

「即使沒有現成劇本可選呢。」校長突然又背着手站下來。「王先生，我們也得自己來編一個呀。一個長一點的，十二三幕的話劇。而主題必須有積極性。積極的愛國主義！積極的鐵血主義！難道愛國，還會有不受人歡迎的嗎？那些個劇本，都是在叫我不要做校長的。比如，工人也，工人也，工人也，也想有好地位，也想做校長，咱可還有校長做嗎？而況現在是什麼時候，現在是國難期間呀！現在民衆，勞苦民衆，還不應拚着命去爲祖國勞動服務嗎？」

校長一說到這裏，我可出了一身紅汗。我因之想起我爸爸。爸爸真是個工人啊！眼光短，瞧不到遠處。連愛國主義也不懂。咱們校長底自由主義的愛國主義，爸爸可真不懂了。回頭，我一定要去教訓爸爸。

我再不想偷聽下去了。從人羣中退了出來。

在第四天紀念週上。校長先生又跟我們發揮一大段理論，大都是針對選擇那種劇本底學生的。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在思想，不在研究學問上，我是取自由主義底方式的。而——而在各人底行動上呢，却必需加以極端的限制，防備着一不小心，走上錯路。何況——何況呀，那一天我還要請當地底市長，社會局長，和各機關底大人物呢。諸生乎，爲爭取母校光榮的明日，何不一齊起來，擁護校長之主張乎！』

於是校長又在如雷的掌聲——然而也夾雜些吹噓聲的——中間下了台了。

當然，游藝會話劇底取材，還是一秉我們那校長底主張，逐漸預備下去！同時，我們校長還編了一齣爲「萬里長城」底劇本。由校長親自來導演。

那劇本並不是描寫秦始皇築「萬里長城」的。而是以萬里長城爲象徵，主要地歌頌秦始皇合理主義政策底成功的。（這也是我們校長的話）在那劇本預演的時候，據說我們同學真的給那劇本底內容感動了。最後一幕，秦始皇和李斯在泰山上遠眺東北，慷慨地說了如下的話：

「誰又知道我苦衷呢，我爲鞏固這社會這國家，難道不允許我坑殺那些以古非今の傢伙嗎？也正惟有了這些傢伙底血肉，而我那座萬里長城便堅固地築起來了呵！」

我們校長一聽到台上飾秦始皇的同學周以義，說那些台詞時，不禁歡喜得拍起手來了。我雖然還不大懂得些那話底意思，却也跟着校長拍手，甚至搥起腳鼓。我們校長回過頭來摸一摸我我過頂：

「季青林！你有志氣！第一！」

扳起一個大拇指，笑了笑，我們那校長又穿進台後去了。

第三天就是游藝會正日。

全校飛揚着紅綠紙頭。風過處，那些花紙多嘻嘻唧唧地發笑。笑得人心裏啞啞的發癢。表演台正中放上管大白燈，兩百支光。台緣邊上裝上了腳燈。台前四五排坐位，用白綢子給圍起來，中間放上一張大菜桌，滿桌茶點。兩邊貼上兩張條子。

「官席重地。」

「閒人莫入。」

校長就在那官席裏，蝴蝶一般打旋，招待那些臉上發亮的人物，看來準忙得屁滾屎流。我在台上當拉幕，這個樣子可看得準。

「呵！周市長辛苦你了。你竟肯賞臉屈駕。晚生不勝榮幸之至。」

校長那態度全沒有平日對我們那樣嚴肅了。一付陰沉的臉，今天却如春陽初霽。校長這邊說了，接着又向另一個穿戴青嗶嘰西裝的說去。

「啊！局長局長，怎麼不請太太一道兒來呢，還有女公子嚙呢女士怎麼也不同來……今天晚生真是三生有幸啊……」

於是校長又遞過一枝三砲台香烟。茶，茶點。以及一切作爲應接貴客的珍品——哈哈！咱們校長可全知道闊人們底家世呢。這自由主義的交際方式，咱們可不應學一學嗎？瞿的一聲，開幕了，校長於是上來致開幕詞。

「鄙人來此，已將一年。」校長很和婉地說着。校長底兩眼，不曾離開過市長、社會局長，那些個人物。「但在此一年中，全秉承我們底市長局長底指導（於是又對市長局長行了個禮）來辦理這個學校的……要是把學校譬做一家。那麼市長局長，就是我們底祖和父。我們今天，今天呀——正如老萊子，老萊子呀彩衣娛親……」

校長說着，說着，市長笑了。市長太太兩只眼睛水盈盈的了，把嘴角掩在白綢手帕下面。局長却在不住地整着衣領，更挺更挺地挺直腰板子來坐定。而全堂底掌聲，也跟笑聲響出。

這樣的一直過了兩天。第三天報上，就有批評我們學校開游藝會的文章，說我們學校是個模範中學。

「夫有模範校長，而後有模範學校，此乃事之必至，理有固然也。」

校長也把那些文章加上大紅圈，貼在牆上。我們學生看了，差不多個個樂得開不開口來。

這以後，我們校長突然坐起汽車來了。

「噠！噠！」汽車開到我們學校來。

「啪啦！」汽車塞住拍車。汽車停在我們學校門外。

校長從那車中跳出，整一整衣領，俯着頭，直趨而入，像不屑瞧我們似的。那個英文教員，却在樓上走廊上，哼什麼歌。校長稍微抬了抬頭，看一看，眉頭立刻起皺了。

我們看校長進了校長室，往門外去看——唔，咱們國文教師說，這裏應該用鑒賞兩字，唔——去鑒賞汽車。噯，這汽車可不錯啦！叫做什麼「佛什蘭斯」式吧，我不懂。汽車光亮得可照人，汽車後面放了一個「小棺材」，也是挺光亮的。汽車前面兩隻大眼睛，有鐵環那麼大。中間嵌着挺結實的厚玻璃。在那眼睛旁邊，貼一塊藍底白字招牌。那字是：

「華國報社」

四個字。「啊！」我不禁叫出了聲。「我們校長，現在是報社裏社長了。」

我正像獲得了一窖金子似的——又說金子，因為我是個沒有看到過金子底工人兒子哪！——呵呵呵！我大笑地進來。走廊上簇聚着人。正在看一張布告。我也擠了過去。人

牆給我遮住了視線，但我還可利用兩隻耳朵聽呵。我聽到同學囁嚅地在唸：

「英文教員唐敏，現因病辭職，所有功課，着林克代理……」

我突然怔住了。我怪我那耳朵作怪。再往前擁，終於推倒了一段人牆。把頭子插進頭叢裏，向上望，還是這幾個字。但終於又給我發現了一句：

「四維中學校校長周大白」

噯！噯！我底眼睛又作怪了。我在那告示板上看到唐先生和諷的臉，我底耳朵也在作怪，我又聽了有人哼什麼歌了！而這歌聲又多麼馴習，多麼可聽，多麼……唔……怎麼我心裏有點兒酸了。

那一晚，是國慶日，我就帶着滿肚子不自由主義底氣悶，回到了家。我不想做功課，也不想看七俠五義，我再不想十三妹了他媽的，十三妹怎的不在這世界出現。但立刻，我又笑自己愚駭：別做小說謎。

突然，爸爸也從外面揮着拳頭進來，爸爸顯然吃過酒了。

「他媽的，竟到我們報館裏來做社長了！這個自由主義的走狗，這個偽自由主義者！」我總和爸爸合不來，爸爸一定在罵我們那校長。我真是個奇怪的人，雖然我不高興校長，憑空辭退了我們可愛的英文教員，但經爸爸一罵，我又要迴護他了。我們校長那項資格，不配做個報館社長？我不相信，我剛才一股悶勁，此刻轉又向爸爸身上潑去。

「哼！爸爸，你不應該這麼說的，我們那校長，那一項不配做你們報館社長！他編了一本萬里長城，無論台詞，說白，結構，都是到達了藝術的上乘。」

哈哈！我這幾句話，也還是從校長自己口裏聽來的，這回可叫爸爸聽不懂了，「藝術的上乘」就是「藝術呀！藝術呀！上乘呀！」爸爸可不懂了咯！爸爸可不懂了咯！

但爸爸可不回答，還是繼續罵。

「他媽的，他自己一進報館，就打電話到特稅局局長那兒，講那每個月津貼費。」五

十塊是不行的，——五十塊。一個跟我們報屁股那麼小的小報，你們也要津貼到五十元一月，難不成咱們大報而且是惟一的本市機關報也和他們一同待遇嗎？我知道你們給前任社長是兩百塊，現在則非兩百五十塊不可。」二百五十，還不是他一個人放下腰包去。但咱們做工的，誰又稀罕那些臭錢。咱們是非用自己底汗，自己底血換來的錢不拿的，不過一個這樣偌大報館，總該維持我們原薪呀……」

爸爸正獨自個兒地背書那麼地唸着。媽媽揩揩手，整整衣服，一下子站在一旁，木頭似的怔住了。到這時，我也不敢跟爸爸鬬口勁了。——我知道，爸爸會打我的。

爸爸儘咕嚕着不久。老風伯伯走了來，是爸爸底同事。

「怎麼樣？」爸爸生氣似地問，站也不站起來。真是個好爸爸，老風伯伯有什麼得罪你了，我又不平起來。

老風伯伯沒有話，輕輕地挨坐在一條長櫈上，抽着香烟。

「大概沒有希望了吧！」

「沒有希望——我們非達到目的不止，你想去年因爲市面不景氣，（嘻，爸爸也會講不景氣）我們工錢打七折發，照各機關辦理，我們也沒有話說，我們總怪自己命壞。他媽的，實際上有什命不命，我們不過將就些過去了。少吃一碗飯，少抽一支烟，也就不敷衍過去了。可是現在各機關公務人員都領了全薪，他媽的就是他自己也領全薪了，難不成我們工人就容易宰割？莫非他來打上馬威給我們一個貼伏。我就不服氣哼來過……」

媽媽發抖了，手在衣圍裏搓揉得怪起勁。媽媽真是個可憐人！

「阿……青……爸，你……別打出頭了……咱們多的日子熬過了，難不成今天就……」

「你知道什麼？不許你多嘴！你再多嘴，咱就揍你死……」

爸爸真的發怒啦！啊！我怕，我退到一角，像一隻小老鼠，透氣也不敢透，往常爸爸一發怒，總是揍媽媽！媽媽咬着牙子任他揍。連輕輕地喊一聲也不。直待爸爸揍夠了，媽媽才屈着背，伏到床上去幽幽地哭。媽媽說，這可難怪你爸爸哪！阿青，你別跟爸爸鬪口了！現在看爸爸這神情兒，媽媽說不定又真的要挨揍了。我怕！我怕！

「噯！」然而老風伯伯接着說下去，「不要說恢復原薪呵！我們社長還要實行他三年計劃，改良印刷機，減少工人呢。說不定明天還有幾個工人要裁撤。」

「真的嗎？」爸爸跳了起來，一手捏住老風伯伯臂膀。「好的，好的。先落手爲強！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開會去，開會去！緊急召集！——趁今天晚上休工！」

爸爸發狂似地拉着老風伯伯出去了。媽媽張開了兩隻手，想叫，可叫不出來，最後轉了個身，終於抱住我嚎啕地哭了。

「阿青！阿青！」媽媽又跟我訴起苦來。「你還年輕，你是不知道的。那一年，那一年，你

爸爸還在上海做工！是一家書店裏，也是爲了加薪，搖起班來。最後，因爲他死愛打出頭，給巡捕捉了去，判了兩年官司，那時候，那時候你小，你妹妹還在我肚子裏。我過活得好苦呵！紗廠裏也停了我底工，家裏又沒多錢……後來……後來……」媽媽終於咽住了。

這一夜，爸爸沒回家。第二天，我仍舊上學去。我們那校長也沒到學校裏來。確實的，我們那校長近來很少到學校裏來，就是來了，椅子還不會坐暖，也就坐着汽車去了，代理校長職務的是教務主任王先生——他是個穩健主義者呢——而現在王先生也常常和我們講自由主義底哲學了。

「所謂自由主義者，決不取要挾手段。」王先生似乎更有「一段新的發展。」——一段新的發展，這兩個字是我們那國文教員的批語，用在這裏，對章不對章？——「比如老板和夥計，老板祇肯給夥計二元錢一月，夥計如以爲不夠，那麼便自己打道回府，好了，用不着要挾。我們英文教員便是這樣解職的，因爲他說學校待遇不公平。他要求

公平。天下事如其要件公平，做人還有什麼趣味。吃肉的時候大家吃肉，即使你想吃一塊豆腐，而不可得，那還成什麼世界。然而英文教員不甘於不公平了，那就不免有些嫌疑了。而況他又是個安死拔命的斯特，在自由主義的學校裏，是所不容的呵……」

王先生把呵字音拖得怪長。彷彿叫我們知道那個英文教員是這樣呵出去的——

呵……呵……我呵着，一腔高興，想等爸爸有個空暇，正像從前一樣的。跟他討論討論主義。可是我每天回家，不是碰不到爸爸；總是一碰到爸爸，沒說上一句話，往往又跟着別人談着『成熟，不成熟』這些話，出去了。

爸爸真是個死愛打出頭的人，媽媽底話是對的。

是一個早晨，爸爸剛回家睡下。沒多久，一陣打門聲響了起來。

我披衣出去開門，深秋底晨風，吹得我全身發毛。

「唔！我驚住了。『是誰哇！』我暗暗叫苦。」

三五個穿黃衣的老爺撲進門來。——平時，我們走在街上，就怕這些黃衣老爺的黃屁股像哄砲彈似的撞人。

「季大子在家嗎？」他們大聲地叫。

媽媽搓手拐脚的，從廚房走出來，一臉發青，額角上綻出了汗珠子：一粒粒像蠶子那釘在一張灰紙上。

爸爸正睡得濃，發出一屋子鼾聲。妹妹在小床上被頭裏掀動，像要醒過來似的。黃衣老爺們立刻搶入臥室。

「喂！季大子，起來！」

他們大聲地叫着。有的還給爸爸拿過衣服去。

爸爸很困難地醒過來，掙着眼。

媽媽抖得地板發響，沒有話，手還是搓着，搓着，搓着！

「先生！先生！」我低低地叫。我想哭了！什麼災難到了！十三妹呀，快來吧！我馬上又唾棄着自己，鎮定！

「呵！呵！呵！」爸爸笑了。可是眼光却向屋子四處搜尋，搜尋着媽媽。

媽媽給發現了。

「你別怕。」爸爸一邊說，一邊緩緩地扣起衣服來。「我去了，你咬着牙子，站起來做人再說，阿青也快到初中畢業了。」——阿青！

「噯！」我搶上一步。

「看住你媽媽！是世界上第一個肯吃苦的人！我指望你——」

爸爸沒說完。這次，我禁不住哇哇地哭了。而老爺們也搶上一步，捉住爸爸底手。

「別指望什麼鳥的，給我快走！詠你這麼個東西，竟敢跟社長鬥法！快走！快走！」

這麼着，爸爸給帶着去了！帶着去了！爸爸說：

「阿青——你快畢業了，你別輟學呵！」

媽媽又到在床上捧住了我：

「阿青——那一年——跟那一年，一般無二的，也是那樣，也是那樣——」

然而，我記住爸爸底話：「咬着牙關，站起來做人！」

第二天，我還上學去。

但學校裏揭示牌上是那麽樣的寫着了。

「查本校學生季青林係排字工人季太子之子。其父因有嫌疑入獄，有其父必有其

子，季青林着予開除學籍。」

而我也終於給門房驅逐出來了……

唉！我們那校長！我將怎麼說呢！

一個自由主義的校長，

一個不自由主義了的爸爸，

啊啊！啊啊！我將如何去自由呢。但是媽媽，二毛，你們別哭呵！爸爸底話是對的：
「咬着牙關，站起來呵！」

隔離

干嘯霞老先生負着手在自家客房裏踱。

時不時揚一揚兩條花白的眉毛，掀一掀鼻梁上的老花眼鏡，往門外瞧去——他彷彿在等待什麼。

門外，籠罩着三秋的白色濛濛的陽光，飛揚着青烟似的灰土，如同這農村的土地，在喘息呼氣。

突然，聽到短圍牆外，有一陣簌拉拉的拍翼的聲音。接着就看到一隻大公雞，掠着門飛過，撲落落地飛上外院子那堆柴草上，伸了伸頸子，喔呀喔的啼叫起來了。

是中午十一點鐘的時候。

田清老早已打發出去，但還不見回來。

「要是他還記着舊日的嫌隙呢，那麼，他也許不會來。」

干嘯霞老先生心頭一涼，就覺得秋天真的來到身邊了。於是低低地咳了一聲嗽，彷彿就這麼消解了自己心中的焦灼。

「看來終不至於拒絕不來吧！何況七八年過去了呢。」

於是又感到胸中竄上綫似的一股暖氣。咳嗽就怎麼也壓不住的一陣緊過一陣。

干嘯霞老先生用拳頭捶着自己底背脊，像一條喉頭鯁住了一根骨頭的狗子，張着嘴，吐着舌，咳嗆着，喘息着，伸縮着頸子。

回過氣來之後，心裏就浮上了一句詩：

「秋來肺病劇，君子意如何……」

「君子——呀，意如何——？」他也就吟誦出來，像面對着一個青年，在慰問他身體的平安。

「實際上呢，世上無不可解的仇怨。」他馬上自己解解起來。躡着的兩脚也就顯出一份蠻勁。朽老的地板咕咕咕地響得更兇。「何況當初根本是他們先向我進攻：喊着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竟要把我活捉了去做個榜樣呢……」

這回是老皮膚上起了些鷄皮疙瘩。

「唔！」

彷彿有點後悔。雖然冤家宜解不宜結，但畢竟沒好意思自己下臉子去陪小心。

「他算什麼東西呢？革命的當初，他還做過黨部裏委員，而現在，他是一個戲子，我又是個鄉長，我爲什麼……」

這叫他悔恨得停下腳來了。

他把綻着條條的青筋的右手，托住長着花白的短鬚的下巴，左手橫過胸前，撐住右手肘。他沉滯地站在靠窗的那張八仙桌旁邊，惘然瞧着窗外的下簷，矮牆上的瓦筍，和矮

牆與瓦簷相隔有一丈多的空間的遠景：對面家屋上的青烟，青烟外的藍天。

在不遠的自家廚房裏，送來一陣尖銳的煎炒的聲音。以火力與熱油，將鮮綠的菜蔬或肥嫩的肉，煎成萎黃糜爛。這手段是可佩的：權威者的事業，就應這樣創設。

『但是——』干嘯霞老先生歎了一口氣。『老夫——耄矣！無能爲也矣——』

這叫，干嘯霞老先生緩下氣，覺得還是最初打的主意不錯。

『大家都是讀書人，老這麼對頭下去，總非鄉村之福。現在是應該互相聯合聯合哪！』

一有了原諒對方的心，干嘯霞老先生就全身輕了一輕，轉身向裏踱去。他低低地自個兒唸着：

『負荆謝罪，藺廉交歡，自古已然，今何獨異……』

他一句句地唸着，一句句的搖着頭，幌着身子。步履聲漸漸軟和下來，兩手也就不自

覺的袖在手籠里，背脊漸漸顯得駝了起來。

『而況時會所趨，少年血氣方剛，憑一時之情感……遂出此下策耳……』

他把肚裏文章，婉轉地轉入到這裏，突然又停下脚步。想起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中一般形勢：每一個村角落裏，都有像自己所遭遇的那麼一回事。他就感到現在有不得不饒恕他的敵人的過錯的義務，他啞然失笑了。

矮牆門外有一陣相互推讓的聲音。

『樊先生，請你打先，請你打先。』是一個沙啞的彷彿喉頭塞住一把細糠似的聲音。

『你打先——你打先——你老人家。』是一個叩擊金屬器具似的有力而清朗的聲音。

干嘯霞先生馬上從房門打偏望過去：一個西裝革履異樣不順眼的煥發的青年，和

一個極其熟習的一身寬大的藍布長褂束着一條粗帶子的老頭子，並排地走進大門來了。

干嘯霞老先生搶上一步，站在門限上。

『哦！難得難得——光甫。』

那青年一個勁兒打堂屋廊下來了過來。這回那統藍布大褂落後了半步，像一支大旗似的，護衛在那青年後面。

『啊！老伯，怎麼還要你費心呢。』青年馬上裝出站在鏡頭前表演似的誇張的神情，熱情地迎了上去。嘴裏這麼說着，心裏却想：『你這老狐狸，玩的一套什麼花樣？』接着，青年一幕插曲，映過心頭。在大兵火急的搜捕下，一個强悍的少年，在深夜裏，在星光熹微下，向一個山頭跑去……翻過了不止山頭，逃到海的那邊，而這少年就是自己……

背後那統藍布大褂馬上接過嘴去。

「他可真客氣，怎麼也不肯來，總說太打擾老先生，還憑我這……這三寸不爛——不爛之舌，勸駕……唔……呵呵……今天天氣可真好呵……」

於是，三個人各進了客房，不分賓主隨便地坐定。

「那有什麼呢！」于嘯霞老先生順手理一理眼鏡，偷偷地射了那青年一眼：黑油油的西式頭髮，紅潤而粉嫩的臉子，一個美麗無比的「小生」。唔！要是他也是像梅蘭芳似的飾個青衣，那就——那就……「咳咳」于嘯霞老先生咳了兩下，馬上覺得心頭有條饒虫在爬，丹田那裏感到重甸甸的。「都是自家人，算不得洗塵，哪，哪——我是老木懵懂了……我們不過碰碰頭，談談心……」

「呵……」那藍布大褂田清老接着笑了起來。

「老伯，看來你近來身體很仙健吧！」青年一時搜不出適合的話，隨便地搭上一句。

「我們大概有七八年不見面啦。」

「是呀！光甫，怎麼你老不回鄉來呢。」干嘯霞老先生用惋惜似的口氣說。「其實，我是一點無所謂的。你看頭髮已白得那麼一大把了，還有什麼用場。鄉下事情還要我來主持，那真是活受罪……現在是青年人世界，你正應該回來做點事呀！」

「那——那——倒不是這麼說的。」青年樊光甫陽氣而大方地說，平時在鏡頭前那種假裝的藝術的感應，在他心裏自然地起來。於是他說出了一大串像爲編劇者所編定的不是出自自己心裏的話。他說老年人有經驗，做起事來，就得體些，而且不憑感情，自然也能合乎中正之道……

他這麼說着，一聽進自己耳裏，心頭就激起了一陣怒火，覺得聽的自己，被說話的自己侮辱了。然而他底嘴子還沒有停息：

「……在這樣一個風氣閉塞的鄉村裏，不是老伯來開導開導，還有誰……一大堆愚昧的種田人，祇知道像蚯蚓似的，食息在土地裏；要不是老伯來撐撐場面，那真要給外

邊人笑死呢……」

「霍霍霍……」

干嘯霞這回是真心實意地大笑了。他搖動着蚌殼形的臉子，眯着朦朧的細眼，瞧這侃侃而談的青年，真的是大大不同了，和以前比較起來：嫩黃的臉子上，永遠露着嚴重的陰鬱的神色。坐在農民協會的辦公室中，一件件處理突發事項，打發趁熱鬧的青年小子，去胡混亂鬧。一登上演說台上，大着喉頭乾喊，滿口唾沫星子：打倒土豪，劣紳，打倒惡棍……地痞……

「唔……地痞啊！唔！」田清老驚了驚。向地板上吐了口痰，用鞋底順便一拖。向干嘯霞老先生橫射了一眼。

干嘯霞老先生正沉思地拈着鬍子，覺得自己畢竟有點識力：眼前的人，的確變過了樣。溫文和雅。知道一切應有的禮節。能尊敬老年人……但這他却以為是當局提倡舊道

德的結果。

青年樊光甫終於在憎恨自己的虛偽中停下嘴。但他又馬上寬恕了自己：藝術家最大的使命是靈魂的探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與舊勢力虛與委蛇，正是藝術家應有的處世術。過去那種操切行爲，實在有點稚氣。

「唔！你說的很對。」干嘯霞老先生這回把臉色收拾得儘可能的嚴正。「你現在可說懂得了世事了！」

「米頭是越稽越到家的。」田清老站起來，陪着笑。「再說樊先生在外面磨練了那麼七年八年……」

「別多嘴啦！快去叫他們上菜……」干嘯霞老先生繃了繃眉頭，揮着手，彷彿嫌他這話說得不很得體。

田清老出去了。不久就有一個吊桶臉的女人，寡婦財土嫂，進來安排桌子。這裏就留

下干嘯霞老先生跟青年藝術家樊光甫，在細密地相互談着話。

「……………」

「……那麼你這幾年倒底在外面幹些什麼事呢？」

「……沒有什麼，在做些文藝工作……」

「……怎麼叫文藝工作……」

「……那就是編些劇本……寫些小說……」

「……那麼，人家說你在做戲子，那可是……」

「……是的，有那麼一回事，便是現在……」

「啊！」那個安排桌子的女人，突然叫了起來，把手裏一隻酒杯，摔在地下，碎了。她急遽地跑了出去，險些兒跟那和堂屋裏長工搭着閒話走來的田清老撞了個滿懷。

「娘的！」田清老罵着，踱進房來。「這寡婦……」嘴裏還拖着一縷餘音。

不久，酒菜由長工端了進來。干嘯霞老先生一聲聲說着：

「沒有什麼小菜——沒有什麼小菜，便飯，便飯。——大家喝一杯淡酒……」

三個人就這麼吃喝起來。青年藝術家樊光甫還一意矜持着，時時記起日常在鏡頭前表演的那種假裝藝術的情調說着，笑着，痛快地名士式地喝着酒。

干嘯霞老先生反而顯得憂鬱起來。這眼前那麼煥發的青年，竟是個戲子——一種極無聊賴的人類；真覺得可惜。同時，他又有點神祕的感念：張謇老贈晚華的詩句，濃豔地在他腦裏發脹……

「那麼——那麼——」他輕撥着筷子，橫射了食饑得像條餓狗在一邊吞吃的田清老，「怎麼寫寫小說，編編劇本就算是文藝工作呢——難道做戲子……」

「霍霍霍！樊光甫這回放肆地笑了起來。酒彷彿增加了他一種力量，解脫了一些不必要的束縛。「這個，老伯可不很明白了！」他再喝了口酒，潤潤喉頭。鏡頭前必須裝做

個激烈派小生的自己曾經有過的姿態，顯現在他眼前。他於是滔滔地說出一大套理論：指明我們這個社會是太腐敗不堪了，我們總得用種方法來加以改造。一九二七年那次用的最激烈的政治的改革。由於民衆的覺醒和力量的不夠，並一批人出賣民族利益，遭社會仍舊停滯在古老的深淵裏，沒有絲毫進步……但喚起民衆底覺醒和激發民衆的力量，最好是藝術這一武器……

「比如電影和戲劇……」他馬上像對待極夠朋友的同道者似的說：「將一切社會的黑暗面，盡情給牠暴露出來，使看衆知道誰是個作惡的，壓迫人的，誰是個被損害與被壓迫的……同時，又用暗示的方法，使他們知道應該用怎樣的手段，方才能夠剷除並打倒這作惡的……」他說着說着，時時用眼光刺着干嘯老。像在忠告他請及早留心。

「唔唔！」干嘯酸老先生聽着聽着，心裏莫明其妙的沉重起來，馬上截止他的說話。縐着眉，喝了杯苦酒。「這個——這個，蟹蟹……說來也就是一句老話：勸善懲惡吧！不

過，不過，像你那樣的人去做這事，似乎不大合算。你以為對不對，我是——我是最看得起你的啊！

「是的是的！」田清老照例要來個註腳。「不合算，不合算。一個讀書人，怎麼好去——當戲子……」

「而且，「倡優」兩字，一向是——一向是——」于嘯霞老先生加重着語氣「一向是作下賤人解釋，所謂倡優畜之……」

樊光甫心里一跳，苦笑一下，紅唇中露出白齒，靜了下來。于嘯霞老先生更加憂鬱了。但這回不是可惜和愛憐，而是微微感到些不安和憎惡。

田清老已經喝夠了酒。他那永遠拱着的背，稍為挺直點兒。他馬上感到自己品位比眼前這青年要高過一等，用不着對他陪小心。一個戲子——「哈哈！真的會是個戲子！」

「那麼，你們那戲文是怎麼做的？」田清老興興頭頭地問。

樊光甫瞧了他一眼，知道他口氣中帶些輕蔑。

「沒有什麼，我們自己是並不親身上台做，拍了照，再在台上映出的。」

「呵！這是什麼樣戲文呀！」

「少見多怪，電影也不知道。」干嘯霞老先生哼了他一聲。「這裏縣裏還沒有的，府裏也很少；上海可就多啦。去年我到上海去，在大世界裏看到過，都是男男女女一套，淫穢得很。一點也沒有勸善懲惡的意思。——連連，男女兩個抱着香嘴也會做出來的。霍霍霍，香嘴也——」

干嘯霞老先生於是抹一嘴，拈起鬍子來，狠狠地瞧了這眼前實在長得漂亮的青年，覺得又是勝利了。

「霍霍霍——」他突然又乾笑了兩聲。他覺得這回勝利的又是他了。自己孩子不爭氣，成年在外面胡調，地方上沒人信仰他。這青年一來，自己就有點不安，惟怒「政權旁

落。」而現在，竟何幸這曾經煽動鄉下老百姓反對自己的青年，也成了這麼個沒出息的東西：戲子。「霍——」

樊光甫在這笑聲中感到侮辱。他想尋個適切的報復。爲了增加他所獻身的藝術的力量，他決定深入民間，來看一看這不管樑木如何腐敗，地基如何不穩，却還照例刷新門楣的崩落的鄉村。他要看出農民們，在如何的困苦艱難的生活中，掙扎着出路，他要看出地主與鄉豪在如何的新的剝削手段下，像蛀虫似的蝕腐這鄉村的新形勢……而這眼前的一對就是他唯一的目的物。他同時也許能在農民中間，放下一個爆彈，準備在某一個時候，射散這白額虎和豺狼！他要從生活實踐中增大他藝術的因素，要從藝術的教育中改造生活。他想：「你別高聲大笑呵！巴比倫準備着傾倒吧！」

「哈哈——」於是他仍舊沿用假裝藝術的方法，附和着笑了。

田清老這回彷彿找不出自己笑的機會，放下筷，轉出客房去。在堂屋的過路上，又跟

寡婦財土嫂她們撞個滿懷。寡婦財土嫂跟幾個女孩子正在隔着層板壁聽裏面說話，透着縫子瞧這個當戲子的青年。

第二天，田清老像個報喪的，急急忙忙跑向市集去。

昨晚干嘯霞老先生的話，還在他耳呆裏發响。

「……看他這次回來，是有作用的有背景的——有作用有背景，你知道嗎？」干嘯老可真有他一付見識。拈着鬍子，就能把別人每一根心思都拈出去。「他要把村裏鬧出來的事情編成戲去上演。像你田清老，就祇好編成個小丑。一個小丑……唔，還要上申報，還要拍照還要——還要霍霍……」

田清老一到市集裏，他就馬上裝若無其事的閒踱起來。

「田清老有什麼新聞呀？」一批街頭老鴉，見了他就是這麼問「你嘴邊笑嚶嚶的？」

田清老搖搖頭沒說。袖着手，讓旱烟管掛在手臂上像鐘擺似的盪。接着，老鼠似地向四周楞了一會眼，低着聲音，把嘴巴湊到那人底耳邊：

「前天，村裏來了個戲子呢？」

那人莫明其妙地吃了一驚。

「是誰呀？」

「還有是誰呢？就是那個前些年弄得合村不安的小夥子——樊光甫。」

「哼！他會去當戲子……」那人別轉頭去。

「信不信由你。他自己對我親口說過的。老先生去年到上海去，也在影子戲館裏，看到他抱着個女人在親嘴……」

「哦！」

田清老又悠閒地竄入德發老店，跟賬房做個鬼臉，笑了笑。接着，又向哦哦嘈嘈叫着

的趕市的羣集裏竄去。

「田清老，鄉裏頭有些什麼新聞呀！鄉公所又有什麼命令接到啦！」

「鄉公所可清閒得很；壯丁抽過了，戶籍編定了，國選事件老先生自己會辦好的。——祇是——」田清老照舊碌了碌眼，向那人湊上嘴去。

「好說，好說——不會有這一回事的——不會有這回事的。」那人笑笑跑開了。

「——那麼看他來拍照，就會知道了。」

田清老事不關己地解釋着。

在慧老二肉舖子外面，集攏了許多人。德發老店的賬房，一個黃臉的烟鬼子，擺着一付聰明的神氣，在慢條斯理地說話。

「……憑我這份經驗，這話可不會假的。因為是他自己親口對嘯老說的。聽到的人就很多，田清老，財土嫂，和嘯老的長工……啫啫……說不定連慧老二的女兒也聽到過

……但是——」於是他來了個強硬的口氣。「事情倒不在他自己當什麼的。怕祇怕，上
 申報，拍照相。那是頂頂壞村子的。這照相，嗒嗒！是洋鬼子用三千六百對眼睛鑄成的。據說
 洋人黃眼睛不行，一定要中國人黑眼睛，頂好還是小孩子的。就這叫人小威光大呀……」

呼嚕……呼嚕……」

他看一看那些聽衆，笨拙的臉上，全張着對驚奇的眼。喘了一會氣，接着又說下去：

「這件事，正跟那年造學齡兒童冊子事情一樣的，曹娥江造大橋，橋樁打不下；聰明
 的人，記起秦始皇造萬里長城，殺個萬杞梁填城脚。就往小學堂裏寫小學生名字，好叫這
 些人死去，亡靈抱住橋樁子。現在，外面世界不太平，招兵招不迭，他也許要拍了咱們照去，
 好叫咱們陰魂到戰場上去助戰……」

「哦！」聽的人全都吃驚地叫了出來。

於是田清老竄到那賬房身邊，裝個安閒而和藹的臉子，說道：

「哪會——哪會——他也是自己村裏人，會有心來害村嗎？再說，他不過是個戲子……」

「戲子——戲子會拐帶女人呢！有人就那麼叫。」

「媽的，我的孩子，就是那年壞掉的，上去了名字。」肉舖子老板慧老二，一提刀劈開了一個豬腿子，憤恨地叫。放下手，就把肉枕一邊放着的酒壺，對住自己的嘴子，咕咯咕咯喝了一肚子。

看田清老一臉子得意的笑。羣衆一發覺得賬房這些話是實實在在的了。馬上像一大羣豬仔似的地尼尼唔唔哄哄響起來。

「不會有的，不會有的。」田清老更加重語氣。「不過，做戲子，拐帶女人，那倒歷古以來就是如此的。這不是我老頭子担保得了。再說他生得可真漂亮。嚙老就說他像梅蘭芳。誰看過梅蘭芳呢，沒看過的，就去看他好了。不過，慧老二女兒不許去看，看了會生相思。」

病死了後，那麼你是個真正的孤老了……呵呵……」

慧老二倒完了肉枕上一壺酒，狠狠地叫：

「什麼？」

「沒什麼，就心你女兒拐跑……霍……」那老賬房插着句笑。

「他敢——當心我提刀！」慧老二一刀劈在肉枕上。圍在前面的人退後了一步。

接着，慧老二就去招呼顧客，提着秤叫：

「干尙木——肉——一斤二兩——」

田清老宥進濕漉漉的店堂裏去，羣衆還是尼唔尼唔响着。

聽了德發老店賬房的宣傳，望天有點迷迷糊糊的焦急。他回到家去。

村路像條乾死的蛇，在秋陽下喘氣。他昂藏地望着天，脚高脚低的在踽。

三年前，他逃走了老婆。據說逃到上海，也還是在毛廁裏跟一個戲子有了那個，捉出了奸。打了一頓，給鎖在家裏；一不留心，却又給帶走了。

而現在，村裏竟來了個戲子！——他心裏煩燥。

脚步就感到沉重。胸頭的氣喘着。他彷彿眼前就碰見了八年前帶領他們一羣搶尼姑打菩薩的那個小夥子。

『不會的。不會的。——他怎麼會去做戲子呢！』突然，他又轉過心來想。『這是大族壓迫小族，歷來就是如此；這村裏，就祇有他們幾家姓樊的。他們不讓他來做個頭腦……他們妒忌他是個讀書的。』

他到了村南一個地壇上。地壇上正坐滿了一堆人。也像風風雨雨的在說什麼。

『你想，做戲子做到當衆親嘴，那可還有臉子做人！』出明大着喉頭在嚷。『我的哥哥就說過，說不定他還要做到咱們村裏來，還要當場那個咧！』

「申報是上不得的。無論如何，申報是上不得的。」一個羊白鬍的老頭，裝作極有經驗的樣子說。「一上申報，那全個村子就完了。他這回回來，我看十有九是要打聽一點村裏出來的事情，去上申報的。」

「上申報？——編戲做給別人看呵！」一個中年的農人，橫吊着一條竹節旱烟管，哼着。

「你知道什麼？你知道什麼？」羊白鬍的發了狠。「老年人不知道，你知道？——那一年，我就說過阿基，你別跟他跑，平分寺院裏谷子啦！搶奪牛羊啦！這都是不作興的！——還有，拉着尼姑當老婆，這是自從盤古分天地，就沒看到過的呀……可是，你不聽好咯，他自己跑了，你可坐上了半年牢……」

「你別老木懵懂了！——你翻什麼老古書呀？」那人紅一紅臉，宕了開去。

「霍霍霍！這話倒實在，阿基就太老實一點。」田明橫着兩塊頰肉，睜睜着，笑着。

「我翻老古書——老古書可真多了。」他伸出一條長長的竹旱烟管，像要打那個宥着走開去的人似的。接着，他的眼睛落在望天身上。「就問那望天吧！他的老婆是戲子帶去的，帶到上海，說不定，也是帶去拍那個香嘴的照片，給別人看的。你們想想，一個人怎麼好把自己影子拍上照。那是魔道。拍照就是外國人的花頭。一個人多洗三回澡，就要喪元氣。何況，一拍去了照，還不失掉威光。失掉威光，鬼也就尋上身了。聽說他還拍了照，做影子戲，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這是時式！有個低低的聲音。」

「時式時式！什麼叫做時式！」老頭子像接電機似的，馬上旋着禿頭找那個說話的。可是他找不出。「孔夫子就不講時式！他講忠、孝、節、義。還有，孔夫子叫你們要聽老人的話。有事問三老。孔夫子說過——講老話，我們村裏歷來就不許做戲子的住下的。我們下姓是個大大的宗族，上有千御史，皇上封他一把上方寶劍，先斬後奏。本來留得他們姓樊的，

已經夠客氣了。現在還要讓做戲子的來往！那真是祖宗十八代的晦氣……趕出去趕出去！——明天，開廟門，叫族長太公來評評理看！」

「他怕他媳婦來青老婆給拐跑哪！」有個小小的聲音，像蜂子似的在望天耳邊響。望天回過頭去。那是紹清。

「我看——他不會去做戲子的。」

「好好的——一個讀書人，怎麼會去做戲子。那是他們撒謊。」紹清附和着。

「要是真的是個戲子，那自然該得辦一辦他的！」阿基站在紹清後面，想起他吃的冤枉官司，也有點兒氣。「總之，跟讀書人接近，總沒有好處……」

「是呀！中益太公，明天你跟嘯先生說去好啦！」田明的臉上橫肉，在樂得發抖。對着那個羊白鬚子的老頭叫。「說是一村人公意，不許敗壞村風的戲子在咱們村裏住。」

「望天，你也可向他去要還老婆來呀。」

望天拉長了臉，笑一笑。

「……唔……唔——他到底是不是做戲子的呢？」

「那你問財土嫂好了。你瞧，財土嫂提着籃子來了，你問她。她昨天在幫嘯先生家做事。」

說着，一個吊桶臉的中年婦人，一拐一趔地走過來。黑羽綢的夾衫隨着風拍打着東扭西轉的尖屁股。聽到有人叫她，就眯着左眼，歪着嘴子，裝做聾子似的站下來聽。

「那裏會不是呢。」擷了一下嘴。「我一聽到他自己說當戲子的話，就魂不附體的逃回廚房去了。」

說着，她把提籃放下來。

「怎麼一回事呀？」師母見到我那付發抖樣子就問。

「我怕！我怕！」我說。「那個人是個戲子呢！」

「戲子又有什麼，還不是個人嗎？」師母說，「你快給我端菜過去。」

「我哭了起來，」說着，她真的傷心得抹抹鼻子，用前圍布揩她乾巴巴的眼睛。「我
說，「我是個寡婦，師母，我怎麼好在戲子跟前露臉呢。我守了十二年寡了，總希望死時候，
老先生給我請塊貞節牌坊，這一來，我怕將來有口洗不清，怎對得起死了的財土呀！
囉囉囉……」

接着，財土嫂馬上收住嘴，提起竹籃，往水埠頭去了。

「你看你看！」羊白鬍子拈起鬍子尾來。「果不其然？要是我們村裏留下這做戲子
的。村裏女子誰還敢露臉呢？」

水埠上一排地跪着許多婦女。她們在洗衣，洗菜，財土嫂夾在正中間。

「……囉！你不要說，戲子雖是戲子，那張臉子可真漂亮呢。齒白，唇紅，眼睛水溜溜

的。」她上下着身子，搓了把衣服，用木榔頭在石砧上打那衣服。

「那麼，他穿些什麼衣服呢？」跪在她左手洗菜的慧老二女兒傻大姐低低地問。

「衣服，可真特別啦。胸前敞開，頸子上結着個那麼樣花帶子，胸頭高高地突出，像女人似的，有奶奶。」她停下手來做手勢。「還有，他那條褲子，可真好看啦。緊緊地包着屁股，也緊緊地包着前面小肚子，突了出來。——唔！連我看了，也難爲情起來……唔！啲啲……」

「她向清水中吐了口唾涎，就拿起榔頭來敲衣服：『啪啦！啪啦！……』」

「噲！財土嫂也是——」傻大姐推了她一把，用手背遮了遮臉子。「故意這麼說。」

「故意倒不會故意的。財土嫂呵——」隔了三塊石頭跪着洗芋莠的來青老婆說。

「我公公也在聲聲口口說：怪模怪樣的，一個戲子……其實，戲子又有什麼壞呢。」

她說着，眯着毛鬆鬆的眼沉思起來：一個落難的小生，一個調情的丑角，她都覺得可愛。她常常巴望自己是個花旦或是青衣。把她枯燥的人生，配合在有趣的劇情裏。於是她

借那溪頭活水，照一照自己臉子。兩頰飛上一陣熱。

「呸！臊炭！」有人在罵。「要末，跟戲子去好嘞，別孝敬「一把鬍子」的。在老娘面前活現眼，弄得咱們一身是灰。」

來青老婆尖了那女人一眼。咬咬牙，這是望天的後娶的老婆。

「我們是紅綠書紙寫得端端正正，坐着花轎上門的。」來青老婆也嚴正地咒罵着。「不像人家，過不得日子，黑夜裏偷偷給人抬來的二婚人呸……」

「呸！你說誰？——你說誰？」那女人站了起來。兩手插着腰，向前搶一步。

「我不說誰，我說我說的人——沒叫你長耳朵？」
來青老婆也插腰站起。

一個木榔頭向中間劈下。財土嫂把這兩人隔開了。

「爲了一個戲子，這也有什麼可鬪口的。誰也沒跟那戲子拼上，這也有什麼好妒忌

的。』財土嫂公平地說。『不過呢，十個戲子九個淫，十隻狐狸九隻迷人精，不裝得漂亮，哪拐得女人呢？』

「呸！」

「呸！」

於是兩個人各啐了一口，白了白眼，各幹各的事去。——又在石埠上跪下了。

『再說他呢，自然值不得我們去論長道短的。』財土嫂接着說下去。『昨天，他一回來，聽說他在外面做戲，和中太婆就氣得個死去活來。他的哥哥在家裏躲了一天不肯出門。後來，那戲子這麼說，那麼說，總算給他哥哥說過來了。他哥哥也同意他做戲子。說什麼他弟弟做的戲是大寫壹字，要多幾筆。是好戲。其實呢，連一對男女抱着香嘴也會做出來的呀！真是有臉說人，沒臉看自己……』

「嗯！——財土嫂，你也是——」傻大姐又推了她一把，用手背遮住嘴。『故意這麼

說……」

「那又有什麼呢？」來青老婆生氣似地插嘴。看了看傻大姐，正在瞪着兩隻黑圓眼睛發怔。「鄉下做戲，還拉動帳子呢？香香嘴，又有什麼……」

「唔！來青嫂……你這麼說，我不來的……」「傻大姐擠向來青老婆一邊來。」

「你不來——我沒叫你來過，你總有一天，會跟男子一起，連把帳頂都抖掉的——」

「「唔！你說你說！」傻大姐裝着要扭來青老婆的嘴巴。來青老婆笑倒在石上。衣角沾濕了溪水。」

「那麼正經說——」「傻大姐拉起了來青老婆。」他在外面當戲子，當的是什麼腳色呢？」

「我知道你去問他去好啦：『「噯！光甫哥哥呀，小妹要問你一句話，你在外面當戲子，是當的什麼腳色呀！」那麼他就會說『「噯，小妹妹呀……」』哈哈！」

「那我不跟你說了。」傻大姐嘟着嘴，怔住。

「哦！哦！小妹妹，你別生氣。」來青老婆拍一下傻大姐的圓胖的肩膀。「我知道，我知道，我跟你說他是當小旦的。」

「當小旦的！不當小生嗎？」傻大姐彷彿有點失望。

「說不定還當老旦呢。」來青老婆更尖了一句：「你看他這麼一付長相，也祇配當老旦呀！他拐着一條手杖，走上台來，唱道：『老婦山西人氏！』她說，他是那山的西邊人哪……哈哈……」來青老婆笑得前仰後合的，險些兒倒下水裏去。

「哈哈——」連望天的老婆也笑了起來。

太陽漸漸升到中天，人影子收得短短的了。

市集散了。販子們帶着大新奇的消息，回自己的村裏去。慧老二也把肉舖子鎖上門，

懷着一肚子酒悶，從街頭走回家來。

青年藝術家樊光甫跟他哥哥樊光漢已在村前田隴上玩了老半天，心裏感到說不出的快樂。彷彿一個行腳，得到了休息的日子。

但他時刻不忘却自己是個與眾不同的藝術家。他從一切理論書上，知道藝術家應該愛人間，但也應該愛自然。他這時，正迷失在尾秋田野的疎落的景色裏。秋收過了，冬作新上了田。人疎落落的在秋風中互遞着短語，坵墩間有紅柏數株，棲息着烏鴉。有的烏鴉把嘴子插在翼子下，裝作睡眠姿勢……有時，半空裏嘯的一聲，一隻紅嘴雀拖着長尾巴飛過，如同一支火箭，射中田頭小蛇……但這一切，他已有八九年不曾看到了。

他一邊看着秋景，拍着照相，一邊問他哥哥年來村裏的情形。

這個堅實如同厚土的男子樊光漢，却却時用歎息來代替回答。「時勢是不同了！時勢是不同了！」有時，他也會有這麼說上一二句。「但我們種田的，可沒有改變——我們

沒法改變呀！

這自然叫樊光甫益發覺得作爲藝術家的他的責任的重大。他無論如何，總得爲大衆服務，教育大衆，使他們追上這時代，變革這時代。

「瞧吧！鄉公所設立起來了。」在回歸路上，樊光漢又歎息着說。「壯丁訓練我也去訓練過了！戶籍也編起來了！門牌錢倒出了不少。但我們還照舊種田，送租米，納糧，再加上種種的捐稅……照舊在泥土裏打滾，什麼見識也沒有，什麼影子戲啦，藝術啦，咱們都不懂，咱們是塊木頭，祇配燒火！」

「祇配燒火……哈哈！」樊光甫覺得這是一句該用特寫映出的一句警句。「就是配燒火，那才是好木材！」他沈吟着，回頭向村頭望去。

村頭的地壇上繁滿了男人。地壇下的水埠上跪着不少女人。一株古老的大榆樹從村路一角伸出枝幹來。樹蔭蓋滿了一個溪面。溪水澄清地映着藍天，太陽光在水面閃出

一絲絲的金紋。有幾隻鴨子，唧呀唧地叫着，緩緩地順着流水浮去。有時一翻身，穿入水底；隔了一會兒又在遼遠的蘆葦叢中升起。而水埠上，婦女們的笑語聲合着砧聲，一聲聲高揚在空間……

他覺得這是個最好的鏡頭，最好的畫面。他拋撇了他的哥哥，像隻小麻雀似的跑過場去。他站在堤防的一角上，用照相機對着水埠攝了個照。

財土嫂早已看到了「哇」的叫了一聲，跑上地壇去。望天的老婆可不住吐着唾沫，却還偷偷地向這戲子看去。

「都是做戲子害的，不然，我怎麼會那麼湊巧嫁了沒中用的窮鬼！
來青老婆堆下一臉子的笑。站了起來，羈一下布圍，走過來叫：

「是光甫叔嗎？七八年不見啦，一向在那裏呀！」

樊光甫收起了照相機，和善地瞧了她一眼。笑了笑，沒說什麼。

「你不認得我了！我是來青嬖子呀！——你手裏這個是什麼東西，給嫂嫂看一看！」
來青老婆伸過手來，打在樊光甫的手背上。

傻大姐也躡到來青老婆的背後，拉着來青老婆的手肘，低低地說：「你倒問問他看——他是外面當戲子？是做小生呢？還是做小旦的！」

「啞啞！」隔十來塊石頭的那邊，又有人在吐口沫。

「這是照相機！——我剛纔向你們偷拍了一個照咧。」樊光甫打着說。

「啊！那麼我們都要給你拍去做戲去了嗎？」來青老婆有點吃驚，但也有點歡喜，大着眼，叫着。

「你——你是做旦的，還是——做小生的。」傻大姐大着胆一說，就把頭子縮到來青老婆的背後去。

「哇！有人拍我們照相哪！有人拍我們照相哪……」馬上有個聲音飛上地壇去。

地壇上一陣哄鬧，就有人影擁出，奔向水埠來。彷彿一陣西風，吹下一大堆樹葉子。

「是誰在拍照？——是誰在拍照！」

有個兇狠的聲音在人影中搖曳着，奔過來。

來青老婆馬上把剛才拿過來的照相機交還給樊光甫。遠看去像兩個人在扯扯拉拉的。一根長竹桿子，就打在他們接着的手臂上，她回頭一看，是羊白鬍子。她馬上躲到石埠裏手一個陽溝洞裏去。

「是我呀！」樊光甫對着這些笨拙而忠厚的臉子，親和地說。「我向這水埠拍了個照。——真是一張好畫面呢。」

「你是誰？——你是誰？」羊白鬍子，抖縮着叫着，搶了上來。兇狠狠地瞷住他。

「我是樊光甫——老伯伯——中益太公，你不認得我了嗎？」他也湊身上去。

「你是樊光甫？——你是不是在當戲子？」

「當——戲——子——」樊光甫沈吟着，最後，他決然說。「是的！中益太公！我在當戲子因爲……」

樊光甫一邊說着，一邊覺得這是個教育大眾的機會了，他正要鬆一鬆領結，用他的口才，去說服他們。不料從頭後伸來一隻大手，一把抓住他的領子。

「好那麼，我們把這戲子送上鄉公所去！他調戲慧老二女兒，還有來青老婆……」

「不，不——」樊光甫回過頭來瞧，是田明。田清老的嘴臉，在這粗野的男子身上顯示出來。

「我是個爲你們——爲你們大眾……」

他正想這麼喊了出來，慧老二踉蹌着走上一步，向他擱了個响噠的耳光。

「你敢——調戲我女兒！——你這戲子，你這淫棍！」

堤防那頭，樊光漢匆匆忙忙趕了過來。一把抓起田明抓住那領子的臂膀。

「什麼你……」聲音發着抖。一揚手，田明踉蹌一下，倒在老榆樹根上，屁股陷泥淖裏。

慧老二轉向樊光漢搶來：

「你——你——算你有個當戲子的弟弟好！你這蠻牛，讓我來收拾你。」

「哇~~~~」呆怔着的傻大姐，這回尖叫了一聲。從人叢中，抱着頭奔向地壇去了！

「放你狗屁……」樊光漢用一手把慧老二一格，慧老二跌在水埠的一塊不穩的石塊上，搖了一下。一手抓住光甫，叫：「弟弟，走！」他喝開羣衆，把弟弟挾上地壇。直向自己家裏走去。

嚇得不敢聲張的羊白鬍子，這回又抖縮着大叫道：

「……怎麼……怎麼……難道我們姓干的大族，還要讓姓樊的欺侮開廟門！明天開廟門……咱們不讓一個戲子住在村裏……」

「趕上去趕上去！打死那戲子！還拍照拍女人的照，去香嘴！壞村子！打死他！」田明大着喉頭喊。眼落在發酒昏的慧老二身上。

「我看是不會的。」望天看看榆樹頂上的青天，搖着頭。

「要是真的是個戲子！那真應該辦他……」阿基又想起吃官司的事。

「咕——咕——」羊白鬍子氣得發抖。

村路上，田清老拱着背走來了。他那揹在腰邊的旱烟管的銅嘴子，在太陽光下發亮。

野獸派作家

他是個野獸派作家。然而他什麼作品也沒有。一首詩，一張畫，一篇小說或劇本，他全沒有。然而，他總不失為一個野獸派作家。

那麼，你們也許會想到，他那服飾和風度，和現代野獸主義繪畫的領袖，法蘭西畫家亨律瑪締斯差不多；所以有人跟他那麼叫。你們也許會更進一步想：雖然亨律瑪締斯底風態和服飾，自己也不很了然，但中國的瑪締斯，却是滿街走；他那服飾和風度，一定是長而且亂的頭髮，瘦削的臉，尖的下巴尖的鼻，野貓似的發綠的兩眼，再套上一通破舊的西裝，戴着一雙卓別麟式的大皮鞋，一邊搖頭擺腦地走過，一邊揮着手杖「大大帝帝」地唱。——活像個半瘋狂的人。

可是咱們野獸派作家，全不是那麼一會事。他每天刮臉，每一星期修一次頭髮。臉蛋

兒豐腴淨白，同玉琢一般。頭髮漆黑而且滑澤，蒼蠅停在那上面，準會打滑溜。他愛國，從不穿西裝，學做洋奴。他穿各種各色綢羅綾緞的長褂兒。出門時，他還得戴上一頂西瓜皮，穿上一領馬褂。他說：這是禮節。像他那麼個世家子弟，應該守禮節。但他守禮節，他又知通變，長褂兒式樣，却不一定寬袖大幅的。準得隨風氣。比如，目下時行的長褂兒式樣，必須長長地拂着脚面，窄窄地緊緊紮住腰身和屁股，顯出男性的苗條和曲線美。那麼，他就叫管家，準照這個式樣，做上三五件。他對朋友，或是見訪的客人，也不是粗裏粗氣的。挺斯文，挺和氣。他先是平平整整跟你鞠個躬，他接着退讓在一角，微微地灣着腰，用左手做一個請的姿勢，說上一大串，「請進，裏面坐。大駕光臨，小弟不勝榮幸之至！」於是你進去，準會給他派定在一張沙發上坐，給他當作個上賓款待。

這時候，也許你會呆怔住。你一定想不到他那會客室有那麼精美富麗。玻璃窗上半張着黃綾綢兒的窗簾；繫窗簾的帶子，飄着綠色的穗子。玻璃門上也張了半截的白綢門

帘。四壁全是書櫥書箱和對聯。一部木版的二十四史，就疊了半個壁面。四部備要和四部叢刊也裝了五六個書櫥。至於別の木版書和時下流行的雜誌，新書也是琳瑯滿目的。對聯差不多全是名人手筆。有上款署他祖父名字的會國藩寫的堂幅。有上款署他父親名字的翁同繇寫的對子。又有上款署他自己名字的于右任和譚延闓寫的小幅和橫條。室內除一張寫字桌和一張沙發，有點兒不免洋化外，坐椅和茶几，全是紅木嵌鑲的古董。自然，最難得的，還是在一架書櫥上擺一堆磁器古玩。據咱們野獸派作家說，那是經過他祖父考定的殷周時代的東西。卽就這一些東西論，也值價幾百萬。他卽使有一天，做標金生意失敗，也決不把這些東西去抵押的。

他看你這麼地老獸着，他知道你是給室內的陳設吸引住了。他一時間，決不來打擾你。讓你自由地遊目騁懷，怔上老半個鐘頭。於是，他才問你還是喜歡抽水煙，或是雪茄，香烟。你如其不需要這一套，他便斷定你是個新人物。他便跟你談起墨索里尼，希特拉，孔子，

孟子甚至於斯大林。如其你對這些也沒興味，那麼他便拿過一大疊吶喊和徬徨或是子夜，跟你談起版本問題。他炫示着他有初版本和再版本的子夜，他有從第一版到第七版的七本吶喊。他考究各版本間的異同，他獎勵作者們的社會思想，他表示自己也非同情弱者和被壓迫者。但如其你對這一套還是沒有趣味，那麼他再來一套關於婦女問題的談話。他從培培兒婦人與社會談起，他談到愛倫凱的戀愛至上主義，談到日本文人的情死事件。他讚美情死。他說，情死是首美麗的詩。是二顆靈魂永恆的合抱。是日月不能爭其光，天地不能爭其久的偉業。是一霎那即永恆！他絕對希望也有這一日，然而他現在不夠資格，因為他是世家弟子，他不能行浪漫主義，他得守古典主義的法則。

一說到世家子弟，他怕又會來一大套。他將會跟你談起他祖父做兩廣巡撫時是如何廉節，對於那些挺而走險的匪人，是如何地勦撫兼施，對於直脚洋鬼子，是如何地恩威並加。接着他又必然地提到他父親做洋務督辦時，是如何地不失君命，出使英法比的時

候，是如何地跟外國掌璽大臣有交情，告老還鄉時，又如何地賞識在野的革命黨人。辛亥起義時，他父親就捐出過一大注錢，幾乎傾家蕩產。而現在這些家業，却還是經銷塘工，慈善等等獎券，重新賺得的。到了自己手裏，雖然結識了幾個要人，却還毫無建樹，真真慚愧得要死。這麼着，他才把話頭收梢了。他重新向你行個九十度敬禮，請你指教。

你如其真的有什麼話說時，他總手托着腮，側着半個頭兒，微笑地聽。從不打斷你的話，屢進一句半句的。等你說完了，他總是極口讚美，說你意見卓越，超絕古今中外。說你措詞圓熟，妥切，而且美麗。說你音調和諧清朗，如同黃鶯低唱。說你態度溫文有禮，世界第一。直說的你紅着臉，忸怩地告辭了。他又平平正正地行了個九十度鞠躬。熱情地約你下回再來續談。凡關於這些一切，完全看不出他和野獸派作家這街頭有什麼關聯。然而偏有人這麼叫他，這確是會使咱們驚奇的。

但是俗話說得好，無風不起浪。他得到這個街頭，並不是偶然的。那是一個十六歲的

女郎，用粉紅的信箋，寫着這個街頭，從遙遠的海上寄贈給他的。

那一年——記不清是一九二二年，還是一九二三年——總之是在大好的初秋的一日，他從杭州倦游回來，懶生生地坐在二等車廂裏。

車站上的人們，蜂攘似地哄湧着。送貨車的鐵輪，在水門汀上軋軋地作響。提篋負箱的紅帽子，在黑壓壓人潮裏浮動。車站外馬路上沙灰飛揚。半空中浮着煙煤的雲。氣候乾燥而悶熱。穿着件白紡綢長衫，還不住涇涇地淪汗。他無聊而且空虛。呆呆地坐着，抽煙。看一個個上車來的搭客。

突然間，他眼前映過一道晚霞那麼的光亮。他吹開浮結在眼前的煙霧，他才看到車廂裏上來了一個年輕的姑娘。粉紅實地紗的旗袍，內襯着印白盛紡的裏衫，最新式的白皮涼鞋，圓柱似的肩背；嫩臉，修眉，短髮；冒煙的眼。矗立在他面前，跟旁邊一個比較年長的男子商量着坐位。這男子看去像是她的哥哥。

車廂裏已擠滿了人，找不出好一點的空位。祇有在他——那個野獸派作家面前，還有一個空位。這男子就指示那個姑娘坐下了。同時，把提籠，皮箱，和被包，也給放在那坐位上頭攔棚裏。

姑娘一時不會坐下，拂着手帕，搖風。臉攔着笑，看着同來的男子。男子把行李擺定了後，站在坐位夾弄間，用手帕拭汗，喘氣。

「那麼，你可回去了。」姑娘低低地說：「叫媽媽放心好了。」

「是的。一切你要自己留心呵。」男的吩咐着：「我回去了。」於是飄動了白夏布長衫，下車了。姑娘的眼光緊追着這長衫影子，送出車廂外，過後，還憑着車窗，探頭外望。車窗外又是一陣嬌媚的對談。

「到了上海，你得立刻寫信來的。那麼媽也可放心了。」

「好的。你回去，嫂嫂那裏也跟我說聲好。」

「上海地面填人多，你在學校裏要留心自己。」

「那還用說。再說姨媽也會照顧我的。」

「那麼……」

男的還不會把話說完，車站上鐵鐘響了。車站長拿出紅綠旗，一等警笛嘩嘩地吹起，火車也拉了一拉汽笛，開始輾動鐵輪，一會兒加快一會兒，哄隆哄隆地開着去了。

姑娘喘着氣坐下。這時候，他那玉琢的臉，才映入姑娘的眼裏。然而姑娘儘自淡然地坐定。

他十分有禮貌的，搭起半個屁股，陪着一臉笑，招呼。然而姑娘並不理他，他吃了一個驚，

他突然想過來了。接着心裏頭，也起了一種強烈的欲望。

他想：自家這一個招呼，原不過守自家世家子弟禮節，見人總得笑，搭起半個屁股，招

呼十分平常，不存什麼壞意思。然而這麼一來，顯見這姑娘在擺女人那一份驕傲，反襯出自家和他之間，確有一個不同之處。

是的。確實有一個不同之處。他繼續想。多因為自家是個世家子弟，在謹守禮節中，把這點看失了。可是這不同之處，正是古往今來，多少善男信女尋死覓活鬧得天翻地覆的一個原動力呀！自家現在——唔，現在倒可趁這機會，求那「不同」的合致，磨平一切女子所有的驕傲呢……

於是先來一回兩人間不同的比較。他底眼光，便探海燈那麼地直向那敵人身上探照。

這回，他可看出了她那黃菲牙兒那麼嫩的皮色，和帝皇的宮殿那麼莊嚴的胸脯了。這確是和自己頂頂不同的地方。而且這胸脯——這帝皇的宮殿，長着兩盤白蓮花。正是含苞未放的兩盤白蓮花。火車在勃侖屯勃侖屯的輪轉聲中抖動，這兩朵白蓮花苞也在

微微的顫，微微的吐着香氣，香氣直攻入他的心，白蓮花苞彷彿給覆在他手掌裏了。手掌裏立刻發出一陣癢癢的麻麻的熱覺。這熱覺，電流似的通過全身。全身像要給融去了，祇留有一顆昂着頭的心。——像幽閉在鐵檻裏昂頭張口待守檻人送肉來的餓虎似的心。於是，他打了個呵欠，一個癮，像抽大烟的人帶有習慣性的癮，支配了他全身。昨晚在城站旅館裏的一幕，也電影似的映過腦裏。

然而，全是一樣的，他想：一堆肉，全是一樣的。不過那一堆是醃過的。這一堆却鮮嫩的。然而，自家正應該攫取它，放到嘴裏去細嚼。

於是計劃開始了。首先應當引她笑。肯笑，便有話說了。

他俯下頭來，裝個假睡，火車在勃侖侖勃侖地向前推動，他那俯着的頭，也就搗殼也似地一起一伏地顫動。且顯得像在跟那姑娘磕頭行禮。

然而姑娘不理這個禮！

那麼再裝作說夢話吧。夢話是那麼地輕，一聲聲地唸着：「觀世音，觀世音，觀世音活的活的觀世音……」

然而姑娘好像沒有聽到。沒有一絲笑聲。

那麼再——再來一手什麼呢？想不出什麼，斜啓眼兒偷瞧這姑娘真像一尊活的觀世音，那麼莊嚴，又那麼誘人！

火車叫了。「啞……」也許是到了峽石吧！「忽喇喇！」火車停止了！於是，他的頭和上身，隨着車身的停止，反應地向前倒下去幾乎撲了她一個滿懷，好自撐住，驚醒了，假打個呵欠，露出一痕笑，挺有禮貌地說：

「對不起！嚇了你一跳了！」

然而那姑娘還是不理。

火車停了會兒，也吐出些人，也吞進些人。火車又搖頭擺尾的走了。他可不在意，他的

世界縮小在兩隻冒烟的眼裏，兩朵白蓮花苞裏！

那麼——他又想不能逗她笑，也得引她罵。那麼想個法兒引她罵吧。——罵，也許她能。因為她要守護自己。罵是女子守護自己的武器。然而這武器最容易繳械。繳了這械，女子也就貼首就擒了。

想得入妙時，他已有幾分勝利的預感。抽出一支三炮台，撒着火，吸着。頭往車窗外望。窗外的天，繚結着一大堆烏雲。猛烈的陽光，猛烈地驅逐着這烏雲。然而烏雲不動。他像被諷刺了。他輕和地笑。

那麼怎樣引她罵呢。他又想把香烟灰彈在她那衣上吧。烟灰的火星將會燒了她那衣服；於是她罵，自己陪禮。兩個人自然有了一會交涉。之後——然而，哄動了全車廂的人，引起了全車廂人的注意，反而給監視住了。這手法，可不很穩健。

沒有把握。他全身一懶，兩腿直向前面伸去，伸去伸去，直抵住她那兩腿。唔！這是一手

好方法！他想。他再也不想收回兩腿來。隨着火車的波動，儘頂住她肉靡靡的兩腿。且還特地加些力，頂得頗爲親切。然而，糟透了，她不稀罕這兩腿，也不收回，却也不理！自己又無法陪禮了。

這回，又失敗了，老頂着也沒味兒。他直起腰來坐正。她似乎也正一正身，從手提篋中，拿出一本雜誌和一份報紙來看。

雜誌是良友圖書雜誌。她首先看封面。封面是一個女體育家的照相，她似乎給這女子迷住了。她肯定這雜誌的最大的價值，就在這一點。女人唯一的優美，是個「圓」字；但須「圓」而不「浮」，「浮」則「肥」，便無足觀。她彷彿追求這理想的目標，在鍛鍊自己。

對着封面出神，老一會，她才翻開書來，一頁一頁地看。他緊緊地追住她眼光，想從她眼光中，讀出她那複雜而微妙的心理來。然而，眼光僅冒着烟。看不出什麼來。心急，臉發燒，

他不禁自嘲起來了。收回眼光，再往窗外看，窗外烏雲和煤烟相混結，糟糕，也恨不得咬下自己腦袋。怎麼想不出一個好方法來。

然而，突然，他想起了。他站起，平平整整地鞠了個躬，臉堆下軟綿綿的笑說：

「對不起，借份報看看！」

那姑娘仰起臉來，往他白紡綢長衫上瞧。可不敢和他眼睛接觸到。默默地把那份身邊的東南日報交給他。

「對不起！對不起！」

他收了報，怪親和地謝。然而，端起報來看，報上的字，儘作怪地亂舞，什麼也看不出來。他那顆強頑的心，這時，可更感到飢餓了。他要求得更迫切，他覺得自己生命將要斷絕了。祇有這一堆肉是他生命唯一的糧食！

儘老是那麼地呆着。車已過了嘉興了。

謝着，還了報紙，還是毫無動靜。

儘老是那麼地呆着。車將到了松江了。

毫無進攻的辦法。

然而，突從地底起了一聲雷。轟隆隆滾過了車頂。接着天空中烏雲急促地飛。大雨驟下。

他起身，想給推上車窗。於是她一笑讓過身來。他立刻像被窗外的風吹倒似的，往後仰。她扶住了他。

關上了窗。他坐定。於是衷心地向她表示謝意。

「要不是您給我扶住，我定會跌個倒栽蔥呢。」

她笑了笑，然而仍不說話。

但機會是來了。

「快到上海了吧！」他說：

她點一點頭。

「剛才上車時，是你哥哥吧！」

她也點了點頭。

「上海——到哪去？」

「上學校。——××體專！」難得的一句，她開始說話了。聲音又是那麼地醉人。

「呵！××體專，那學校辦的頂頂有名，從那裏出來的，全是天字第一號體育專家！這位姑娘，貴姓？」他又紮緊一步問。

可是她又不理了。

「您記不起您的貴姓了嗎？」他打着趣。

她漫然地回過頭去，看車廂裏一車子的人，抽烟，瞌睡，談話，看書，她又拿起書來看。

「要不是您記不起自己姓名，一定您是要我猜一猜了。您這人真有味兒。那麼我猜了。你姓孫，是不是？」

她祇看着書，仍不理。

「那麼，我一定猜錯了，你姓周，是不是？」

她吃驚似地一看，點了一點頭。

「那麼，您底芳名呢？」

她把頭整個的埋在書裏，索性裝作不聽見了。

「那麼，您也一定忘却了。要不然，還是叫我猜了。那麼，我猜了。我猜您名叫愛珠——」

那個愛情的愛，珠子的珠，是不是？」

她從書腦上伸出頭來，看到他一臉歡氣。

「就稱是愛珠吧！那你可高興啦。」

她微帶怒容地說。

「那麼，我得告訴你。我是姓褚，是衣字旁加個者字的褚，也就是性慾博士張競生的夫人褚女士的褚。但不是痴心女子負心漢的痴。但名字却叫一心。一心一意的一心。所以——連起來叫，我是褚一心……」

「嘻……」姑娘終於忍不住地笑了。

笑聲中，火車也就靠北北站停下了。

窗外天空，已豁然開朗了。那姑娘，拍一拍身，站起。他便霍然擠上，遮住了她。

旅館接客的，爭着上車來。

這時，他有把握了。

「喂：一品香接客的。」他高聲地叫。

「你把這些行李拿下去，開一輛汽車來。」

他指點着那姑娘的提篋，皮箱和被包。

「怎的。」姑娘高聲地叫。

然而紅帽子和接客的，早已把行李搶着去了。她底叫聲消失在一車廂鬧盈盈的人聲中。誰也不會注意。她感到自己是孤立無援的了。可是他回過身來，笑且還善意地解釋着：

「別担心了，咱可給你送到那學校去。打一品香一轉，把你直送到××體專去。可不好嗎？」

姑娘呆怔了一會，也就默然了。雖然這上海地面是壞透了的，却未必到處都是陷阱。「那麼，你那小箱子，也讓我給你提着吧。這兒下去，可多不便哪。你擠我挨的。」他說着，又伸手過來。在她臂上，緊緊地捏一把，她一鬆手，小提篋，又在他手中了。

於是他挾着她攙着她。——她在擠得要命的人羣中，無法擺脫他的手臂。她下了車。

出了車站，坐上汽車。

汽車裏，他手斜搭在她背後。他吩咐汽車夫慢慢兒開，別撞壞人。但她仍不理他。她以冷靜防衛自己。

到了一品香。她站在旅館外，不想進去。

「唉，乾急什麼呢。」他站在她一邊，低低地說。「貨車還不會到哇！我總歸要開房間的。就在我房間裏坐一下吧！」

她仍不理，但也不拒絕。眼往馬路上飛。

「別給旅館裏人見到笑話呢。道是怎麼一會事。您得大方一點呢。」他靠近她耳邊說。

她遲疑了。她給他拉住，隨着，進了旅館。

他吩咐茶房開了房間。他又吩咐茶房開飯來。他問她喜歡吃些什麼。她回說：「不想

在此吃飯。」

「但是——你此刻上學校去，怕也趕不上中飯了。好，茶房，你給我開二客特別飯菜，而且給燙上二斤酒。」

茶房出去了。他開了電扇。他請她在電扇前面坐。他抽烟，他送一支三炮台給她。她仍不理。

「我就不抽吧！我知道你是不歡喜抽烟男子的。那麼我就不抽了。」

他立刻把整盒的三炮台丟在痰盂裏。

她微微地一笑。斜了一斜眼。她笑這男子的獸頭獸腦，她感到在這男子前，自己並不是個弱者，却是個強者了。

「可是我就愛喝酒，你可怎麼樣？」他過後，又走近前來，站在她面前問。

「我也不愛喝酒的。」她態度軟和了些了。她這時，才看清他那玉琢的臉上，盤旋着一

殷熱情。——一種頗能吸引生理上正感某種欠缺的女子的男性的熱情。

『您不喝，那我也不喝了。過會兒，我也把酒倒了吧！』

茶房端上飯菜來了。他請她上坐。她挨了老一會兒，但又給強迫着坐下了。他又問她真的喝不喝酒。她一時說不出。她現在是跟一個陌生的男子共餐。而這男子又不缺少那一付足以使女子動心的男性美。她似乎不便過於拒絕。她在車廂裏，似乎覺得空氣較為嚴肅些，一車廂的眼睛，像全集中在她身上；而此刻是：空堂堂的屋子，靜悄悄的雙影，這種神祕意味，是使一個生理上，已經發育到能應付一個男子的強暴的健全程度的女子，頗感到微妙的。然而心理上的古典主義，却又叫她必須守衛自己。她徘徊了，她低低地說：

『我祇能喝一點點。』

『那好！那麼我就喝吧！』

她僅喝了一口！他可喝完了一斤。他自稱醉了。他提起壺來！滿滿地斟了一杯，橫豎地

迫着她喝。她好意地拒絕。他可帶笑地要灌了。他鎖下門來，她苦笑。

她終於喝下半杯。

然而她醉了——他讓她睡在床上。

他仍舊回到食桌上，緩緩地喝，緩緩地咀嚼，他等待她鼾聲起來。

「呼~~~~」一陣粗粗的呼吸聲，果然從床上浮起了。

「茶房。」他開了門，叫：「給收過菜去。」

茶房把桌面收拾乾淨了，出去。他把門鎖下了。

先是褪去了她衣服，現出了淨白的渾圓的一堆肉……分割開始了，肉從朦朧中漸
漸醒了……

肉開始伏在他懷裏哭泣！他還從她哭泣聲中，求那滿足……

二點鐘後，她從極度的生理的滿足與疲倦中舒醒過來。她要和他分別了。她突然感

到對於自己清白的身子應負的責任，和永遠是個悲劇的主角的中國女子的地位，她不得不屈服在這個男子之前，而準備一生一世委身給他了。於是她問清了他的家世。約他後會的日期。她還希望他能常常到學校裏去看她。她說：『我親愛的哥哥，我已經是你的人了。你得設法早些日子把我接過去。你別忘了我，你別拋棄我啊！』

他愛理不理地笑着。他滿足了。他想：『我不認得你。』

然而汽車叫來了。他付了車錢，他送她上車。她在車裏還跟他揮着粉紅的手帕。然而——他早回頭走了。

他回到房裏，吩咐茶房算賬來。他預備四點鐘趕輪船回去。但他不忘却一樁頂重要的事。他把剛纔那女子身上偷偷地摘下的一縷頭髮，放在信封裏。信封外寫上幾個字：

『周娟如，杭州人，女學生，十六歲，相遇於車上。一品香結合上品。』他又把這信封放在小提箱裏。小提箱裏，同這樣寫着上品，中品，下品等等字樣的各色各樣的信封。他數了

一數，這裏是一共五個。合在家裏一百個，已經足足有了一百另五個了。他笑。他舐着舌。他接過茶房拿來的賬單，拋了十元錢。又是一輛汽車，去了。

這以後，咱們野獸派作家，就常常接到那姑娘的平信，快信，掛號信。他儘管讀着這些信，他可不回一個字給她。他知道，而且經歷過，這樣癡心的女子，不知有多少。她們大都是寫情書的聖手。她們期望，哀求，哭泣，悲訴，甚至選用自殺來恫嚇。可是他全不動一絲心。他把這些信和那藏着頭髮的信封，歸案起來，好好地保存在那書櫥上櫃古玩堆後面。他就滿足了。然而可驚的，却是那姑娘，一個十六歲的處子，在她第二十封信上，並不寫什麼話，僅僅用顏體字寫上『你是個十足的野獸派作家！』十一個大字寄給他。他看了，不禁軟了半截身。待他想起這姑娘的可愛處，當夜趁船，趕到上海，上學校去看她時，她却不在。他光榮地帶着『野獸派作家』的銜頭回家。他仍舊照常做他小孟嘗那一套手勢。戲。過活得很秩序，很合古典派法則。你去找他時，他同樣平平正正地向你鞠躬，和善地

寬待你。他跟你談。談得娓娓動聽，他談到社會思想，他也談到希特勒，斯大林，他又談到戀愛，和情死。他一談到情死，他總這麼說：

「是一首美麗的詩呀！是天地間最聖潔的偉業呀！是一霎那即永恆呀！美哉情死！善哉情死！可惜我是個世家子弟！我不夠資格！」

然而，他是個野獸派作家。他有作品。他的作品在古玩堆的後面！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

勘災

這麼着，咱們青天大老爺就要下鄉來勘災了。

可是咱們料不準，倒底咱們青天大老爺多早晚下鄉來。全村子也就漂着：

「什麼時候來呢？」

「幹麼到了今兒還不來呢？」

那些個聲音。

今兒，大清早起，村口子大榆樹下，那地壇上就坐滿了人。

這地壇幾百年來不曾圯壞一角，這回可也漂去了一大塊，細石子奔那麼地卸落在溪頭。祇有韋榆樹那些個地方，給老樹根緊緊紮住，不曾漂掉。還得讓咱們揀着個空兒，到這裏坐坐，磕磕牙根兒。

太陽挺猛的照着，像要把這十來天倒下來的雨水吸個乾淨似的。人躲在疎疎落落的榆樹蔭下，不息地拭汗。早晨底風習習地吹來，帶些田野底潮濕的腐爛的氣味，但似乎也夾雜些屍體底臭氣；使人馬上會想到離這村口不遠的一個沙灘上，有百來具給水漂來的屍體，散亂地拋着。

「那麼咱們青天大老爺到底多早晚會下鄉來呢？」

開頭就是咱發急的問。

「不一定會來吧！不一定會來吧！」

坐在榆樹根上，永遠含着一條竹節旱烟管，永的穿着一件破了兩只肩坎的老藍布衫的老三叔，有氣沒力地答。同時他那黃茄子似的虛腫的臉，也一跳一跳地跳動。

「要是儘那麼一天挨一天的不來呢，別的且不用說起，那些堆屍骸可怎麼處呀？我想，咱們青天大老爺——青天大老爺總會來的吧！」

塌鼻子阿疙，可不信老三叔底話，拱着背，坐在一條大石上，兩脚八字形擺開，手肘支在膝上，捧住從嘴上吊下來的旱烟管。那麼地說。

這時候，穿着一套拷衫拷褲的文明人壽法走來了。他是在自治公所裏當廚師的，幹麼今兒也有空兒回到村子裏來。他聽到塌鼻子阿疙那麼的說，先是啐了他一口，接着便來了那麼一套：

「什麼青天大老爺，白天大少爺！現在是不作與那麼叫的。」文明人壽法把屁股一聳，往高石墩上坐下，倒掛着兩條腿。據一掀手袖，拷衫拷褲霍霍的發響。「我在自治公所裏，就沒聽人那麼個叫法。現在是民國時代，共和治世，不跟大清時代，專制治世比，跟知縣要叫老爺，或是青天大老爺；現在是人人平等，個個自由，咱們應該叫他知事先生——叫知事先生也很可以啦！」

「好的，好的，知事先生就知事先生吧！」咱說：「那麼知事先生到底什麼時候，下鄉

來勸災呢？你在自治公所裏，總知道這些個消息？」

「勸災勸災！勸災又有什麼好處呢！」正圓臉，禿頂，胖肚子，彌勒佛似的，裸了上半身的老和尚，撥動他那鯽魚似的尖嘴；又該是他發牢騷的時候了。

「共和，共和，也共了十年，和了十年了，可共些什麼，和些什麼來着？自從共和以來，年年荒，年年災；可不會瞧到青天大老爺下過一次鄉……」

「噯！你得說知事先生呀！」壽法正經地給他改正。

「是，知事先生就知事先生吧！咱們就沒瞧到狗屁的知事先生下過一次鄉，勸過一次災……」

「哼！嘖嘖！」文明人壽法在舐舌頭了。

「……鄉裏事全交給什麼狗屁的自治委員辦。」老和尚還是晃着禿了頂的金剛腦袋，一個勁兒的說下去；「自治委員是什麼，還不是治自家。什麼賑災，救荒，全給自家造

「杜家橋。」（註）真不比前清專制時代，光緒十八年大旱，旱到狗都渴死在乾溝邊，可還有委員戴着紅纓帽，穿着天青緞外套，下鄉來勘災！那時候，勘災是督撫老爺底責成；勘了以後，一定要報到金鑾殿去。夏天災情，限六月裏報完，秋天災情，限九月裏報完；那是有一定的，絲毫鬆不得。可是現在呢，你們瞧瞧：這一帶田地，這一條堤壩，這座溪頭，這塊坐的地方，這株樹，這一個村子……給水漂得那麼個樣兒……可還不……」

「噯！老和尚說着說着，喉頭竟漸漸的變沙了。圓腦袋也漸漸的變紅了。咱們這一羣什麼事也幹不起來，什麼事也不想幹的，閉磕牙根兒的，也就相互地瞧呀瞧的，獸住了。」

我仰起頭來，瞧瞧老榆樹。不錯，老和尚底話不錯。榆樹枝上一縷縷地掛滿了灰白色的腐草和破衣，老榆樹底枝杈，一半沒了綠葉。瘦稜稜的搖着風。我再瞧那溪頭，橋梁是斷了，折了，漂了！堤壩是塌了，倒了，變做溪底石堆了！臨溪的田地，漂盡了黃土與泥沙，露出了

（註）杜與肚同音，吾鄉指把公款放到自己腰包裏去，謂「造杜家橋」。

塌稜稜的田骨——一堆堆的白石！那些地勢稍高一點的田地呢，所有的稻苗也全偃伏在水裏，沾上了灰黑的泥地，開始從稻尖腐爛起來了。我再回看到咱們村子上，所有的茅屋，全給括了去。古老的破瓦屋，有的攤倒了一地面。有的支起瘦稜稜的骨樞，沒了頂。有的歇着一角，伏下了半邊，像跪拜似的。……大風雨一過去，人在極度的恐怖的緊張中踉蹌過來，覺得這些個破壞，也不怎麼可惜。可是困難的日子來了，眼前的一切，咱們全沒法兒整理；咱們祇好把這個疲懶的心，支付給那希望了。也許青天大老爺一來，咱們會得了救。因之，咱們就把兩隻窪進在眼眶裏的綠眼兒，整日價往天上望去。天是永遠那麼個蒼蒼的；我們底心也就永遠那麼個平靜了。可是，現在咱們底希望給這老和尚一剔破，咱們馬上就變做全沒用兒的軟弱的人了。

但文明人壽法偏跟老和尚鬧別扭。

「你老和尚可也知道些什麼？竟罵起自治公所來了！我要是跟咱們自治委員王

老爺——唔，不是王先生，跟王先生一說，準叫你砍了腦袋不算！再說你開口前清，閉口前清，明兒知事先生下鄉來，我準告你一個復辟派！」

「復辟派又怎麼樣？」老和尚可偏搖着金剛腦袋，跟詩法硬頂。「看他咬我卵！」說着，又拍拍他那多脂肪的胖肚子。

「咬卵！哈哈！哈哈！」老三叔緩緩地笑出，笑得黃臉子緊繃繃的。「要是青天大老爺還不來呢，咱們的確祇有咬自己的卵了！」

「當然會來的！怎麼會不來呢！知事先生又不是你當的，閒着沒事，說來說來的。」壽法生氣似的瞧一瞧老和尚，不屑似地吐了一口唾沫子。拷衫拷褲又霍霍地響了一陣。說：「可是昨兒王自治委員就跟我說過，不是今兒，就是明兒，知事先生就要下鄉來了。昨兒我趕了來，通知了地保三星老老，叫他趕緊預備預備。咱們丁家村，終究沒像馬家村那麼個漂得一乾二淨；壯丁漂去了二百多個，村子全個漂了去，牛羊也漂盡了，咱們總還留了

這一大堆田地，這一大堆人，誰道知事先生下鄉，連個供應都不備，這還成什麼禮數？」

薛法一口氣說了那麼多文明話，咱們可全不在意聽，一等到他歇了口，咱們就趕前問了：

「真的青天大老爺明兒要下鄉來了嗎？」

「真的青天大老爺今兒要下鄉來了嗎？」

「您不是說說的吧！青天大老爺要是下鄉來，賺到了咱們那麼個可憐樣兒，您想可能會怎麼樣呢？」

「您瞧到過青天大老爺嗎？您老文明人，一定知道咱們老爺是哪個路數人物的？」咱們就問了那麼連連一大串：

薛法點着頭笑，然後抓住最後這一問話，回答道：

「我怎麼沒瞧到過知事先生。——是知事先生呀！你們別老叫青天大老爺。——知

事先生跟王委員非常要好，常常有信到咱們自治公所來，叫王委員吃飯去。王委員也常常有信給知事先生，叫我帶去。知事先生還叫我坐，叫我吃飯，抽烟，問我家爸爸媽媽的好……」

『好的，好的，』我截住他那一派大話。『就算青天大老爺是你頂夠交情的朋友，咱們也沒法高攀。咱們現在要問你，咱們青天大老爺到底是哪個路數？什麼出身的？』

『唔唔！』這回壽法閉了閉眼兒，裝作深思那麼個神氣。這當兒，不知哪裏飛來一隻知了，嘎的一聲叫，撕破靜寂的天空，太陽在老樹枝上發閃，也在老和尚的頭頂發閃。晨風吹來，老榆樹的細枝條，沙沙地搖動，撲的打下一片葉子。

『唔……』壽法張開了眼，從衣袋裏抽出一支強盜牌香烟，擦着洋火點着，長長地抽了一口。然後慢慢條斯理地說：『說來話長。咱們那個知事先生末，前清時代，倒也進過拔貢。後來皇上辦洋學堂，也就進洋學堂讀書，說什麼學的是土木工程。光緒三十年，考外國

留學生，他御試第六名，派遣到美國去，在什麼哈佛大學裏讀書，讀呀讀的讀得了個功名，叫做什麼博士的。這一回是我們魯督辦慕他名，特地叫他來我們縣裏做知事，你們想，像這麼個悶氣的人物，我們可簡慢得他。哼……」

壽法這一聲哼！像要給老和尚哼出地壇外去。坐在臨溪大石頭上的老和尚，仰起頭來瞧瞧壽法，轉過身去，對着脚下的發閃的溪頭愣住了。

自然咯，壽法這一套介紹；我們個個聽得有點吃驚，但也有些渺茫。

「什麼博士，賭士，咱們可不很明白。」老三緩緩地說了。老三叔一邊說着，一邊聳着肩坎；好像他底話，不是嘴說的；是從那破衣洞下兩隻黃肩膀聳出來的。「博士可有沒有狀元那麼大？」接着，他又那麼個問了一句。

「洋狀元呀！就是洋狀元呀！」這回壽法像發現一礦金子似的高興，從高石墩卸下屁股來了。「現在洋狀元要下鄉勸災來了！咱們——咱們——噯……」一枝杏花紅十

里，狀元歸家馬如飛。」……」壽法說着說着，竟吊起嗓子唱起來，接着又揮手作策馬狀，擺着屁股，盪了開去。這時候，像一條老樹根死死地盤住，好久沒插嘴的塌鼻子阿疙，也伸了伸懶腰，預備站起來了。

「一會兒，新祠堂那頭送過一陣呼叫聲來。」怎麼，你們老獸在這裏呀！怎麼——還不家去？各家去預備供應，明兒——明兒知事先生——青天大老爺要下鄉來勸災了！」

咱們一起站起來睜，原來地保三星老老，顛動着一付老黑山羊似的臉，叫着過來了。咱們迎了上去。

咱們足足預備了一天半，湊米湊柴的，總算也湊足三十個大兵吃的數。在新祠堂裏辦供應。青天大老爺那一桌菜，由村裏甲首孤孀三清家擔待了去。陪客當然輪到三清底姪子阿江先生。可是阿江先生烟癮大，走在路上不方便，就派定咱和老和尚、老三叔、阿疙、

地保三星老老去迎接。

鄉下土老兒，沒會見過世面，這一回，可叫咱們抖落了半顆心。

本來咱們倒也想換套乾淨一點的衣服去的。可是我向壽法那兒去借那件拷衫褲，壽法老婆回說他一早到自治公所去了。我也祇好穿了這一件沒了袖口的藍布短褂。老三叔呢不用說，還是兩隻肩坎露在破衣外，一聳一聳的。老和尙總算加了件生絲背心，蓋住了他那個胖肚子。頂乾淨的，要算阿疔；他媽的，他那結婚穿的藍綿綢短褂，就在咱們眼前發亮。

咱們一夥兒全拿了柱長香，走出了村頭。村裏孩子們全以為有什麼出奇的事可看，跟在咱們屁股後頭。咱們回過頭來叱罵一聲，他們就退後兩步；但接着就又緊緊跟住在後頭了。

咱們走過那老榆樹下破地壇，踏着七零八落的長蛇路，往上保廟走去。那時候，孩子

們才漸漸的停住了。上保廟築在這村口子的山坳上；咱們一走過這山坳，就是一片平原——一個大沙灘。在那大沙灘上，現在是到處拋着屍骸。那是馬家村一村的生命，像在太陽底下出會競賽！咱們穿過這大沙灘中間一條大路，連兩隻眼兒也撐不開來。七天前那種大風雨的情景，在咱腦裏鬧別扭……一霎時，天像黑布幔住似的暗下來。一霎時，轟隆隆的雷聲直從地底滾上來；滾過了各個山頭，各個屋頂，滾到人們的心裏……一霎時，密密刺刺的拳頭那麼大的雨點打了下來。劈竹那麼響，瀑布那麼闊的拳頭雨潑下來了。全個山頭搖震了，全個天地翻覆了。人住在樓下，就像漂在大海裏。人住在樓上，就像倒過頭來，脚下是天空，頭上是大地……這麼一連三天，四天，五天……八天……天天可聽到哪裏的狗叫人號。天天可聽到哪裏的山石哄隆隆滾動。天天可聽到哪裏的房子嘩啦啦崩倒。哪裏大樹碰刺刺折斷。哪裏竹子軋扎破裂……最後院子裏血紅的水，積得二腿子高。屋子搖呀搖呀的整天在搖……好容易脫了險。天晴了，水可沒全退。靠着窗頭，望望大路，

望望溪頭，田頭。大路，溪頭，田頭全連在一片。一片汪洋洶湧。浪來時聳得小山那麼個高；小山上聳出一領蓑衣，一支柱子或棟樑，接着，後浪打沒了前浪；前浪漫過了橫堤。後浪又聳得小山那麼高，高過了屋頂似的！又是人，牛，豬，羊，樹子，箱……在這浪頂上，一大批！那時候，咱知道，該是哪一處底村子要全個給漂去了。果然，三天後，消息傳來，馬家村全村淹沒了。馬家村上有座飛渡橋，開頭是飛渡橋給木頭、竹桿、石頭壅住了。水就漫過飛渡橋，橫決着去。過後，飛渡橋又給衝倒了，洪水像萬馬奔騰似的，踏平了馬家村全村——全村人多沒在水里。一直漂到這平原，水勢緩和了。那末人又打旋似的給漂到山脚下，帶住了……

咱想着想着，好容易摸出了這段路。可是腐爛的屍體的臭氣，總夾着燃燒似的太陽的熱氣，向人鼻子裏衝來。惹得咱們幾次要嘔吐。

到了石牌樓，老和尚底胖肚子鬧別扭，惹得他儘喘氣，還是拖不動脚趕路。便主張歇下來，不再接上去。咱們自然也同意，就靠石牌樓底地灘上坐下了。

坐呀坐的，沒坐上多會兒。山頭滾着一陣洋號洋鼓聲。「大帝大帝大大帝，」全山頭鬨成一片。塌鼻子阿疋霍地站起叫：「來了呢，青天大老爺來了呢！」

咱們也接續地站起。祇有老和尚，輾呀轉的，晃了老一會胖肚子。才扶住牌樓腳，掙了起來，他底話又多了：

「咱們中國，要是老行這一套洋道理，就一百二十世也不會翻身發跡的了。你們聽：這是什麼洋號洋鼓，這是在哭窮訴苦呀！你們聽：那洋鼓一天到晚的「窮窮窮」！那洋鼓一天到晚的「苦得到到底！苦得到到底」……這麼個咒下去，可還會不把中國咒死嗎？那真不跟以前，縣正堂下鄉，先是一陣號筒，「胡~~~~」，接着，對鑼三聲：「鑼，鑼，鑼。」像猛虎出嶺，多麼威嚴……」

老和尚儘咬不斷舌根兒的說着：咱們再聽那洋號洋鼓，真個是「窮窮窮」！「苦得到~~~~底！底！底！底！」咱們不覺一齊笑了起來。可是一想到青天大老爺就會在咱

們眼前出現，咱們又馬上收斂笑容，擦着洋火，點起長香，顛巍巍地用雙手緊緊捧住，再走上一陣路，繞出了一個山灣，然後在石子路上，齊齊整整的跪下。祇有三星老老，因為他是地保，比咱們多跑一陣路。大概他是趕到大周村村頭去了。

跪了沒多一會兒，這哭窮訴苦的洋號洋鼓聲，送到了村頭。我們那時心頭抖呀抖的發禁，頭也一點兒一點兒的昏重起來；好像自家是個待赦的犯人，跪在皇帝老子底前面。可是一邊也禁不住兩眼兒往前面溜去。

打頭是四五個洋鼓洋號手。接着，是十來個背着洋槍的穿黃操衣的大兵。再接着，是兩頂轎子：一頂是藍呢的官轎，一頂是布篷的爬山虎。殿後又是幾個穿黃操衣背着洋槍的大兵。

咱們這一瞧，心又冰了半截。連氣也不敢喘了。洋號洋鼓停息時，那大兵底整齊而鬆脆的開步聲，也可聽到了。這時候，老和尚胖頰兒上底肉在抖，抖出了一臉汗。老三底肩

坎整個地從破洞裏簷出來。塌鼻子阿疙，那件藍褂兒，看來也特別有光彩了。

窮窮的聲音，越挨越近，咱們底頭也越俯越低，咱們捧香的手也越捧越緊。終於咱們底膝頭好像失落了，自己身子，不知擱在哪裏。

大兵底步伐聲，越踏越響。接着「苦得到到底」的洋號聲，又悠揚地吹起。咱們在路上左右分跪着，讓那些大兵號手昂然走過去。待到轎子挨近時，一聲「下轎」，兩頂轎子齊齊地擺在咱們面前。藍呢轎裏走出一條清瘦的身子，一身月白羅衫，黑實地紗馬褂。微微地欠了欠身，說聲：「起來！」回頭就跟那第二頂轎裏出來的，一個東瓜那麼胖的人說：「我們從這裏起，一路查勘過去吧！」

「是——是——」胖東瓜連連鞠躬，挺恭敬，挺和順。「是——是——」

咱們慢慢兒起來了。跟在那五六個護兵後面。一柱柱長香的烟灰，筆直地上升。升到山頭倒影底限度外，灰藍的長香底烟頭，就給陽光化淡了。

三星老老忽然出現了。前一鬍，他可不知躲在哪裏。哦！是的！也許咱們嚇花了眼，剛纔那條清瘦身子出轎時，分明有個人打着千，揭轎帘。那可不是他？

三星老老挨近咱說：『那個瘦的，就是老爺。那個胖的，便是王自治委員。』咱這時，穿過護兵肩弄瞧過去，這胖東瓜正擺着屁股，像蝸牛那麼地在走。同時，他那胖手也東指西劃的。顯然他是在跟咱們青天大老爺說話了。

過了石牌樓，再轉了一個山灣，就是那塊大沙灘。咱們青天大老爺就霍的站住了。

『什麼？什麼？』他突然大着喉頭叫。可是右手掌却緊緊地扭住自己鼻子。『竟弄得一塌糊塗……向……我示威嗎？豈……豈有之理！』

胖東瓜馬上湊上身去。

『知事先生，——知事先生。』親熱地低低地叫。

護兵瞧瞧前面的大兵和洋號手遠了。聽到青天大老爺沒來由的叫，便慌忙地分了

二三個，跑在青天大老爺前面。可是「知事先生」這時却怕看什麼似的回過身來站在原地不動，搖着發青的臉，吐着白沫子，一聲聲叫：

「不得了！不得了！這個情景！這個情景！」

是的，這情景是嚇壞了咱們洋狀元了。你瞧，這麼一大堆散亂的屍體，足足有百來具；有的掛着半個肚子在樹枝上，腸子一連串的吊到地。有的伸直四肢，發脹的肚子，發脹的臉；灰藍色，像一垛爛草包；有的男的抱着小的，女的拉住男的腿子，攔在一塊礁石上；抱成了一個圈。有的是這個腦袋，全張着碧綠的眼兒，瞧住天，瞧住大地，也瞧住咱們。有的扳住了牛的角，沒了腿子；牛則連腿帶肚的穿在溪頭斷樹枝上。有的是成堆的腸和肚，手和腿，腦袋和破衣。有的，你壓在我身上，我抱住你背脊，但都沒了頭。有的全身四肢還渾然完整，直僵僵地攤在沙墩上；但在他們底那個東西上，覆上了一張瓦片。（那是三星老老講究的禮數，說祇有這東西，見不得青天大老爺。）……總之是：全個沙灘浮腫

起來了！全個沙灘塗上了灰黑色！全個沙灘漂盪着腐爛的臭味！全個沙灘抹着死底手爪——陰冷敗壞！沉甸甸的！祇有沿山的樹枝上，一陣陣烏鴉，哇啦哇啦唱着歌。好像十分得意，綠着眼兒，瞧瞧有沒有活人來，準備攫取這最美味的食品！瞧瞧這個樣兒，我再不敢對那們人起一絲一毫的嫌憎了！我覺得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他們！咱們同是人！怎麼讓他們落在那麼個運命裏，讓水漂了去！讓烏兒啄食！唉！唉！我想哭！我禁不住了！「嗚~~~~。」

可是正在這當兒。咱們青天大老爺，咱們洋狀元，咱們知事先生，一連聲的：

「打轎！打轎！打轎！打轎！」叫起來了。

跟着這「打轎」聲，躲在田窪裏不被人瞧見的正在吃得鮮甜的烏鴉，又撲刺刺飛了起來，掠着咱們青天大老爺面前飛過。烏鴉嘴裏黏着的腐肉，刷的掉下一塊，掉在咱們青天大老爺的實地紗馬褂上。

「怎麼！該死的東西！還不打轎來！」

青天大老爺揮去那塊人肉，終於像獅子那樣的吼了。胖東瓜着了慌；跟着一連聲的叫出：「地保地保地保！」三星老老馬上拚着老命，踏着人肉堆，剪近路跑上去，總算不多會兒，把橫在前頭的空轎叫回來了。

這回，三星老老在打着千，揭開轎帘時，給咱們青天大老爺接連的賞了三個響耳光。三星老老摸着兩頰回過臉來，嘴裏還咧着一串笑。然後三星老老再領着轎夫繞個灣兒，轉到村裏去。老和尚這時候，嘴裏又咕哝咕哝的不知在響些什麼。可是他那柱香，却擊的更高了，高得像種在他那發光的金剛腦袋上。老三叔呢，閉着眼，鼻子上繖繞着長香底烟頭，像在拜佛唸經了。塌鼻頭阿疙，可老是捧大柱子那麼的捧住長香，也不屈些兒背。算他有件體面的藍褂兒！

到了村頭，新祠堂外就繫滿了人。老的，小的，跛的，拐的，襤褸的，腰上繫條草兒當褲帶的，袒着胸的，露着裸的，黃手黑臉的，散髮披頭的，張着嘴的，雲着眼的，叫的，哭的，拿着柱香

的，楊着眉的，歎着氣的，抓着鬍子的，抹着眼的……——全是一羣難民，等待這青天大老爺，這救命皇，這活菩薩到來！

先是一羣號手鼓手把這些破破爛爛的難民衝開了。接着一陣威武的大兵底步伐聲，又給他們嚇得個個跪下來撲通撲通磕頭，一片『青天大老爺呀！救救命哪！青天大老爺！可憐可憐咱們哪！』的叫聲，像要把這祠堂大門槓了去。

號手，大兵們在祠堂裏歇下了，兩頂轎子，也就放在祠堂大門外。把這破破爛爛的難民趕遠在一邊。三星老首先上去打了個千，把那藍呢轎帘揭開。黑色實地紗馬褂和月白羅衫，在這些灰黑的蟲那麼蠕動着的東西面前發亮了。接着，一個碩大的胖東瓜也滾過他們眼前。他們又一步步挨近來，他們底叫聲也更密，更濃，更高了。

『青天大老爺！青天大老爺！救命呵！救命呵！』

待到咱們這一夥擊住香走前了，已經要在他們肉弄中挨過去了。

青天大老爺底休息室，是設在正堂裏，阿江先生——一付櫻色的猴子臉，發着敲蛋殼似的霍霍的笑聲迎了上來。嘴裏不住說：「知事先生勞駕了！勞駕了！」接着，又挨過來跟王委員握了握手。便請他們倆在正中一張八仙桌上寬坐。——那桌子上擺着一盤八品上好茶點。

青天大老爺把身子往上首位拋定；看一看坐在左右的王委員和阿江先生，竟還那麼個泰然自若的，他便氣的臉發青，嘴發白，拍着桌子叫了：

「什麼什麼？什麼這是什麼一回事呀？」

阿江先生嚇得從坐位上霍的跳起，摸不着頭腦，瞧瞧胖東瓜王委員，王委員像有三分料準，用嘴嗷嗷門外。阿江先生馬上稜起兩隻鵝蛋那麼圓而且大的眼睛，向咱們吆喝：「該死的東西！還不跪下來！還不跪下來！老爺在發怒呢！」

咱們自然也着了慌。馬上——個個往石階上跪下去，擎柱支香不放，撲通撲通撲通！

了十來個響頭！

「什麼？什麼？什麼？」

可是青天大老爺還是一味那麼叫。阿江先生和王委員這時也怔住了。四隻眼兒愣愣地對住！張着嘴，多不知怎麼辦才好。那時候，我們屁股後頭，大門外，那一羣秋天的餓鴉似的老小門，益發『青天大老爺，白天大老爺』的喊得更起勁了。而且濃烈的汗酸臭，也像山谷裏頭旋風似的一陣陣打進來。

「什麼？什麼？什麼？」

青天大老爺這一回可喊的跳起來了。拍着桌。揮着手：「滾滾滾！渾賬王八蛋！快趕他們滾！」

護兵們會了意，急步走上，衝出門外！從肩膀上卸下快五槍！緊對着那門外的一羣。

這時，阿江先生才恍然大悟，喉頭裏咽下一口痰，低低地發聲：「哦！」原來知事先生

是在討嫌門外的那一羣——這一羣老天還不會收拾了去的該死的難民阿江先生正想自己出馬去揮着他們走。青天大老爺睜着兩眼瞧了瞧他，像恨不得吃了他似的咬着牙叫出：

「地保！地保！地保在哪裏呢？」

跪在咱們一起的三星老老，爬也似的拱着背，迎上去，在桌子面前打個千，跪下說：

「老爺，小的在這裏！」

「好！」青天大老爺把身子撲過桌子來，看到三星老老墳那麼似的拱起的圓屁股，便自家立正身來叫：「衛兵！來快把他抽二百板屁股！二百板一板也少不得！」

自然，護兵老爺是應聲「着！」便抽過旁邊放着的條凳，扯去四條腿，當作板子，揪住三星老老，狠命抽了去。

三星老老一路喊：「皇天大老爺活活小的一條狗命！」聲音越喊越尖，到後來竟孩

子那麼的帶着哭聲了。我們呢，這時候，全嚇得毛孔裏出氣，僵冷了半個身子。祇有老和尚，還鼓着嘴，胸口一鼓一鼓的，不知他自家在鬧什麼別扭。

門外可冰住了，什麼聲音也沒有。

真抽得三星老老歇了聲，斷了氣。大兵老爺也給抽足了數，歇了手。三星老老側過身子來，黑山羊的老臉，已經像一片敗葉子。阿江先生這時候打半個千，向我們青天大老爺討命：

「饒了他狗命吧！老爺——這回阿江先生也叫老爺了——他老人家，有什麼招待不週的，老爺儘可吩咐小的！」

「什麼，他老人家！」青天大老爺好像已經出了氣，緩緩地坐下，說：「他依老賣老！他昏頭了！當了十多年地保，連那麼個規矩也不知道。那些個屍體——那些個屍體可有什麼美觀——有什麼文觀呀！不早給打掃過來。讓他們在太陽底下曬着烤，發臭，出蟲，發

傳染病要是真的傳染病一來，可不是一災未了，一災又起，這叫我做知事的怎麼擔當得了！他不是跟我故意鬧別扭……」

「啊……老爺小的沒那麼個本錢呀……」三星老老躺在地上，低低地泣訴。黑臉上一臉的痛苦紋子。

「什麼什麼？」青天大老爺又霍然站起來了：「你還敢跟我鬥嘴！你還敢跟我鬥嘴！我知道，我知道，你故意在向我『抬槓死屈拉伸』」（註）可是你『抬槓』不到我！我怕你抬槓——抬槓！我得打你屁股。」說着又坐下去。「其次，你又叫——又叫那麼個樣子的人來迎接我！你們瞧，你們瞧，（青天大老爺這時候跟王委員和阿江先生送了個眼光）一個是破了二個肩坎，一個是沒袖口，一個是光背心，這成什麼禮數？這成什麼禮數？就是我——我下鄉來，也要穿一身馬褂長衫。難道他們馬褂長衫也不應該穿一件嗎？這

豈是簡慢我——這直是侮辱我呀！我在外國就沒有看到那麼個野蠻的農民——他們，他們是——一有閒空，也是領帶繫得端端正正的見人，總得穿起褂子來。哼！這可不是這一個混賬東西，故意在作弄我嗎？」

青天大老爺說着，說着，又送一個譏笑的眼光給阿江先生，阿江先生這時身上也祇着了一件長衫，沒穿馬褂兒。

咱們呢，最初不知道青天大老爺在說誰，過後越聽越覺得這話在指點咱們。咱們就全發起抖來。手上的香也快燒盡了，可是香的烟頭反而竄的兇！我自家索落落的伏做一堆，連氣也不敢喘。靠左手的老和尚，肚子大，彎不下腰，便平平地伏在地上。老三叔呢，想來也把肩坎縮成一星星兒那麼大了。

「還有呢——」青天大老爺又說了下去。「還有那裏招來這一批不死的難民！汗酸臭滿路的發臭！還叫我什麼青天大老爺！他們配嗎？配做我子民嗎？那麼個襤褸破碎的

活死人我恨不得給這些個爛東西一個個一槍一槍地送了命送他們到閻王老子那里去……」

「啊！青天大老爺救命呀！咱們就……是馬家村……來的……咱們沒了老子沒了娘，沒了兒子，沒了牛羊，沒了房子，沒了……命呵！天老爺不可憐我們……你老爺……你老爺……總該可憐可憐我們……呵……」

偏在咱們青天大老爺那麼個講道說理的時候，門外的叫喊聲，從槍桿子旁邊溜了過來。咱自家一聽到這些個聲音，心頭癢癢的，巴望哇的哭了出來——哭個痛快。可是——

「——什麼——什麼——什麼？」咱們青天大老爺，又是一連串的大叫了：「沒了你娘，老子干咱鳥事？他媽的唔唔臭呀！臭死人呀！連他們底叫喊聲，都是臭氣盎然的——

盎然的呀！王委員——阿江先生——趕快趕快！你們快叫他們走散，走散要不然——我，我要中暑了！中暑了……還有……還有……你們趕快去買瓶亞摩尼亞來，亞摩尼亞——

「你們知道嗎？那洋藥是可辟臭的辟辟臭氣呀……」

胖東瓜似乎也不會聽個一清二白，馬上從我們頭上滾出去。阿江先生也慌慌張張跟着出去。門外一陣嘈雜，一陣威嚇，一陣哭叫，過後，似乎也寂然了。這時候，青天大老爺打着呵欠，伏在桌上，一聲聲喊着：

「拿阿摩尼亞來！拿阿摩尼亞麼！我中暑了！」

直等阿江先生回來，請了安，慢吞吞地說出大烟也可以辟臭的話。胖東瓜才霍霍地拋出一大串蛋殼似的笑聲。知事先生也點點頭，隨着阿江先生走了。

空堂堂的屋子，死壓住了咱們。大兵老爺哈哈地從旁門笑着走來；我們才醒了過來。全身的汗結成了冰；發冷了。瞧，塌鼻頭阿旻那件藍綿綢短褂，像新從染缸裏捺起似的，挺鮮豔！挺好看！

臨了咱們一夥兒把打得死去活來丟在一邊的三星老老抬了回去。

那一個晚上，青天大老爺在阿江先生家打牌，缺了一個搭子，是學堂裏體操教員補數。因為他是洋學堂出身，知道洋規矩。同時，阿江先生還吩咐咱們星夜打着燈籠，整理整理咱們這個破落的災後的村子。凡是院子裏柴把，草灰，全要收拾乾淨。明天一天不許在院子裏曬衣服尿布什麼的。鷄子、鴨子、豬、牛、羊，全要關在籠子裏。別讓它們在路上拉矢，放野。村裏頭所有男女老小，全要洗個澡，換身光燙乾淨的衣服。要不然，就不許出門，免得放射汗酸臭，惹青天大老爺生氣。但頂頂要緊的，是咱們那村子的另一頭：那座不會給大水漂去的石築的，有六個環洞三丈多高的廣安橋，橋頭的一所琉璃瓦蓋成的八角亭子，要打掃得通體齊整。那些從馬家村來的借住在亭子裏的難民，全叫他們往山坳裏去躲住。這因為在那裏，是個絕好的風景地。明兒王委員和阿江先生要在八角亭上請知事先生客。

第二天下午，咱又給阿江先生叫去打雜，上菜。——可是咱已懂得了那份禮數，借了阿江先生一件干淨的長衫穿上，挺像個衙門裏二爺似的，聽命奔走。

這一來，咱似乎也懂得了知事先生那一份閒情逸緻了。咱站在桌旁邊，也老跟住他們眼光往那橋頭四面看。賞賞四面景色，也算是個風雅分子，聽他們風雅地談着話。

「啊！美麗的山河呵！」知事先生唱歌那麼地說。

「這是力的山河力的自然力的……」體操教員一口子「力的力的」說下去。

「但可惜——可惜，那石橋洞已經給水余壞了一角了呢！」可是阿江先生偏要提出討沒趣的話！

「那不要緊！那不要緊！」知事先生喝了一杯酒。「這叫做缺陷之美！缺陷之美呀！是此巍峨的大橋所應備的呀！」

「霍霍霍霍」胖東瓜還是倒着一串蛋殼。但接着他說起地理風水來了。他說道：

「這些橋洞，可說是一扇扇的龍門！所以卽有大水，也萬年不倒。你看那左山如腕迴抱，那右山輕輕擎住……中間小山，沿水而下……」

「哦！王老真有興趣，真有興趣！還能這一套！」知事先生拍拍王委員的肩膀。「但這是迷信呀——迷信應用科學來打破的！我在美國就相信科學，然而——然而科學却不反對詩人，比如——你們瞧哪！這月亮，這月亮是多麼美麗的呵！八月的月亮——將到中秋之月亮呀……」

真的，他們吃呀喝的，從下午三時起，直到現在，那半缺的月亮果然從那高山撥出來了。

「——力的，力的月呀！」但體操教員却又加了這一句。

王委員自然也不再迷信，論起月來了，他唸出一套老古書來：什麼「七月既望，月出於東山之上……」等等，挺響亮，挺好聽，朗朗然，跟橋下的水合在一起。終於引得全堂大

笑。

這麼的混混鬧鬧，咱在風雅中中了暑，昏昏沉沉地也不知那夜是怎麼過的。一到第三天，村口子響出了：

『窮！窮！窮！』

『苦得到到底！——苦得到到底！』的洋號洋鼓聲後，下鄉勸災來的青天大老爺，才帶同王自治委員坐上藍呢轎回去了。

這一回，咱可沒有擎柱長香去送他。

保鏢黃得勝

一

汽車從楊公館開出，就像一隻着了慌的老鼠，在各條馬路上人縫車弄中亂竄。

保鏢黃得勝得意洋洋地高突個肚子，靠坐在車座上；時時抖動着他那胖得發油的臉上皮肉，做個細眼，瞧着前面汽車夫的後腦殼，彷彿在瞄準一個靶子。

「噠！」

汽車突然塞住在十字路口。

黃得勝把身子向前一顛，兩隻眼睛就像放出兩顆子彈似的映了一眩：

「噯！陳家里！」

他回頭跟那坐在左邊的三角臉的男子說。

「嗯！」

那男子展開青鬱色的三角臉，帶着笑，這麼應了一聲。

「——俺覺得幹你們這種事，那真有味兒！」黃得勝說下去。「你想：當隻老貓，整晚地緣着雙眼兒，伺候着這個那個洞子，聞聞哪里有耗子氣味，瞧瞧哪兒有耗子腳跡。——那可多寫意。要是真的遇着隻耗子，它就一鵲落撲了上去。讓不着，它就一個勁兒追去。追着了，它咬它一口，讓它半死半活，躺在地上，瞧它還逃走不逃走。逃了，又咬，咬了，却仍不叫它死……——全像在玩一套殺人的把戲，那可多有意思。俺想：你們這種事兒，全是那麼樣的。這叫俺看了真有點說不出的眼羨……！」

「那麼——」三角臉尖幾下嘴子：「那麼你這手玩意兒可也不錯哇！」

說着，哪裏吹起了一聲警笛：「囉~~~~」前面那管紅色警燈霎地一黑，變成一圈綠。汽車勃勃地抖動幾下，咕的一聲，仍舊向人縫車弄中亂竄着去。

「不錯？」黃得勝再抖動一下臉上皮肉，瞧住汽車夫的後腦殼。「這勾當，準會叫俺變條懶狗，一天到晚打瞌睡；真叫俺身子麻成木頭，心裏閒得淌淡水。看來倒是老跟在俺老板身邊，彷彿忙得沒個放屁的工夫，其實也不過擺個樣子，像砲台上架支大砲，叫人見了生怕。可是在俺自己呢，這麼的整整吃了三年閒飯。沒上手過一會。可真有點嫌氣！俺真老想什麼時候會有那些壞蛋找上門，好叫俺一個子彈，連穿了十二條心；顯一顯俺那付殺人不眨眼的本領，好叫俺那老板知道俺有分忠心，俺也得報一報老板的恩情——唉！說起俺那老板，那真叫人淌眼淚……」

「但是你這趟出手，可也不壞呀！」三角臉把眼睛向那張胖臉子一掃；眼尾上浮出幾條陰險的笑痕；嘴子迫住似的尖出，彷彿要說出一大串話，可是他說了一句就帶住。

街頭上那些鬧聲，從車窗上哄哄然的流進來。

「不壞——真的不壞！」黃得勝聳一聳肩，回過頭，瞧一瞧三角臉；一股陰鬱氣，他覺

得這氣色挺可愛。人們全得在這不雕字的額角上瞧出三個字：「包打聽！」要是自己能做到「包打聽」那就好咯。裝個沒事兒的樣子，宕在馬路上，機警的人就會讓你路。停在路角煙紙店門口，店裏夥計瞧見你抽出一支香烟，就會隔着櫃台趕快送出個火來：「老鄉，哪，火呀！」……「但是，陳家里——不瞞你說。俺三年來，祇出了這一手，總覺得有點可惜自己似的。要是俺也能當個「包打聽」，保保洋人的鏢，那可真快活哩！」

「嘻……」連笑聲彷彿也有點陰鬱氣味的。三角臉這回就把嘴子笑成個雞屁股眼。「這趟就是外國包打聽叫你去去的呀——外國包打聽可真賞識你：誇你槍法好，誇你勇敢——是個頭號的保鏢！真的，你這場血戰是怎樣應付的？」

「霍霍霍！」黃得勝抖動起肚子來。「外國包打聽真的誇俺好？那麼，陳家里，不瞞你說——」他伸手拍拍陳探目的肩背。「俺這趟是真心實意要賣力：賣個給老板看看，也賣個給洋人看看。俺現在跟你說俺這一手，是怎麼幹的；可是過會兒你得跟洋人說句把

話，好叫洋人真的瞧得起俺。——因為俺不懂得幾里括拉洋話兒。」

「嗯！嗯！」那個答應着。

「哪哪哪！就是這麼的……」

黃得標於是挺直腰板，搖頭擺腦地做着手勢，時時回過臉來瞧瞧陳探目，說下去：

「那一天——那一天，呃，就是昨天，您知道，那天氣有多麼陰暗，彷彿要下雪。老板可一早起來啦，叫把車子開到曹家渡去。俺沒知道個有什麼要事，祇聽說老板新近盤下一家工廠，那工廠在鬧什麼鬼風潮，老板急的慌。俺真恨不得分一份老板焦心。要是分得了，準叫那些鬼：一個送一個衛生丸，送出鬼門關……」

「嗯！嗯！」三角臉沉住氣似的聽着。

「……可是，時運來了——那可不是俺的時運嗎？俺那汽車開到勞勃生路轉角，那短牆後就竄出兩個強盜。俺說過，天氣是陰陰沉沉的，彷彿要下雪。汽車玻璃窗上結層薄

霧。俺瞧不出那兩個人是什麼路數，短的藍褂，幌呀幌的一閃，全像工人模樣。他們搶上來，叫：

「停住！」

「唔！不是個來路。」俺就那麼想：

「快開！俺一聲大叫。俺出一顆子去。沒中……」

「唔！三角臉驚一驚，瞧他一下。」

「但汽車已經直衝過一段路。」黃得勝這回攤平左手掌，右手像把刀似的切過左掌中間說，「俺那時，就一手捺下老板，叫他伏在車座下，俺就一脚跨在他身上，用性命來擋住他。——可不是嗎？老板要是死了，俺可還活得了。——說時遲，那時快，俺但聽得後面槍聲噼噼啪啪的直追着來！俺不怕，俺回着手，閉着眼兒，儘讓子彈咕的咕的飛出去……」

「哪料到——」他轉換個口氣。看看開車的又在一條路上停住車子。他那聲音也

就顯得高朗些。他說下去：「哪料到兜頭又掄出兩個大漢。媽媽的，瞧那樣子，多分是早躲在那右手地灘荒墳旁邊。這一下，可叫俺有點兒慌啦！可是，俺還是不怕！他說着，拍拍胸頭，裝出個頂天立地的好漢子神氣。」還向右邊回着手去！

「快向左開！俺叫着。」

「啪的一個子彈飛出去，正打中一塊直搶過來的破藍布上。一閃，那條藍布倒下地。『哇娘呀！』一聲鬼叫。俺知道，俺得勝啦……」

於是胖臉子抖動兩下，左顧右盼地瞧瞧陳探目，瞧瞧汽車夫の後腦殼，自個兒得意起來：一大條口涎，麵條子似地刷的落下車毯上。

「……」三角臉沒說什麼，但白着眼角斜視着，笑笑，點幾下頭，稱贊着似的。

「……就是這麼的汽車的一陣風似的搶上左手馬路。俺回過頭，再回着後手，俺就聽得後面『嚻~~~~嚻~~~~』的一陣子槍子亂吹。一個印度阿三，跨着大步，揹着步槍：

「捉強盜呀！捉強盜呀！」叫着吹着過去……」

「唔！三角臉閉一閉眼，再點一會頭，裝個沉着，老練的態度。」不錯！算你是個好漢！三角臉翹着一個大拇指，往黃得勝眼前一閃。

兩個人又向前一顛。汽車開動了。人全像坐在海船裏下輪似的，祇聽得車輪外潮水似的市聲哄哄然潑過。

「那算什麼！那算什麼！」黃得勝靠過背去，突出個胖肚子，滿不在乎地說：「這也不過稍爲試一試手吧啦！不瞞你說，俺那年——不是五月三日嗎？太陽牌砲彈，把咱們轟出濟南，俺落在鄉下，親戚那裏，薦我到一個財主家裏管砲樓。——噲，那真是祇要俺有一架砲樓，二枝快槍，一個裝子彈的，就能開消一百土匪啦！噲！噲！噲！噲！——人們全祇看到子彈飛，可誰不見俺在哪裏……」

「啊！好漢！好漢！」三角臉陳探目拍拍他的肩膀，說：「你快去學洋話去，我一準向外

國包打聽那裏推薦你！

「真的？」

黃得勝直高興得跳起來。可是還沒搭起半個屁股，身子就向左一斜，靠在三角臉的肩上。汽車轉了個灣，呼的開進一座赭色的牆門裏去。接着，咕的放出一聲汽，勃勃的抖動幾下，停住了。

他們相互拍拍肩子，下車去。

二

樓上包打聽辦公室裏，正有人吱吱地叫着，彷彿一個童養媳給她婆婆抽得沒地縫攢。

但那叫聲一點點低下去，是一點點鈍下去，沒剛才那麼尖利。遺聽去全不像人叫聲，倒像一條殺掉了的豬仔，一面喉管流血，一面出氣似的唔呀唔呀的叫。

他們上了樓，走向那辦公室去。

兩張寫字桌靠後窗丁字形的擺着。垂直的那張桌旁坐着個洋人，臉皮像剛出胎的老鼠，顯得紅中透白，臉形倒像匹驢子——也有人記不清他那洋姓名，光叫他沙色驢子。臉——他仰在椅背上，兩手挽住後腦殼，儘搖搖搖。嘴裏的香烟的煙霧，一會兒升上去，一會兒收住。

橫的那張桌上，靠牆放架打字機，一個白削臉瘦小的翻譯坐在它面前，却轉過身子對着那洋人驢子臉說話。幾個穿黑大褂的包打聽鬼影子似地挨過他身邊進出着。

「來啦！」三角臉說了聲，臉彷彿更青了。

「哦！」白削臉的翻譯站了起來。

那個驢子臉——外國包打聽還泰然地坐着，搖着椅子，一時沒說什麼。

「還沒有口供嗎？」三角臉碌着那對老鼠眼問。

「還沒有呢。」白削臉回着。瞧瞧外國包打聽，再跟他說上句把洋話。

黃得勝稍爲感到些偏促，全像一個虔誠的教徒，走上嚴正的聖殿。但他不懂那些「牧師們」幾里括拉的說些什麼。他短促地喘了幾口氣；臉上皮肉有兩隻小老鼠狂竄似地抖動着。

「那麼叫他認一認看，那個是真的強盜犯？那個不是？」

沙色的驢子臉站起來，摘下香烟蒂，丟入痰盂，用洋話那麼地說。

白削臉趕快轉過身，對着黃得勝，用中國話說道：

「噯！你是黃得勝——楊老板的保鏢？」

「是！」胖臉子點點頭，露出些乾笑，一聽到「楊老板的保鏢」幾個字，也就全身樂得發麻。

「那麼你倒認一認看：這兩個人哪個是？」

白削臉用西洋參似的手指，向那邊一指。三角臉早打先宕過那邊去。站在電刑機的旁邊。

黃得勝嘻嘻開闊嘴，碌着重眼皮下的細眼兒這邊那邊的瞧一下，就像隻肥豬似的擺着屁股過去。沙色的驢子臉跟那白削臉並肩地幌着身子，跟在他後面。

那面牆邊條檯上，坐着兩個人。都把左手鎖在一條拴着柱子的鐵棍上。一個是玄色羽綳綿襖的黑大漢。臉子就像柏油烙過似的。一個正是藍布短褂的工人裝束，臉子青裏顯白，彷彿剛從攤屍板上坐起似的。看他那付咬着牙縐着眉的神氣，準是他身體哪部分受了傷。他那兩條腿子時時在反撥似的跳動，彷彿他那生殖器在膨脹，爆炸，要把兩條腿子炸開。這個，三角臉挺知道那原故。他就歡喜瞧那生殖器上上過電刑的人的兩條腿！

「該死的東西，」三角臉噴着他一口。「怎麼到這時你還不招認是個綁票匪？現在可有人來對證了。」

那青臉子的犯人簇着眉頭，狠狠地向這面四個人射了一眼，牙齒咬得兩太陽穴上的經脈一條條綻起，臉又回過紅來；鼻子嗤的發出一聲冷笑，還是沒說話。

外國包打聽再抽上一支烟。站在頂後面，時時聳着肩頭，彷彿在嘲笑這些中國包打聽沒用處，連一個強盜犯都做不出口供來。

白削臉的翻譯搶上前一步，問：

「黃得勝你看哪個是的？」

胖臉子仔細瞧瞧那兩個人的服飾；心裏快活，彷彿一個得勝回來的戰士看着親手搶來的掠奪物。他爲了要點綴自己的功績，他想說：

「這兩個——這兩個都是。」

但他實在有點模糊。四個強盜裏，就沒有一個穿黑色衣服的。

「這個——這個倒有點像。唔，這個是。」他回着，他也想罵這麼一聲：「該死的東西，」

你怎麼不招認？」

「是呀——我是呀！我沒抵賴過！」那人紅着對潑血似的眼睛，直向黃得勝迫來。「但我勿是強盜——我也勿是綁票！我說過。但我要打死他！娘賣！他一來我們廠裏做老板，他不顧我們死活，他要餓死我們，歇我們工，成千成百個歇掉！我們橫豎沒飯吃，橫豎要餓死，橫豎沒性命，橫豎沒路走——打死他，阿勿是大家乾淨！我說過，我勿是強盜，我勿是綁票！我單止要打死他……要打死他，單祇我一個人……要他一條狗命……」

「你再多嘴！」三角臉撩過手去一個耳光，咄嗚響的挺乾脆。

那人直着脖子沒動一動，臉頰上齊齊整整印上五個紅手指印。

白削臉的翻譯，彷彿沒聽見手掌聲，心裏儘在自個兒想：「總得辦他一個綁票強盜罪才行呀。照他說是仇殺，那可叫人不痛快！」

沙色驢子臉覺得中國人能打中國人耳光，可不錯。畢竟三角臉敢作敢為，能聽話，肯

辦公事。但還嫌那耳光不夠潑辣。——不夠响。

黃得勝可聽得出神。自己掌心在發癢，他要是竟有一天當個包打聽，打耳光一定要接連打兩個。

黑大漢反射似地抖一抖。冷笑一下，黑油臉走着黑光。

「那可怎麼說呢！——我是不知道的。我是過路人，沒啥花頭格！」

「停嘴！——也沒你話分！」三角臉哼着，閉了閉眼，青鬱着臉子，眼前彷彿刷的展開自己工作成績表，這個月來沒辦過一件大案子。早就想叫放監的痞棍，爲他串一齣雙簧，做一套翻戲。現在碰到這案子，偏又是仇殺，那就太簡單，外國頭腦報上總行去。沒有「破獲××巨案」那些字樣，總叫自己有點失面子，升級倒還是其次呢。

「怎麼樣？」他回過臉對那翻譯說去。「他還不肯招認呀！」

「這種傢伙，可沒有什麼話說。」白削臉改換了上海腔：「連自家做强盜，也不敢承

認，還說是報仇的。工人會報仇，報紙上登載出來，算個時髦嗎？媽的！過一會兒，再叫他們揍看——」說着他回過頭對着三角臉，却把嘴子向黃得勝一撇。「那麼，他說這些什麼呀？」

黃得勝剛回過頭來，跟那白削臉打個照面；他聽懂那意思，趕快插上嘴去：

「——是綁票呀！他叫俺停住車來他，他無非要綁俺老板去。」黃得勝又顯出一份英雄氣概。接着，他還下了個斷語：「那是鐵案如山，沒什麼可賴的！」

沙色驢子臉皺着眉，瞧着白削臉用洋話問：

「怎麼樣？」

「咳！」白削臉不自然地嗆咳一下，紅一紅臉，用洋話回道：「還不肯供出餘黨來呢，他說，祇有他一個人，想綁那個楊老板……」

「那麼，還有一個受傷的，可是誤傷嗎？」

驢子臉在額上打起幾條深深的皺褶，彷彿五成在怪這些手下人沒用，五成在疑惑中國人都是送死坯！

「哪裏——」三角臉也結結巴巴用洋話回道：「他說過——那個保鏢的說過，那個打中的，正是第二批搶上來的，那還會有什麼錯兒！他對中着他打的，那還會不是綁票跟強盜！那還會——那還會——」

「那麼，咱們一道到醫院去問問那個受傷的口供看。」沙色驢子臉說着，宕回去，黃得勝給這一陣幾里括拉的洋話說得昏頭，覺得這世界還不配他做個英雄好漢，不配打人耳光，不配罵人該死：「唉！總得趕快學會洋話來保洋人的鏢，那才有趣。」

「先生！先生！」黑大漢一瞧三個「同胞」也都退回去，就噁着喉頭叫：「我可是沒什麼事啦？放我回家去咯……」

「慢慢！」三角臉斥罵着，回頭對沙色驢子臉展個笑臉，說：「那麼，咱們去呀！」接着，

又拍拍黃得勝的肩仔：「來，咱們到醫院去！」

那個工人裝的男子把牙齒磨得格拉格拉的作响；簇着眉頭想：

「娘賣格戾，我怕你，殺頭也勿怕——吓！」

一口唾沫吐到地上；他像要一口唾沫沉沒這世界。

「來呀！——洪家里！方家里！」白削臉對着另一個辦公室的門口叫：「來呀！再來做做看！」

三

××醫院的外科主任駱方之，攏着他那瘦小的影子，把沙色驢子臉他們三個引到手術室去。

他一邊走着，一邊用洋話跟驢子臉說：

「——可不是嗎？那人是昨天中上送到院裏來的。當時，我沒空；沒給他下手。叫助手

稍爲給他包紮一下。可是，一到晚上，我給他一檢查；一個子彈打着了肚子，沒穿出一個流彈，傷了半邊臉子。我估量他昨晚會死去，一直沒動過手術。——再說公家醫院病人多，我也沒法子分身。」

「——什麼？那個強盜已經死去了？」驢子臉吃驚地問。回頭瞧瞧三角臉跟那黃得勝。

黃得勝一肚子的焦急就覺得這醫院水汀生得太兇，叫他受不住。還是死釘住一個想頭：——媽的，什麼時候，叫自己聽懂這些話！

「——死呢，可還沒有死去！」駱方之綁一綁鼻子，白銀邊的眼鏡，就往上一聳，慢條斯理地說，「不過，也許有希望，也許。現在已經搬到手術室。但現在還沒用過手術——但現在正要用手術。但現在你們來……」

駱方之這回洋話說得不很流暢。三角臉就覺他那「但」字用的太多，還沒有像自

已用的適當。

「咳！」

三角臉想笑又笑不出，但喉頭癢癢的，也就咳嗽一下。

「——那麼，怎麼不趕快用手術呀！」驢子臉有點兒生氣。這是他的習慣。他手下有的就是中國包打聽，他得老用生氣態度應付。

可是瘦主任駱方之稍爲有點吃驚：

「那有什麼可說的——那有什麼可說的。」他說着，臉上起了片紅。「醫院經費那麼困難：每年預算，行裏總要給牠減掉一半。外科早想添個把醫師，終於辦不到……唔！到了，那麼請你們進去呀！」

駱方之就這麼的在一間房門外站住，用手做個請的姿勢。削白的臉子就像一條冰柱。

手術室裏充滿了藥腥氣，叫人一下子聞了有點不自在。黃得勝竊竊肩，哼一下鼻子，過後，反覺得那氣味有點兒清香。

手術台兩邊站着兩個助手。他們全都束着雙手，在胸前。左邊那個磕着眼皮，低着頭，彷彿在做禱告；右手那個瞧着這邊一個，輕輕地喘氣。

手術台上攤着個人，沒頭沒腦地全給條白布蓋住。白布在微微掀動，那人也在微微喘氣。——但一下子瞧去，彷彿是一條屍骸，沒聲沒氣的。

駱方之把那驢子臉帶到手術台左邊。左邊那個做禱告的助手，就宕過右邊去。驢子臉可沒感到這藥腥氣的討厭，他反覺得這氣味有點親切，彷彿回到他十年不會回去的祖國似的。

『就是他。』

駱方之伸出尖嫩的手指，往白布上一指說；然後，也宕過台子右邊去。

三角臉這回可挺像驢子臉的保護，密密緊的挨在他身邊。

驢子臉往黃得勝臉上示意似的瞥了一眼，給藥腥氣薰得醜陋然的黃得勝像射到一箭冷箭，驚了驚，也就往前走上一步。

原站在右邊的那個助手跟三角臉全都在驢子臉的眼光下會意過來。助手把白布摺開一角，露出那個受傷者的臉子。三角臉拍拍黃得勝肩子，說道：

「噯！你倒上去認一認看。」

黃得勝繞過他們後面，得意洋洋地走上幾步，靠近那個受傷者的腦袋旁邊。

這回他瞧清那人鼻子裏在粗裏粗氣地出氣。灰敗的臉子，左半個給紗布紮住。右半個顴骨高突，眼像窗子似地合着。他彷彿有點面善，他隱約地想起那正是兜頭向汽車搶上來的強盜。

「媽的，正是他呀！俺那手槍彈子可不算沒了眼睛。」

他抖動胖臉子，回過頭來響亮地說。

兩個助手全都吃驚地看着黃得勝。一個在心裏想：「在上帝的面前，你是沒有殺人的權利的。」一個彷彿在慕羨這英雄的氣概。

三角臉這回也用了許多「但」字跟驢子臉說上一陣洋話。驢子臉笑了笑，聳一聳肩，却跟瘦主任駱方之說去。

駱方之竊了不少回鼻子，銀邊眼鏡就像要簪掉似地動着。過後，他簇着眉頭想了想，沒開口。

兩個助手可總動員起來了。一個走到手術器的架子邊去，端出一隻白磁盤。一個拿出酒精燈，上了火。

「好的！就給他打一枚強心針吧！」

駱方之咕噥着，宕開去。心裏想：「唉！多半是空費公家的錢，要死的，還讓他死去吧！怎

麼還……」

黃得勝再往那傷人看了一眼，心裏突然起了陣別扭：這顛骨！這顛骨！這顛骨上有
一塊疤，倒和他有點因緣，有點親切味。

瘦主任駱方之跟那兩個助手在那邊準備着施手術的器具。他們這邊找找，那邊瞧瞧，全都慢條斯理地動作着。

驢子臉彷彿聞得沒法消遣，噓呀噓的打着輕輕的口哨，皮鞋跟也格格登登地敲着
地板發响。

三角臉却還是那付青澀色的神氣，看去像有點緊張，但也點弛緩，彷彿是有條竹幹
子。

「這顛骨，這顛骨！這顛骨上的疤！」黃得勝全身感到熱辣辣，全像他媽抽過的鞭子
痕在作怪。小時候，帶他弟弟出去玩，就在石階上撞出一大塊血。也是在顛骨上，也是在

額骨上。——」媽就在他背上抽過一頓。背上真的有點熱辣辣。

於是那受傷者的半個臉子：濃濃的劍眉，深陷的眼窩子，尖尖的鼻準，全都在他心裏活動起來……

然而他却反而感到分高興。要顯出自己忠心，殺了爸，殺了媽也得幹去，人沒有權利向他說：「噯！黃得勝，你怎麼殺了自己的人？——」——「哼！你知道，我打殺的是強盜。我保鏢的祇認主子不認人！」那時候，那時候啊！老板怕就會拍拍黃得勝的肩仔，掄起個大拇指說：「黃得勝好漢！我那個梅花丫頭準給你當老婆……」

但是，他再定住眼睛瞧瞧那半個臉子；一份親熱，一份暖，夢一般壓上心頭。他霎了霎眼睛，且用手背抹了抹，他想這麼說：

「啊！那一天——昨天，就是昨天早上，天氣太陰暗，太陰暗，玻璃窗上有微霧，俺瞧不準，俺瞧不準……打中的，是不是他，也許不是他……」

但他光感到心腔子這麼地哆嗦着，他可說不出。

「唔！熱咧！——這房間熱咧！」

他低低地自個兒這麼哼了句。他就覺得像老牛卸了轆似地解除了自己心頭的重壓。

這時候，瘦主任正在看着藥水瓶的包紙。他看了又看；咕咕咕咕地唸着。然後他撕了紙包，碎了瓶口，把一枚針子插入去一邊抽着藥水，一邊緊閉着自己的嘴子。

黃得勝想走了回去，但又像給什麼東西拉住，不想走回去。一顆心子變做了一匹耗子，時刻地在警戒着老貓的襲擊。

「唔！藥腥氣！藥腥氣！」

他再這麼叫出了句，他又彷彿吐出了一腔心事。

捧盤子的助手回過身來，從白布單下找出那受傷者的手膊。

一隻粗魯的起裂的黑手，顯得十分堅強有力。

黃得勝彷彿從這手裏傳來一股暖氣，他再瞧瞧那個高顴骨——顴骨上一塊疤，那隻眼窗子，那付濃黑的劍眉；他這回記得十分明白了：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五月三日，太陽牌砲彈哄動了濟南，他們失散，他們就各走各的路……從管砲樓到做保鏢，這是自己走過來的路……

「這樣個年頭兒，誰還顧得誰死活……！」

他平時老是那麼地自己寬慰着，什麼手足情義，就全都拋撇在一邊。他祇覺得一個老板，就是他一個世界。他得活在老板一笑一顰裏，他得活在老板的唾沫子裏。他連老板哪根眉毛在動，就能猜出老板有哪份心思，自己得做哪份事。那麼，誰敢在他老板虎鬚上擦動的，誰還不該死，然而他……

「愛也！也許自己高興得昏頭……也許不是「他」……也許……」黃得勝於是長

長地吐口氣。

這時候，那個助手已經在那條臂膊上擦好了酒精。瘦主任正把針管子對窗照了照，抵着指頭，讓針尖吹出點子空氣。然後，接過那臂膊：凝住眼，咬着牙，閉着嘴，往脈膊那裏打下去。

躺着的人，馬上來個反應：全身一擰，粗魯地喘出一口氣。

「咕~~~~咕~~~~」

這邊的三對眼珠子全落在那人的臉上，等他臉子回過紅來。

「噯！瞧樣子——瞧樣子，這傢伙也許還有活的指望呢！」

黃得勝突然心裏又感到一陣輕鬆一陣快樂。——「就是不是他，也得讓他活下來。反正老板沒受傷，何必一定要他死。也許真是他，那麼，噯，噯，七八年，七八年了，七八年不見面，還得讓咱們說上一套別後苦楚，再叫他同來保俺那老板的鏢。他那槍法，直賽過俺十

倍！

「噯！媽媽的！」

黃得勝隨口哼出來。胖臉子直哆嗦得厲害。

驢子臉從口袋內探出一冊小冊子，跟自來水筆，裝個等着抄錄口供的姿勢，迷着一雙眼兒，偏着個腦袋。

一個助手真的看到那人臉子回過紅來，自個兒快活地喘口氣：

「上帝給他一份生存的權利哪！」

那人啓開眼骨碌碌的往屋子裏轉一轉。

「唔~~~~~」

這麼响了一聲。縐着肩，像感到十分劇痛似的，又吐出口氣：

「哦——」

三角臉挨上前去，遮住了黃得勝，問道：

「喂——你叫什麼名字？」

這聲音沉着，嚴重。不是老公事，就沒那麼個口氣。屋子裏立刻落下嚴肅的靜默。

那人竊着眉，眉尖像劍鋒似的在呼呼吐光。

「問什麼——我是黃——人家全都叫我黃侉子！」

那人低低地回着，但顯得極其有力——一種隱秘的力，恐怖的力，像全要在這說話聲音裏爆發出來。

「黃黃黃侉子！」黃得勝這回就覺得起身起了雞皮疙瘩。每一個疙瘩頂點，像空穴來風似的在倒抽着冷氣，噁噁！怎麼這屋子水汀，一下子——一下子，失了熱力！

「那麼，你的真姓名呢？」三角臉仍舊那麼沉着，那麼嚴肅地追問。

「媽媽的！那個却平安了，淡然地露出一露笑。『要我真姓名作什麼？俺死了，你可給俺

寫牌位。——俺叫黃得標！說着，又照例抽了一口冷氣，忍着痛，咬緊牙關，向全屋子瞧一眼。

「什麼？」黃得勝大聲的叫。全像做個夢，身子直從山頂翻落山脚。驚出了一身冷汗，兩眼暈眩：

「真的是真的！但俺不能就這麼的認了他，但俺不能就這麼的認了他！」

他心裏正那麼叫着痛着，那三角臉可沉着地回過來，對着他露出陰險的一笑：

「老鄉，這名字，倒跟你祇差一個字呢。」

「唔，是呀，祇差一個字——哈哈！」黃得勝抹抹額上的汗，苦笑一下，「但他——」

但他——但他是強盜！俺是保鏢呀……」

「問他是那裏人。」沙色驢子臉可不管黃得勝這些噲，儘白個兒在抄本上畫了

老一會，然後，用洋話對三角臉這麼吩咐。

三角臉照樣用中國話跟那受傷者問了句：

「你是那裏人？山東呢，還是河南？」

那人喘着粗魯的氣，彷彿十分討厭似地繃繃眉，尖尖嘴，楞着大眼，向三角臉死命地瞧住。然後爆彈似的一句句說道：

「……俺山東……山東濟南……俺是××廠工人……他歇咱們工……俺……」

山東濟南！山東濟南！山東濟南！這有力的字眼，可是在太陽牌砲彈下炸碎了，一個老家，沒了爸，沒了媽，兩口兒老在一起。自己在兵房裏混飯吃，他在鐵路上做小工。沒共同享過什麼快樂，却共同嘗着一份苦。然而一個砲彈也炸碎了結住他們倆的一條鏈子！他們就此失散了，七八年……在這些子兵荒馬亂的年頭裏，誰還管得到誰，誰也祇好各走各的路……七八年……就是這麼七八年……這是鐵一樣的事實呀，怎麼能叫他不承認？他承認他忘掉老板了，他發瘋似地一把拉過三角臉，自個兒搶上前去，大聲地叫：

「——你是誰？你是誰？——你倒底是誰？」

對面那三個醫師跟助手，看這保鏢出格的神氣，都惘然地怔住。兩個助手蒼白着臉，倒退一步。瘦主任醫師却皺皺鼻子，瞧着他，嘆：「這人是這人神經變了質。但那是內科醫生的事……」

三角臉生了氣，沒跟他說句什麼，却愣着眼，回看那張驢子臉。驢子臉的眼光迫擊砲似的射着去，歪着嘴唇，倒掛着眉——一臉子的疑問。

手術台上那人，眼珠子往上突，老瞧着黃得勝，動也不動一動。終於漸漸失了光，漸漸變做死了的魚的眼珠子——一大塊的白。一顆圓大的熱淚，從眼角上刷的滾出。他合上眼，他也彷彿在記起七八年，那太陽牌的砲彈……那一切……他低低地叫道：

「哥哥……是你嗎？怎麼——霍咯……」

於是，一口氣就像鐵丸子滾過桌面似的咽下喉頭去，他僵直了！

「——怎麼？——兄弟！你怎麼了？你怎麼了？」

黃得勝的胖臉子這時也掛下兩條發光的淚。兩手扳住那人的頸子，儘搖儘搖。

「嘍！嘍！你別動他！你別動他！瘦醫師駱方之冷冷地禁止着『這個……這個……』」

三角臉眼前馬上閃過一條亮光：這回可不用叫自己再去做翻戲，弄個大案子辦辦了。現成的湊上門來。不是，也得坐他個通同罪，自己的晉級……唔……有把握！於是，他把一手插在衣袋裏，抓住一個東西，心頭一陣緊張，嘴裏嘩嘩的跟驢子臉說了幾句：大意說是這回綁案有了眉目，哥哥做保鏢，叫弟弟來做綁票，綁去老板得詐注大錢。不幸失了手，錯打中了弟弟。這回是神經變了質，發起瘋來，露出這馬脚……

『抓住他！』

驢子臉用眼光，也用嘴說出這一句。——這一個爆彈似的一句。

三角臉一把抓住黃得勝的衣襟，回出衣袋裏的那隻手，用手槍對住黃得勝，哼着：

『不許動！』

黃得勝直起腰，這纔感到全身像從水裏跳上來：清醒了。「啊！這回俺可犯了罪俺回護老板，俺竟打死了弟弟，俺又覺得可憐！——然而，他做强盜，他該死！他該死！咳俺爲什麼還要認他……」他糊裏糊塗的想。

「怎麼？」一個助手沉吟着。他發起抖來。「上帝呀！別在這聖地當戰場呵！」但主任駱方之跟另一個助手，却全不覺這事奇異，彷彿喝着杯淡開水，舌頭上沒些兒回味。

驢子臉走上一歩，往黃得勝身上搜了搜，搜出了一支手槍。

「那有什麼呢？」黃得勝花了些工夫，鎮定着自己說：「他是俺弟弟，不錯……但咱們七八年不見面了，各走各的路，那又有什麼呢？他做强盜，俺打死他。他已經給俺打死了！……俺……俺……」

「哼！有你說的！」三角臉噴了黃得勝一臉唾沫，却辯解似的瞧瞧那面三個，說下去：「却原來你就是他們的餘黨，你就是你保了三年鏢，你說，沒有壞蛋找上門，你覺得好沒

味兒這回，你就約通你弟弟……難怪你說時運來了！——原來就是這一手……」三角臉一邊說着，一邊突然記起那年自己跟削白臉翻譯一道約通一個放監的人做過的那一手……也就全身一陣熱。

「啊——」黃得勝張着嘴，彷彿給誰打了一個大耳光，合不上。背脊又熱辣辣的，準是娘抽過的鞭子痕在作痛。

驢子臉瞿的打個口哨，嘴子往門外一擺：

「帶去！」

還這麼說上一句。

三角臉沒移動槍口，却轉過身拉着黃得勝的手臂，一臉子殺氣騰騰的推着黃得勝出去了。

「混蛋——混蛋——」黃得勝一路的罵着，挺着肚子出去。但這回他不知罵誰好

了？洋人包打聽自己？還是弟弟——但弟弟却已給自己一個子彈穿入肚子了……

路方之神氣不變的用手探探那受傷者的鼻子，但覺得他那鼻子裏還有一絲絲氣在微微進出。

「哼！」驢子臉笑了笑，用洋話說：「中國事真有點怪，哥哥當保鏢，弟弟做强盜。得手，說那老板幾萬吊，不得手，打死一個，也不算什麼。」

說着，舉舉手。

「嚇囉——谷達巴愛！」

笑了一笑轉身走了。

這裏，手術台上的受傷者，氣喘得更粗魯，更短促！半個臉子現出一條條粗硬的竊紋。路方之跟兩個助手，全都束着手，安閒地站着，彷彿全都在禱告：

「上帝赦免他一切的罪孽，讓他靈魂平安地進天國去吧——阿門！」

貓的威權

面叫：
培培一路跳踉着走。跌跌倒倒的挺叫人掛念，領培培的老媽子，手提着書包，跟在後面。

『小少爺，慢點地走——慢點兒走哇！』

培培可不聽，還是歪歪斜斜的跳踉着走。可是一到了大門外，培培肅然站定，嘴裏哇噠哇噠的叫老媽子。老媽子拖不動兩腿似的，緩緩的趕到，照例把書包斜掛在小少爺身上，神祕地露出一痕笑。培培一把將她推過，說：

『你走——你到廚房去。我自己——自己會進去的。』

培培輕輕的閃進了一條弄，穿過第二道院子門，一步步的踏上石階，然後小皮鞋兒拍拍的發響，向右廂房奔去。

推開了門。媽在爸爸書桌上伏着看書，培培叫聲：「禮！」就在門闕邊直挺挺的站住，立正齊齊的舉起手掌，平着腦角，行了個軍禮。

「快給書包放好來。」媽回過頭來說。培培放下手，就往後間走。一會兒，又跑到媽媽跟前，猴子似的揉到媽媽肩上，扳住媽媽的頸子，不斷聲的嚷：

「媽媽，給培培疼疼！給培培疼疼！」

培培跟媽媽疼了一會。又哩哩哆哆跟媽媽說了一些話。回頭瞧瞧屋子四邊，過後，培培問：「爸爸呢——媽。」

「辦公還沒有回來哪！現在還祇十一點三刻，再一刻鐘爸爸就回來了。——好孩子，別纏住了媽媽，自己搭木頭去。搭個好好的房子，讓爸爸回來瞧，誇培培好！」媽媽說着，又自個兒看書了。

培培真怪媽媽，不讓培培多疼一會兒。媽媽疼書，媽媽也疼爸爸，可不疼培培。培培括

都着嘴，往後間拿木頭去，拿來放到前間高櫃子上。搬來一條小凳子，靠前坐定，息息索索的搭起木頭來。兩根柱子，一條樑，一個屋頂。啊，啊，——培培自個兒拍手，對着瞧，瞧着笑，——屋子搭成了。可是還有木頭留下，培培要給老媽媽搭個下房。媽媽，這是下房，給老媽媽子睡睡覺。培培自個兒心裏說着。

培培把屋子搭成了。爸爸還不會來。爸爸來的真遲。培培瞧瞧媽媽已經靠窗子坐着。媽媽等爸爸來。爸爸還不來，真是討厭的爸爸。培培就把自己搭的房子弄倒，重來搭個新的。培培這回要搭個高房子，有警察站崗，有汽車開進去，唧唧——爸爸就從那裏出來了。培培這麼個搭呀搭的，足足搭了老半個鐘頭，高房子搭成了。回頭瞧，媽媽還是憑在那窗口，動也不動。媽媽成了個木頭人。

『媽媽，爸爸呢？』培培叫。媽媽還是不回答，老默着。培培跑到媽媽身邊去，媽媽臉上暗暗的。媽媽臉兒夜了。

「媽媽爸爸呢？」培培又叫。

「爸爸沒回來。」媽媽說，懶懶的。

但是爸爸爲什麼還不回來呢？培培想不透。培培數着壁上的掛鐘，擰着腳，仰着小腦袋，手指兒指着，一二三五六七……

「啊七點鐘，怎麼爸爸還不來！」

媽媽回過頭來瞧，也自個兒咕咕着：

「唔十二點三刻了，怎的還不回來呢！」

媽媽臉上有一個黑夜了。培培怕媽媽不敢靠近去。

「媽媽——培培肚子痛了！肚子要飯吃了！媽媽！」培培叫。

「端飯來吧！」媽媽在窗口子叫老媽子。老媽子答應了一聲，端飯來了。培培高興得發跳。把自己用飯的小桌子小凳子端正。靜靜地坐着等。媽媽把小菜分給培培，在小電木

碗裏盛了飯。培培拿起筷子吃。突然回過頭來說：

「媽媽，爸爸呢？爸爸不來吃飯，爸爸沒有飯吃了。」

「好孩子，你吃吧！爸爸有人請他吃飯呢！」媽媽老不高興的回着。「爸爸下午不回來家了。」

爸爸下午不回家。培培下午也不上學。培培在家裏玩。約了鄰家的小弟來，騎小馬車呀，開小汽車呀，還有搭木頭，玩得挺高興。

天色刷的黑下來。晚了。培培跟媽媽一道兒跑到大門外去，等爸爸。跟爸爸差不多高的人，全多回來了。爸爸偏不回來。媽媽問那些人，那些人搖着頭回說不知道。啊！爸爸不知道了。爸爸不回來。培培挺有趣，站在馬路上看那車呀馬的跑來跑去，看那年紅燈熄呀亮的追迷藏。培培等爸爸，情願那麼個老等過去。可是一會兒，媽媽跟前跑來一個人，慌慌張張的，跟媽媽哩哩哆哆的說了一大套，那人去了。媽說歎了一口氣：

「培培，回去吧，爸爸不來了。」

「唔，爸爸怎麼不來呢！」培培牽住媽媽不放回去。媽媽拉着培培進去了。

媽媽不吃飯，讓培培獨自一個兒吃。培培也不想吃。但培培吃了。

媽媽出去了。老半響才回來，沒跟爸一道回來。培培問：

「媽媽——爸爸呢？」

「爸爸不見了！」

「哇哇哇！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培培哭了。哭哭又停止了。

媽媽本不吃烟。媽媽吃起烟來了。媽媽學爸爸樣，爸爸回來，培培要告訴爸爸，叫爸爸打媽媽，媽媽怕也要哇呀哇的學培培哭了。可是爸爸還不回來，媽媽儘抽着烟。

「媽媽，爸爸呢？」培培又叫。

「爸爸不回來了——爸爸給老花貓拖去了！」媽媽說着，丟了烟，叫培培睡覺去。

「媽媽，那麼爸爸到那裏睡覺去呢，老花貓沒有床，爸爸沒地方睡覺了。」媽媽給培培那麼一說，媽媽臉兒一黑，掉下淚來了。

一天，二天，三天，爸爸終於不回來。媽媽整天往外跑，打聽爸爸消息。培培整天屯在家裏，跟老媽子頑，跟小弟玩。培培還搭座高房子，等爸爸回來瞧，誇培培好。爸爸還是不回來。一天，二天，三天，跟爸那麼大的人，全到培培家裏來問：

「還沒回來嗎？」

「到那裏去了呢——奇怪！奇怪！」

培培說：「爸爸給老花貓拖去，爸爸不回来了！」

客人笑了笑，培培可哭了。

「媽媽——我要爸爸！」

三天後來了一些人：一個面孔黑黑的，黑得像炭球；一個女的；一個穿着西裝，像匹老

貓。他們跟媽媽說話，哩哩哆哆說了一大套。培培仰着頸子聽。培培不懂。過後黑炭球走了過來跟培培說：

「好孩子，我抱你去見見爸爸去。」

培培看看媽媽，媽媽點點頭。培培給黑炭球抱去了。媽媽和那些人跟在後面。

走到馬路邊，老花貓叫來車子，叫媽媽坐。媽媽坐上車，黑炭球叫培培坐在媽媽身上。拉車的拖開兩腳，虎虎的飛跑着去了。那些人也坐着車子跟在後面。

跑到一條弄。媽媽抱着培培下了車。給那些人帶進一所高房子裏。這是旅館，培培知道。培培跟爸爸媽媽以前也屯過那些個房子。領着走上樓梯，在頂頂裏面一間房子裏，爸爸歇着坐。培培跑了過去，扳住爸爸膝頭，搖了搖說：

「爸爸怎麼你不回家去呢？花花貓咬了你嗎？」

爸爸撫着培培頭不說話，爸爸臉上全個黑，全個黑，黑得也像黑炭球——爸爸掉着

淚，媽媽伏在桌子上抽咽了。培培也歎住了。

屋子裏全是人，沒有老花貓；祇有個老花貓似的人。爸爸爲什麼到這裏來呢？培培雲着眼兒想不透，一會兒有人說着話。人全退出屋子外去，祇留一個穿長衫的人在屋子裏。黑炭球又走了來，把培培抱了去。買糖呀糕的給培培吃。讓培培在走廊上歡天喜地的跑。培培跑了老一會兒，想起了小馬車，想起了小汽車，想起了木頭，還想起小畫片兒——花呀鳥的，多好玩！培培不歡喜留在這裏，培培要回家去，家裏好玩，家裏玩的東西多啦！這裏又沒有小朋友！這裏光祇好奔奔跑跑，這裏不好玩。培培要回家去。培培跑到爸爸媽媽一間去。可是爸爸媽媽都在哭着鬧：

「怎麼的啦！怎麼的啦……好好兒的，已經做了三年多事了。還要——還要——」

那人咕咕咕咕的不知說些什麼。培培聽不懂。培培想，這怕就是拖爸爸來的老花貓，老花貓變的人！怎麼跟爸爸一個樣兒大和小呢。

晚上的時候，培培要回家去。媽媽說：

「好孩子，現在是不能回家去了。你跟媽媽一道在這裏睡覺。」

「那麼什麼時候回去呢？」培培括都着嘴問。

「回去時候回去。」

「那不好。這裏又沒有培培睡的小床。那不好。」

爸爸睡在另一間，跟別人夾舖。培培跟媽媽和另外一個女人夾舖。培培睡的擠死人。

擠得緊時，培培從夢裏叫醒：

「哇……！」培培哭。媽媽推醒培培，問培培：

「什麼什麼？」

「老花貓啦！」

「老花貓怎麼了？」

「老花貓咬培培，老花貓還咬爸爸和媽媽……培培哭了！」

媽媽嘆了一口氣，拍着培培。

天亮了。媽媽爸爸跟那些人全起來了。爸爸整天的抽着烟，整天的在房子裏踱，整天的挽着手。也不看看培培，也不疼疼培培，爸爸一點也不快活。媽媽可高興啦，也抽着烟，也說也笑，也跟黑炭球那們人打牌玩。媽媽一打牌，培培就要。培培坐在媽媽身上，媽媽教培培認得這個是「象」，那個是「兵」，這個是「砲」，那個是「車」。培培會唸：「士，象，將，」
「車，馬，砲」了。黑炭球歡喜培培了，又去買糖買糕給培培吃。黑炭球真好。他疼培培，他會做鬼臉給培培瞧。他還要學老鼠叫，老貓跳。他會肩着培培走馬燈，惹得培培格格格的發笑。
培培愛黑炭球！

一天，二天，三天，好多好多天。爸爸不出門，媽媽也不下樓，儘在樓上打圈子。培培又想起小馬車，小汽車，小畫片兒……培培要想回家。培培的家，是和平的，清靜的，沒這裏那麼

個鬧。在家裏，爸爸天天出去辦公，回來疼疼培培，讀讀書，寫寫字。爸爸沒有打過老花貓。爸爸爲什麼給老花貓拖了來呢？現在培培家裏不知那麼個了？培培要回家去。

一輛汽車咕咕的在外叫。又是那個老花貓似的人走來了。他叫黑炭球領着爸爸媽媽跟培培下去。坐進汽車裏，擠死人的一共六七個人。又咕咕的開去了。

到了一個地方——又是高房子。有兵拿着槍。培培跟爸爸媽媽打從兵身邊走過。爸爸和媽媽馬上就分離開來了。培培跟媽媽一起。一個跟媽媽一個樣的女人，來搜媽媽身上。培培打着那女人屁股，哭着叫：

「媽媽是培培的，媽媽是培培的。不是你的。」

那女人一把給培培拉開，培培又趕了攏來，搶住媽媽的帶子：

「帶子是媽媽的，媽媽是培培的！」

可是媽媽的好多東西，全給那女人帶跑了。媽媽拍着培培說：

「培培莫哭——培培哭，老花貓又會來了。」

培培停了哭。媽媽又說：

「培培不哭了——培培來個笑，來個笑呀。」

培培嗤嗤的笑了，媽媽可吊下淚來了。

培培跟媽媽給放進一間小房子裏去。小房子像爸爸香煙盒那麼大。培培挺着屁股，拉着媽媽不讓進去。可是媽媽狠心的進去了，培培給那女人一脚，也騾進去了。黑黑黑像老花貓眼睛那麼個黑，培培跟媽媽，還有三個女人，住在老花貓眼孔裏；培培哭呀哭的，哭了一個整夜。

「爸爸呢！我要家去媽媽！老花貓來了！」

爸爸住在東七號，媽媽住在西五號。日裏培培給放了出來在弄裏跑。貓的黑眼孔裏，全住了爸爸媽媽那麼樣的人。有的跟培培講話，有的瞿瞿吹着肉哨子。——但也有跟培

培那麼大的人，但他們多不愛玩了；祇有培培獨自一個兒，大步的躡着，躡來又躡去。

有時候，培培也躡到外面房間去，像爸爸書房一樣的；培培一撩開門帘，昂然進去。瞧瞧那些人，那些人不理培培。

培培呆了一會，又宕出門外跟兵玩。兵給花生米給培培吃，培培跟兵好。兵常常領培培到爸爸那兒去，爸爸跟培培吃包飯。包飯好吃啦！有菜，菜里有些肉，培培愛吃。可是爸爸總吃不下飯，黑着臉，培培抱着爸爸疼疼。

「爸爸，開司！開司！培培！」

爸爸吞一吞培培嘴。

「爸爸這是什麼地方？」培培又問：

「這是上海醫院。」爸爸說：

哦！爸爸媽媽生病了！到上海醫院來。這些個爸爸媽媽們全是病人了。可是培培沒些

兒病呀，怎麼到這裏來？培培想不透。培培又要出去了，培培又叫兵給帶出去。

那一天，爸爸沒叫包飯。培培跟爸爸一起吃平常飯。培培不想吃，皺着眉頭一口二口的吞這黃污的黑粒子。培培說：

「爸爸，你爲什麼不叫包飯呢？下回叫包飯呵！」

爸爸說：「爸爸沒錢了。」

「沒錢可向老花貓要去。」培培說着，霎了霎睛，爸爸吊下眼淚來了。

培培現在不想走出老花貓黑眼孔外去了。老跟媽媽呆在一起。走出去，也沒好玩。孤零零的，賤呀賤，沒有小馬車騎，沒有小汽車開，一點也不好玩。培培歎着睡，睡着歎，歎了一會兒，培培還突然跳起來，叫：「啊，媽媽，老花貓來了，老花貓來了！」

不是老花貓，那個領培培來的黑炭球在門窗口招呼培培。培培看明白了，培培馬上要撥開門出去。培培出去了。

黑炭球真好。培培疼黑炭球，黑炭球也疼培培。培培想，黑炭球一定是爸爸的好朋友。領着黑炭球到爸爸東七號。爸爸苦着臉跟黑炭球笑。黑炭球伊咕咕跟爸爸說了些話。又把培培抱去，買了些花生米。培培真快樂。

黑炭球要去了。培培不放手。培培哭，哭得聲音很高。兵來了，給培培放進貓眼孔裏去。培培在貓眼孔裏哭了一整夜。

「領我們出去——黑伯伯，黑伯伯，我們不要住上海醫院！我們不要住上海醫院呀！」培培這麼的哭呀喊，喊呀哭，漸漸哭得聲音發啞了。媽媽又發躁，又心疼，又恨；打着又揉，揉了又打！終於媽媽祇好嘆着氣，吊淚了！

鬧了一整夜，又是一白天。培培沒力氣了。這裏全是貓眼孔。這裏不能屯。培培要叫黑伯伯領回去，領到自己家裏，再跟爸爸媽媽一起過活，騎小馬車，開小汽車，睡小床，疼疼，開司開司……可是培培終於病倒了。發了極高度的熱。老在朦朧中突然哭叫起來。媽媽拍

着培培，培培才哇的一聲：

「呀鳴來了。」

媽媽沒主意，又不能叫爸爸來看看培培病，又沒熱水給培培喝。那些女人們一天到晚的在號子外巡邏，可沒能給你些幫助。

「病了嗎？下午看醫生好咯。」儘那麼個大模大樣說。

媽媽乾着意，沒好意思再開口。媽媽賽如捧了一隻大火爐，在一個地面上踏着脚，抱着拍，拍着喝。培培還是不時的驚跳起來叫。叫得沒些兒頭緒：「啊……小汽車開走了！老花貓騎着培培底小馬車跑了……爸爸呢——媽媽……唔唔！小鳥叫，寶寶拍手笑……啊媽媽！老花貓又來了……黑伯伯！黑伯伯……」

媽媽賽如坐在針刺上，急過了一上午。看病的醫生來了！培培給媽媽抱了出去。醫生說：「這是疹子！要住醫院去。這裏還有別人家孩子，怕要傳染。外面有沒有朋友呢！」媽媽

看看這醫生冷冷的臉，想朋友是有的，親戚也是有的，可是現在不是時候了。媽媽搖搖頭說：

「沒有一個靠得住的朋友和親戚！」

「那麼讓咱們給送到醫院去吧！」醫生一付公文式的臉，眉也不皺的回說。媽媽下狠心的咬了一咬牙，像捧出去似的把孩子交給一個兵，躲避災禍似的急急抽身跑回去了。培培可不曉得：現在抱着的不是媽媽了。

媽媽仍住在貓眼孔裏。培培住在一家公立醫院裏，睡在小床上老是不醒，昏昏沈沈的全像自己住在家裏那麼的：有石階，有迴廊，還有小花盆，有爸爸的一架架閃眼的書，有燈，有台燈，有好玩的東西，還有同玩的小朋友……唔！這是小弟！小弟跟培培好！大家玩！小弟有飛機，培培有汽車，在院子裏，一同玩……啊！怎的！小弟變了一隻老花貓了！大了！大了！坐着飛機去了！好！培培追了去！培培開汽車去追呀！汽車開到半空裏了！呀！老花貓怎麼拖

着爸爸跑了！培培高叫起來，汽車轟的掉下了哇哇！媽媽呢！媽媽呢……培培哭着醒了一個穿白衣裳的「太太」（培培跟女人全叫太太）走了來，拍着培培，安安靜靜的說：

「好孩子！你別哭！別哭！媽媽過一回會來的！」

培培張着眼睛看，是一間白白的屋子，屋子裏也有別的孩子，全不像以前住的貓眼睛。那麼媽媽一定不來了！爸爸一定又看不見了！培培沒媽媽爸爸，培培不想在這裏住，培培要到上海醫院去。這裏沒上海醫院好，上海醫院有貓眼睛。貓眼睛也是好的，貓眼睛裏有爸爸媽媽。然而培培不能去，培培永遠沒有媽媽爸爸了，連媽媽一個也沒有了。培培沒人疼了，培培哭呀哭的，又昏昏沉沉了。

窗子外括着風，風呼呼的發響。窗門時時被吹開，嘩啦嘩啦的。大風雨要來了，培培沒個人看管，直躺在床上。但培培一點也不寂寞，他常常瞧見老花貓。一會兒在老花貓的右眼孔裏探出媽媽的笑臉來了。一會兒又在老花貓的左眼孔裏露出爸爸冷冰冰的臉來。

了。培培用力的撲了過去，老花貓張着大嘴，呀鳴一口給培培吞吃了！培培又哇哇的哭叫起來。但現在培培沒有媽媽拍着培培，說聲：「培培哭什麼」了！培培回過眼來，一個帶有公文式的臉的醫生，來給培培打針。「現在已經轉成肺炎了。」醫生那麼的說着，培培可不懂了！

入晚的時候，爸爸跟媽媽穿着得挺光亮的來了。

「培培」爸爸叫。

「好孩子」媽媽叫。

爸爸媽媽都過來抱培培。爸爸抱培培的腳，媽媽抱培培的頭。爸爸媽媽全發狂了。抱着培培跳。又是一隻大花貓，像天那麼大，大大，越來越大了！虎的撲了過來，一口給培培跟爸爸，媽媽全都吞吃了！

培培哇的高叫一聲，伸一伸手，伸一伸腳！張開最後白洋洋的眼，又是：「媽媽——爸

「爸呢！」低叫一聲，一絲幽幽的氣悠悠的消去了！

這一回，祇有在爸爸媽媽底夢裏，有培培的影子了。

一九三五，九，二十四。

一個負責的人

一個公館。是李公館。

客廳裏。花紗玻璃罩的電燈。淡洋洋的亮着。

沙發上，晃着人腦袋。紅木方桌上，擺着杯和筷。

人聲鼎沸着。

等待！等待！——等待一個貴客。

六點鐘的約會。此刻壁上的掛鐘「噹」的發出一聲響。

仰起腦袋，瞧，是六點半。

誰都不在意。談着。笑着。有的起來踱着。手高高低低的揮着。

人聲鼎沸着。

門外的汽車聲波波地響出。客廳裏的人，全搭起半個腦袋，毛着眼，側着耳，聽消息，嘴半張着，彷彿要從這裏滾出一串挺熟習的話來。

果然，大門的開闔聲，跟着發響皮鞋聲，挺有精神的善善地近來。

沙發上擱着的屁股在欠動。——主人李佛公霍的站起，迎了上去。

門開處，一個長果臉的清瘦的男子，出現在衆人面前。

「哦！對不起，勞諸位等候了！」

說着，白衣的茶房走了過來，接去了帽子和皮包。

「真的，我實在太忙了。——可是，老李，怎麼你還要那麼客氣呢。每次打擾了你。」

「那有什麼？」主人李佛公，一個頗顯得魁梧的中年人，挺着臉說：「很難得跟你見面，也得相互聚聚談談天，那才不失老朋友那一份情分哪。——再說，今晚，在座的全是咱們老同學。」

「啊！是老史！」他從茶房手裏接過手巾來，抹一抹臉。馬上把手巾撇在一邊，上去跟一個圓臉子闊腦角鷹鼻子的中年男子，拍一拍肩膀。「你今朝也在這裏，那我真快樂極了！啊！老唐！老唐！霍霍霍！你這胖子，什麼時候吃了那一身民脂民膏呀！哈哈！」

「嗒嗒嗒！你就這麼愛插科打諢的。」稱爲老唐的胖子，艱難地從沙發上起來，握了他的手。「老王，怎的，你那地位天天闊起來，這付架子還小孩子那麼的，沒有改呢。——這真叫做「江山好改，秉性難移。」」

唐胖子一站直，人就瞧不出他那頸子和腦袋的界限。站在唐胖子後面的胡詩人，——一個禿了頂的戴近視眼鏡的小個子。聽了老唐的話，不免又感慨了。

「老唐，現在跟老王，應該說，「東北可失，秉性難改」了。」

老王——這新來的貴客，又從茶房手裏，接過一支香烟來，抽着。轉過來拍拍老胡的肩膀，說：

「嚶胡詩人，你真是隻好蜜蜂！你真是隻好蜜蜂！但這不是我老王一個人的事呀！可惜，你這蜜蜂的刺，刺了個偏，連我老王的皮子也沒給你刺到。——啊！這可是我忘記了。怎麼我嘴上又掛起一支烟來了呢？」說着，忙把大半支香烟丟到痰盂裏去。

「那有什麼呢，在我家裏，有什麼妨礙。我又不會跟誰說去。」主人李佛公迎上來說：「什麼人都像你那麼個的，老史的烟廠該關門了。」

「這就叫做老朋友跟老朋友拆台！」老史——史子玉笑得鷹鼻子一鉤一鉤的。這顯見他嘴裏說的是笑話，心裏却是苦的。

「不過，這也不盡然的。」唐胖子——唐恩搖着腦袋說，連那兩個肩膀，也給牽動了。一緊一漲的，掀動着衣坎。「王老爺即使抽烟，也還抽的是雪茄——要不然，那也是五花前門，白金龍，怎麼會抽那小烟廠裏的——」

「好說！好說！」王子霞笑着說：回頭，見李太太也出來了！李明玉女士——主人

底妹妹也出來了。馬上撇了這邊，上去接迎。「啊！李太太，好久不見了。李小姐，一向好呀。我真太忙了，一向不會過來拜候。」

「好說。」李太太——一個抹着橙黃色的胭脂，畫着柳葉似的細眉，然而却把頭髮整個攏在後面，壓成個平髻似的中年婦人——低低地說：「王先生有公事要辦，咱們當然不能常請你過來談談的。——可是王先生常常到上海來吧！」

「哈哈！哈哈！」——「呵！呵！呵！」

另一方面起了一陣哄笑聲。

「那倒來的很少。——那裏走得開呢。一個月也不過三四次，頂多時候，也祇七次。我記得——我記得。可是，李小姐，可還在中華大學唸書嗎？」

「是的。」李明玉幽幽的說。她跟嫂子有一樣的皮色和眉毛，可是頭髮是燙得彎彎曲曲的，披在兩邊。「蔣幽嫻姐姐，還跟你常常通信嗎？」

「啊！真是抱歉之至，現在還那有工夫寫信，一切事情都等着要幹，比如，鋼鐵廠五年計畫，酒精廠設計。還有——還有，案頭上的文件，山那麼堆積着，又要批閱，又要——是呀！又要在火車——就是在火車上，甚至於汽車上，我也沒有不把這顆心，放在工作上的——工作上——唔，該是什麼時候了。」王子霞看看手上的表。「啊！已經七點半了。」

主人馬上叫開飯。

胡詩人過來拍拍王子霞的肩。

「那裏，壁上的掛鐘，還剛打七點呢。——你那表，可真是「特別快」了！」

「不，不，因為我忙，大概它也忙昏頭了，一個勁兒的走到了七點半。」

「哈哈！哈哈！」

和着的笑聲。

菜席開張了。一個個挨着坐下。

上首是王子霞。左面是胡詩人，唐恩，李小姐。右面是史子玉，李太太，主人李佛公。談着笑着，宴會進行着。酒喝着。

「這一回，這一回，可不再喝了。」王子霞欠起身來，擋住了主人的酒壺。「我想——我希望咱們趕快收場。因為我今晚要趕九點鐘火車動身。」

「那有什麼。」主人也欠了個身，推過壺去。「此刻還祇七點半。時間正多了呢！所有陪客，也全那麼的說。」

「這樣的嗎？」他向左右稜一稜眼，遞過杯子來。「那麼頂多，也祇喝這一杯了。」
「好的，好的。」主人回說着，向他斟了滿滿的一杯，又向別人各各斟了一杯。
坐下。

「那麼，請。」王子霞第一個拿起杯來。咕嚕嚕地喝了一大口。「啊！我真太忙了。」接着，他又說了起來。「一天差不多要做十六個鐘頭的工作，沒有半點兒空。你們想，又要設

計酒精廠，又要打鋼鐵廠五年計畫……嚶！來，來，請！又喝了一口，「再說，你們也知道我的。我的心子，是最急不過的。什麼事到手，總得一下的給趕成來的。我又不同那些老派人：什麼事講馬虎。我呢，真的，你們可還不知道嗎，什麼事情交給我辦，我總要切切實實負責做去的。」

「那何用說。」胡詩人跟他碰了碰杯，喝了一口酒。「就是北京天安門外，那次集會，也全由你負責幹去的，但會負責總是好的。於人於己都好。老兄有今日那麼個地位，可還不是天安門外那次集會，做了主席……」

「那還消說。這也是報應呀！」李太太插着嘴，遞過一個笑來。「這叫做善有善報！」

「是的。——就算是報應吧！——呀！這回可再不敢領教了。」他一瞧主人又提着酒壺來，央酒了。他索性不去擋住，兩手緊緊密密的掩住酒杯口。「無論如何是再也不喝了。我得趕九點鐘火車去。」

「那又有什麼呢，此刻還不到八點呢，一輛汽車，十分鐘到了。着什麼急。」
全都那麼說。

「不呀！我今晚又不是沒有工作的。便是在火車上，我還得趕草種種計劃。再說實業週刊又要我寫文章，這筆債欠欠已有一年了。剛纔我才想起了一個頭。——是的，我這個人，我自己也感到有點奇怪，一面跟你們喝酒說話，一面可還不停地爲工作着想：什麼事該在什麼日子打發了。什麼計劃該得什麼時候草成。我全在那麼想。就是實業週刊文章，我想想已有一年了，不過沒有着手寫——啊！怎的，我手一放鬆，你又給我酒杯搶去了！」

「不要緊！再喝這一杯吧！」李小姐一面看哥哥斟酒，一面這麼說。

「那麼，看李小姐面上，我也祇能乾這一杯了。再說，我現在還是戒酒戒烟的，啊！又把這戒酒條規忘記了。好在在老李家裏，也沒有什麼。」王子霞說着，看一看四面：「但無論如何，我乾了這一杯，不再喝了。」

「好的好的。」

大家又斟滿酒來，除去李太太和李小姐。

碰杯——「砰砰砰！」

「哈哈！哈哈！呀！」

相互的勸酒聲。

「咕嚕嚕！可是，話得說回來。」放下了酒杯，順手從桌角拿過大前門烟盒子，抽出一支烟來，下意識地，擦着了洋火，點着，長長的抽了一口。再把烟盒子遞給胡詩人。接下去說：「祇要喝酒不喝得過癮，那是和規條不相侵犯的，因為喝酒，無論古今中外，都是一種禮節。但有工作責任的人，決不多喝酒。」夾着烟又來了一口酒。一桌子繚繞着烟的霧。

「那自然！那自然！」

唐胖子搖着腦袋，掀動着肩膀說。別人也合着說：

「那自然那自然！」

菜一道又一道的進着。

「咕嚕嚕！所以我也祇能盡乎此矣。——適可而止。比如那實業周刊的文章。我還得在汽車上仔細想想。在我以爲一二八以後，社會上有一種「幸福連鎖」起來。現階級，銀行倒閉風潮盛行的時候，又有一種「發財連鎖」。這是一種社會心理的組織。所以，實業界呢，我想，也應來一種「實業連鎖」辦法。——這實業連鎖，是惟一的救濟弱小的民族工業的方法。同樣呢，在我們的也得收到統制的效果。」

「好！這一杯乾了，不再斟了！」主人趁他不備，又在他尙剩小半杯的酒上，斟上滿滿的一大杯。

「那我祇有不吃了！」他趕忙把他那套議論縮住，這麼生氣似的說了句。把酒杯推在一邊，「你叫我來吃飯，簡直跟我開玩笑。我是有重大責任的人。不比你們有的是開廠，

有的在銀行界裏，有的是資本家，有的是詩人，全是爲自己做事的。可是我呢，是爲人家——是一個公僕，在我實在沒有身體的自由。所以一個月裏，我也祇能來上海三四趟，頂多也祇有七趟。我不能亂跑呀！案頭工作，計劃，設計，文章，全是爲人家做的。我在車上，真還有事要做呢。」說着，把烟蒂丟了。「我無論如何——」

「那麼，王先生，你看我面上，乾了這一杯吧！」李太太接過來說，重把杯子端到他面前。

「對不起！對不起！既然這麼着，讓我乾半杯吧！」

「那你可太不賞臉子給李太太了。」左手的胡詩人尖了這一句。

「好好好！我就乾了這一杯，怎麼樣？」

王子霞這一回站了起來，把一滿杯酒，霍的就祇一口吞了。

「好好好！酒量呀！」唐胖子和史老闆，一齊叫起來。

「這因爲我是個負責的人，做事如此：喝酒也如此，既然說出了我得乾了這一杯有責任的酒。」

說着，他坐了下去。等別人乾杯，看看自己手表，已經八點四十分了。雖然，掛鐘還停在八點上。他心裏急得不得了。

菜還是一道道進着。酒添着。

別人的酒，慢慢兒喝乾了。他底杯，空空的給手掩住着。

胡詩人緩緩的站起，拿過他杯子，彷彿全要把杯子收過去似的。

他吐了口氣，鬆了。

胡詩人又從主人那裏拿過壺子來。

「咱們都是老朋友，你也別客氣，賞個面子。」

說着，把斟得滿滿的一杯酒，遞了過去。

「什麼，你還來這一套，那真太捉弄我了。」他笑了笑，接過杯去。「這叫我怎麼說好呢。在這樣一個困難的時代裏，咱們真的是一樁如何艱巨的工作，咱們可還有那份快樂——喝酒嗎？這真叫我太對不住這個國家了——毫無責任心！不過，也好。我既然接了過來，我負責喝下去。你們也給我全斟滿來。」

「好的，好的。」主人從詩人手裏拿過酒壺，往各人杯子上斟去。

「咕嚕嚕！」又是一大口，翻過杯底來給別人一瞧，表示自己那份責任心。

唐胖子正在這當兒，伸過手來搶去他那空杯子。

「難道，你可冷落我老唐嗎？要不然，咱們就絕交！」

也斟滿了一杯送過來。

「這在你，是有意叫我對不起國家，對不起四萬萬同胞。——就止對得起你老唐一個人就够了嗎？可是你老唐別把銀子溶上鉛，往外國運，那我就喝你這一杯。這個提議，雖

然有點過分。但爲了國家面子和那個，我是負責說的。」

「好說！好說！那有這回事。銀行爲調劑金融，和提高購賣力，把銀子運到外國去，正是一個辦法呢！」

唐恩想伸一伸頸子，可是別人祇瞧見他在頂腦袋。老唐沒頸子可伸。

王子霞一大口把酒喝了。接着，自己從主人那裏拿過酒壺來斟了一杯，轉身對老史說：

「當然，我不能冷落了。反正你也要來這一手的，我多時不抽你貴公司的香烟了。」

——也因爲我戒了烟——這一杯，我就爲你盡個責任。咕嚕嚕！」

「痛快！痛快！」

「豪爽！豪爽！」

桌子上蕩着那些個聲音。

「嘻——嘻——」

再來着一陣低低的女子的笑聲。

淡洋洋的燈光下，又現了一次翻白的杯底。

「那麼這一回得讓我做主人的來一個結束杯了。」主人站了起來，又給他滿滿的斟上一杯。同樣也添滿了各人底杯子。

「好的！好的！」他端起來喝。

瞧瞧手錶，已經九點了。

他霍然站起。

「啊！不早了，我得走了。九點車怕已來不及了。」

胡詩人一把給他拉住：

「急什麼，你瞧，壁上掛鐘，還祇八點鐘呢。」

瞧。果然。似乎也就安心了。

完了宴席。急急地叫拿皮包來。主人走向掛鐘那裏聽一聽，掛鐘沒有個聲音。

「啊！老王。對不起你了。九點怕已過了。那掛鐘是停止了。——阿周，該死的，快把掛鐘絞緊來。」主人一面吩咐着用人。

「啊！該死！該死！我手錶已經九點十五分了。笑話！笑話！畢竟還是我那手錶肯負責任！那可怎麼辦？怎麼辦？」

他在室內發昏似的打旋。

「哈哈！哈哈！」

所有的人全多若無其事的笑。

「這些不負責的人——這是亡國的朕兆。」

他心裏想，又從烟盒子抽過一支前門牌香烟來抽。

「那又有什麼呢。再來四圈麻將，到十一點多點結束，剛好趕十二點火車去呀！」

李小姐又出了一個主意。

「對咯！對咯！你又不常來上海，老朋友碰見了面，該作樂時，不妨多作樂一下。十二點火車走，也是明兒一早就到，絕不會妨礙你那工作的。」

人全是那麼說。

「打牌嗎？唉！實在我也是戒了的——戒了的，噯，怎麼我又抽起烟來了！抽烟頂要不得。不抽！不抽！你們看，一進門來，我就主張不抽烟的。怎麼這回又抽了。——至於打牌呢。我以為爲老朋友，還不如坐着談談來的好。因爲你們都是金融界實業界裏的巨子，這於我經濟十年計劃，是很有幫助的。——我要聽取些你們的意見。」——他刷的把大半支香烟丟在痰盂裏。

「那很好！」主人說，「就是你們四位客人來吧！你們一面打牌，一面就可談這些事

的。」

「這可也叫做娛樂救國嗎？」他說着，拍拍胡詩人的肩。胡詩人點點頭。「但是實在的，在我是沒有一個時刻，敢放棄這分責任心的。在那邊，有時，也有人來叫我打牌去。在牌桌上，我可也沒把這分責任心放却過。」

桌上收拾得干干淨淨。茶房遵照主人底吩咐把籌碼把牌拿了來。

李小姐抽着烟，嫵媚地出來。站到桌角，打開牌盒，索落落倒滿了一桌面，彷彿過癮似的，用左手哩哩啞啞給洗了洗。回頭說：

「王先生，請入座呀！」

「真的要打牌嗎？好好——李小姐，就算我來一家，你先給我代一代。我此刻——此

刻，我想到那酒精廠計劃書上有一節，不大那個，我想給改一改。你先來！你先來！」

三個人全入座了。

「那可不行！」主人李佛公過來拉住他。把他從沙發上拉起。「那個，你到火車上去仔細的改吧！這回打牌呢，本來，咱們也是陪陪你的，得你自己來。」

「是呀！這回得你自己來的。」李小姐扭一扭腰，遞過一個笑來說：

「好，我自己來，就我自己來。」他走了過去，挨着李小姐身邊過去。「你給我做參謀，好吧，我打牌實在打得不好。」回頭對李小姐說。

坐下，端一端椅子，彷彿坐定了。

忙伸着手看一看錶，跟着，按住牌說：

「此刻是九點半，咱們祇能來四圈。並且要打得快一點，十一點半，一準要收場的。」

「好好，四圈就四圈吧。」三個人全都那麼說。

洗着牌——哩噠！哩噠！哩噠！

「你別走，做參謀呵。」回頭又瞧一瞧李小姐。

主人李佛公仰臥在沙發上抽烟。

整牌。

「你打第一把。」老唐拿過骰子來，放在他面前。

「那可不用客氣的。」他又把骰子推回去。「就是你老唐打第一把吧。」

「這不行，你是客。」老唐又隔手的推過來。

「那就你來！」向胡詩人。

「這不行，你來你來！」胡詩人也隔手的推過來。

「那就你——」向史鷹鼻子。

「好說——好說——」史鷹鼻子搖手。

「那麼，我打頭把就我打頭把吧！」

的的——骰子的旋轉聲！

「九……九，自頭」全都說。

「還是個自頭嗎？那麼就我自己做頭吧。」

骰子再打下去。

分牌。

把牌豎起。回頭：

「李小姐，你別走得做軍師呢——唔，現在應該說是參謀了——參謀。」

牌打着，拿着——進行着。

「實際呢。」他發出一隻中去。「打牌中可見經國大道——碰。我就要你這隻白。」

如說，如何尅住下家，如何誘人打出白來。這叫做外交政策——那，二東，你可要吃。」

「誰要你，」下家胡詩人說。接着也發出了一隻牌。

「那麼，你叫李小姐站在桌角，一邊得聽住我那手牌。這是參謀本部的情報股股長

了。」上家唐胖子自己不會說完，先哄然笑翻了。

「情——報——股，唔，這是間諜股。」他又摸出了一隻牌來。

「什麼人看過你牌，笑話。」李小姐多餘的聲音，撒在劈呀拍的牌聲外。

「但如何去做搭子，如何打一付清一色出來。這是實業計劃了。」

對家老史打了一隻二洞。老唐二五洞和倒了。

「這一會——是經濟設計了。老史你多少和！」

送出籌碼去……

談着，笑着，牌聲劈拍着。

瞧，壁上掛鐘已經十點半了。

「啊！是的！李小姐，請你代一代，我想起了一件事要幹。我不能老那麼打下牌去，我忘記改正了一個數字。」他站了起來，把李小姐拉到自己坐位上坐去。

其餘的人，把心全放在牌上。李小姐也是躍躍欲試的。李小姐坐下了。牌繼續打着。

他叫茶房拿過皮包來，探出一束稿子。他坐在沙發上，抽上一支烟。翻着稿子左瞧右瞧的瞧。

主人李佛公頭裏站在老史後面，這回，過來挨着他坐下。

他放下稿子。他說：

「我這顆心真亂，什麼娛樂都不開心。我總把心放在稿子上。我想：我這個人，要是沒有工作做，要是沒有重大責任負擔，一定會活不下去。我就在打牌時，也記起我計劃書裏每一個數字。」

「是的，——那可多好。」

李佛公有心無意地回說着。

「朋友也就因這點疏遠了我。」他沒把稿子改正，又給放進皮包裹去。「說我太嚴肅了點，沒趣味。其實並不是我要嚴肅，因為我有一份責任心呀。」

「還是嚴肅點好——不過逢場作戲，那是無妨於嚴肅的。」

「是呀！所以我不好不湊個興趣，我還打完這牌，再趁車去。」

十一點鐘。

「真快！真快！又是十一點鐘。」他走近李小姐的背後去。「時間這東西，對於一個忙於工作的人，真是過的特別快。眼一霎，就過去了，而工作還是什麼沒做起來。」

主人也挨近老唐背後。

又從桌角抽來一支香烟。突然彷彿見到了一個真理。重把香烟放下。

「我不能破戒。」心裏想。「聽說他是頂恨吃香煙的人的。我得跟他學……」

「但是——這隻九束你打錯了。李小姐，你少了一搭了。依我主見是應該打中風的。」

打牌總在講和，莫想望大。不過——不過——小姐們就愛有大牌。越大越風涼。」

「你不知道的。」李小姐擺出老牌手的神氣。

「——碰」老史叫「和倒了。一四七束。我正想，這多好牌，怎麼還沒有和的呢？」

「啊！我就等中風麻將呀！」老胡跳起來。真像隻猴子似的。「李小姐，你起來——起來！我給你尅死了。讓老王自己來。」

「果然哪！」李小姐仰起頸子，遞過一個笑來。「我早就料準啦！」

李小姐讓了坐。

坐下。

洗牌——整牌——。

有點兒沉悶。再抽上一支烟。

劈拍——劈拍——發牌聲。

「噲！鐘聲。」

「啊！十一點半了！趕快！趕快！還有三把牌。」

竟不料自己做莊家，和了一付。

「這真是跟我開玩笑！連這牌也跟我開頑笑了！要是明天不能到那邊。後天會議裏。又那裏提得出計劃書來呢？噯噯！李小姐，你給我贖住點鐘，一到四十五分，我就一準不打了。」

「着什麼急呢。便是再告一天假，又有什麼呢。」胡詩人咕咕着。

「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工作呀！人是可以告假的。工作和責任又怎麼告得了假呢！」

偏又是連和了一付。

「倒霉！倒霉！我不要做莊家了，行不行？」

「哈哈！哈哈！」

一陣笑。

「四十五分了。」李小姐叫起來。

「那可怎麼好呢？——我非走不可了。非走不可了！李小姐給我代下去吧！」

「那不行！那不行！」

全都反對。

「老王——你別着急。」主人李佛公說。「汽車五分鐘也可趕上了。打的快一點，趕得上趕不上明天去吧！」

「那可真拆足爛污了。——可是我既然說四圈，四圈自然得趕完，這也是負責任的事。好！老史別疑疑滯滯的發不出牌來呀！」

劈！拍！老史打出牌來了。

跟着，臨到老史。最後一把。又是連和。

三翻清一色！

十二點一刻鐘！

「啊！那可糟了！」王子霞跳起來，「趕快！趕快！也許火車會誤了班！」

「笑話！笑話！」老唐拉住他。「明天趕早班去吧！再來四圈哪！」

「四圈！真的。這真叫我傷心！這回真叫我拆足了爛污！我是個頂肯負責的人呀。但也

祇好來四圈。兩點鐘收場，我還得睡一覺，再趕早班車去呢。」

「自然也祇能來四圈了。」全都那麼說。「咱們也祇能再來四圈了。」

洗牌——呷啦~~~~。

重整旗鼓，誰都顯出了另一份的興奮。

兩點鐘，四圈完了。

「再來四圈牌。——索性來個通天曉吧！車上不也一樣可以睡覺的嗎？」老唐推了一把牌說。

「是呀！車上也可以睡覺的。」

別人附和着。

「再來四圈吧！——老朋友在一起，玩也得玩個痛快。」主人又和着說。

「那也好，再來四圈——再來四圈，這回是盡朋友的責任了。」回頭看，李小姐已經不在了。

五點多回到旅館。

倦極了。往床上一躺，心頭一陣子軟；漸漸兒人睡了。

責任是在別人面前才負擔得起來的。此刻他獨自一個兒，他得對自己身體負一負責任——他該有一個好覺睡。

他睡得熟熟的。醒來，已十一點多了。

「是的。這可反正是一樣的。便是七點車去，今家也不能上那裏去辦公了。十二點去，也還是一樣。」

吃過了早飯。叫來一輛汽車，一切都打發舒齊了。這回可去定了。

上了汽車。

汽車往北站開去。

汽車中，翻出計劃書來看，昨晚那個數字還沒給改正。他得趁空給他改了。別忘記！是還不會翻出那數字，却見到蔣幽嫻小姐前禮拜寄來的信，是約自己去看她的。這回來上海，住了三天，竟忘記了她。——「好！」他想着，也就說了出來。「車夫，你別往北站開，——往滬西大西路去。」

——「噯！這也是一份責任呀！他想。我得盡，一個男子不應該過分使女子失望的。反正

三點半車去，也是一樣的，再說，這汽車到大西路，正有一刻工夫，我還得把計劃書審查來。明天一早交到會裏去，那也不會怎麼遲。也許其餘的傢伙，一筆也不會動過呢。像我那麼肯負責努力的，怕沒有第二個人了。

想呀想的，已經到了大西路。

一個公館。是蔣公館。

蔣小姐迎了出來。

「啊！是你來得好極！我馬上上去叫李明玉小姐來。咱們就少兩個搭子。」

「打牌嗎？可是我還要趕三點半火車去的。」

沒等坐定。他便一臉正經的說。

「那來得及——來得及。——來四圈好了。」

「好，那麼要來就得快，我有一大串事要幹呢，鋼鐵廠計劃書，酒精廠設計案，還有實

業過問的文章，案頭上的公文——我真急得要死！你知道我是個十分負責的人呀。」

「當然！咱們不來拆你爛污的。」蔣小姐說着，蔣老太太也笑着出來了。

四點鐘，蔣公館裏還有牌聲。

八點五十分，蔣公館的汽車開到大光明。

十二點的火車上，頭等二等車廂裏都沒有拿皮包審閱鐵廠和酒精廠計劃書的人。

第三輯

鄉間的來客

熱。華氏寒暑表已經到了九十八度。全身像要給融去了，融成了一個渺茫的夢。我睡在當門地上鋪着的席子上。

是下午一點鐘。全進屋子成了個蒸籠。屋子裏底空氣冒着白烟。熱的白烟滾在我身旁，沒風，也沒喘氣；不動，也不想讓自己和汗爛熱在熱夢裏——像一堆肉包子。

這日子也過得可愛的。——生命在極度的惡境裏受試煉！

突然一個影子搖動了我底夢。熱夢裏祇聽到一陣低低的聲音：

「喬俞先生——喬俞先生！」

聲音是斷續的，且顯得有點怯弱。我給驚醒了。坐起，抹着眼，先是看到一雙白帆布陳嘉庚橡皮鞋。接着是兩條黃筒子的褲腳。再仰起頭來看，在白色大翻領襯衫上，裝着一個棕黑色的桃子形的臉。這臉蠢動一下尖的嘴，又送出一聲：

「喬倫先生！」

茫然墮入在大海裏似地。然而，我立刻意識到自己是個人，應有人那一套把戲。笑浮上嘴角，站起，鞠了個躬，把那來客迎接進來，在前面那間書房而兼客室的小屋子裏坐。

大概從我眼睛裏看出了驚奇！這來客不會把屁股放到椅上，立刻介紹了自己：

「大概你不認得我了。——我是紹清哪。」

這時尖嘴巴豁露了一條扁的笑。坐上了。

「哦！你是——」我遞給他一把高而富紙扇。說着，腦子裏立刻映出一幅漫畫來。

（一個一丈二長的身截。但背是微駝的。臉是桃核似的。也有深刻的縐紋。也是兩頭尖的。頭頂上却老盤着一盤「黃鰮烤」似的頭髮。是個五十左右的老頭子。——人都叫他益山叔公。

（種田，三十畝大田，二間半平屋，又有一家打油廠；但是僅養了一個女兒。

（這女兒，年紀上了二十七八歲，還不會出嫁。村裏人多說這老大姑娘長的不錯。又高又大，全身是肉熟熟的。『躺在她懷裏，連骨頭也會給溶去的。』豐腴的頸頸，掛着條銀項圈。臉也像這銀圈那麼地白。

（「早已養過孩子了，你別以為她還是個姑娘哪！」

（「別瞎說呀！人家還等人開×呢！」

（「草包也是我拿出去的。我可冤枉了她。老子祇得了一元錢。就給那小東西埋在祠堂後那株大樟樹根下了！」

（「那麼相好是誰呢，你給拿出證據來？」

（「是順根——順根，那個馬販子呀！」

（村裏底議論是那麼紛紜地。

（這一年，女兒不在村裏人眼前出現了。益山叔婆頭纏着黑縐紗，圍身布下突出得高高地。

（「阿恭喜了，益山叔婆，二十多年不來個喜訊，現在居然要養老來子了！」

（「謝謝你！——該有個後代呢！明年村裏修譜，祖宗真是有靈性的。」

（益山叔婆笑。

（於是這眼前的人去世了。去世了一個月以後，女兒底慘白的臉，映着慘白的銀項圈，出現在水埠頭了。

（「怎的，一身的肉消到那裏去了！」然而村裏人又那麼說了……）

「十年不見之面了呵！」這自稱爲紹清底來客說。

「是的。我也十年不回鄉了。——可是益山叔公呢？」我有意無意地問。

「過去了，早已拋去吾輩了。足足有三年之譜。」

「你可剛從鄉裏出來嗎？」

我是懷疑着。這「世上千年，山中七日」的故鄉，該不至時行着大翻領襯衫，黃筒子的褲，和陳嘉庚白橡皮鞋吧。

「不——我是自杭州而來的。」

「杭州——」

「是喲。我在杭州民局裏「充任」的。因爲現在政府裏「贊成」郵政局，「不贊成」民局。要「打倒」民局。看來不是「光榮」故所以然，我「下野」了。」

他說着，洩出一聲笑。自己覺得措詞之「光榮」似地看着我。

「可是——」我決不暗笑這眼前的下野同志。我說「你爲什麼要出來呢。你家裏有三十多畝大田，一座打油廠。你不是很好地可以過活嗎？」

「這真是一言難盡黃河！」這下野同志不勝感慨了，搖着頭。「你是我母校底創辦人，我是擁護你的，可以給你訴述訴述。不過像你大哥那樣作爲，我是要打倒他的。」……

（又是怎麼一回事了！無法脫却紳士的外衣，命定是個「無紳不劣」的劣紳的弟弟的我呵！

（一櫺父傳的三間樓屋，該已斑駁得蜂巢那麼的古舊了吧。壁柱，櫺，全是些小小的窟窿和泥漿，鼻涕。中間地上一堆堆供祭着冒氣的鷄糞。一條破桌，靠在右邊壁上，一條竹眠椅橫在左邊。條櫓像擺龍門陣似的東一條西一條。勳，耒，耜，犁，堆滿在一邊。右間是廚房。

廚房外的窗門是黑色的。窗門下放着一二抱大的火缸。火缸上放着一個鐵絲網。烘着些尿布和破鞋。左間房門外是一隻雞籠。籠外底雞，抓着土，拍着翼。房裏底主人，一筆兩筆地上着酒賬。『老狗——老酒一乎。』『小貓尖頭——燒酒一提。』有時，且還撥着算盤子。『的——的，答——答。』

（五個女孩，四個男孩子。全像泥豬似的，拖鼻着涕，破着鞋，進出着——生活像座磨——拉不動的磨呵！）

……『但我贊成你，二十四萬分贊成！你做事就講良心之道。有文理。故而——今天……』

我忍不住了。站起，喘了口氣。往外看，灰沙停在半空裏。賣西瓜的人，像怕熱的狗似的，躲在對面旅舍底屋簷下。

「可是你和我大哥不是還有親戚關係嗎？」我接着隨口地問。

「有這親戚連帶關係，不過我不贊成你大哥那派主義——那派霸道主義！」

「那麼你且說來吧，我是決不生氣的！」

「是啲！我要說，我要說——爲來爲去是爲的那打油廠呀！我說文理給你聽……」

（打油廠，呵！一座小小的打油廠，那是在村頭的。黑沉沉的屋子，像條水牛，伏在綠色的田裏。

（廠裏面有一座大竈，有座碾磨，有座打油機。

（牛包着眼，拉着碾石在打旋。人跟在牛後面。「咄咄」地叱着，揚着鞭在走。菜子，柿子，或者豇子，在磨上在碾石下嘎嘎咕咕地叫。碾石一次又一次地滾在它們身上，它們全給碾成泥了。

（於是有人把這東西放在蒸籠裏；給在大籠上蒸。蒸籠漸漸地冒出了白氣，蒸籠外滴着汗。人又把它倒在一邊，用草團團地給它們包成一個個的餅。一担菜子，十二個餅。這是廠裏的定例。多的自然賸給那打油廠的主人。

（一個個油餅做成了。便給放進四條木頭拚成中間鑿成圓形的打油機裏。人在那機的一頭放上一塊填板。填板一頭先打進一個三角形的塞木。填板一層又一層向油餅壓緊。油從木頭縫裏掉了下來。接着，又加上一個塞木。人推着懸在梁間的大木撞，打着塞木。塞木左左右右地加多了。油餅也更一層又一層給壓扁了。油給打出得更多了……

（一榨榨的油，一年年的打過去——益山叔公，這一丈二長的，盤着小瓣子的微微拱背的老頭子，也一年年買進田來了……）

「是爲了打油廠哪！」

「打油廠，其實現在也沒有生意了。鄉村「不景氣」不景得厲害。打油廠當而然之也不景了。但是，這打油廠是我父之心血！我父一生——我不應打倒它的。所以然，我要打油下去。」

「你大哥不行王道，氣恨了我。你大哥毫無大同之心。你大哥——事情是這樣的：就是阿翹呀！當初阿翹和我也是相交有道的。縣裏董志興先生當農工部長時，我和阿翹還是同志。信仰三名主義的：一名是董先生，二名是你二哥，三名是你。後來董先生下野了，王榜上也有我和阿翹名字，所以我和阿翹，還是患難之交。」

「去年，我開廠打油，我就請到阿翹，三毛大洋一天，講定三月之數，九元一月之譜，阿翹做不上勁，不講大同主義。別人上工去做了！比如像土根癩手，武生獨手，擒方臘，拖着木撞，打油，還包餅；阿翹可一定要遲到十點多，才來廠，不大動，一點也不講大同主義。本來呢，我和阿翹，都是宣告下野同志。這些個，也可馬馬虎虎；不過，學好樣難，學壞樣易，正真像孔

子講遍的「學而時習之」，大家都講大同主義了。

「那也吧了。」可是阿翹是個無產階級，連屁股裏也不長根毛的。欠我賬總得還。欠別人賬，自然也得還。老九叔跟我說：「阿翹欠我三斗米錢，你給我扣下來。」黃石卵也跟我說：「阿翹欠我四元賭錢，你要給我扣下來。」你家大哥也跑來要扣阿翹香烟錢。這豈不當然。自從盤古分天地，有賬是該扣的。

「可是阿翹不擁護扣賬。但我則早扣之了。連你家大哥那一筆還無法搪塞其債。你家大哥便不高興了。」

「阿翹跟你家大哥講大同主義。并且聳動土根，要另開一個打油廠。這個大同主義是文理不通的：一者你家大哥是我姊姊的女婿，船幫船，水幫水，親戚總歸是親戚；二者，打油廠是可一而不可二的，「一爲之甚，其可再乎。」我娘便跑到你娘那裏去……」

（娘呵！一對牙齒全已漏了風的娘呵！）

（一九二三年的春。娘已經蒼老了。大哥死了嫂嫂，一家六個男女孩子，全由娘一手照料着。芒種跟着到來，大哥被土匪綁去了。這眼前的來客，也和大哥罹了同樣的運命。兩家的娘，兩堆疏稀而蒼白的頭髮便常常出現在一起了。眼淚是相互地流着，歎息是相互地交換着。心也相互地抱在一起——一起地碎了。）

「那一年，因為三次革命呀——」這下野同志越說越有勁兒了。「擄去了我和你大哥，娘和你娘便天下為公地要好起來了。你娘聽了我娘話，擁護而且贊成，答應我娘，去打倒你大哥主張……」

「唉！」於是來了一口長長的歎氣。

「那麼後來呢？」我拍呀拍的搖着扇說。

「後來你大哥竟開起廠來了。是打油廠呀——你大哥可是那裏有錢呢。就是那些弄來的——我母校基本之金呀，夫基本之金，豈可開打油之廠！何況道堂菴屋也給打倒來。擁護一個打油廠呀！雖則我母校校長說那是他借去的，一分利息；但這主義總是霸道主義，一點也不是新生活……」

「是的——學校那筆借款我也有點知道。」我低低地說：

「學校——我母校是你二哥一生心血。你二哥仙逝了！看不到了，祇有你泰山石敢當了。故所以然，我擁護你……」

「不過，這也吧！我贊成母校，我決不以此小小之故，興風作浪，使得母校因之落伍，那是不光榮的。我不得不爲母校之名譽呀……可是打油廠的磨石等買來了。一夜工夫，那磨石給打碎成五卦開了！你大哥說是我打碎的。趕快跑到他丈老峯府上——我那姊夫，又趕快跑到我家來說：『請，你還不趕快逃！阿翹要一手槍打死你呢。——我逃呀逃呀逃』」

之天天出來了……」

（阿是那樣的一個日子呀！我看到了。在那一心亭上，阿翹鐵砲似的身子在發跳了。

（「二百多元錢呀！一定是他打破！他要我命，我也要他命。」

（於是這個鐵砲揮着拳，從基幹隊那裏借來一枝駁殼。從村頭跑到村尾，又從村尾跑到村頭，找那個無紳不劣的劣紳。一個軟懦的答鄙的我的哥哥。

（「這個禍是闖不得的！這個禍！」碰面時阿翹手上的槍又給我哥哥抓住了。阿翹暴跳着，叫着，罵着。哥哥又差人去把丈人請了來。

（「你想叫清賠錢嗎？你別癡想了！嘩！有我在，你敢動一動！」一根長長的旱烟管從頭上打下來。哥哥沒話說，然而心裏感到「威嚴之喪失」了。）

「那麼現在你主張怎麼樣呢？」於是我和緩地問。「你這些話，我都明白了。你是不是要回家去呢？」

「我沒有主義。我不能回去呀！」

「要是我保護你安全，你可回去不回去呢？你家有三十畝大田呀！」

「三十畝大田。」這下野的同志終於噙出了鼻聲來了。「早已沒有了。」

「怎的？」我吃了一驚。同時，又在室內拖着鞋走。

「是我爸跟紹昆打官司，打完了。現在祇有十來畝了，——十來畝還不到。那時候，我是講究英雄主義的。仗的有錢，仗的你二哥有勢。二哥義烏縣有責任的，當科長哇……

和紹昆爲那後山挽祖田打官司呀……

（紹昆，一個花眼的，瘦削臉的蓄着八字鬚的老頭子。終年穿着件天青緞的背心，藍

布長褂，襟角褂着眼鏡殼，烏賊魚似地宕，終年跟人家寫田契，寫婚書之類。終年出入在寫狀子的土訟家。

（一九二六年底夏，紹峴跟着做訟師的堂哥喬中，住在城裏。他悲涼着自己地位底喪失。親筆寫了封信給新創辦的學校的當事人——是一封恫嚇的信。是一封聲言要在什麼時候來劫綁學校裏富家子弟的信。大哥從書契箱中證明了他底筆跡。向縣政府控告了。但管帶又以強橫的手段驅逐那時在縣中教書的我——呵！紹峴！一個爛了眼沿，常常戴老花眼鏡的瘦削臉的老頭子呀！）

「可是一趟城裏一趟府裏，錢全給化光了。但還且略過不表……且表這打油廠呀！到如今我那打油廠也關了。誰知道政府又不贊成我在郵局充任——我氣了，便到上海學開汽車。我會開汽車，我閱閱報，蒙藏委員招考汽車夫。我要去報名，我沒錢，我想向你借

「一些呀！」

到此我恍然吐了口氣；允許了他請求；但他又滔滔地說了。

「你讀通書，你開通。我所以然之擁護你。不過，我是母校之學生。我還信仰三名主義

——你，董先生，你家二哥。可惜二名死了，祇有你一名了……」

話儘管滔滔地說。我可又昏昏地像要睡去了。熱的風開始從後門括來。我喘了口氣。踱到後間去。

直到晚飯後，這突然地闖來的下野同志，又突然地出去了。

人真是什麼都命定的。——這幾天來，我老是那麼想——比如自己。十多年來，無時無刻不想「打倒」自己那塊鄉下人眼中的鄉紳招牌。但十年不回家了，却又給這個族人「擁護」起來了。十年來的變動是並不算小的，但誰又知道我生活的真相。我別無奢

望，祇希望自己和自己有關係的人，能種一枝地丁，點綴這地面的景色。却不顧自己和自己已有關係的人，拔別人身上一根毛，長在自己肉上。因此我爲了這事，裸着胸整整地費了兩個大熱夜，寫信去責問我底大哥：我最末的二句話是：「別讓死了的二哥不安呵！將來

的世界是不屬於我們的。阿翹又何用向我們這一階梯上爬呢！立定自己底脚跟，多做些將來的世界底準備呀！」

可是我大哥底回信還不會復到。一天晚上我又突然接到了一封信：

「母校之創辦人公平正直的喬俞先生呀！

天無絕人之路，我可真的絕人之路了。滾滾的長江呀，有來往不少之船，噴噴地之烟呀，向天邊飛去；漫漫的滬寧路呀，有百脚之蟲的火車，隆隆地之聲呀，向地角滾去！你們都有大同之主義，把一切在外漂蕩之游子，載回家去。而我身無混道羅，你們就不給我大同了。

悲哀呀！苦惱呀！我是投考失敗了。現在都講勢力世界。朝廷無人莫做官。像我沒根株的人想做汽車之夫嗎？白丟了五塊之錢，我心痛到腦門之頂了。我是……

但喬俞先生——母校之創辦人！我在沒有接到你大札之來臨呀，我是不……
最後我謹富詩一首——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哀」

舉目茫茫無眷親，來到南京爲何因；三餐茶飯無一飽，祇有江水是恩人。

你底創辦的我母校之學生紹清上，白下飯店。」

我讀着我從他那愚蠢處，看出他深刻的悲哀。立刻打電話給下關白下飯店探問，可是飯店主人底回答是沒有這一個人。

天熱得要命，心發着火。我涔涔地滴着汗，我越想越害怕。一個等於被驅逐的人，一具給水灌得腫脹的浮屍，和……大哥……阿翹……他們兩個的驚奇的臉……我不知如何來安排這幕悲劇的結局。

重復向案頭坐下，拿起萬年筆寫了一封快信給下關津浦路的同鄉。我告訴他，如其遇到了紹清，請他再來我家一次。我一定打發他回去。

果然，第二天晚上，這個想從下野再來一次下水的同志，穿着一套道地的白帆布的學生裝來了。

「我跟同鄉都相商過了。」劈頭他就那麼說。「他們非常之不贊成我到你地方來借盤費的。但我知道你是有王道主義的，不像你家大哥霸道主義。所以——」

全出我意料之外。這位業已宣言下水的同志，却比前次更飄飄然了。連頭髮也梳得光光了。

「那麼你是想回去了嗎？」我失望地說。我好像可惜我不曾看到這悲劇的終局。

（一輪皓月，掛在天上，也映在水上。天是清清的，水是明明的。招商碼頭底硬硬的輪

廓，橫倒在波上。

（一個孤寂的游子，手負在背後，從馬路上躡到碼頭上。夜深了，人靜了，岸旁的小船的燈火也熄了。游子仰望著天上底月，也俯瞧著水中底月。游子環看著碼頭的倒影，也看著自個兒站在碼頭上的孤影。回頭時，掛燈作著鬼眼似的光，游魂隨着漂蕩了，遠了。家鄉呀，在千里之外，一個老娘，一個老婆，一個兒子，相偎在一堆的兩間山屋呵！……

（但聽水聲響時，世界上底悲劇又告了一幕終結了。）

然而——

『我現在是想回去了。』

我立刻從袋裏探出十元錢給他。一陣涼風襲上我心頭，我感到夏夜還是可愛的了。

『不過——』這未曾實行下水的同志，又偏著頭說了。『不過——你不能寫信去

告訴你大哥。你大哥知道我受了你錢，會笑我不抱個人主義的：「哪！還得我弟弟幫助，才能回家哪！」他這樣一說開去，阿翹這輩人，又不給我講大同主義了。他們又要去打倒我了……」

我笑了笑，允許他這個要求。他於是十分放心似地展開他手裏的一冊玉梨魂來看。接着，他又說：

「你做了許多書呵！我擁護你，我得先贊成你主張。昨天，我到書坊裏去問『有喬倫先生做的書嗎？』他們都不贊成你，不給我回答呢。我想這裏人都講霸道主義，一點文理也不通……」

他還不會說完，老媽子送上了晚飯。我說：

「好的——我們現在講吃飯主義吧！」

他笑了笑，大着眼向我一望，也就把自己坐着的凳子搬到桌旁了。

這以後第三天，大哥底信來了。

我一邊吃着西瓜，一邊看。

『……是有那麼一回事的。但我也沒法，給阿翹那們人聳動起來。不會好好地想一想，做了。不過請你記起那一年的事：你二哥在義烏縣做事時，有一個稱母校學生的人，如何跟你二哥施着恫嚇手段呢……』

我把西瓜拋在一邊，我坐下了。

（在一間狹小的寢室裏，在淡白的燈光下聳着二個影子：一個是瘦長的，一個是中等身材，然而結實的。）

（『要是你不給我安排下一個位子呢。』那個結實的影子揮起手來了。『我一定

要給你宣佈出去了。因爲你是個革命主義者——我不再和你行大同主義了！

（那瘦長底影子廢然地坐在椅上。）

如今，而我却做了個悲劇底主人了！

一月廿一日夜草成

龍種

科長沒有汽車，叫龍種領前，走路。

龍種不是汽車夫。但這小城市裏不上十個的公館汽車夫中，可誰也沒有龍種那麼漂亮；誰也沒有龍種那麼機警和活潑。

龍種永遠穿着一件黑地白花的毛衣。光亮處遺留着科長撫摩的手澤。科長不論在辦公室，在家裏，一坐上旋椅，龍種就貼貼伏伏的伏在一邊，那爲他特製的小椅上，科長右手彈着香烟，或者拿着支筆批閱公文，左手總落在龍種的臉上，身上，摸呀摩的不停個手。彷彿祇有龍種會助長他底思慮。

說來龍種真也漂亮，兩隻軟軟的黑耳朶，天鵝絨沒它柔和。嘴是闊的，嘴角有幾根粗粗的鬍子。臉是扁方的，彷彿是一隻塗黑的盤桃。眼睛有迫人的威光，有誰一給它瞧到，全

會想起自己做過的虧心事，而紅起臉來。但龍種底身子很小，小得能直立起來。科長底手一放到它身上去時，他首先直立起後足，用前足抱住科長底手臂，用耳柔擦着科長底手腕，還用舌頭舐着科長底手掌。叫科長歡喜得心裏發癢。就此，科長老記起那位體育場場長。在年終考勤時，科長准得再給這屬下——這場長加一級薪。

體育場場長就歡喜養狗。這小城市裏人，大都把頭埋在算盤裏，把鼻子插在爛黃魚肚裏，永遠不知道講究衛生，何況運動。體育場就顯得極其乾淨。叫風盪着秋千，叫葉子掃着跳遠跳高用的沙地，叫烏鴉站在籃球柱上……場長沒事幹，就養着幾條狗，在體育場上賽跑。但因為這小城市沒有跑步大王，場長底一隻狼狗和一隻母狗，便佔了上風。

科長來參觀體育場。場長把他領到辦公室坐。場長底寫字間裏送出了哄大的一聲狗叫。這寫字間不是 Office 底譯義，那是場長特爲練習大字而設的。中間一張磚桌，一把椅子。還有一隻鎖狗的籠子。那叫聲就從那裏送了出來。

科長穿門送過眼去。

「啊！是科長，我家養了一隻好狗——一隻上好的狗是龍種——是龍種！他娘，養他一胎！」場長一個勁兒的獻媚着說。

科長從冷清的辦公室，走到冷清的寫字間；那給寸把粗的鐵鍊鎖着的狼狗，就猛地做了個撲敵的姿勢。接着，也汪汪的叫出。這叫聲有如科長在中學校裏要去上眼前這位老場長底體操課時那校役打起來的鐘聲。科長於是老下臉，覺得場長在磚桌上講究運動，也就大不應該。何況雇着狗子來賽跑，算作運動員。科長的臉就老得像場長以前因科長遲幾分鐘到班時一樣的黑。

場長走向那叫着狗子那邊去說：「狗東西，你有眼不識泰山，是科長哇！」於是拍的一下耳光，狗子也就不叫，而隔壁辦公室裏的辦事員底笑語聲，也立刻停了下來。科長就覺得耳朵裏一下子落下個靜，全身一輕，彷彿回復了自己底威嚴。「唔！養狗有大道！」

科長想了轉來，臉上堆下一絲笑。

「那麼——那麼那龍種在那裏呢？倒給我看一看看！」

「啊！科長，那龍種——那龍種……唔！自古道：獨貓管九竈，獨狗管九香。他娘祇養他一胎。這是……這是管轄萬國的！」老場長這一套，對每一個上司都是那麼說的。有的聽了笑笑，有的倒也真的愛起狗來了。這回，老場長馬上吩咐聽差，叫他到家裏去取那隻睡在小鐵床上的龍種來。

科長自然不免讚美一回。這直屬上司底讚美，可叫場長混身發鬆。第二天上午，場長就備了一份禮，特向長途汽車站租來一輛小汽車，抱着龍種，像賠嫁似的把龍種送到科長公館去。

龍種出嫁到科長家。場長就得帶着母狗時常上科長家去走走。每回去時，場長總帶了不少的葡萄酒牛肉之類的東西。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一點小意思是來望望那龍種的！」

這一來，科長的屬下都知道了自己應該辦的事。中秋和端午，還有重陽或者年關時，科長底屬下都爲着龍種備了份不少的禮來道賀。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這一點意思是給龍種過節的。」所有每一個上科長公館來的屬員，全是搭着一付笑臉那麼說。

科長照例是坐在沙發上；臉孔冷板板的打開眼前送來的包裹，叫道：「龍種！龍種！來！」

龍種撲着，躑着，搖着尾巴而來。科長就把包裹的物事，分給龍種嘗新。於是回過頭來說：「這上年你的工作可不錯！但是像書記丁一，那可太不行了。老……老抄錯字！」

有的小科員買不起好東西，但爲了盡禮，也不得不打發些錢送些次一點的東西給龍種。科長一打開那包裹，就繃着眉叫龍種，龍種看一看科長的臉就搖着頭不吃，光舐着

科長底手掌！

「哼！這小賊種，口子倒很貴呢！你這些東西，連牠都不吃……」於是科長就拉下臉子，叫那小科員滿臉流汗，格格納納不知說些什麼好。——連門也走不出。

龍種就這麼做了科長底食客與謀士。

龍種可真有食客與謀士底機警。沒進辦公室，龍種就先汪汪的叫了幾聲，彷彿在通知辦公室裏的科員們。辦公室馬上就像給一塊大石頭壓住似的靜。

辦公室一靜，科長也就有了威嚴。龍種却在這死一般靜的辦公室裏竄來又竄去。辦公室沒有一點聲音，祇有龍種底小脚步，則則地踏過地板的聲音，清脆而又尖利。聽到這聲音的科員們，全疑心這是自己心頭底發跳聲。

科長則在自己案頭上稍稍閉一會眼養一養神。龍種儘一趟兩趟在科員辦事員，書記底案旁，走來走去的巡邏着。

誰也不敢在龍種面前大聲吐氣，誰也不敢在龍種面前停下筆，即使沒事做，也得在紙上亂塗。但誰也不會忘却給龍種每天買片牛肉或麵包。他們彷彿約定似地輪流供應着龍種，今天老徐，明天老汪，後天——唔，連龍種也知道，該是老康了。他巡邏時，就在老康面前多站一會。祇有走過書記丁一那裏，他總要訓斥似的叫了幾聲。

科長一聽到龍種叫，就回過頭來望：「哼！又是丁同志！又是丁同志！又是丁同志！你爲什麼老對我家龍種下不去呢？」

碰到這種時候，那一臉蠟黃而虛腫，顯然沒到體育場上去運動過的丁一，就抖着胡桃似的眼泡皮，抖着蒼白的嘴唇，站了起來：「科長！科長！我沒弄過龍種……我沒……他要對我叫。」

「你沒……你沒弄牠牠會叫丁同志……你……你……你！」

科長有點發怒，丁一就全身抖縮得站不住腳。龍種却還照例向他叫上一兩聲。這時，

科長大概也須到局長那裏去請安了。因爲已經是十點鐘。

科長這回出去，龍種照例不做跟班。因爲龍種需要代理科長底職務。龍種跳到科長案頭，不往自己坐椅上爬，却跳到科長坐椅上坐定。龍種坐在那裏，先是咧，開着闊嘴叫了兩聲，叫一切人知道他底存在和權力。接着就把迫人的眼光向每個辦公者身上迫去。辦公室一時又嘩噪起來，龍種能聽出那裏每一個人的聲音。龍種就看那喧嘩者底對他的優待如何，分別他訓斥似的叫聲底輕重。祇有丁一作不得聲。道不常到他外公底體育場上去的萎黃者，連低微得彷彿喘氣似的咳嗽，也都動聲不得。他一咳嗽，龍種就叫得整個辦公廳像放在大海裏。於是科長也就回來了。科長向着龍種叫着的方向看去，又是那個抖縮得沒地縫鑽的丁一。

「丁同志，你又在什麼？你又跟我家龍種下不去？」科長斥責着，皺着眉，額角也起了紋。臉就像燙焦的餅。

「科長，我咳了一聲……嗽……我沒什麼。」丁一回着，但龍種還是辯駁似地叫着。
『汪……汪……』意思是指丁一說謊。

丁一猜不透龍種底心理。但也漸漸從別人餒東西給龍種吃的這件事上看出原委來了。那一天，丁一就從他二十元一月薪水中，減少了一份家裏的小菜錢，特爲龍種買了一斤上好牛肉切成丁子。等科長到局長那裏請安去時，他就把這餓給龍種吃。龍種最初生氣似地賭着嘴，過後却又像要咬下丁一底手掌似地吞吃了丁一手掌上的牛肉。吃個精光。於是擺着大肚子回到科長案上去。這回，龍種實在吃得太飽了，就像懶貓似地，睡在科長椅上，讓屋子裏鬧得天翻地覆，牠也不叫一聲。科長回來的時候，他也祇動動耳朵，搖搖尾巴，沒往常的活潑了。

科長正在耽心龍種生了病。丁一却一股正經奔到科長面前來，鞠了個躬，笑嘻嘻說道：「科長，這回龍種跟我講和了，我給他吃了一斤牛肉。」

「什麼，什麼？你給他吃得這麼多……他早上已吃了一杯牛奶，一塊土司……」科長氣得厲害。馬上撇開丁一，去抱龍種。揉着牠肚子，助牠消化。丁一也祇好影子似的在科長面前冷落一會，消失了。

第二天就沒見科長帶着龍種來。據說是傷了食，上了醫院。那還是科長夫人乘着火車到一個大城市，找到了一個獸醫院，再由聽差乘着汽車站包車送去的。龍種沒在科長身邊，科長老是一付愁眉苦臉的。龍種底外公體育場場長也來過幾次。一方面探問龍種底病，一方面安慰科長底心。兩人商談了一會後，結論是：「丁一底「命」與龍種相「剋」，非把丁一撤換不可。」

「離考勤時日又那麼遠，怎麼開他的差呢？」科長憂鬱地說。

「那沒有什麼。那沒有什麼！」龍種底外公獻着計。「丁一同志，我知道他來歷。他是

冀東偽政府下一個金祕書薦來的，那是七年前的事，科長還沒來此呢……」

「但還於開他的差又有什麼關係呢？」科長問。

「說是漢奸通敵臨時開差了，不就好了嗎……」

於是科長笑了起來。

一禮拜後龍種回到辦公廳，像副科長似的還是照舊的嚴，照舊代理職務，照舊受人歡迎，可是丁一却老早不在。

隱沈的天

龜裂的柏油馬路，奔那麼的橫過這進紅頂小屋，直向北頭衝去，彷彿跟左手那條小鐵道在作遠距離賽跑。

場稜稜四條泥柱落地的紅頂小屋，綠色木框上三面張着大玻璃，一面開着扇綠色木門。木門上寫着兩個白色的英文字：『No Smoking!』

不許抽烟，那就不抽烟好啦！賈一平挾着一份報紙，推進門去。『嚇囉！』接裏的人打了聲招呼。

獸了老半天的應阿昌，從對着馬路擺着的一張綠桌子旁邊站起，把放在桌上的黃帽子，往頭上一磕，聳一聳肩，把兩手插入黃帆布的大衣的袋裏，『換班來囉！』說了聲，就幌着長瘦的身子，彷彿生誰的氣似地推門出去了。

木門嗡嗡的合上。屋裏七上八下擺着的軋士林的紅綠箱子全都震了震，對着馬路張着的那塊大玻璃，也發出一陣輕輕的尖銳的鳴聲：「嚶~~~~」直刺入賈一平的神經末梢。

「嚇！難道你也發起抖來？」賈一平像隻棕色的小老鼠跳到椅上坐下，心裏就那麼咒着，「媽媽的，這是什麼天氣！」

透過玻璃往外望：天色是陰沉沉的。龜裂的柏油馬路還是奔那麼的直向北頭衝去。呼呼地叫着的秋風，掃着鐵路邊的枯葉，這裏那裏的打着旋。有時，且從那邊場地的吹過到這邊來，揀着這屋子左右兩邊的缺口，直躲到屋後一條橫小馬路上去。

「噀！這麼瞧去，就給劃定了一條界綫。」賈一平閉上左眼，讓右眼放出光去，給奔那麼的柏油馬路橫放上一條界綫。可是屋外行人道上，兩邊斬齊地聳着兩支圓玻璃柱子的起油機，中間聳着一支紅座底的加水打汽的方柱子，跟一條直上雲霄的電柱，老阻礙

他視線的放射。

「噯！不容易！不容易！這華租交界的界綫，到底該打從那條柱子直出去？」賈一平每一回想做個公證人，劃定一條界綫，却每一回祇能得到這麼個結論。

然而龜裂的柏油馬路，還是奔那麼的直向北頭衝去——從租界衝上華界。

實際上，賈一平也知道這界綫不用那麼正確。德古士汽油站，就是華租交界點。

「可不是嗎？我自己就是德古士洋行的伙計，我身上也劃不出華洋的交界點來！那可還管他媽的！」賈一平想着，「唉」的歎口氣，就伏下案頭看報去。

但賈一平還是一會兒縮眉，一會兒砸嘴。終於楞起一對眼珠，把報紙索的丟在一邊，賈一平又發出了「華人」的感慨了：

「啊啊！華北！華北！這麼一來！華北是誰的天下了！」

賈一平不看報。賈一平在屋裏踱。七上八下的紅綠箱子却又監視他自在的踱。綠木

門的腰節上，一樣地有兩個白色英文字：「No Smoking」彷彿在向他表示威。

「媽的！我說過啦：不抽烟，那就不抽烟好啦！你擺什麼洋勢道？」賈一平跟那兩個英文字咕噥一會，也聳着肩，磕着頂黃帽子，拉開門打着口哨，宕出屋去。

嚶嚶嚶！——啪啦！啪啦！啪啦！

「唔！」賈一平馬上收住口哨。「好！好！好！你靶子場的槍聲有聲勢！我賽不過你響亮！……媽媽的！」

天色是陰沉沉的。賈一平也是陰沉沉的。賈一平在站面前人行道上踱。

搬場的老虎車，時不時從馬路上谷咯谷咯地拉過。提籬挑担的鄉下人，帶着付陰鬱而乾枯的臉，零零落落從他身邊挨過。賈一平還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高傲地低着頭踱。

右手沿馬路那排小舖子，全都關上了門。沒有煙火，沒有人聲；彷彿是一堆荒墳。祇有

一個小老頭子，却默在角嘴上，腳邊放着隻盛花生米的籃子。他就像一隻乾癟了的青蛙，不叫不喊，老等天上掉下雨來似的等着生意。賈一平向他不屑似地瞥了一眼，却還是來呀去的踱。

隔着條鐵路，那對面一排店舖，也全關上門。幾家飯舖子，用「飯票一元錢六張」的紅紙條，封住排門。一家老虎竈，祇放下兩塊排門板，露出那一座臨門的竈角，冷冷地在冒白煙。隔幾間門面，有個高大的拱門，黑洞洞的，彷彿沒一粒灰塵在進出……

沒有人聲，沒有鷄聲，沒有狗聲，祇有鐵路旁電桿子上的風聲。天色是陰沉沉的！賈一平也是陰沉沉的！

大暑天的景象彷彿還在眼前：馬路上的汽車，流綫一樣的來呀去。這古老國家偏有他那份傻勁兒，要從運動會上喚回民族的靈魂。全上海的紳士淑女們都發了狂，彷彿全都在想：收復失地什麼的，全靠運動員他們那付銅筋鐵骨，全靠美人魚的兩條腿子。這可

忙得買一平滿頭流汗，要給他們的汽車，一會兒加油，一會兒打氣。就是那些舖子，也全張起「冰」呀「飲冰室」呀那些刺目的帘子，——真覺得中國立時得救似的，然而現在，祇有那靶子場的槍聲依然：

「噼噼啪！噼噼啪！」

彷彿要洞穿這陰沉的天！

一忽兒，搬場的老虎車，漸漸多起來了。全像一整隊鱈魚，咬着尾巴，往租界游去。車後還顛動着人影，就像鱈魚尾巴甩出來的水泡。

「但怎麼沒有搬場的汽車呀！」賈一平這麼想着。又馬上叫了出來：「可笑！可笑！」這是逃難的三級制：先是搬場汽車，而後是老虎車，明兒，怕全是提籬挑担的鄉下老，像蝌蚪似的，沿着這黑河似的馬路，向租界肚裏流去。

「畢竟有錢人多了一條觸覺：那是像螞蟻似的生在鼻子上，連嗅帶觸！」賈一平想

着，又叫出一聲：「可笑！可笑！」

接着，有兩個黑影子慌慌張張地從北頭奔來。靶子場的槍聲，噼噼啪啪緊了一陣。這兩匹黑影就像落荒的野獸，直逃到德古士汽油站邊，就喘回口氣，站定。然後向天上望望，向四邊望望，慢慢兒走向租界去。

「可笑！可笑！這一對鄉下人，沒有第三個鎖靜！」賈一平皺着左嘴角，敲起左頰肉，向那兩個大影子射了一眼。「因為那是靶子場的槍聲都不知道——沒有常識，所以沒有第三個鎖靜！然而做中國人怎麼沒有聽靶子場的槍聲的常識！」

「噼噼啪！噼噼啪！」

賈一平踱着，覺得這聲音又單純，又複雜；又乾脆，又有力——唔！力的音樂。

但在這力的音樂中，突然又來一陣：「噠噠噠噠！」的聲音。賈一平側着耳聽，站定，往南瞧去。哦！一架綠色的機器腳踏車直向這邊開來了。

賈一平馬上挺直腰板，擺出付勇敢的氣概。怒突着兩隻並不怎麼圓大的老鼠眼，瞠住這駕車的兵士，這船形的車座上的三角皮帶的官長。——媽媽的，可光有你們那氣概！機器腳踏車威武地開到站前，刷的往站屋右手缺口上繞過來，繞出左手那個缺口，又往原路噠噠噠地叫着去。賈一平愣着兩眼，把那車上挺胸突肚戴着眼鏡昂然望天的長官的影子送遠了，馬上走回來往那柏油馬路上尋那橡皮輪子的塵跡。回頭跟那角嘴上的小老頭子做個鬼臉：縮一縮頭頸，披一披嘴，伸出一條紅舌子。

小老頭子還像一匹乾死的青蛙，沒些兒聲氣。

然而，又是一陣噠噠噠的聲音，那輛機器腳踏車又滾着過來了。還是不越出「租界」，繞個圈子往原路駛回去。但這回賈一平却瞧到：那長官腰邊的槍盒子在對他說話，那兵士黑制服上的紅臂章，特別發光！

「媽媽的！這回得讓自己第三個鎮靜了！」賈一平心頭有些膩膩的，回到屋子裏去。

馬路上的老虎車漸漸沒影子了，槍聲還是一陣緊一陣緩的。隔條鐵道對面的馬路上，黃色的公共汽車像隻水牛似的沒力地搖幌着過去。突然，遠處吹來一陣唧唧的汽笛聲，鐵路旁電柱上的紅牌子掉下了。公共汽車給截住在鐵絲門外，伏在那座小屋子旁邊。綠旗子搖着。一匹黑色的野獸，在鐵道上排山倒峽似地跑過，把地面震得發抖，把這小屋子也震得『叮叮噹噹』一陣價響。

『哼！不錯！』賈一平有點歡喜。彷彿那火車替他向那機器腳踏車示了一下威。

於是在這條黑河似的直向北頭奔去的柏油馬路，又逆流而上似的開來了一輛茶綠色的汽車。

『咕！咕！咕！』汽車像拉救命回聲似的叫着。

『噠！噠！噠！』可是那輛機器腳踏車還是一個勁兒開過來。

眼前的綠影子一閃，那汽車馬上往裏打斜退了一段，機器腳踏車就一直線的向這

打橫了的汽車衝了過來。

「啊啲！碰頭了！」賈一平叫着，也跳了起來。

「嘩啦啦！」接着，那座加水打汽的方柱子頂不住汽車的屁股，給碰倒了！

機器腳踏車刷的繞過屋子後，噠噠噠噠的一溜烟開回去。

開汽車的哆嗦着，跳出車子，抹着他那發昏的腦袋！瞧瞧右手那排荒墳似的屋子裏竄出來的鬼影似的愁眉苦臉的人們，便一個勁兒的嚷：

「明明是他們衝過來——他們衝過來……衝得我沒路可退了……」

「——是呀！我也親眼瞧見！我也親眼瞧見！」賈一平覺得這回非主持正義不可了，也接着嚷着出來。

人們聽到這嘩啦啦一響，抱着個顫抖的心跑出屋子外，兩眼發着綠光，瞧瞧那個汽車夫，也瞧瞧這碰壞了的方玻璃柱子，於是全向這茶綠色的汽車圍攏來。祇有那個小老

頭子却還在原角嘴上獸住，像死去的枯骸一堆。

鐵道那邊小屋裏，彷彿也受了震驚，白頂黑邊帽的中國警察，慢條斯理地宕了出來，往這邊望望，望不出什麼，也就事不關己的在馬路上慢吞吞的踱。

公園那邊却來了個西洋三壞頭，走路的調子有點蹦蹦跳跳的，彷彿奏琴似的。——看去後面還跟着個黃色的影子。

賈一平這回給圍在人圈子裏滿口唾沫星子的叫着，嚷着，主張着正義。他用左手當作機器腳踏車，用右手當作汽車，這麼那麼的攪着，裝作一邊衝來一邊退讓的樣子，嘴裏的唾沫星子就飛得人滿面：

「實在是退得再無可退了！却還要衝過來，——衝過來呀！真的叫咱們退到雲南貴州去嗎？但這德古士洋行的柱子又擋住了牠的去路了！媽的這世界！這世界可還有公理？還有正義聰明的人，閉着眼睛，裝作什麼都瞧不見，逼他們苟安的日子。但，但，——但咱們

還有一口氣，一口氣還沒有咽下呀……」賈一平說着，說着，連自己說些什麼也糊塗了。

「——是不是？我可沒有錯呀！」汽車夫還回得到了正義的聲援，得意起來：慘白的臉，漸漸回過了紅。

「就是你退讓錯了！」但人羣裏偏激起了這麼個聲音。「你也衝過去，看他們怎麼樣的？機器腳踏車！一準衝翻他們兩條命！」

汽車夫彷彿受了打擊，回頭往四面瞧，可瞧不出誰說這話，但他不承認他那退讓的「外交政策」的錯誤：

「衝翻了兩條命！那還了得！咱們的力量在那裏呢？誰都一聞風聲就往租界跑，誰都抱着卵子忍着氣做人兩條性命——十八省土地！」

「走走！」突然一個爆彈似的叫聲，衝進人圈來，一條毛手在人頭上撲着揚着，瞧是外國三球頭。

「媽媽的媽媽的！」

於是主張『對衝』的志士們也換了聲調，一個個散了開去，站在中國地界的人行道，擁在角嘴上獸着的那個小老頭子的後面，彷彿要把這小老頭子擁護起來，對付這條毛手。小老頭子可不在意，兩隻眼睛跟着那條毛手，在一高一下。

「可是——這，這又關你什麼呢？」

一隻黃手袖，突然拉住賈一平的肩坎。賈一平正在吊嗓子，想向這白種人用洋話聲訴一番；這一來，可給怔住了。回頭瞧一瞧那人，便叫道：

「啊！阿昌！阿昌！是你嗎！真氣死我了！真氣死我了！」

「不——氣死一個中國人，那才增他們一份快樂老弟，你還是學得世故一點吧！」

說着，那人朝白種人呶了一下嘴，叫賈一平留點兒心。

「是儂——啊啦曉得個！」

白種人突然指着藍短褂的汽車夫用硬繃繃的中國話說。他看一看那座碰破了的方玻璃柱，跟那碰爛了的汽車屁股，就這麼說上一句，抓着汽車夫走了。

「那裏有這種事！倒是退讓錯了！倒是退讓錯了！」主張正義的買一平又滿臉通紅的吼了起來。

瘦長子這回呼的黑下臉：

「老弟！你別再多嘴啦！等着別人家賠就是啦！關你鳥事！上公堂叫你做證人，你就得先坐起牢來。反正公司裏不怪你，你可別說公理婆理！」

接着又翹起頭，跟中國地界的民衆演說起來：

「咱們自己管不了，可還管得別人的。人家死了一個人，就得叫全上海人往租界躲！這是什麼一回事？咱們頭上的青天，全懂得「忍耐」兩個字，你瞧多麼陰沈沈的……而且，人家一句屁，有的人，忙不迭就得來個「三跪九叩首。」咱們還有什麼別的說？人家是

飛機，大砲，唐克車。咱們是眼淚，鼻涕，跟腳上的沙灰——咱們在別人笑聲裏逃難你有嘴也祇能強自己的！

於是回過臉，死板板地往賈一平身上投了一眼！自己就馬上嚴正得像條電杆子！

賈一平望望中國地界的民衆，望望那匹死青蛙似的小老頭子，披一披嘴，裝個鬼臉，把頭縮進頸子裏去了。他全身發起熱來，他腦裏的恐怖印象，一點點的在擴大：

……轟隆！轟隆！噠啦！噠啦！——地底滾起了雷，地面發了抖……瞧呀！沿馬路來了一

大隊的唐克車。茶綠色的唐克車，頂上直伸着兩支砲筒。砲眼黑洞洞的，彷彿馬上要冒出火來——對準中國地界每一個人的胸部。鐵帶滾着輪子，啦啦啦啦的像地底在抽着筋般發響。每一條鐵帶的滾動，都帶着憤怒；每一輛唐克車的推進，都帶着威嚇。一切的生命——中國人的生命，在牠們的示威中發抖，縮小，而至於消失了。但那坐機器腳踏車的領導者，却像魔王似的顯示他惟一的威權。坐在船形的車座上，提着管小旗，白布上閃着紅

圈子，引着唐克車前進……牠們這麼的爬着，滾着，響着，踐踏着，一趟又一趟，來了又去，去了又來，繞着這汽油站裏坐着的賈一平——轟隆隆！轟隆隆！噠啦啦！噠啦啦……地底滾起了雷……

賈一平眼前一陣黑，於是馬上來了個第三個鎮靜，顯示自己還是個有常識的大國民。

「唔唔！」賈一平鎮靜了。靠着電柱站住，也嚴肅得像支電柱！老一會，又給應阿昌帶進去，裝在玻璃屋子裏。像醫院陳列窗上玻璃瓶裏的一對標本。

然後，中國地界的民衆也散了。

然後，外國三埭頭，中國包打聽，外國頭腦，東洋頭腦，印度巡捕——機器腳踏車上的官長，全都帶着融融樂樂的臉色，安閒地談着，笑着，踱着來了。

還來了拍照的。

在那個官長的指揮下，龜裂的柏油馬路上，繪畫上幾條白粉線：一條線斜西往北拉過去，繞過汽油站；算作那機器腳踏車的路線。一條斜西南往南拉，給接在前條線的起點，然後再後退，給畫到場壞了的方玻璃柱下。

於是推過了汽車，給這地面拍上一個照。

他們又全都站了攏來，談着，說着，笑着，抄着汽車的號碼，拍着汽車屁股的照相……

中國包打聽出動了。幌着黑綢大褂，來叩這小屋子的門，門裏人馬上搖着頭出來。

「咱們不知道！」兩個人一齊的說出。

「我剛來調班的！」接着瘦長子應阿昌嚴然的辯明。

「我可往後馬路撒尿去了。」賈一平也漲着棕色的小臉子，雲着眼，裝做個不懂事的樣子。

於是，他們全把眼光射到那小老頭子那邊去，——小老頭子像條短木頭，插在角嘴

上，還是沒有動。——他們說：「哪！哪！他在場，他在場，他親眼瞧見！」

黑大褂們跨過了中國地界，一手拉起小老頭子：

「喂！你起來，跟我去！」

說着，推着小老頭子走。小老頭子瞧瞧這邊，瞧瞧那邊，全是陌生的臉子。眼光鈍鈍的，嘴角含着苦笑：要說什麼，又說不出什麼；一手拿着小籃子，一手提着小板凳，全身哆嗦着，在黑大褂們中間，彎着，拐着，遲疑着，——一步，又是一步，走上租界去。

賈一平馬上喚回了活氣，拍拍那小老頭子的肩，說：

「別怕！去做個證人呵！」

說着，高聲地笑出。回頭瞧瞧鐵道那邊小屋子外，綠旗子打起了。地底滾起了雷——賈一平又預感到報復的勝利。

賊

冷落的某馬路，這時突然增加了熱鬧。天成印刷所門外的人行道上，全擠滿了形色不同的男女人們。

誰都有點惘然：枯黃而陰鬱的臉上，全都簇着付灰垢堆積的黑眉，全都炯炯地發着碧綠的兩眼，全都把兩張紫灰色的嘴唇披呀披的，想說什麼，但又沒說什麼。

「哦呵！」

一個人這麼歎了口氣，彷彿明白了那是什麼一回事似的，別的人也馬上像受了傳染似的，接遞地打起呵欠來：

「哦呵！」

天成印刷所的中門開着，兩邊玻璃窗上的排門板還沒有卸下。人就像條黑流似的直

從中門衝了進去。小小的印刷間，左面是櫃台，右面一架石印機，靠裏搭張床鋪，東西極其簡單。誰也看不出誰是主人，綠着眼相互瞧着。祇有一個中年的婦人，老着付白色的瓢兒臉，朝外的站在床前。於是向裏擠的人，全把眼光停在那人身上，却把自己的嘴，湊到不相識者的耳朵邊去，瞧着耳殼後的積垢，聞着頭髮的油臭，相互的問着：「怎麼一回事啦？」

但自己底話還沒有說完，那邊彷彿有人湊過嘴來，像睡在床上聽蚊子的叫聲似地：

「偷……偷……」

一個女人馬上紅起臉來了。她搔一搔自己剪短的頭髮，瞧瞧床前站着的女人；她想：「一個女人會偷什麼呢？」她全身發着熱，她再瞧瞧那女人，儼然變成自己背着丈夫開門接納過的那個可愛的男子的臉。她又想：「人真是個奇怪的東西，那個女人會對自己的丈夫一輩子滿足呢，——誰又不曾做過缺德的事！」——「咳！」於是她像安定自己的心似的咳嗽一下，「怎麼——這樣擠人呀！」再叫了一聲，把手肘打在別人肚子上，想擠

出門外去。

被打的人是個大個子。肚子一受震動，他那南瓜臉下的胖脖子也連帶哆嗦一下。瞧這叫着的女子，方頭方腦的耳朵上吊着付耳環。「媽的！」他心裏想。「酒的味道可不錯。還是昨天的事，拿着老婆一付舊耳環出去賣，吃得一肚子酒，回家老婆犖死覓活的給你鬧：一聲賊呀，一聲老勿死，「怎麼連老娘最後一點財產也給偷去了！」媽媽的這臭婆娘，全不知道現在銀子值錢。專有一種外國人，向咱們收銀貨：這時出貨，老子就得多喝一杯黃湯。——呵呵呵！這世界不叫老子喝黃湯過日又怎麼的……」於是大個子口裏流下了一條饑涎，接着，又打了個噴嚏：「啊啾！」

「怎麼啦！」回過一個漂亮的女學生的臉：兩條眉毛灣灣的細細的畫着，粉頰上抹着一大塊蠟黃的胭脂。她拉拉靠在一邊的西裝革履的男同學，裝個像受了別人欺侮的表情，說：「出去啦！出去啦！」可是那男子蓬着一頭長髮，從近視眼鏡透過去瞧那個瓢兒

臉的女人，全像個畫家對着模特兒寫生似的瞧着，沒理會那女同學的催促。那女的生了氣，撅着她那張玲瓏的小嘴，在密擠着的腿林子裏轉過屁股，一個勁兒擠了出來，彷彿私自自在說：「你這個老賊！你在公園林子裏偷我的吻倒知道，你這回瞧得瓢兒臉出神，想來偷她的愛情了嗎？」

那個男的突然覺得左手邊騰出一個空隙，回頭瞧，一個烏窠似的後腦勺，在人羣中向外移去。他也馬上在腿林子裏轉身，一直綫的跟踪追上，全把肩坎左右的驚奇的臉子，耳朵旁邊「偷什麼呀？賊是那個？」這些聲音撇在一邊，兩眼緊瞧住那個烏窠不放。一到門外人行道上，就拉住那女同學的左手臂，問道：「怎麼了？」

「怎麼了？」那女的把左嘴角向上一撇：「人家把噴嚏打在我後腦勺上，你可理也不理啦！」但接着她由於那左手臂傳來的男子手把的暖和，她又轉回了心，生氣似地問了句：「倒底是偷了什麼啦？」

「偷漢子也吧！偷東西也吧！管他鳥事！」那男子用溫存的口氣說。接着，他突然記起自己是個大學生，又加了一句：「便是咱們的土地，也給人偷去了幾千方里了！咱們也管不了，咱們還有心來管這個當小偷的！」說着，也就撥開行人道上成羣擠着的人，向南挽臂走去了。

迎面來了個白帽邊的警察，他彷彿聽得些那個大學生的話，一到天成印刷所門口，他就揮着手在驅散羣衆，但他一邊還對羣衆說着，又像叫羣衆別走，聽他的說教。

「那有什麼可看呢？賊已經給抓去了。一個老板，兩個夥計——啫啫！就是偷那家米店的米！」他說着，驅散羣衆的手，却指在對馬路一家小米店。

羣衆裏一個滿臉發油的瘦矮子，用油得起黑的飯單抹抹他的額角上突然驚出的汗。「米米！米米！他媽的！米店老板的米就應該偷。咱們包飯店，吃虧的，就是他們高漲米價。要是——要是——我早知道他偷得了米，那麼，咱們同條馬路的，不是可來弄些便宜貨

「偷了十一袋——偷了十一袋！」警察還一個勁兒說下去。他彷彿對於偷米這件事發生了興趣，他完全同情這賊的技術的超等，他說：「你們想，這馬路上，可不少咱們站崗的，他竟破了門，偷出了十一袋！這叫人聽了，全以為他跟咱們合在一起的——唔——咳！」說着，他突然慚愧地咳嗽起來。這時候，門內門外的人全都交流起來。知道是偷米的人，全都心裏起了些惋惜：「怎麼竟給破獲了呢？唉！要是我能分到一袋那可多好啊！」

「呵！那真是個大賊呀！真有本領。」馬上有人說起話來。言語之間，反顯出了稱讚。但他又覺得自己說話的不得體，於是加上批評：「媽的！不要臉的！還是個印刷所老板呢？」

「是呀！還是印刷所老板呢！」警察惶愧之餘，馬上來句改正。他這時站在羣衆的正中，顯示着自己是個捉賊的老手的神情：「要是專幹這一套的，那麼人家也許會說：呵某

馬路米店的失竊，那是這個賊跟警察老爺先打過招呼的。可是他是印刷所的老板呀！

……」

「那麼，那麼——」一個小老太婆，仰起她那張表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的臉子，萬分失望地問：「賊給抓到局裏去了！米呢？米到那裏去了？」

「米自然送還給那小米店了。」有人這麼說。

「不，不！」警察馬上來個辯正。「米押在局子裏——押在局子裏，局長說，還要調查一下，到底是不是那家小米店失却的。」

「那麼，這回又給局長做了生意了。」

一個極低的聲音。警察馬上找那發言人，一大堆開張着的嘴。

「也不過調查一下呀！局長有什麼生意。就是充公吧——也——」

警察支吾着，大家就覺得有點可惜起來。把米押起來堆着爛掉，總不是一回事。巴望

自己能分得一點。

「其實，反正是賊偷貨，散給平民也好。」有人裝做慈善家的口氣說，羣衆立刻覺得這提議不錯，而且還覺這警察的可愛，捉賊可真是一樁慈善事業呀。

「那麼……那麼……什麼時候發散呢。」先前那個小老太婆聽得發呆，感傷地說。兩隻爛壞了的眼睛就怎麼也捨不掉似地瞧着那條擠滿着人的門。「唉！」她終於歎息了，「成天在路上要銅子，也沒有一升米哪！」

人類的英雄們，這回起了一陣熱烈的讚美：

「不錯呀！老鄉，你有本領！同在一條馬路，這麼的你偷我盜，那還了得。上海地面真奇怪，做了老板還偷米！即使印刷生意，人上門，那也好改做別的生意呀——哼！」於是，鼻子裏放出一個無形的彈丸，彷彿給這個作賊的射中心胸，感到了痛快。

「但，——但米店老板唔！」那個包飯作的老板還不住地在抹額角，用低低的聲音

說，「米店老板抬高米價唔唔……」

「哪裏哪裏還要壓低穀價呢！」接着，有一隻嘴在包飯作老板的身邊響。老板回頭瞧：是仁成煤炭店的伙計，黑臉黑手的全像個黑無常。「——我，我，去年還在鄉下種田！」

「媽的！」但老板還想他自己的：「便是你們家的柴片哼！」他用眼向他身上一撇，轉又看那人類中的英雄之英雄——警察老爺去：警察老爺還是一個勁兒演他的說。他要從每一張發驚的臉子上，看出稱讚的表情。

青年的婦女們彷彿放下了一顆心，相互地瞧瞧，做做細眼，撇撇嘴，默默地交換着各人的意思，彷彿全都感到些高興；但也全都感到些欠缺。她們來不及看到那個作賊的臉貌。她們終於相互的問着：「怎麼樣一個人呢？濃眉大眼的！——但總有一條粗壯的臂膊吧！」有條粗壯的臂膊，那就是個她們崇拜的英勇的男子。能背着十一袋米飛箬走壁的男子——這樣的一個男子是多麼可愛呵！她們又回過頭去，向門裏望。她們彷彿又在妒

忌那個站在床前的瓢兒臉的女人了。

「走吧！走吧！警察遣回又舉起他那隻維持治安的手。」有什麼可看呢，賊也抓去了賊也追去了！還有什麼可看呢。——「走吧！走吧！」於是一隻鷹爪似的鐵手，在羣衆的頭上飛翔起來。羣衆還沒有想走的意思：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兩腳老在原地，不住地踏着。

鷹爪似的鐵手翔過一個黃瘦的青年作家的頭上，他歎息着說：

「倒底誰是賊呢？——誰記起了咱們的土土地地誰記起了在咱們土地上磨老手脚的農民的汗血呢……」

但他終於也偷了這個題材走了。

一天

莫太太挺着大肚子到洋台上去晒衣服，莫先生正在那裏做早操。

「別那麼伸拳伸腿了！讓我趕快把衣服晾好來。」莫太太把莫先生擠過一邊，那麼個說。

「不，衛生要緊呀！衣服算得什麼。」莫先生揪着嘴，生氣在一邊。

「沒得衣服穿，那可叫你衛生去。」莫太太笑迷着眼。「我看你一生頂大的仇人，就是衣服。不叫穿得發油，可不肯替換的。倒是那麼個伸拳伸腿的，可就衛生啦！」

「哈哈！哈哈！」莫先生笑了出來。但肚裏可拼命在搜索合適的話，想要「打倒」莫太太這「挖苦」。「不過沒了我這身體，你這衣服也不用洗，不用晒啦！總之，是先有我這身體，然後才有衣服。古人云：『妻子如衣服』，豈不然乎？」

「好，算你會掉書袋子，輸了你吧！」莫太太眨眨眼，不理。逕自理着桿子上衣服。

突然，莫太太看到涼台下煤屑路上走過一男一女。那男子穿着一身黑羽綢大褂，磕着頂鴨舌帽，南瓜臉的。她認得那是荐頭店的伙計。另外一個女的藍花洋布旗袍，短髮，瓜子臉，

「啊！送娘姨來啦！」莫太太叫了起來：「你瞧，那麼個年輕女孩子，做得了什麼事呢？這荐頭店真是——」

「唔！」莫先生往下望，瞧不出那女的臉子，但也祇好隨和一聲：「實在太年輕了。」伙計把娘姨送上樓。莫太太就堵在門口一口子的說：

「送回去吧！這麼個年輕的女孩子，能做什麼呢？你別以為咱們家裏事情簡單：咱們三口子，孩子要送上學。我肚子大了，快落月，什麼事幫不了忙。全要她自己一手來的。再說，養了孩子，事情益發不簡單了；尿布、屙布，要換要洗；還要扶養小孩子，她能嗎？她一定不

能的！還是送回去，重換一個來吧！

伙計愣了老半響，却說：

「試試看，再說。試試看，再說。」

莫先生瞧瞧那女的，果然年輕。且還打扮得十分時髦。藍布褂裏，顯着橙黃色的綢緞袍角。大概已經盡了她可能的經濟力量，迎合街頭摩登女郎的服飾的標準，在女傭裏要算是最時髦的打扮了。——莫先生不說什麼。

「不用試的！一看就知道。」莫太太還堵在門口，不讓那女孩子進來。「我還有不知道嗎？我挺知道，那樣的人是用不了的。——你幾歲啦！你沒有給人家當過娘姨吧？你大概祇給闊人家領過孩子。——唉！她一定做不了什麼。」

「能做的！試試看吧！太太！」伙計却還那麼地說。南瓜臉上顯出些狡猾的縐紋。

莫先生抽着烟，還是沒說話。

「太太，這些事，我全會做。讓我試試看吧。」那女孩子怕羞似地也說上了一句。

「你幾歲啦？」莫太太對那候補娘姨問。

「十九歲！」她低低地回答。

「你瞧：十九歲。十九歲的人能做什麼事呢？荐頭店，你們真也是——我不是跟你們說：要找個三十以上四十以下的。太老了的，也不行；太年青的，也不行。怎麼你又送了這樣一個人來。」

「太太，我全能做的。洗衣，煮飯，拖地板，我全能。」這回那女孩子挺着身說，彷彿在顯示自己是個百戰疆場的「治家老將」。「祇要你太太提調一下，我什麼都能幹。要是試過三天，不行那時，你太太再回頭我吧！」

「算了！算了！」莫先生終於也開口了：「試試看吧！三天後再說。你荐頭店可也真不好，怎麼不揀個「老的」來。」

於是莫太太抿一抿嘴，發怒似地射了莫先生一眼，不說什麼。娘姨就這麼試用下來了。莫先生寫文章，莫太太看報，娘姨直着身子拖地板。

地板是非每天拖不可的。這是莫先生的主張。但莫太太則主張衣服非隔日換不可。

——一樣衛生，兩種主張。

直着身子拖了老半天地板，娘姨可早在氣喘了，但她還提水，抹桌，打掃房子角角落落。時間很快到了中上。

「孩子你去接吧！這一回！」莫太太對莫先生說。「下午上學時，就讓我跟娘姨送去。」莫先生放下筆，穿上大衣，打着口哨，下樓去。

「你出了嫁沒有？」做菜時，莫太太問娘姨。

「我家就在××路。」娘姨心裏一怔，不知道太太歡喜那一種女人；出嫁的，沒出嫁的，就這麼含糊應了句。

「那麼你丈夫呢？」

「丈夫——」娘姨有點忸怩了。「不在這裏——在別處。」

「在什麼地方呢？」

「我——我也不知道——我還沒……」娘姨終於說出了實情。

「啊！你還是個姑娘嗎？」莫太太吃了一驚。

孩子由莫先生領回了家。吃飯的時候，孩子老瞞着那娘姨，黑眼珠子轉也不轉的，老

一會，才低低地伏在莫太太一邊說：

「媽媽，怎麼不叫這客人一起吃飯呀？」

「這是咱們新雇來的娘姨。」莫太太也低低地說。

「我道是客人呢。」孩子埋怨似的說。

莫先生笑了。

很快就是一點半了。莫太太叫娘姨趕快吃了飯，跟自己送孩子上學去。臨走的時候，對莫先生說：

「我到張家去一回。還是昨天約定的，不好不去。回頭，娘姨回來，你把被單叫她洗。別忘了事啦。」

說着，莫太太尖了莫先生一眼，彷彿叫自己眼睛留在這邊。

「嗯？」莫先生支吾着。儘抽着他那支飯後助消化的「衛生烟。」

莫太太在張家打牌。牌桌上全論着家常事：

「唉！討個娘姨也麻煩死人！荐頭店老給你鬧別扭，不是太老的，總是太年輕的，今天送來了一個十九歲！一身旗袍打扮，花花綠綠，抹胭脂粉，全不像做個娘姨的。你想氣不氣人。」莫太太一邊理牌，一邊理理數數那麼說。

「啊！這倒要防着你莫先生呢。」張老太太做做嘴，鄭重其事的說。「幸好你莫先生

爲人老實。」

「那可還是不行的。」房東太太一臉子老內行神氣，隨着說：「上海就老有那麼些子事：明地裏給人家做娘姨，暗地裏當私娼。荐頭店送你當上。上了當，荐頭店分肥。再說男子無論怎麼老實，對這種事就容易落圈套的。」

「而且，我做產還要到醫院去呢——」莫太太說着，歎了一口氣「唉——」

莫太太老覺得放心不下。心頭有塊石頭攔住。發牌常發錯，吃呀碰的全忘事，輸了半元錢，完了三把「五百擲」，也就匆匆回家了。

晚飯後，莫太太幾次跟莫先生說：

「你看怎麼呢？——這麼個女孩子。」

莫先生最初不表示意見，最後終於說：

「我看她事情倒還會做。不妨再試一天看。」

「我就不用就不用，還試什麼呢？多挨日子。反正是用不下去的。還不如趕早回了，我那肚子也不能再等呢。——你想，這麼個女子，十九歲，十九歲呀，姑娘家，做得了什麼。」過了老一會，又說：「但這，我不是吃醋呀！」

「呵呵呵！」這回，莫先生笑了。那支吃飯後的衛生烟，還擱在剛吃過魚肝油的油嘴
上，竟也笑得上下起伏了。「那麼，就回了吧！」

「但我也要說話呀！」莫太太用十分和軟的關切的口氣說。「回頭時，你不說，光我說話，她以為我在吃醋呢。」

「好的好的！」莫先生站起，在屋子裏踱。

晚飯後，一切都弄舒齊了。娘姨走來問莫太太：

「太太，明兒，應該做些什麼呢？應該什麼時候起床？是不是先生着爐子，小少爺什麼時候上學呢？——生火的木柴，我也已經劈好了！——今晚，還有什麼事該得做呢？」

「娘姨！莫先生叫了一聲：「你今晚回去吧！」

「怎麼！」這極其漂亮的女孩子，却在臉上顯出極其不漂亮的驚奇。

「叫你回去，你就回去好啦！」莫先生想不出理由，生氣。

「不，娘姨，不是我們不要你，實在你太年輕了！」莫太太挺着肚子上去。她那張好口子，流水一般流出話來：「將來咱們事情正要多起來呢，我知道，你一定吃不消的。自然，光這幾件事，你也許能做。但事情正要多起來呢。——」

「是呀！」莫先生這回也想出理由來了：「你是個女孩子，沒生養過孩子的，將來太太做產了，你又服侍不了。扶養孩子，怕你也不會。你還是去酒吧吧！」莫先生揮着手，像要把她從窗口子拋出去。

娘姨怔住，像一條呆木頭，連氣息也不敢吐一口。

「不過，你將來有空閒，儘管到咱們家裏來玩吧。」莫太太挺和善：「你人很好，我很

歡喜你。不過，實在咱們事情多，怕你吃不消。你給荐頭店說去，另送一個來。要個三十以上四十以下的。你給咱們去說，好吧？這是一角大洋，就算你今天工錢，你拿去，別客氣。——就是這麼辦好吧？」

「那麼，謝謝太太了。」娘姨醒過來，點點頭，出去了。「荐頭店那裏，我一定說到。」她再說上這一句。

「那麼，你有空閒，來玩呵！」莫太太還給她送下了樓。

莫先生拋掉了烟蒂，在房間裏伸拳伸足的打起八段錦來。

「怎麼？你竟那麼講衛生，還做起晚操來了。」莫太太挺着肚子，回上樓，氣喘喘的說。「是的！我得講衛生。因為我從此以後永不換「衣服」以示「抗敵」的決心。」莫

先生說。

後記

家裏有個病兒，女人照顧不過來；這一月來，我大半工夫，就化在盡父親的義務上。但我還掙扎着寫東西，翻譯，編這集子。

據醫生說，病兒患的是先天心臟病。要治好是困難的；也許會長大，也許夭亡。但即使長大，病還是要發的。我不懂醫道，我相信這話。

十年前，我也許有那份理智：把這衰弱的種子拋掉，讓他死了就算。而現在，我却覺得要盡我能力，來扶持這生命的茁壯。這並不是爲的死後有口羹飯吃。我是相信着：人力可以勝天。醫生既誇贊我們能把這樣的孩子，養到六個月，是大大的奇事。難道我們不能再盡我們的能力，養到十個百個「六個月」，做一件更大更大的奇事。

我無論如何要克服我自己以及圍繞在我身邊的人的「定命」。

我懷着這樣創痛的決心，來編我這一集子。

也許這冊東西，都犯了先天衰弱症。然而我盡了兩個禮拜的工夫給它們校勘了一遍，修改了一些。有的甚至於重寫。像隔離這一篇，曾因朋友索稿，沒改削得合意，就給發表了。現在，在病兒的哭叫聲中，也居然重寫成了。至於在未發表前，完全重寫的，有保鏢黃得勝，沒落的最後。寫下後，費了一番工夫改削的，有陰沈的天和，有張好嘴子的女人。其餘則大都隨手寫定，而現在也無法改正，雖然明知道它們還是有些先天病。

先天衰弱的父親，養不出茁壯的兒子。這是自然的鐵則。但我却更相信後天的培植，能粉碎這自然的鐵則。我不想說「有爲者亦若是」那樣的誇大話；但我決不讓生活打倒了我，放棄我視爲終身事業的工作。我將以養育我病兒那樣的愛力，來充實我的工作。

這裏十七篇東西，我把牠分做三輯，初無一定標準。不過第一輯寫的都是我所能理

解的女人的故事。第三輯形式上有點近乎 Sketch。所以各歸一處。第二輯就是把這以外的東西湊在一起。

各篇間的手法，似乎不很統一。但我却愛像保鏢黃得勝那樣比較客觀一點的手法。現實的題材，必須用現實的手法。所謂現實的手法，即作者於處理題材描出人物之間，絕不帶主觀的筆調。而我却總制止不住在各個描出的場合放送自己的聲音。朋友間，也有以這相詬病的。但我可以向讀者告無罪的，尙幸沒有把我自己爲生活哭泣對人生幻滅的憂鬱的感情，渲染在紙頭上。即使中間我也寫了一兩個失敗主義者，但我仍還他一個本來面目。比如，流沙這一篇裏，我所要着重寫出的固然是兩個女子——小黑和三團——但作爲「我」而出現的，無疑是個失敗主義者。而這「我」也不一定是我自己。

第二輯裏有一兩篇，略帶諷刺。人們一說到諷刺，就會想到「油滑」。成爲油滑的，固然還有別的原因；但諷刺得太誇張了，也就不免油滑。勘災發表以後，我曾徵求一個朋友

的意見。他說，那個知事寫得太「誇張」了。彷彿現實裏不會有這樣的人。但我却還堅持我原意，張着眼睛一看這社會，沒有這樣的人，却實在有這樣的事。失敗的，在於用第一人稱寫法的單純。但當初是寫給鄭伯奇兄所編的新小說的。爲求通俗，就勉強使用我不很純熟「口語體」。編這集子時，本想不給收進；但覺得還有點用處，也就湊上了。

現在是，病兒快到要死的地步，但我還不甘心。我不相信他會死。我以一腔的熱忱，寫下這後記去吧！病兒，這羸弱的土地，這破碎的河山，也一樣需要你的膏血！